SHI JIE WEN HUA MING REN WEN KU JING XUAN XI LIE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精选系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泰戈尔散文随笔集



恒河畔的净修林

白开元　译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精选系列

恒河畔的净修林

——泰戈尔散文随笔集

白开元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恒河畔的净修林：泰戈尔散文随笔集/（印）泰戈尔著；白开元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2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

ISBN 7－5043－3431－6

Ⅰ．恒… Ⅱ．①泰… ②白… Ⅲ．①散文－作品集－印度－现代 ②随笔－作品集－印度－现代 Ⅳ．I3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6747 号

恒河畔的净修林——泰戈尔散文随笔集

翻　　译：	白开元
责任编辑：	高　骏
责任校对：	陈丹桦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68013201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海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11.625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3431－6/I·478
定　　价：	19.00 元



泰戈尔像

নতুন কবিতা

হে প্রবাসী!
আমি কবি যে বাণীর প্রসাদপ্রত্যাশী
অন্তরের মাঝে
সে কহে শুধু ভালোবাসা
তাহারি সাধনা বেগে নাহি জানে দূর।
বক্ষের নিঃশব্দ সুর
সদা চলে নদীস্রোত বেয়ে,
সেই সুর যে ভাষার মাঝে আছে ছেয়ে
বাণীর অতীতগামী তাহারি বাণীতে
ভালোবাসা আপনার সুরদেশ পারে যে জানিতে।
হে বিরহী, হে সংসারী তোমরা যাহারা
আত্মহারা,
যারা ভালোবাসিবার বিশ্বপথ
হারায়ে ফাঁকি দিলে আপন জগৎ,
রয়েছ চিরবিরহী দূর কোণে,
বিরহের ব্যথা তবু নেই মনে, —
আমি কবি পাঠাইনু তোমাদের প্রাণে
সে ভাষার দৌত্য যাহা হারানো দিকেরে কাছে আনে।
শেষ করে মরুবালুকার কারা,
শুষ্ক চিত্তে দিক আনে স্নেহের ধারা।

泰戈尔手迹

序

根据我的看法，中国加入世界文学行列，自五四运动前夕鲁迅的《狂人日记》始。从那以后，80年来，中国大力介绍世界文学，其国别之多，作家之众，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并世稀见。

在所有被介绍的外国大作家中，泰戈尔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他的作品直接影响了五四运动后期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他并且亲自来过中国，访问过很多城市，发表过很多讲话。回国以后，他毕生对中国人民怀有满腔的热情。年轻时候，他曾痛斥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到了老年，又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临终病榻上还念念不忘中国的抗战。他一生始终不渝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曾预言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复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位伟大的哲人。

但是，中国对泰戈尔的介绍，还不能说是没有遗憾。

最大的遗憾，我认为，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版翻译他的全集，像莎士比亚、高尔基等等一样；其中也包含着对他的散文介绍不够 。泰戈尔的诗歌、短篇小说、戏剧、长篇小说等已经介绍得比较充分了，而具有典型意义的散文则尚少介绍，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能不说这是一件憾事吗？

白开元同志是一个有心人。他看准了这个遗憾，决心用行动来弥补，选译了这一册《泰戈尔散文随笔集》。鼎尝一脔，豹窥一斑，从这70余篇散文中，泰戈尔的散文风格一览无余。我们对这位伟大诗人的了解，也更全面了。

我过去曾在一些文章中讲到泰戈尔。我认为，他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把诗歌创作和哲学思想水乳交融地糅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连他的短篇小说都不像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著名的短篇小说那样浅显，而是充满了诗情，洋溢着哲理。至于他的散文，也表现了同样的情况。除了少数类似政论的文章以外，同样是诗情与哲理流露于字里行间，有几篇本身就是优美的抒情诗。

我在这里想特别提出一点来谈一谈。泰戈尔虽然生长在一个非常富于哲理与幻想的民族中，他的文学创作也继承了这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在80年的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他始终不是一个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印度古代的仙人。他关心自己民族的兴亡，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抗议英国的鸦片贸易，抗议法西斯的横暴，抗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华，关心周围的社会，同情弱小者、儿童和妇女，歌唱世界大同。所有这一切都表露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既是低眉慈目的菩萨，又是威猛怒目的金刚。他这些优点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总之，我认为，泰戈尔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这一本散文选是一本非常值得读的书。我相信，中国读者会与我有同感的。我就是怀着这样一个信念，写了这一篇短序。

季羡林

目　录

脚下的路

一

脚下的路，走出林海，走进一望无际的恒河平原。它在田畴河畔流连，在渡口榕树底下盘桓；从衰老的河埠踅回村落，穿过芒果园、芝麻地，绕过莲塘、祭神彩车，便不知溜达到哪个村里去了。

数不清的人，踏着这条路，在我身旁来去匆匆。有的携带家眷，有的望去只是团模糊的身影；有的蒙着面纱，有的露着面孔；有的去汲水，有的头顶盛满河水的陶罐归来。

二

白日流逝，黄昏来临。

我记得我有一天认为这路归我所有，完完全全归我所有。如今，看来我不过是受命在这路上走一遭而已。

柠檬林，池畔，十二座神庙前的埠头，沙渚，牛厩，稻垛……所到之处，那熟悉的瞥视，熟悉的语调，熟悉的嘴唇

里，何曾再次听见“哎，你瞧”。

这路是前行的路，不是归返的路。

暮色渐浓的黄昏，偶尔回头远眺，但见路上凝聚着无数支被遗忘的足迹的赞歌，凝结着颂神的琴曲。

年复一年，一切过往的旅人的生平，被这路用一颗尘粒的笔锋简略地记载下来。尘粒的笔锋不停地移动，从日出的东山到日落的西山，从金碧辉煌的东方阛阓到金碧辉煌的西方阛阓。

“呵，脚下的路，你不要以尘土的桎梏禁锢千百年浩繁的史实，使它们有口难言。我侧耳贴近路面，对我细声耳语吧！”

路，伸出手指着黑沉沉的夜幕，不发一语。

“呵，脚下的路，亿万旅人的如许愁思，如话企望，湮没在何处？”

路不答话，像哑巴似的，只是牵引我的视线，从旭日喷薄的地平线到残阳垂落的西天。

“呵，脚下的路，你坦荡的胸脯上落下的花雨般的足迹，而今不复存在了么？”

脚下的路莫非晓得自己的终结？那里，云集着全部回归的落花和缄默的弦乐，星光下正隆重举行苦难的永不熄灭的灯节吧？

译自《随想集》

竹　笛

笛音是永恒的音乐。它像湿婆蓬松乱发中飞落的恒河，在大地广袤的胸脯上奔腾不息；又如神王宫阙的仙童临世，用人世的尘粒做天国的游戏。

伫立路边聆听笛音，我竟不理解自己的心绪。我试图把我的迷茫与平素熟稔的苦乐加以糅合，但糅合不到一起。我发觉，它比常见的笑容明亮得多，比看惯的泪痕沉郁得多。

由此我推断，“已知”是不真切的，真切的是“未知”。我心里何以产生这种古怪念头，书籍里没有答案。

今天早晨，我忽然听见从迎亲人家传来的笛声。

结亲的喜乐与普通乐曲有什么相同之处？隐秘的不满，深深的失望，遭受欺压的忿恨，渺小欲望包藏的自私，龌龊乏味的唇枪舌战，不容宽恕的狭隘的纷争，生活里习以为常的封尘的贫困——这一切的形迹，神奇的笛音中可以发现么？

鼓乐，撕破世俗生活上盖着的全部常用语汇的重幕。永世年少的一对新人那纯洁的目光交融，躲在绛红含羞的面纱之下，在乐音中才显露出来。那里笛音袅袅交换花环时，我看见此地的新娘——戴着金项链，戴着金脚镯，立在泪海一

朵欢乐莲花上。

乐曲声中，绝对看不出她是寻常女性。这位面熟的黄花少女，以陌生人家的媳妇身份出现了。

竹笛说，这就是真实。

译自《随想集》

朝　夕

这里已是黄昏，太阳神，哪个国度的海滩升起了你的黎明？

如同洞房朱棂前蒙着面纱的新娘，这里的晚香玉在暮色中喜颤。哪里的金色花在曙光里怒放呢？谁从梦中醒来，吹熄昨晚点亮的灯，丢弃了夜间编就的白玫瑰花冠？

这里，门扃关闭；那里窗户开启着。这里，轻舟泊在码头，舟子酣然入睡；那里，征帆满涨着清风。

那里的旅人步出客舍，面对东方，额头浴着朝晖。他们尚未还清飘零的债务。道旁的窗棂里，一双双乌黑眸子含着忧愁的祝祷，向他们凝望着。大路，高擎烫金的红色请柬，在他们面前恭敬地说道：“一切准备就绪！”他们胸中的热血的沸腾，擂响夺取胜利的战鼓。

这里，人们披着黯淡的夕晖，登上白日最后的渡口。旅舍的庭院里，他们铺上薄薄的褥单。他们有的孑然一人，有的携老带幼，精疲力竭。前方路上横亘着什么，黑暗中看不清楚。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的只是身后路上的见闻，说着说着便住了口，默默地躺倒。从庭院里仰望，夜空升起了大熊星座。

太阳神，你的左侧是黄昏，右侧是黎明。愿你玉成它们，把暮霭和晨曦搂在胸前亲吻，给暮曲晨曲同样的祝福。

译自《随想集》

云　　使

一

陪伴着她，却又像独居于贬谪之地。

这是同榻共枕的离愁，近在咫尺，彼此看不清面容。

成亲的日子，笛子吹出这样的话："走近我的丽人，离我十分遥远。"

它又预言："我抓住的是守护不住的，我获得的必将丧失。"

此后，笛子为何停止吹奏？

需知，那时的一半情景已被我忘却，只是朦朦胧胧觉得她仍在身边。为何总不觉得她已远去了呢？

我只看到爱情的一半——结合，爱情的另一半——离别，不曾进入我的眼帘，因而望不见远处永不满足的相会，也许是视线为近处关山隔断了的缘故。

伉俪之间隔着冥冥天宇，这里一切都是静穆的，没有人声鼎沸。空寂允许用笛音填补，但觅不到霭霭云天的罅隙，横笛无法吹响。

我俩之间的冥空上覆盖着漫漫风沙，充满每日的劳作、交谈，充满每日的思索、忧郁和吝啬。

二

夜里，月色凄迷，凉风习习。我清醒地独坐床榻，一阵痛楚涌上心头；我想起，我失去了身边的人。

如何排遣这离愁，我与她的无穷的离愁?!

昔日傍晚，离开书案与之谈心的女性是谁呢？不错，她是人世间千千万万俗人中的一个，为我熟知，为我理解，但飘逝已久了。

然而，在她身躯的什么地方，可有只属于我的不朽生命？梦想的无边海滩，可以再次找到她么？

能在闲暇时分，野茉莉溢香的无事可做的暮色苍茫中，再度与她促膝长谈？

三

乍到的雨季挥舞浓云的纨纱，伫立在东方地平线上。

我想起优禅尼城的诗人[1]，萌生了向远方情人派遣云使的念头。

腾飞吧，我的歌，飞越我身旁耸峙的孤独！

它必须溯岁月之流而上，返回充盈竹笛苦楚的我们结合的日子——那里交织着宇宙的永久雨季和春天的气息，各式

---

① 指印度古代名著《云使》的作者迦梨陀娑。

各样的啜泣，露兜树长长的叹息，红木新枝激越的誓词。

把僻静池畔雨天椰子林的簌簌絮语，化为我的心声，送入情人的耳中。她梳妆完毕，纱丽掖在腰间，正忙于家务。

四

渺邈无极的青空，今日头贴着林木苍郁的大地的前额，轻声说：“我是你的。”

大地不胜惊异：“这怎么可能，你那么高远，我这样低微。”

天空急忙解释：“我四周环列着云的屏障。”

“你极其富有，拥有亿万星你。”大地依然自悲，“光，向来不是我的财富”。

天空喟叹着：“我已丧失日月星辰，属于我的如今只有你了。”

大地试探起来：“风吹来，我盈满泪水的心战栗不已，而你岿然不动。”

天空着急道：“你不曾看见我的泪也蕴含悲哀，我的胸脯已变得碧绿，像你的心？”

说话间，天地的长久分离被清泪之歌弥合了。

五

新雨，携带天地喜结良缘的祝祷，降落在我的别绪之上。情人内心不可言传的思恋，像琤然作响的琴丝跳荡起来；森林边缘般的蓝色纱巾，蒙盖着她的发缝，她乌黑的眼

眸遥望着湿漉漉跌宕的云曲，绕缠发髻的帕古尔花条分外夺目。

当竹林的幽暗在蟋蟀的聒鸣中瑟瑟发抖，烛苗在湿风中摇曳，熄灭，愿她走出平口寸步不离的仙阁，沿着含露碧草的清香弥漫的林径，跨入我清寂心灵的子夜。

译自《随想集》

一　瞥

上车的时候，她微微转过秀丽的面孔，向我投来最后温情的一瞥。

大千世界，我该把这一瞥目光珍藏何处？

我能找到时光不流逝的所在？

这动人心弦的一瞥将失落在云霓的金辉隐逝的黄昏？将被荡涤纳迦斯花粉的暴雨冲走？

让这娇嫩的一瞥在万物中流浪，最终能不栖身于闲言碎语的垃圾堆和复杂情感的废墟里？

她这一瞥目光中的馈赠，超乎人世一切琐事，递到我手里，我将它织进歌曲，溶入旋律，收藏在“美”的琼阁。

地球上，等待帝王的权势和富翁的财产的是死亡。

然而，热泪中难道不含有足以永久保存这一瞥目光的甘露？

情歌的曲调说：“请交给我吧，我不接触帝王的权势和富翁的金钱。可那些细微的表情是我万世的珍宝，我能把它们编成‘无限’颈上的一串项链。”

译自《随想集》

一　天

此刻，我记忆的屏幕上，又浮现起那天中午的情景：下倦了的暴雨，不时被狂风吹得亢奋起来。

昏暗的书房里，我无心写作，操琴弹奏深沉的玛勒尔雨曲。

她从旁边的卧室出来，走到书房门口便踅了回去。少顷，又来到门口，轻轻地迈腿进入书房，轻轻地坐下，低头做了会儿针线活儿，然后怔怔地望着窗外烟雨笼罩的树丛。

雨停了，曲儿也弹完了。她起身拢拢秀发。

除了这无声的动作，她没有别的表示。留给我的，便是雨丝、琴曲、闲坐、幽暗浑然交融的一个中午。

充斥历史书的是帝王和征战的廉价故事。但那天中午相对静坐的一段时光，像无价之宝，珍藏在岁月的金盒里，这，只有两个生灵知晓。

译自《随想集》

十　七　年

我是她十七年的相知。

多少次交往，多少次见面，多少次闲谈；她周遭几多梦幻，几多猜疑，几多暗示；与她一起，早晨苏醒望见的明亮的启明星，雨季黄昏，素馨花的清芬，暮春聆听的慵倦的乐曲……十七年的一切，镂刻在她的芳心。

十七年她直呼我的小名。应答者不是造物主的杰作，而是用她十七年的谙熟塑模而成；惟独在她的心灵里，时而以亲昵，时而以疏远，时面以动作的热情，时而以恶作剧的过度，时而当着众人的面，时而独坐幽静处，得以塑模这位应答者。

弹指间又流逝了十七年。后十七年的日日夜夜，未曾用我的名字的圣线连结，是零散的。

所以它们天天问我：哪里是我们的归宿？谁引导我们进人楼宇？

我回答不出，默默地思忖着。

它们一面乘风飞驰，一面快活地说：我们去寻找。

找谁？

它们也不晓得找谁，飘来飘去，像迷茫的暮云，溶人暝暗，踪影杳然。

译自《随想集》

首次伤悼

昔日绿荫婆娑的曲径，如今野草丛生。在这僻静的地方，忽听背后有人问道："你不认识我了？"

我回首打量着她的脸，困惑地说："我仿佛见过你，只是说不出你的芳名了。"

"我属于你久远的往昔，是二十五岁那年的伤悼。"她眼角闪着黯淡的泪光，宛如荷塘水面上颤动的朦胧的月辉。

我错愕地站了一会儿，问道："那年我眼里你像斯拉万月的雨云那样黝黑，而此刻我看你是阿斯温月金色阳光的化身，莫非你失落了那时的泪水？"

她不言语，莞尔一笑。我看出这一笑的含蕴极其深厚，雨云已学会像秋日的素馨一样嫣笑。

"你至今珍藏着我二十五岁时的青春？"我又问一句。

"你仔细观察我胸前的花环！"

我发现那年春天编织的花环竟未凋落一片花瓣。

"我的一切俱已衰颓。"我伤感地说，"惟有你白净的颈子上我二十五岁时的青春尚未褪色。"

她慢慢地取下花环挂在我的脖子上："你还记得吗？那时你说你需要的不是慰藉，而是伤悼。"

少　女

一

如同云雾化作雨滴垂落下来，听凭泥土拘禁，女性不知从何处来到人世，甘愿接受束缚。

等待她们的，是人迹稀少的狭小天地，她们要把自己的言语、哀怨、忧愁，一切的一切，储存在这狭小的天地里，因而她们蒙着面纱，戴着手镯，她们的庭院四周是推不倒的高墙。

女性是樊篱的天国里的萨茜[1]。

然而，那少女像无名的神祇戏谑的一笑，带着无量的活泼，降生在我们这条街上。她母亲斥骂她是“女强盗”，她父亲乐呵呵地说她是“疯丫头”。

她好像远遁的清泉，越过重山峻岭。她的思绪犹如一丛翠竹顶梢的嫩叶，摇曳不定。

---

[1] 雷神之妻。

二

今天我望见这位桀骜不驯的姑娘靠着游廊栏杆，默然伫立，仿佛雨后的一架彩虹。但两只乌黑的大眼呆滞无神，像山竹果树上翅膀淋湿的栖鸟那样。

我从未见她如此郁闷，那模样令人联想到淙淙奔流的涧水突然受阻，汪成死寂的幽潭。

三

这几天烈日对大地的统治格外酷虐。地平线脸色苍白，树叶焦枯，憔悴中显出绝望。

此刻，疯狂的乌云披头散发，在天上安营扎寨，冲出重围的一抹殷红的夕晖，像拔出剑鞘的利剑。

半夜醒来，只见房门嘎吱嘎吱地战栗，罡风揪着全城的昏睡的发髻，狠命地摇晃。

起床望去，巷衢的灯光，在滞重的雨幕中，宛若地狱的浑浊的眼珠。裹着雨声的大氅，教堂里的钟声袅袅而来。

早晨，雨丝越发浓密，太阳没有露面。

四

我们邻里的姑娘手扶着游廊栏杆，茫然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她的妹妹走过去对她说："妈叫你。"她坚决地摇摇头，

两条辫子左右摆动。她弟弟拿着纸船拉她的手。她把手抽回。弟弟缠着她要她跟他玩。她火了，给他一巴掌。

五

雨水调稠了暮色，姑娘呆立不动。

元古时代，创造之口，用水的语言，风的声调，说出第一句话。那悠远的话语，超越忘却和记忆，飘过亿万年，今日化作雨声召唤着少女。于是，她在一切羁绊之外消失了。

时光何其绵长，宇宙何其广渺，一代又一代的人生游戏何其繁复！那邈远，那宏阔，在云影雨声中注望着倔强的少女的面孔。

她睁着乌黑的大眼，静立着，宛如悠悠岁月的塑像。

译自《随想集》

阴　天

每天忙忙碌碌，身旁人来人往。总以为忙了一天，谈了一天，日暮黄昏，一天的事情了结，懒得再探究内心残余的情感了。

今天早晨，乌云层层覆盖着天空的胸廓。面前又是一天的工作，周围又簇拥着一群人。蓦地，我觉得心底蕴藏的情感，是无法表露的。

人能够渡过沧海，翻越高山，在地层凿洞，窃得奇珍异宝。但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倾吐隐情，是绝对做不到的。

阴云密布的上午，我心宫里幽禁的感情，奋翼欲飞。里面有人发问："扫荡心空的雨云、掠夺沛然甘霖、和我朝夕相处的人儿在何方?"

我听见内囚的情感猛摇心扉的锁链。我暗问自己："我该做些什么？谁的召唤下，我的心志高擎乐曲之灯，跨越事务的栅栏，与外面的世界相会？谁的眼神的暗示下，我散乱的愁楚一瞬间连成一串闪耀着煜煜金辉的欢乐？谁给我美妙歌曲，我把一切施舍给谁，但那可怜的乞儿站在哪个十字路口?"

我心中积郁的痛苦，披上游方僧的赭色道袍，企望踏上

琐事之外的道路。这路质朴得像一根单弦，但在哪个心上人的步履下弹奏呢？

译自《随想集》

小　　巷

路是石板铺设的小巷，忽左忽右，蜿游着寻觅着什么。左面是房屋，右面是房屋，前面还是房屋，不管朝哪个方向游动，都难免受到阻拦。

小巷问好像被挤压着的高空："请问姐姐，你是哪座蔚蓝的都市的街道?"

正午，它看见太阳的时间极短，常常心里纳罕：那又亮又圆的盘子是什么东西?

雨云的阴影在对峙的楼房中间稠浓起来，仿佛谁用黑铅笔涂去了小巷这本子上的光亮。随后大雨倾盆，雨脚在石板上跳动，雨季仿佛在击鼓耍蛇。路很滑。行人撑着雨伞，一股股雨水从屋檐猛地冲击雨伞，伞的主人吓了一跳。

小巷反感地嘟囔："这里本来非常干燥，太太平平，为什么无端地落下无休止的湿淋淋的骚扰呢!"

早春时分，小巷里的南风活像落拓的流浪汉；尘土、纸屑随风飞旋。小巷大惊失色："是哪个恶煞发疯了?"

小巷的路边每天堆积垃圾：煤灰、菜帮子、死耗子、鱼鳞……小巷眼里这些是实实在在的，纵使精神恍惚也不会产生疑问：哪里来的这么多脏物?

然而，当秋阳斜照路边二楼的游廊，祭神的帕伊尔毗曲调吹响的时候，它思绪活跃地猜度："石板路外面说不定有个广阔的世界呢。"

时光飞速流逝。光照像忙碌的家庭主妇的纱丽，从楼房的肩头滑到小巷的路旁。钟当当当敲了几下。女佣人挎着菜篮从菜场回来了。小巷里弥漫着炊烟和饭菜的香味。职员们忙着穿衣吃饭，准备上班。

目睹此景，小巷暗想："石板路上的一切是真实的呵，想象中的那个世界是个缥缈的梦。"

译自《随想集》

旧　宅

一

这幢旧宅的模样，表明过去十分富裕的主人，如今已是穷困潦倒了。

这家人生活艰难的标记，一天比一天清晰地在它身上显露出来。

砖墙泥灰剥落，麻雀用利爪抠着破裂的地板，翅膀扇起阵阵灰土。祈祷室里的鸽子，看似雨季的几片孤云。

没人注意北墙一扇门是何时散架的。另一扇门日夜在风中摇晃，像是无人理睬的悲痛欲绝的寡妇。

这幢旧宅前后三部分，只有五间屋住人，其余的关闭着。这状况如同一个八十五岁的老妪，她的流年全维系着锁闭的回忆，只有极少的日子尚能感受现代生活的律动。

泥灰剥落、红砖凸出的这幢旧宅，仿佛是身着缀满补丁的长袍的白痴，眼神呆滞地立在路边，不看自己、也不看别人。

二

一天清晨，从旧宅传来女人呼天唤地的恸哭。侧耳一听，原来这家的独生子死了。他才十八岁，平常在民间剧团扮演主角罗姐，靠不多的收入度日。

女人们嚎哭了几天，后来去向不明。门全上了锁。

北墙那扇孤零零的破门没有倒下，也没有关上，在风中瑟瑟摇颤，犹如一颗痛得抽搐的心脏。

三

一天下午，旧宅里响起了孩子的叫嚷声。

举目望去，游廊里晒着一条红贴边纱丽。

许多日子以后，一位房客前来租了几间屋子。他薪金微薄，儿女一大群。疲累的母亲发火动手打他们，他们就哭叫着满地打滚。

一位中年女佣人手脚不停地做家务活儿，她常与家庭主妇吵架，威胁说："我不干了，我走。"但老不走。

四

出租的房屋经常进行局部的修缮。

破裂的窗玻璃贴了纸条；走廊栏杆的裂缝用石灰抹平；卧室木窗已沤糟，窗户索性垒砖堵死；墙重新粉刷，但盖不住风雨侵蚀的斑斑黑痕。

屋檐上泥盆里新栽的纤弱的花苗，突然仰望青空，神色羞涩。旁边墙缝里长出一株菩提树，绿叶像在嘻嘻地嘲笑这家人。

能力有限的手，以不高明的技术，掩饰荣华富贵衍变的贫穷，反而使旧宅更加丑陋。

北面那间空屋依然无人关心，那扇破门依然在风中摇颤，好像不幸的人绝望地捶打胸脯。

译自《随想集》

通往天堂的路

父亲脚步沉重地从焚尸场回来了。

七岁的儿子光着上身，颈上绕一条黄色圣线，孤零零地站在临街二楼的窗户旁边。

他在想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一轮朝阳在楼前苦楝树后面悄然闪现。卖生芒果的小贩走进胡同，吆喝几声，转身离去。

父亲疼爱地把儿子抱在怀里。儿子问："妈妈在哪儿?"

父亲缓慢地仰起头："在天堂。"

当天夜里，悲恸、疲惫的父亲在恶梦中不住地呻唤。

门口，灯笼闪着凄黯的光。墙壁上趴着一对蜥蜴。不知什么时候，七岁的儿子上了空寂的露台。

四周，熄了灯的一幢幢楼房，仿佛是地狱的卫兵，直立着打瞌睡。

赤裸的孩子仰望夜空。

他迷茫的心里像在问什么人：哪儿是通往天堂的路?

夜空没有传来回答，只有疏星默默地流着黑色的眼泪。

译自《随想集》

多 刺 的 树

我一度悲观地认为，人点燃的不义之火，烧焦了自己的未来，春天不会再来以绿叶装点枯枝。

很久很久以前，人做了个金座，金座对他通报：他的神已经启程，即将光临。

人发起疯来，砸碎花费很长时间做成的金座的那一天，破败的神坛哀叹："希望破灭了，神不会来了。"

多年的心血成了一堆垃圾。我到处听见狂呼乱叫："胜利属于野兽!"

我听到人们窃窃议论，"明天和今天一样，岁月似蒙着龟壳的黄牛，永远呻吟着围绕磨盘转圈子，所谓创造不过是盲人的哭泣"。

我的心儿说："既然如此，停止歌唱吧，目前只就实物的负荷展开唇枪舌战，吟唱的全是水月镜花。"

我儿时眺望大路，一支支迎宾曲的和风吹拂我的心灵看着大路耳朵伸向地极，我揣摸有飞车从彼岸飞来。今日再次纵目远望，看不见房舍的影子，听不见行客的足音。

我的七弦琴辛酸地说："漫长的旅途中，既然没有乐曲的旅伴，把我丢弃在路边吧。"

我的眼光转向路边，惊喜地发现尘埃中一株多刺的小树开了朵绚丽的鲜花。

译自《随想集》

迎　宾　曲

一

筹备工作太紧张了，没有一点儿空闲容我静静地思考一下，筹备的目的是什么。

然而,百忙之中仍然几次推推心灵:“莫非有嘉宾莅临?”

“等着瞧吧，”心灵说，“当务之急是占领地盘、筹措材料，建造大厦。不要提无聊的问题!”

我不再言语，埋头苦干。我估计占够了地盘，备齐了材料，建成了大厦，会得到问题的答案。

地盘日益扩大，材料足够了，房屋盖了七间，我忍不住又开了口：“请回答我的问题。”

“我没工夫，你再等等。”心灵有些不耐烦。

我不计较他的态度：“你要占据更大的地盘，筹措更多的材料，建造更高的大厦?”

“你大概说得不错。”

“你至今不满足？”我暗暗惊诧。

“这立锥之地岂能承担接纳的重任!”心灵答非所问。

“接纳谁呀?”

“无可奉告。”

我偏偏刨根问底：“来者是伟人?”

“也许是吧。”

如此宽阔的场所，如此雄伟的建筑，竟然容纳不下他！无奈，我继续废寝忘食地工作。参观者啧啧称赞：“好一个勤快的人。”

我时常心生疑窦，心灵这猴子看来未必知道来者姓甚名谁。为了回避回答问题，故意把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压在我的头上。我好几次想停工，侧耳倾听路上是否有人走来；我没有心思扩建大厦，而想在里面点亮华灯；我无意筹措更多的材料，想趁花事未歇，编织一个芳香的花环。

但是，我身不由己，心灵是我的总管。他日夜用天平、钢尺精确地测量众多物品的重量、长度和价值。他的座右铭是：多多益善。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地方?”有一天我问道。

“他无比巨大。”

“他是谁?”

谈话往往到此中断，接下来是沉默。

当我纠缠不休，说“你得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时，他勃然大怒：“放肆！谁的规矩？你总是弄些莫名其妙、模棱两可、内涵玄奥的事情来妨碍我浩大工程的落实。关注一下我的处境嘛，乱七八糟的诉讼案件、各种各样的搏斗；棍棒，长矛，充斥街巷的持枪的士兵；瓦匠、劳工、红砖、木材、泥灰之间，已无插足之地。事情十分清楚，没有疑团，没有暗示。你为何对此视而不见，罗罗嗦嗦?”

听罢，我在心里不得不承认，我生性愚拙，而心灵是聪慧睿智的。于是，我又提篮运砖，搅拌泥灰。

二

过了一段日子，我的领域扩展着过了疆界。

大厦造了五层，六层正铺地板。这时，雨云消散；乌云变为白云，从高耸入云的盖拉莎山峰[1]，融合晨曲的闲暇之风徐徐吹来，以玛纳斯湖[2] 莲花的芳菲熏染昼夜的时辰，使之同蜜蜂一样悠然自得。我昂首仰望，只见浑圆的天穹俯瞰着六层大楼的傲岸的脚手架，发出清朗的笑声。

我兴奋不已，逢人便问："喂，请告诉我哪一阵风在奏乐？"

"别缠我，我有事。"他们都爱理不理。

倒是路边一位背靠着凸露的树根，头上绕着玉兰花串的疯子回答说："迎宾曲飘来了。"

我不清楚我领悟了什么意思，忙又问："不久便可以见面？"

他古怪地一笑："是的，快了。"

我匆匆回到帐房，规劝心灵："工程立刻停止吧。"

"荒唐！人们会嘲笑你是个蠢才！"

"我不在乎。"

心灵惊觉起来："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

① 毁灭大神湿婆居住的仙山。
② 盖拉莎山附近的圣湖。

“是的，消息传来了。”

“什么消息？”

糟糕！我也讲不清楚。不过，确有消息说，从玛纳斯湖滨，一群仙鹤正循着阳光之路飞来。

心灵摇摇头：“巨大的彩色飞车和庄严的仪仗队在哪儿？我尚未听说尚未见到哩。”

这当儿水，不知谁把点金石投向苍穹，顿时，艳阳照亮四周的景物，隐隐听见喧哗，“使者到了”。

我匍匐在地，一面遥拜一面问道：“他果真光临了？”

周围欢声雷动：“是的，他已光临！”

心灵惊惶失措：“啊呀，六层地板正在浇铸，材料还未备足。”

空中传来响亮的命令：推倒你的六层大楼！

“为什么？”心灵迷惑不解。

“今日使者光临，你的大楼挡道。”

心灵瞠目结舌。

我忽又听见：“快，清理你的材料！”

“为什么？”心灵不服。

“你堆积的材料侵占了地皮。”

我只得执行命令。繁忙的日子里，我建造六层大楼。清闲的日子里，一层层拆除；繁忙的日子里，我奔走于市场，采购建筑材料。清闲的日子里，我同它们诀别。

然而，哪儿是巨大的彩色飞车？哪儿是庄严的仪仗队？

心灵环顾四周。

他看见了什么？

秋晨的启明星。

仅此而已？

还有一簇素馨花。

仅此而已？

又发现展翼起舞的一只喜鹊。

别无他物？

一个孩子嬉笑着从母亲怀里扑进外面的阳光。

“你所说的迎宾曲仅为这些？”

“是的，为此晴空日日吹奏情笛，早晨阳光明媚。”

“为此需要广阔的地域？”

“是的，你的国王需要七座金殿的王宫，你的主人需要满屋财宝，而他们需要整个世界，整个明丽的蓝天。”

“所谓的崇伟呢？”

“包含其间。”

“那个孩子给你什么恩惠？”

“他带来了天帝的恩典，带来了世界的希望、安逸和欢乐。他秘藏的箭囊装着百发百中的神箭，他心里排放着无敌的投枪。”

心灵问我：“哦，诗人，你略有所见，略有所悟？”

我答道：“我赋闲正是为这个，以前没有时间，所以不能洞察幽微，大彻大悟。”

译自《随想集》

生命——心灵

一

我的窗前是一条红土路。

路上辚辚地走过拉货的牛车；绍塔尔姑娘头顶着小山似的稻草去赶集，黄昏时分归来，身后甩下一大串银铃般的笑声。

而今我的思绪不在人走的路上驰骋。

我一生中，为棘手的难题犯愁的、朝着确定的目标奋进的动荡岁月，已经埋入往昔。如今身体欠佳，心情淡泊。

大海的表面波涛汹涌；安置地球卧榻的幽深的底层，暗流把一切搅得混沌不清。当风平浪息，可见与不可见，表面与底层，处于完整的和谐状态时，大海是宁静的。

同样，我拼搏的灵魂憩息时，我在灵魂深处获得的所在，是世界元初的乐土。

在做旅人的年月里，我无暇注望路边的榕树；今日离弃旅途回到窗前，对他袒露胸怀。

他打量着我的脸，仿佛急不可耐地说："你理解吗？"

"我理解，理解你的为人。"我宽慰他，"你不必那样烦躁。"

平静一会儿，我见他又着急起来，葱绿的叶子沙沙摇动，熠熠闪光。

我试图让他安静下来，说："是的，千真万确，我是你的游伴。亿万年来，在泥土的游戏室里，我和你一样一口一口吮吸阳光，分享大地甘美的乳汁。"

我听见他中间陡然响起了风声，他开口说："你说得对。"

在我心脏碧血的流动中回荡的语言，在光影间无声旋转的声籁，化为绿叶的沙沙声传人我的耳鼓。这是宇宙的官方语言。

它的基调是：我在，我在，我们同在。

那是莫大的欢乐，其间物质世界的原子、分子瑟瑟战栗。

今日，我和榕树操同样的语言，表达喜悦之情。

他问我："你真的归来了？"

"哦，挚友，我真的来了。"我即刻回答。

于是，我们高喊着"我在，我在"，有节奏地击掌。

二

我和榕树倾心交谈的春天，他的叶子是嫩绿的。高天遁来的阳光，通过大小不一的叶缝，与地上的阴影偷偷拥抱。

六月阴雨绵绵，他的叶子像阴云那样沉郁。如今，他的簇叶浓密得像老人缜密的思考，阳光再也找不到渗透的通道。他一度像穷苦的少女，此时则似富贵的少妇，一副心满

意足的神态。

今天上午，榕树颈子上绕着二十圈宝石项链对我说："你为什么头顶着砖石？像我一样立在充实的空间里吧。"

"人必须维持内外两部分。"我说。

榕树晃动着身子："我不明白。"

我进一步解释："我们有两个世界——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

榕树惊叫一声："天哪，内在世界在哪儿？"

"在我的模具之中。"

"在里面做什么？"

"创造。"

"模具中有创造，这话太玄奥了。"

"好比江河被两岸夹持，"我耐心地阐述，"创造受模具的制约。一样东西落入不同的模具，或成为金刚石，或成为榕树。"

榕树把话题拉到我身上："你的模具是什么样子，说给我听听。"

"我的模具是心灵，落入其中的变成丰繁的创造。"

"你那封闭着的创造在太阳月亮之下能展露几许吗？"榕树来了兴致。

"太阳月亮不是衡量创造的尺度，"我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太阳月亮是外在物。"

"那么，用什么测量呢？"

"用快乐，尤其是用痛苦。"

榕树说："东风在我耳畔微语，能在我心里激起共鸣。而你这番高论，我实在无法理解。"

"怎么让你明白呢……"我沉吟片刻，说："我擒获你那东风，系在弦索上，它就从一种创造演变为另一种创造。这创造在蓝天或在哪个博大心灵的记忆的远天获得席位，不得而知，似乎有个不可测量的情感的天空。"

"请问它年寿几何?"

"它的年寿不是事件的时间，而是情感的时间。所以不能用数字计算。"

"你是两种天空两种时光的生灵，你太怪诞了！你内在的语言，我听不懂。"

"不懂就不懂吧。"我莫可奈何。

"我外在的语言，你能正确地领会吗?"

"你外在的语言化为我内在的语言，要说领会的话，它意味着称之为歌便是歌，称之为想象便是想象。"

三

榕树对我摇摆着繁茂的枝叶："停一停，你的思绪飞得太远，你的议论太无边际了。"

这话击中要害。我内疚地说："我找你本是为求安逸，由于恶习难改，闭着嘴话仍从嘴唇间泄流出来，就和有些人梦游一样。"

我扔掉纸和笔，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油亮碧绿的叶子，犹如弹拨光之琴弦的名伶的纤指。

我的心灵突然发问："你见到的和我思索的，两者的纽带何在?"

"闭嘴！"我一声断喝，"不许你问这问那！"

我凝视着榕树，任时光悄然流逝。

“怎么样，你悟彻了么？”榕树末了问。

“悟彻了。”

四

一天默默地过去。

翌日，我的心灵问我：“昨天，你看着榕树说悟彻了，你悟彻了什么？”

“我躯壳里的生命，在纷乱的愁思中混浊了。”我说，“要观瞻生命的纯洁面目，必须面对芳草，面对榕树。”

“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榕树的生命包孕着纯朴的快乐，他非常仔细地剔除了他的绿叶、花朵和果实里的糟粕，奉献丰富的色彩、芳香和甘浆。我望着榕树感慨地默默地说，哦，树王，地球上诞生的第一个生命发出的欢呼，至今在你的枝条间荡漾。元古时代淳朴的笑容，在你的叶片上放射光辉。在我的躯壳里，往日囚禁在忧戚的牢笼里的元初的生命，此刻相当活跃。你召唤他：‘来呀，走进阳光，走进和风，像我似地携来形象的彩笔，颜料的钵盂，甜汁的金觞。’”

心灵沉默片刻，不无伤感地说：“你谈论那生命，口若悬河，可为什么不条理分明地阐述我搜集的材料呢？”

“何用我阐述！它们以自己的喧嚣、吼叫震惊寰宇。它们的负荷、错综复杂和垃圾，压痛地球的胸脯。我沉思良久，不知何时是它们的极终。它们要累积多少层，打多少个死结，答案写在榕树的叶片上。”

"噢！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榕树说：'没有生命之前，一切物质是负担，是一堆废物。由于生命的触摩，元素浑然交融，呈现为完整的美。'你瞧，那美在树林里漫步，在榕树的凉荫里吹笛。"

五

渺远的一个清晓。

生命离弃昏眠之榻，上路奔向未知，进入无感知世界的德邦塔尔平原。

那时，他全身没有疲倦，脑子里没有忧虑；他王子般的服装未沾染尘土，没有腐蚀的斑点。

细雨霏霏的上午，我在榕树中间窥见不倦的、坦荡的、健旺的生命。他摇舞着枝条对我说："向你致敬！"

我恳求道："王子啊，介绍一下与沙漠这恶魔搏斗的悲壮场面吧。"

"战斗非常顺利，请你巡视战场！"

我举目四望。北边的旷野里芳草萋萋，东边的农田生长着翠绿的稻秧，南边堤坝两侧是一行行挺拔的棕榈树，西边的红松、椰子树、穆胡亚树、芒果树、黑浆果树、枣树，纵横交错，郁郁葱葱，遮蔽了地平线。

"王子啊，你功德无量。"我赞叹道，"你是稚嫩的少年，可那恶魔老奸巨猾，心狠手毒。你身薄力小，你精致的箭囊里装的是短小的箭矢，可那恶魔是庞然大物，他的盾牌坚韧，棒棍粗硬。但我看见处处飘扬着你的旌旗。你脚踏着恶魔的脊背，岩石对你臣服，风沙在投降书上签字。"

榕树显露诧异之色："你在哪儿见到如此动人的景象?"

我解释道："我看见你的激战以安静的形式出现，你的繁忙身著清闲的服装，你的胜利是一副温文尔雅的姿态。所以求索者坐在凉影里学习轻易获胜的咒语，研究轻易达成权力分配的协议的方法。你在树林里创办了传授生命如何发挥作用的学校。因而劳累的人在你的绿荫里歇脚，沮丧的人来寻求你的鼓励。"

听着我的颂赞，榕树内的生命欣喜地说："我出来与沙漠这恶魔作战，同我的胞弟失去了联系，不知他在何处进行怎样的战斗。刚才你好像提到过他。"

"是的，我管他叫心灵。"

"他比我更活跃。他不满意任何事情。你可以告诉我我那不安分的胞弟的近况吗?"

"他的情形我略知一二。"我说，"你为生存而战，他为获取而战，远处进行着一场为舍弃的战斗。你与僵硬作战，他与贫乏作战，远处战斗的对象是敛聚。战斗日趋复杂，闯人战阵的寻不到出阵之路。胜败难卜，在这迷惘彷徨之际，你的绿旗呐喊着'胜利属于生命'，给斗士以鼓舞。歌声越来越高亢，在乐曲的危机中，你朴实的琴弦弹出鼓励：'莫害怕，莫害怕！这是我捕捉到的基调——太初生命的乐音。一切疯狂曲调受其影响，融汇在欢快的歌声里。所有的获取和赋予，因而如花儿怒放，似果实成熟。'"

译自《随想集》

雪

今天是星期日，一早听见了教堂里传来清凛的钟声。起床推开窗户，呵，一切都染白了。楼房倾斜的屋顶敞开胸怀欢迎着漫天飞雪：来吧，用素纱遮盖我！凝结的雪河荡涤了路尘的王国，化为无数支流，向四面八方迤逦流去。

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湿婆仿佛端坐在树梢播布晶莹的祝福。路边的枯草似青春的残痕，尚未遮严，但已慢慢地垂首认输了。鸟儿停止鸣啭，天空阒然无声，纷纷扬扬飘着雪花，可是听不见它的足音。

在异国他乡酣睡时，天庭的重门悄然开启。可是天使未来报告消息，唤醒入睡的人。"宁静"离别天界幽寂的道院，未乘辚辚飞车；御手不曾挥舞闪电之鞭，怒吼抽打发狂的天马。她舒展白翼，轻轻垂落，动作那么轻盈，姿态那么婀娜。不撞击任何人，不与任何人发生冲突。

太阳被挡在雪幕后面。天光一点不刺目。整个世界莹莹地透闪的柔光，罩着恬静、温润，柔光的面具即面容。

清静的冬晨，我迎迓我顶礼的白雪的洁净进入我的灵府。我真诚地祈求：你缓缓遮复我的一切忧思、想象和工作吧！你跨越了夜阑的无边黑暗，无声地永驻于我的生活吧！

呵，在未被污染的皎洁中，唤醒我崭新的黎明，不留任何污点；把天国光华的永恒圣洁倾注我生活的天地！

今晨，我将我的灵魂沉入深广的洁白之中。这种沐浴异常冷凛，异常艰苦。我像婴孩一样赤裸着，下垂着。垂至深处，前后、上下、左右，一片纯洁，我的全身心在纯洁中膜拜湿婆。

此刻我看到，暮年之光多么庄重，多么安详，多么美好！繁丽静静地慢慢地隐遁了。缜密的“一体”的皎洁把万象拽到它的身后。歌声、精灵全被盖住，多彩的游戏在白色中消隐。然而，这不是死亡的阴影。我知道，常言的死亡是黧黑的。空虚不像光照那样透明，而像朔日之夜那么暗黑。光束隐藏红、橙、黄、绿、蓝、靛、紫七色，并未吞噬它们，而是整个地占有。今日沉寂中潜藏的乐音，将喜悦注满我的心胸。

今日树木卸去盛装，光秃秃的，生命的财富贮存在幽深的心底。袅娜的枝条倾吐了渴慕，此时在心中默诵梵咒，犹如修道的柯丽[1]，舍弃花饰，身著素服，默想湿婆威严的仪容。她抑制点燃欲火、培植缱绻的爱恋，让情欲的灰烬飘逝。纵目远望，四野银装素裹，与湿婆团圆的障碍业已排除。北斗星的慈辉在天幕上书写了喜讯：吉日在即，修行的专注开辟了道路，谱写了节日的乐章，看不见的地方盛开的鲜花，可以编织佳偶交换的花环。

呵，我的心，进行同样的苦修吧！稽首冥想，容银洁的恬静一层层包裹你，把你坚韧的求索置于沉隐的奥妙之中。

---

[1] 柯丽是毁灭大神的妻子。

请“纯净”之神的使者从人生的起点到终点，清除全部垃圾。尔后，苦修的静幕升起，杯状如地平线的欢乐之杯里，充溢新的觉醒，新的生命，新的团圆的庆祝。

美国　　1912.12

译自《路上的收获》

秋

英国文学中称秋天为中年，他青春的魅力尚未完全衰退，前方死神却对他举起了召唤的手；他未失落他的一切，不过已开始凋谢了。

英国一位现代诗人这样描写秋天：“你畏惧冬寒的树木，此时望去像魑魅；唉，你举行聚会的花园冷冷清清，说明潮湿的树叶正断绝尘缘！逝去的和将至的，他们凄凉的婚床由你张罗。你倾吐垂死者的心声，你是为死灭伤感的神明。”

这不是孟加拉的秋天。孟加拉秋天黛色的眼睑从未让落拓的青春的泪水濡湿。他以稚童的面貌出现在我们身边。他是新生儿，从雨季之腹出生后，躺在大地这位乳母的怀里，露出甜甜的笑意。

他的肌肤细嫩，早晨素馨花的清香似他身上溢散的气味。我们看到的天空、阳光和树木的色彩，是他生命的色彩，非常新鲜。他生命的色彩，不是从彩虹窃得的红橙黄绿蓝靛紫中的某一种。那是温柔之色。我们在草叶和人体上看到这样的色彩。生命的色彩透射不出动物粗硬的表皮，自然以各种亮泽的浓毛掩饰其羞惭。但自然喜爱轻吻脱去衣衫的赤裸的人体。

凡是生长的，都不太坚硬，因而生命是柔软的。生命是不完美之中的完美的蕴藉，一旦这样的蕴藉枯竭，换句话说，当只有外在的形状，没有任何吉兆，死亡便使一切变得粗糙，虽然仍有红黄绿等颜色，生命的色彩却没有了。

秋天的色彩是生命的色彩，极其鲜丽，极其柔和。秋阳是熔化的金子，秋天的绿色清新，蓝色莹润。因此秋天摇撼我们的生命，如同雨天摇撼我们的心灵、春天摇撼我们的青春。

我曾经说过，秋天有孩童的天性——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啼笑中没有深秘的因果关系，它轻盈地来，轻盈地去，不留下浅浅的足印，如同水波上兄妹般的光影戏闹，不留痕迹。

孩子的啼笑发自生命而不是发自心灵。生命像快艇，不载杂货。生命飞驰，啼笑的分量极轻。心灵是货船，承载货物——它的啼笑不在航行的过程中散落，如同清溪因流动而闪光，其间没有光影的憩息和居室，但当溪水坠入山谷的深潭，光束就想潜入水底，暗影与水相拥。那儿有“幽寂”冥想的蒲团。

然而，任何地方没有生命的坐椅，生命一刻不停地运动着，秋天的啼笑只在我们的生命之流上熠熠闪烁，那儿我们的长叹之巢不会沉没，卡在水底的石头之间。因而仰望秋阳，心神驰骋，那不是雨季赴情人的约会时的怯怯的迈步，而是豪迈的前行。

雨天仰望暗空的眼睛，在秋天注视大地。天堂花园里聚会的彩棚折除，帷幕已经卷捆，聚会转移到了原野上。原野的这一端到另一端，绵延着的葱绿，迷醉着远眺的目光。

秋天这幼儿偎依着大地母亲的胸脯，眷恋地望着母亲的脸。大地母亲的怀里今日充满新生命的光彩。秋天不是一行行大树的季节，而是农田的季节。农田是大地怀里的碧玉，沉浸于洋溢的慈爱之中；当兄长的树木矗立着静静地观看。

这水稻，这甘蔗，相对而言是纤小的，存活的时间不长，它们的艳丽和欢乐必须在数日内浓烈起来。阳光仿佛是路边供桌上的一坛甘露，它们急急忙忙掬饮几口，便踏上旅程。它们不像树木能从水中从空气中从土壤得到定额的养分；它们在世上受到款待，但得不到永久的居留权。秋天是这些纤小的寿命不长的植物欢度短暂节日的季节。它们来时怀里装满礼品，离去时空旷的田野在长空下哀鸣。它们是地球的绿云，突然间凝聚在一起，倾洒沛然甘霖，不一会儿就离去，不留下索取回报的书信。

我们不禁喟叹：哦，秋天，露珠——你的眼泪，扑簌簌滚落，是你为逝者和来者安置重逢之榻。你吻了在门口等候抬今时的往昔的轿夫，看见你面带微笑，泪水溢出他们的眼眶。

那天演奏了欢迎大地的女儿的乐曲。云彩的“南迪”[①]和“波林吉”[②]吹响法螺，让柯丽在大地母亲的怀里居住数日。送别她的乐曲不久也要奏响；在焚尸场居住的疯子[③]却说，无法将她送回；欢笑的一勾弯月仍是他额上的饰物，但他的发髻中倾泻泪水的恒河。

最终我们看到，在同一个地点，西方和东方的秋天在那

---

①②　湿婆的侍从。
③　指湿婆。

初十夜里送别杜尔迦女神的乐曲中隐逝。西方的诗人望着秋天吟道："春天枉然地身著节日的盛装，在你无声的示意下，树叶飒飒飘落，今日，金色的岁月融入泥土！"他接着唱道："早春渴望相会的激情已经平息，五六月间，滚烫的呼吸搅烦的脉动也已停止。发疯的风暴搅乱的森林的歌会上，你的一阵阵飓风，为鬼怪的愤怒之琴系上弦儿，以便为你的死亡奏一曲哀乐。你毁灭的壮丽，你美的痛楚，慢慢地炽烈起来，啊，消隐着的丰饶的形象！"

尽管如此，西方的秋天年年戴着雾的面纱走来，而孟加拉的秋天撩开云的面纱，笑脸面对世界。两者的形象和情感大不相同。在我们的秋季，光临之曲反复吟唱，一遍遍唱的送神曲也有节日的乐调。我们秋天的离愁的寓义是：一次次离去是一次次归返的前奏。所以大地的花苑里欢迎的歌曲永远唱不完。带走的歌曲总又送回来。所有节日之中，最大的节日是失而复得的节日。

但在西方的秋曲中，我们只品味到得而复失的惆怅。西方的诗人悲叹道："你的显现是你的绝迹，作别和启程是你的复唱词，你的生命是死亡的庆典，在你繁荣的完满之中，你仍是幻影，仍是迷梦。"

译自《介绍》

新　雨

年轻时的世界无比广阔，我不曾望见我青春的边沿。我在世上扮演怎样的角色，究竟有何建树，情感和创作中，我性灵的行程有多长，都无法预测，人世间密布不可窥测的奥秘。如今，我已抵达才华的极限，世界也缩小了，化为我的办公室、起居室和游廊。世界变得如此熟稔，教我几乎忘却类似的许多办公室、起居室和游廊已从地球上消失，像一个个影子，未留下一丝痕迹。多少人曾经背靠松软的靠垫，把为打赢官司而进行密谋的内室当作世界永恒的中心，他们的姓氏连同骨灰随风飘逝，再也找不回来，地球则依旧围绕太阳运行。

但是，雨云每年饱含着旧事饱含着甜美的新颖来临的时节，我们从不对它产生误解；因为它处于我们的使用范围之外。它不会因我窘迫而蜷缩。在我受到朋友的欺骗受到仇敌凌辱，视线被障碍物切断的时候，不仅我的额头上又刻上一条皱纹，不仅我心头又烙上痛苦的印记，我遭受的打击也落到我周遭的世界身上，它的水土有我的伤痕，有我的忧悒。刀朝我砍来，我四周的世界不会退缩，利箭射穿我的胸膛，也必然刺人它的肢体。世界身上叠印着我的苦乐，因而它是

我的。

雨云身上没有我的任何痕迹。它是过客，飘然而来，飘然而去，片刻不停。我的衰老没有接触它的机会，它远离我的希望和失望。

因此，古代大诗人迦梨陀娑在优禅尼城的波腊沙特山巅瞩望的雨云，我此刻也看得见。人类历史的衍变影响不了它。然而摩罗陀王国的奥潘梯城、毗迪娑城如今安在！长诗《云使》[①] 描写的雨云以常旧而常新的姿态出现；国王格罗玛狄达的京城优禅尼比云团坚固得多，但像一个破碎的梦，纵有愿望也无从重建。

所以，望见雨云，幸福的人也感慨不已，雨云无求于人类，能把人带出平日的生活圈子。雨云与我们每日的思考、奋斗、事业毫无干系，因而能赋予我们的心灵以闲暇。心灵于是不接受束缚，被主人诅咒而谪居的药叉的离愁又在胸中腾涌。人际关系酷似主人与奴仆的关系，雨云使人忘怀人世间不可缺少的关系，心灵于是冲出重围，奋力开辟自己的道路。

雨云以幽黑，以霹雳，以变幻的崭新画面，将恢宏混沌的未来的迹象投向熟悉的大地；携来悠远年代古老邦国的浓荫。这时，世界的记事本上罗列的不可能，刹那间让人感到转变成了可能。翘首遥望的思妇不再相信事务之绳绑住的夫君不会归家，她懂得人世间严厉的法则，但不过是在理智上而已；天昏地暗的雨天，她心里不觉得法则强大得难以

① 迦梨陀娑的名作，分为《前云》、《后云》两卷。描写因失职而谪居罗摩山的小神仙药叉恳请一片雨云传递他对妻子的思恋。

违抗。

我深思着——在我的视野里，享受压小了永恒阔大的世界。我所知晓的它的大小，相同于我与之接触的范围。我没有承认在我享受之处的它的存在。生活受缚，僵化，同时也桎梏它不可缺少的那部分天地。我在我的中间，我的天地里，看不见任何奥秘，因而性情澹泊；我认为我看透了自己，断定也洞察我的活动天地。恰在此时，柔和的暝暗淹没了东方的地平线，不知何处飘来了千百年前迦梨陀娑描绘的雨云。它不属于我，不属于我的世界。它把我引向青春不衰的去处，引向万世的离愁别意、日日团聚的承诺，引向满目永恒美的盖拉莎圣山没有足迹的宫阙。于是我平日认识的世界显得很微小；未曾认识的，变得宏大；未曾获取的，比获取的更加真切。凭借自身的力量，我只赢得了生活极少的一部分；巨大的部分，我尚未触及。

丰满轻盈的新雨，遮盖了我的工作场所和熟悉的世界，让我独自立在一切法则之外不可言喻的情感的境地；攫夺了我在世的年华，置我于无量年寿的广渺之中；催我攀登罗摩山修道院内杳无人影的秀峰。我不由地记起岑寂的山脉，我曾常住的寓所、心驰神往的财神的大宫之间，一个幽远奇妙的世界。那儿层峦叠翠，林泉淙淙，花苑里绿荫婆娑，飘浮着新雨润泽的素馨花的清香。心灵在芳林、村落、山崖、河畔徜徉，领略着新奇的幽美，渴望进入消释千古离恨的所在，如同鸿雁急切地飞往玛纳斯圣湖。

除了《云使》，没有第二部描写新雨的杰作。《云使》用隽永的语言状写雨天蕴含的愁思。自然界一年一度雨云的节日中无可言传的诗美，在人的语言里沉淀了下来。

《前云》在我们的想象面前展示广阔的世界。雨季的第一天，我们这些家道殷实的人待在家里，惬意地半闭着双目，迦梨陀娑笔下的雨云骤然降临，引诱我们出屋。远离我们的牛厩、仓廪，那漩涡迭出、令人蹙眉的纳尔马达河，罗摩山麓金色花竞相开放的丛林，乡村老翁家门前榕树上鸟雀的啼鸣，遮蔽我们熟识的窄小天地，以奇异的“美”的真实形态鲜明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诗人迦梨陀娑不曾因离人心情急迫而缩短行程。他循着他的思路，逾越雨季浅蓝的云影遮翳的山川城镇，缓缓而行。他不能回绝对他惊喜的眼睛的召唤和迎迓。他以离情的炽烈诱出读者的心，使之在路途的美景中流连忘返。伸向魂牵梦绕的目的地的道路虽说漫长，但两旁迷人的景色不容忽视。

细雨霏霏的日子，我们的心灵欲抛却过腻了的世俗生活。诗人迦梨陀娑在《前云》中唱起被他激活的这种欲望的赞歌，把我们变作行云的良伴，进入新奇的情境。那儿的鲜花未被闻过，未被我们的世俗生活污染；想象未被关押在俗气的城堡里。我的交织着甘苦、困倦的生活也不曾侵挠那雨云般的境界，中年的惰性不曾将它限制在自己的花园里。

《前云》详叙陌生的境界。新云所做的另一件事，是在我们四周营造极为幽静的氛围，让人体味苦恋的内涵，鼓励心灵在至美的王国寻觅万世忠贞不渝的情侣。

《前云》中，千姿百态的奇景全力衬托至美。《后云》里，欢愉回归于“纯真”。人间幸福的旅程是从繁复的势态中间开始的，团圆的结局通过天国的纯真得以体现。

新雨纷纷扬扬的日子，谁不说世事的狭窄地域是谪居之

处！受到天帝的诅咒，我们羁留凡世，行云呼唤我们踏上旅程，于是有了《前云》里的歌；行云许诺：旅程的终点是恒久的欢聚，这消息从《后云》里传播出来。

其实，每个诗人的作品的深处，都飘荡着《前云》和《后云》。每一部名篇巨制呼唤我们向往壮阔的天地，对我们昭示静谧的去处；首先斫断羁勒，然后让我们拥抱博大；早晨送我们上路，黄昏迎我们归家；以袅袅乐音导引我们上天入地地遨游，末了让我们置身于充满欢乐的和声之中。

诗人如果只有乐音，而无和声；只有热情，而无承诺，他的诗作不可能跻身于名作的行列。最后应该到达某地，怀着这样的希冀，我们离开熟识的环境，与诗人一道出发。他若带我们走过鲜花怒放的大道，冷丁把我们撇在幽深的洞口，这是一种背叛。所以我们阅读诗人作品的时候，往往提出两个问题：一、他的《前云》引我们前往何处？二、他的《后云》送我们抵达哪座宫殿？

译自《缤纷》

岁　末

旧岁的夕阳静静地坠入西边的地平线。地球上我消度的年月，今日踏上归程，它轻轻振翩的声音，在光亮渐暗的沉寂的天际，我已经听见了。它像陌生的飞越沧海的鸟儿，不知前往何处，未曾留下浅淡的足迹。

啊，绵绵不绝的永恒！此时，我辞别旧日的生活，请让我的辞别富于新意吧！愿你允诺：我为之悲伤的泯灭的一切，适当的时候在你中间全成为完满；让遮蔽暮空、覆盖我心的文静的愁绪，化为美，化为甜蜜，不被忧郁的阴影笼罩。

除夕之夜，我为昔日的生活诵念先辈那充满欢乐的死亡的咒语：

> 让轻风扬散蜜般的惬意，
> 让江河大海涌起蜜似的波澜，
> 让树木结出甜蜜的果实，
> 让夜色、朝霞甜柔迷人，
> 让大地的尘土充满甜情蜜意，
> 让太阳闪射甜美的光芒。

如同夜阑更新将至的白昼，如同酣眠辉煌将至的清醒，

此时的岁暮，把对已逝的岁月的回忆的痛楚，像黄昏聒噪的蟋蟀入睡后的幽暗那样，在心田布展，仿佛为新年的早晨，培育、催开来年的希望之花。逝去的，并未留下空虚，而为圆满留下地盘。充斥心头的痛苦，孕育着新的欢乐。

郁闷是冥想的预兆，沉静是真诚的善举之母，无欲是博爱的支柱，真纯的哀泣是你面前尊者高诵的献身的咒语，让它们成为除夕之夜的先导，把我们当作返回晚灯明亮的寓所中的疲惫少年，用宽大的裙裾将我们遮盖吧！

大千世界万物来去匆匆，无一物长驻，一切变幻不定——除夕之夜，这几句话，随同温和绵长的呼吸，在心中流过。但存在的，永稳的，无人能够把握的，在我们内心的内心生存的——那永恒，我们不曾发现？生活中不曾记录它的踪影？一切来而复返？我思忖再三，肯定地说：并非如此——归来的，离去的，均不能投奔他处。啊，静默者[1]，它们聚集在你的中间。熄灭的陨星，仍在你中间闪烁。凋落的鲜花，在你中间依然怒放——我目睹的蚀溶之物，从未离开你一步。暮色中凝神静心，我感觉到万物的永恒，忘怀宇宙中证实了的运动、终极和分离。过去的一年如果以飞翔的巨翅驮走了亲人，啊，终结的收容者[2]，我双手合十，怀着一腔真情，将他送到你的面前。他活着属于你，死了仍属于你。他曾属于我，与我建立的关系，是短暂的，且已中断。此时，我承认，我与你中间的他重新形成的关系，再不会断裂。他在你的怀里，我也在你的怀里。茫茫人世之林中，我

---

① 指创造大神梵天。

② 指梵天。

不曾迷失，他也不曾迷失，在你中间越来越近的地方，我听见他的气息。

过去的一年，如果折断了我日日培育的不完美的花枝，啊，完美者[1]，今日我低眉垂首，小心地送到你的跟前，以残余的力气，重新为它浇水。日后你以难以想象的仁慈的力量，使我未完成的探索获得奇妙的成功，并亲手将成功的标志印在我的眉宇，对此我满怀信心。

不管过去的一年，向我的头颅投来多少不公，多少损失，多少侮辱，不管她以工作中的困难、爱情蒙受的打击和世人的故意刁难如何折磨我，我依然把那些当作是你祝福时的摩顶，向她躬身施礼。去年的第一天静静地微笑，不曾告诉我她的衣裙里藏着你给我的什么礼品，今日也不曾对我说把什么赠给我，便蒙着面孔，迈着无声的脚步离去了，日日夜夜，光明和黑暗中，她悲欢的使者，在我的心中储存什么珍宝，我一无所知，许多猜测恐怕是错误的。今日黄昏，我虔敬地对岁末行礼，念诵一篇充满感激之情的送别辞，以便今后遵奉你的旨意开启宝库的大门，尽情地观赏。

啊，大神，吉祥的除夕之夜，承负着你的宽恕，我原谅所有的人。心里品味着你的爱情，我钟爱所有的人。铭记你的仁德，我祝所有的人幸福。愿我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宽宏大度，更加热情地工作；怀着更大的信心，展望未来；更加愉快地做出牺牲，时时处处，更加忠诚地为民众奔忙。

啊，无匹的梵天！

译自《宗教》

---

① 指梵天。

昼　　夜

红日西沉，地平线上最后一抹金晖渐渐消失在暮霭的黑幔后面。夜阑姗姗来临了。

白昼以光明，夜阑以黑暗，轮番地叩击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心弦上弹奏什么乐曲？日复一日，在我们中间创造的奇妙韵律，富于怎样浓厚的意蕴？昼夜有规律的现隐，如同昊天的脉动，我们在其间成长起来。我们的生活领域里难道不曾凝集每日明暗转换的涵义？每年雨季，洪水淹没滩地，到了秋季，滩地从水中升起，为播种储存了足够的养料，雨季和秋季的往返，不曾在滩地一层层地撰写历史？

白昼之后夜的降临，夜阑之后白昼的崛起，这美妙的奇迹，愿我们不被习惯束缚，视而不见！落日在西天倏地合上光的经典，飘然而去；夜阑在太空无数不瞬的星斗面前，用手指无声地翻开新的经典的新的一页。对我们来说，这绝非区区小事。

这极短时光内的变幻，何等奇谲，何等广远！世界顷刻之间那么轻易地从一种意境跨入另一种意境，中间没有对抗，没有死离生别的巨大打击。前者的终止和后者的开端之间显现多么温雅的宁静，多么安详的绮丽！

日光下，万物的差异清晰地裸露在我们眼前。日光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精确地测定我们每个人的界限。白天，各自的工作表明我们各自的特点；勤奋工作的磨擦中，难免产生矛盾。白天，我们个个施展才华，力图战胜自己。对我们来说，各自的工作场所，比其他广阔的领域及至宇宙还要宏阔；事业的引力比其他任何事情的引力要高尚得多。

不久，身著暗蓝罗衫的夜阑悄然来到人世，她纤指轻柔的摩挲，一霎间模糊了我们外在的差别，于是，我们得以在心中体验彼此间广泛的一致性。夜阑是爱情和团聚的吉时。

在夜阑这个特殊的节日，地球回到母亲幽暗的卧房。地球呱呱坠地黑暗中，光泉涓涓涌流的黑暗中，世上各种演化静静地积蓄力量。形态各异的疲惫沉浸在酣眠的琼浆中，酝酿着新生活。从冷寂幽黑的深处腾跃的璀灿的白昼，有如从苍海飞向空中又回归苍海的浪花。黑夜对我们显露的大大多于它所隐藏的。若无黑夜，我们无从获得他世的讯息，日光会把我们囚禁在牢狱里。

黑夜每日一次开启日光的金碧辉煌的西门，引领我们进入宇宙的内宫，把宇宙母亲的一条蓝裙盖在我们身上。儿女偎依母亲的胸怀时，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但实实在在感觉到母亲温暖的身体，这种感觉较注视和聆听更为真切。同样，阒然无声的夜晚能安静我们的视觉、听觉。我们躺在床上，胸口是那样深切地感受到宇宙和宇宙母亲。自身的欠缺、能力、职责，不会扩张着形成我们四周的壁垒。强烈的差别感，不会离间我们，使我们处于分隔的状态。宇宙的气息，通过珍贵的静谧扑面而来，床头可以感受宇宙母亲投来的亲切目光。

我们的夜的节日，是隐秘而无处不在的宇宙母亲的寝宫里的节日。我们过节忘却了劳作，忘却了纷争，忘却了怨恼；像乞儿观瞻着她的慈颜，异口同声地说：需要的时候，我向您乞求解饿的食物、工作的勇气、旅行的川资。此刻，摈弃一切需求，我走进您的寝宫，不是来向您伸手的。我盼望您抚摸我，宽宥我，接受我。在您夜的无边大海里沐浴的世界，服饰闪光，额际洁净，屹立在曙光中的时际，让我与他站在一起，毫无倦意，无恼无烦，由衷地说：祝愿大家吉祥如意。我瞻仰了万物中的生存者[①]，我没有贪欲，只享受他施予的供养。

早晨，他是我们的父亲，把我们送到外面的工作场所，交待任务。晚上，他是我们的母亲，接我们返回内宅，卸却我们的责任，我们的生活在昼夜两种不同的氛围中运动，亮光和幽暗的画笔，把我们生死的神秘形象勾画得异常生动。

译自《宗教》

---

① 指创造神梵天。

季　　节[1]

季节的差异不独是色彩的差异，也是职能的差异。不同色彩羼杂的现象时有发生。杰斯塔月[2] 的棕褐乱发，飘入斯拉万月[3] 的云层，飘着飘着变成了黛青色。帕尔衮月[4] 的葱绿中，年迈的布萨月[5] 企图延长枯黄。然而在自然的法则王国里，这些反常现象维以持久。

夏季可称为"婆罗门"[6]。他遏制绿色快乐的扩展，踢飞枯叶，点燃祭火进行寻求抑欲之路的苦修。当他诵毕吠陀经文，凝神屏息，天气异常闷热，枝叶不动；但徐徐呼气时，大地瑟瑟抖颤。水果是他的主要食品。

称雨季为"刹帝利"不算为过。他的开路先锋咚咚地敲击鼓鼙，他头缠阴云的头巾，威武地莅临。他不满足于蝇头微利，征服乾坤是他的壮志。他奋勇厮杀，占领茫茫天宇，成为八方天地的首领。一行行棕榈树下淡蓝的雾岚里，听得

---

① 印度一年分为六季，即：夏季、雨季、秋季、雾季、冬季、春季。
② 印历2月，公历5月至6月。
③ 印历4月，公历7月至8月。
④ 印历11月，公历2月至3月。
⑤ 印历9月国12月至1月。
⑥ 印度的四大种性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见他的战车嘎嘎行驶。他的弯刀不时拨出刀鞘，刺人“方向”的胸膛。他的箭壶里装着取之不竭的神箭。他的脚凳铺着草绿绸缎，头上葱郁密叶的华盖垂着一绺绺金色花的璎珞，身旁立着被擒获的东方女神，含着眼泪，用喷洒过花汁的纨扇为他扇风，手镯上嵌的闪电灼灼闪光。

冬季是吠舍种性。稻谷熟了。他起早贪黑，收割、打场，忙得不可开交。原野的花篮里盛着绿豆、豌豆、荞麦丰收的喜讯。一群黄牛爬卧在牧场上反刍。场院里竹箩装满粮食。码头上满载的货船即将起航。木轮车在土路上缓慢地行进。家家户户响起舂米的声音，准备欢庆米糕节。

以上谈了三种主要种性。至于首陀罗种性，不言而喻是秋季和春季了。前者为冬天后者为夏天提兜拎包。这体现了自然与人类的区别。自然界里，侍奉意味着美，谦恭是光荣的同义词。自然的殿堂里，首陀罗种性绝不低贱；承担责任者拥有全部饰物。秋天的蔚蓝披巾缀有叶状的金饰。春天芳香的鹅黄纱巾印着姹紫嫣红的繁花。他们穿着多彩的绣鞋在阡陌上漫步，臂钏、耳环、戒指镶嵌着数不胜数的宝石。

至此介绍了五个季节。人们常说一年六季，那纯粹是为了弄双配对罢了。他们不知道单数中酿成自然的千姿百态。用 2 去除 365 天——头两个数字 36，除得尽。最后的小数字 5，可不好摆弄。成双成对的太多了，不免令人厌倦。所以不知从哪儿跑出一个 3 来，撼动一大串 2，奏响乐调繁富的歌曲。宇宙的圣殿里，单数这魔鬼不让偶数的天国昏睡，并

破坏仙伎优哩婆湿[1]足铃的节奏。天宫音乐会上调整紊乱的节奏时，韵律的乐趣之泉喷涌而出。

一年分六季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吠舍种性人被赐到三种主要种性的底层，但他们人数众多，构成庞大的社会基层。从这个角度而言，一年最主要的是秋季和冬季。这两季拥有完满的丰熟。农作物成熟的秘密过程，贯穿所有的季节，表现出来则是在秋冬两季。因而人们视野开阔地观察它们，看到年份的少年、青年、老年的三个形象和成就。它在秋季身著新装，炫人眼目；在雾季遍野显示成熟的刚健之美。冬季它的果实装满家家户户的箩筐。

人们本可以将秋季、雾季、冬季合并为一个季节，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喜欢层次分明地观赏自己的收获。期望的东西是一个，把它反复抚弄是一种享受。一张票面大的纸币携带方便，换成同样价值的厚厚的一沓，可以得到心理上的满足。故而人们分解了收获的季节。秋季、雾季、冬季里有庄稼的宝库，家庭主妇的寓所由三部分[2]组成。林木的家庭主妇只有内宅、外宅两部分——春季和夏季。法尔衮月芒果树开花，杰斯塔月芒果成熟。春天闻到香气，夏天品尝果实。

一年当中，只有雨季孤单无伴。他与夏季毫无共同之处；夏季贫困，而他富有。秋季的境遇也与他迥然不同。秋季拍卖了全部财物，河流、田野、码头等等全已写在他人名

---

① 印度古代著名剧作家迦梨陀娑的神话名剧《优哩婆湿》中的女主人公。

② 孟加拉地区的住宅分内外两部分，这里的三部分指秋季、雾季、冬季。

下。债务人大多忘恩负义。

人们从不剖析雨季，是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雨季与人的家庭关系并不密切。诚然，全年的水果、作物依仗他的恩泽，但他并无足够的资财去宣扬自己的奉献。他不像秋季那样在旷野、河埠、果园大肆宣传自己如何慷慨大方。既然不存在直接的施纳关系，人们对雨季便不抱收获的希望了。

雨季是没有需求的季节。实际上，他的一切需求被音乐、嬉闹、幽暗、光亮、活跃和肃穆掩盖了。在印度，雨天意味着憩息，是赋闲的时光。

印度每个季节都有一二个节日。想看到哪个季节奇妙地占有她的心，就应在音乐里作一番调查，因为音乐泄漏内心的隐秘。

严格地说，只有春季和雨季拥有乐曲。在音乐典籍里，可以为每个季节提供乐曲，那是理论上的认识。至于广为流传的，我们知道，春季有帕桑特调和巴哈尔调，雨季有梅格调、穆拉尔调、德斯调等等。在歌曲的村庄举行选举，雨季必定大获全胜。

诗魁迦梨陀娑迎接雨季，为雨季戴上他的曼达格朗特韵律的永不枯萎的花环[1]。一些平日忙碌的人揶揄那是无稽之谈。在他们看来，云纱飘拂、雨铃叮当的月份，脱离了一切事情的束缚。它凉荫遮盖的时辰的篮子里，装的尽是闲活的物品。他们的想法并不荒唐。假如人们冲出杂事的圈子，在臆想的天国赢得席位，畅饮闲聊的美酒，而雨季这仙童在棕色发髻上挂着素馨花花串，负责往他们的玉钟里斟酒，那

---

[1] 指迦梨陀娑的名诗《云使》。

么，让我们欢迎乌黑的雨云，对它致以崇高的敬意！那么，来吧，所有的闲人，所有富于幽默感和想象力的人！雷雨的长鼓已经敲响，来吧，所有热血沸腾的人，远处传来了狂舞的号召！饱含人世千古离愁的泪泉已开始奔流，冲决重重阻碍，来吧，忠贞的情女，家务事的小屋已经上锁，通往集市的路上杳无人影，在道道闪电的陪伴下上路吧！从花香浮荡的林地，湿风带来了消息：绿荫斑驳的藤架下，坐着世代苏醒的期待。

译自《介绍》

春天的遐想

春风轻拂着田边娑罗树新绽的绿叶。

纵观进化史，人类的一部分与树木不可分割。古时候，我们曾是猿猴，人体上找得到确凿的证据，但我们岂能忘记在那以前的原古时期，我们曾经是树木！洪荒年代杳无人影的正午，春风不打个招呼，飒飒地从我们的枝叶间溜走。当时我们何曾撰写文章？何曾弃家为国效力？我们终日聋哑人似地伫立着，摇晃着；全身叶片像疯子一样沙沙地狂歌。从根须至芊芊嫩梢，体内奔涌着生命的洪流。二月，三月，是在液汁充盈的慵懒中，含糊不清的絮语中度过。为此不必回答任何质问。倘若你接口说，此后便是懊悔的日子，四月、五月的干旱，只能默默地忍受。我表示同意。对元古时代所作的猜测，有何理由不接受！滋生甘浆的日子，享受；赤日炎炎的日子，忍耐，这既然轻易地成为定规，那么，天宇饱盈的慰藉的甘霖降落下来，也必有能力吮贮在骨髓里。

我本不愿讲这些话，免得让人怀疑我借助形象思维进行说教。不过怀疑不是没有一点根据。我本来就有坏习惯嘛[1]。

---

① 指用诗的语言写散文。

我说过，进入进化的最后阶段，“人”分为许多类别：固体、植物、禽兽、野蛮人、文明人、神祇，等等。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诞生季节，哪一类归哪一个季节，确定的责任，不用我承担。发誓以一次的断言，一辈子应付各种局面，免不了说些假话。我同意说假话，但那般辛劳我承受不了。

如今，我安闲地眺望前方，写文章择选自以为简单的题材。

漫长的冬天结束之后，今日中午，田野刚散出新春的气息，我在身上就察觉到世俗生活的极大的不和谐。它的乐调与广大与空间不合拍。冬日世界对我的企望，至今原封不动地存在着。仿佛有一股势力，让心灵击败季节的嬗变，然后麻木不仁。心灵的才能超群绝伦，哪件事干得不漂亮？它可以不理睬南风，一溜烟进入大商店。我承认它能这样做。但它非这样做不可吗？南风不会因此死在家里？末了究竟谁蒙受损失？

前一段日子，我们的阿姆拉吉树、穆胡亚树和娑罗树的叶子萧萧飘零。帕尔衮月像远方的旅客走到门首，吹口气，树叶凋落即刻停止，枝条上绽放了嫩叶。

我们是俗人，没有那种本事。周围风变了，树叶变了，色彩变了，我们仍像套轭的黄牛，拉着旧岁的沉重包袱，车后尘土飞扬。驭手胸口顶着的仍是老式牛车。

手头没有日历，今天好像是帕尔衮月十五或十六了。春天的女神正值十六岁妙龄少女。然而，人间周报一如既往地出版、发行；有消息说，当局出于关心我们的利益，正一面

忙着修改法律条款，一面加紧审理案件。茫茫宇宙之中，这些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每年春天的使者全然不理会总督、县长、编辑、副编辑的忙碌，从南海波浪的盛大节日携来新生活的喜讯，在大地重新播布不朽生命的诺言。这对于人绝非小事，可惜我们没有闲暇细细玩味。

过去，听见天上打雷，我们立刻停课。雨季一到，外出做工的纷纷归来。我不敢断言：雨天无法学习，无法在外地工作。人是自主而特殊的，向来不牵着物质世界的衣摆。然而，人凭藉力量越来越明显地叛逆瑰丽的自然难道合乎情理？人承认与自然的亲缘关系，对南风略表尊重，为欣赏天空翻卷的雨云而暂时停止学习、工作，停止批评法制，这不会在人世的合奏中掺人不协和的杂音。历书上规定某些日子禁食茄子、冬瓜、豇豆，看来得增加几条——哪个季节读报属非法活动，哪个季节不设法不上班是犯罪。这项任务不可交给缺乏幽默感的死脑筋，而应让学科创始人去完成。

情女的心儿在春天啜泣，这是我们在古诗中读到的诗句。如今我们若写情诗，下笔必然犹豫不決，担心遭到读者的讥笑。于是，我们割断了诗魂与自然的联系。春天树林里繁花竞相开放的时节，是它们芳心的艳丽展露的节日。枝头洋溢着自我奉献的激情，绝不掺杂锱铢必较的念头。至多结两个果子的地方，缀着二十五个花蕾。人岂忍心堵塞百花的艳丽之流？自己不开放，不结果，不奉献？光顾拾掇房间？擦洗器皿？没有家务缠身，便一门心思织毛围巾织到下午四点？

我们亦头赤尾是人？与秘密酿造春天的甜蜜的枝条花叶毫无干系？鲜花和我们那么生疏，花开的吉辰，我们照样身

著制服去上班？无可言喻的冲动，不曾使我们的心像叶片一样微颤？

我今日承认我与树木有着渊源流长的亲谊。我不同意紧张地工作是生活中无可比拟的成功的观点。森林女神，自古是我们的亲姐姐，今天邀请我们这些小弟弟进入她的华堂，为我们描吉祥痣。在那儿我们应该像和亲人团聚那样与树木团聚，捧着泥土在凉荫下消度时光。我欢迎春风欢快地掠过我的心田，但不要卷起林木听不懂的心语。直至杰特拉月下旬，我把在泥土、清风、空气中濯洗、染绿的生活播布四方，然后静立在光影之中。

可是，唉，没有一项工作停止，文债的账簿在面前摊开著。落入世风的庞大机器和杂事的陷阱，春天来了，依旧动弹不得。

我向人类社会恳切地呼吁：设法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状！人的光荣不在于与世界的脱离，人伟大是因为人中间蕴藏世界的全部神奇。人在固体中是固体，在树木中是树木，在飞禽走兽中是飞禽走兽。自然王宫的每座殿堂对他是敞开的。但敞开又怎样！一个个季节从各个殿堂送来的节日的请柬，人若不收下，一动不动坐在椅子上，那博大的权利如何获得？做一个完整的人，需和万物浑然交融，人为何不记住这一点，却把人性当作叛逆世界的一面小旗举起？为何一再骄傲地宣称，“我不是固体，我不是植物，我不是动物，我是人。我只会工作，批评，统治，反叛”？为何不说，“我是一切，我与万物不可分离。独居的旗子不属于我”？

咳，社会的笼中鸟！今天，高天的蔚蓝如思妇的瞳仁中浮现的梦幻，树叶的葱绿像少女秀额似的新奇，春风和团圆

的热望一样活跃，可你敛起翅翼，绕足的琐事的锁链叮当作响。

这，就是人生。

译自《缤纷》

美

夕阳坠入地平线，西天燃烧着鲜红的霞光，一片宁静轻轻落在梵学书院娑罗树的枝梢上，晚风的吹拂也便弛缓起来。一种博大的美悄然充溢我的心头。对我来说，此时此刻已失落其界限，今日的黄昏延伸着，延伸着，融入无数时代前的邈远的一个黄昏。在印度历史上，那时确实存在隐士的修道院，每日喷薄而出的旭日，唤醒一座座净修林中的鸟啼和《娑摩吠陀》的颂歌。白日流逝，晚霞鲜艳的恬静的黄昏，召唤终年为祭火提供酥油的牛群，从芳草萋萋的河滨和山麓归返牛棚。印度那纯朴的生活，肃穆修行的时光，在今日静谧的暮天清晰地映现。

我忽然想起，我们的雅利安族祖先，一天也不曾忽视一望无际的恒河平原上日出和日落的壮丽景象。他们从未冷漠地送别晨夕和晚祷。每位瑜珈行者和每家的主人，都在心中热烈欢迎迷人的景色，他们把自然之美迎进了祭神的庙宇，以虔诚的目光注望美中涌溢的欢乐。他们抑制着激动，稳定着心绪，将朝霞和暮色溶入他们无限的遐想。我认为，他们在河流的交汇处，在海滩，在山峰上欣赏自然美景的地方，不曾营造自己享受的乐园；在他们开辟的圣地和留下的名胜

古迹中，人与神浑然一体。

暮空中萦绕着我内心的祈祷：愿我以纯洁的目光瞻仰这美的伟大形象，不以享乐思想去黯淡去贬低世界的美，要学会以虔诚使之愈加真切和神圣。换句话说，要弃绝占有它的妄想，心中油然萌发为它献身的决心。

我又觉得，认识到真实的美，美的崇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摈弃许多东西，把厌烦的许多东西推得远远的，对许多矛盾视而不见，在合乎心意的狭小范围内，把美当作时髦的奢侈品。我们妄图让世界艺术女神沦为女婢，羞辱她，失去了她，同时也丧失了我们的福祚。

撇开人的好恶去观察，世界本性并不复杂，很容易窥见其中的美和神灵。将察看局部发现的矛盾和形变，掺入整体之中，就不难看到一种恢宏的和谐。

然而，我们不能像对待自然那样对待人。周围的每个人离我们太近，我们以特别挑剔的目光夸大地看待他的小疵。他短时的微不足道的缺点，在我们的感情中往往变成非常严重的过错。贪欲、愤怒、恐惧、忧愁妨碍我们全面地看人，而让我们在他人的小毛病中摇摆不定。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寥廓的暮空发现美，而在俗人的世界却不容易发现。

今日黄昏，不费一点力气，我们见到了宇宙的美妙形象。宇宙的拥有者亲手把完整的美捧到我们的眼前。如果我们仔细剖析，进入它的内部，扑面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奇迹。此刻，无垠的暮空的繁星间飞驰着火焰的风暴，若容我们目睹其一部分，必定目瞪口呆。用显微镜观察我们前面那株姿态优美的斜倚星空的大树，我们能看清许多脉络，许多虬曲，树皮的层层褶皱，枝桠的某些部位干枯，腐烂，成了虫

豸的巢穴。站在暮空俯瞰人世，映入眼帘的一切，都有不完美和不正常之处。然而，不扬弃一切，广收博纳，卑微的，受挫的，变态的，全部拥抱着，世界坦荡地展示自己的美。整体即美，美不是荆棘包围的窄圈里的东西，造物主能在静寂的夜空毫不费力地向世人昭示。

强大的自然力的游戏惊心动魄，可我们在暮空却看到它是那样宁静，那样绚丽。同样，伟人一生经受的巨大痛苦，在我们眼里也是美好的，高尚的。我们在完满的真实中看到的痛苦，其实不是痛苦，而是欢乐。

我曾说过，认识美需要克制和艰苦的探索，空虚的欲望宣扬的美，是海市蜃楼。

当我们完美地认识真理时，我们才真正地懂得美。完美地认识了真理，人的目光才纯净，心灵才圣洁，才能不受阻挠地看见世界各地蕴藏的欢乐。

译自《圣蒂尼克坦》

永　新

黎明每天准时前来提示一个奥秘；它说着万古不变的老话，听起来却是新鲜的。我们冥思默想，勤奋工作，执著地追求。时常觉得这古老的世界已经精疲力尽，蓬头垢面，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而这时黎明款款而来，静立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像一个魔术师，面带笑容。慢慢地揭去盖在世界身上的一块其大无比的黑布。于是我们看到万物焕然一新，仿佛是造物主首次一瞬间创造的世界。元初和万世的新奇，永远不会完结，这是黎明在我们耳畔常说的话。

然而，今天的日子单单属于今天吗？谁能正确地推算，它是在哪个时代的初叶，撕碎云气之幔，踏上旅程的？在它不瞬目光的注视下，液状的地球渐渐变得坚硬；坚硬的地球上，生命登上历史舞台演戏，一幕幕戏中，新的生命开始了又结束了精彩的表演。这一天把光束投向人类历史上无数被遗忘的世纪，在海边，在沙漠，在林荫里，发现多少伟大文明的诞生、崛起和消亡！这太古的一天，在地球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用洁白的宽大裙衫把地球包好搂在怀里。自古以来，它一直统计太阳系里爆发的吉兆和凶兆。这来自太古的一天，像眉清目秀的少年琴师，笑吟吟站在我们的面前。它

永新的容貌，似呱呱坠地的婴儿。它触摸谁，谁即刻脱胎换骨。它胸前戴的项链，由永恒青春的宝石缀连而成。

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永新是世界内心的财富，是世界不朽的珍宝。陈旧、衰微像影子在它上面走来，离去，甫现即逝，不能将它遮掩。蚀耗是虚幻，腐朽是虚幻，死亡是虚幻，它们像海市蜃楼，在阳光灿烂的天空跳影舞，跳着跳着在天边失踪。只有素不惶惑的永新是活生生的，侵蚀不能缠住它，打击在它身上留不下伤痕。这样的话，黎明每天叙说一遍。

世界上古朴的日子每天早晨获得新生，每天返回元初一趟，否则难免遗失它的基调。黎明一次次为它吟唱永恒的复唱词，绝不让它忘记。岁月如果急匆匆赶路，不在任何地方眨一下眼睛，被过分的劳碌和粗野的强力胁裹着，一头栽进无底的黑暗，忘记自己；之后在元初的永新中若不能再生，灰尘和垃圾必将堆积如山。杂事的怨恨，烈火般灼人的狂傲，工作的重负，就会遮严永恒的真理。于是只剩下正午的炎热、追名逐利的肆无忌惮，只剩下争抢、格斗，只剩下没有尽头的路、没有目标的旅程。这嚣张的气焰扩张着，总有一天将地球像气泡似地压破。

这一天奇妙乐曲的音符尚未全部弹响。但这一天越是前行，工作的矛盾越是尖锐，尔虞我诈和对抗的噪音越是刺耳。渐渐地，人世间的悲痛越发沉重，饥渴的哭嚎越发惊心动魄，竞争的吼叫越发吓人。尽管如此，温柔的黎明每天像天使降临，修接断裂的琴弦，重弹的基调既朴素又庄重，既舒缓又奔放。其中没有愤怒，没有对立，没有偏颇，没有迷惘。这是千古流传的完整的乐曲，永恒之调的形象完美地现露。

我们每天从黎明的口中听见同样的话：不管喧嚣多么震

耳，终归不会久长，恒忠的是宁静。它是内在的，既在肇始又在终了。因此，白天的疯狂倾泻之后，清晓时分，我们看见“宁静”的形象上面，没有一丝冲突的痕迹，没有一块污斑。它永世娴静、安详、纯洁。

整个白天，世界充斥悲酸、贫寒、死亡的骚扰。但每天拂晓一种仙乐告诉我们：这一切灾难是暂时的，恒定的是湿婆。黎明时分，我们凝神瞻仰他圣洁的慈颜，他身上哪有伤痕，他已复元如初。如同我们看见水泡破裂，大海丝毫不受伤害，永恒的万物永世不摇颤。湿婆既在肇始、终了，也在我们心中。

海浪汹涌澎湃时，望着惊涛骇浪会一时想不起大海，只在心里慨叹：滔滔海浪，宏伟、壮观！同样，人世的分裂和纷争似乎最最强大，除此之外，似乎难以想象还有别的什么。然而，黎明在宣传欢聚。静心侧耳，我们听见它在说：分裂和纷争是短命的，恒定的是梵天。环顾四周，我们看到无边无际的厮杀。然而，稍后，哪里还看见四分五裂的痕迹！世界交往的大桥岿然不动。那梵天——唯一的一元真神，静坐着，将数不清的分裂拘锁于一个茫茫宇宙之中。梵天在肇始、终了，也在我们心中。

世世代代，每天清晨，人们在乍醒的天宇，在身心内外，听见热切的呼声：宁静，湿婆，梵天。人们暂停一切工作，安定躁动的情绪，谛听着空中回响的新鲜阳光的福音：宁静，湿婆，梵天。这是千百年来要人们在开始工作时铭记在心的真言。

译自《圣蒂尼克坦》

忠　　诚

当成功隐约地显现时，我们不由自主地兴奋地回忆起脚步，这时谁也挡不住我们，我们不感到疲倦，也不感到虚弱无力。

但刚开始奋斗时，成功在遥远的地方不肯露面，我们脚下的路也不平坦，我们长途跋涉的动力是什么呢？

是忠诚！忠诚担负推动我们前行的责任。

当心里充满苏醒的虔诚，我们没有一丝忧愁；路似乎不再是路，我们快步如飞。但当虔诚远在天涯，心中空虚，那十分艰难的时刻，谁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唯一的精神支柱是忠诚！它支托着枯萎的死沉的心。

沙漠中旅人的坐骑是骆驼，这异常强壮的生灵没有一点儿骄气。不喂它饲料，它依然迈着坚定的步伐；没有水喝，它照样昂首阔步。黄沙晒得滚烫，它继续前进，默默地前进，有时觉得沙漠没有尽头，似乎只有死路一条，可它仍不会绝望地卧倒。

同样，只有忠诚能在精神贫乏的荒凉的沙漠之路上不吃不喝，不计较报酬，引导我们前进，它健旺的生命力穿越冷嘲热讽的鹿砦，在荆棘丛中汲取养料。当死亡的沙暴疯狂地

袭来时，它低下头紧贴着沙丘，让沙暴在头上掠过。谁能像它这样吃苦耐劳，坚韧不拔？

漫漫大漠。想象的海市蜃楼时常欺哄前进的道路，成功的奇妙形象只偶尔闪现。我们今天好像站在昨天站过的地方。我们想集中神思，可神思飘忽不定。我们呼喊心灵，心灵没有反应。我们觉得好像徒劳地作了祈祷，白白地受累。但忠诚肩负那徒劳的祈祷的重荷，日复一日，艰辛地朝前迈步。

向前，向前！毫无疑问，它正一天天接近目的地。有一天虔诚的绿洲突然出现——一望无际的灼热的灰黄之中，有一片甜果累累、绿荫婆娑的枣树林。静谧的树荫下，清凛的泉水淙淙流淌。我们畅饮泉水，在树荫下休息，然后又踏上征程。

然而，那虔诚的美景，那清凛的甘淳，不会时刻伴随我们。陪伴我们上路的又是皮肤干皱 、冷峻、不倦的忠诚。它的特长是，一天有机会饮了虔诚之水，很长时间它能把水储存在体内神秘的器官里。在严重缺水的日子里，那是缓解它干渴的甘露。

我们平时所说的虔诚，是对探寻的目标的虔诚，而忠诚是对探索的虔诚。艰辛、枯燥的探索是忠诚的生命的财富，饱含它深沉的快乐。它依凭这无私、神圣、霹雳般的快乐，排除失望，甚至不惧怕死亡。作为我们在沙漠之路上唯一的旅伴，它在走到路的尽头的那天，把我们交托给虔诚，自己躲进仆人的居室。它从不骄傲，从不提出什么要求，大功告成的日子，躲藏起来是它的幸福。

译自《圣蒂尼克坦》

梵我合一

环顾四周，世界正进行丰富多彩的创造活动。扩散的重又聚合，聚合的重又扩散。作用，反作用，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一刻也不停息。万物走向自己的归宿，但无一物有终极。我们的智力、身心也随着自然的车轮旋转。不断地离合、增减、变化着形状。

载着日月星辰，有亿万轮子的自然之车朝前飞驰，我们看不见它的目的地，它不在任何地方停留。我们莫非也乘坐这辆车，行驶在没有目标、没有终点的路上？似乎有个目的地，却任何时候不能抵达，我们的生存形式莫非是不停地运动？是永不停歇地探寻？任何地方我们没有理由获取或留驻？

如果我们确实不能前往时空之外的地方，那么，对我们来说，那超越时空、从不显现、自身中有其归宿的，肯定是没有的了，于是，我们选用华丽的辞藻对永恒的梵天所作的描写，只是一堆废话，对我们毫无用处。

果真如此，梵天这个词应该从字典里清除出去。那永远找不到的，却偏偏终日寻找，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苦恼！那么，就该说，凡世可以拥抱，凡世属于我，梵天与我毫不

相干。

然而，凡世是揽不住的。凡世像《罗摩衍那》中诱惑悉多的金鹿，若隐若现，引诱我们奔跑，始终不让我们逮住。它让我们累得精疲力尽，不让我们休息片刻。若让憩息，那意味着寿终正寝。

凡世不承认什么永恒的关系。凡世与人们，如同车夫与马。换句话说，它整天驱使我们，喂草料，偶尔允许歇一会儿，是为了让我们跑得更快。皮鞭、笼头都是驱策的工具。我们走不动了，它立即停止喂饲料，不让我们住在马厩里，而把我们扔到堆放死马死牛的荒野里。

马享受不到奔驰的果实，也不清楚谁在享受。马只知道必须奔跑，它傻乎乎地问自己："我一无所获；我跑不到目的地，为什么还日夜奔跑？"肚子里抽打着饥火的鞭子，饥饿的火红的钢鞭雨点般地落在心头上，然而，不许马站住。这究竟是为什么？

事实上，我们在任何地方也掌握不了凡世，凡世的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可能停步。梵天与尘世相同吗？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他？他也总是驾驭我们？我们是否把一无所获的前行当作不断的进步，并以此宽慰自己的心呢？

不！梵天是可以找到的，而尘世是不可把握的。因为，尘世没有获取的理论，尘世的理论只阐述如何退缩，所以使出全力想永久地抓住它，只会是自找苦吃。可是绝不能说，执著地追寻梵天是枉费精力。只有梵天那儿有获取的理论，因为他是真实的。

我们停止了在心灵中寻找至高的灵魂。"我们凭心智去认识就可以找到梵天。"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换句话说，我

们塑造虚无，以渺小的心智去建立与他的关系，是不正确的。这种关系若由我们建立，便不值得信任，它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庇护所。在我们自身的永恒圣地，没有时空的王权，也没有渐进的创造过程。在那心灵的永恒圣地，最高灵魂已经完整地闪现。所以《奥义书》说：

“在至美至洁的内心宇宙和心空，深知灵魂中有真智和无限的梵天者，能实现全部愿望。”

“梵天充实了虚幻的无限。”这种说法毫无意义。作为真智，梵天稳固地端坐在我们内心宇宙和心空，认请这一点，我们才不会在欲望中枉然徘徊，大彻大悟能使我们心平气和。

我们中间没有凡世，但梵天在我们中间。因此我使出全身解数也把握不住凡世，但我们与梵天朝夕相处。

最高灵魂接纳了我们的灵魂。两者举行了婚礼。梵天从此没有私物，因为他已与我们的灵魂结合。在原始的元古时期，已为婚礼诵念了祈福的咒语，大声宣告：我心属于你，你心属于我。从此不必为渐渐显现举行祭礼。他已融入单个的灵魂，无从说出他的姓名。于是隐居修身的诗人吟哦道：

“这是圆满的归宿，这是最珍贵的财富，这是至圣的天国，这是莫大的欢乐。”

婚礼已经结束，没有别的事，终日可以做爱情的游戏了。既然已把他弄到身边，也就可以通过幸福、痛苦、财富、苦难……一世又一世地以各种方式拥有他。妻子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再发愁。她知道她的家庭就是丈夫的家庭，家庭不会将她推入痛苦。她的家里没有疲劳，只有爱情。她知道，他化为真智，永远接受了心灵。家庭充满他的

欢乐和情爱。这里，世世代代，有永恒与瞬息的愉快而甜蜜的结合。通过奇异的离合，通过许多得与不得的长久的矛盾，我们用各种方法，找到那新郎，那永久而惟一的所得；我们在各种趣味中得到他，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摆脱了愚昧、品尝了这趣味的新娘，同时分享梵天的欢乐，从而变得无所畏惧。而不懂这个道理的新娘，揭开面纱也看不见新郎，只看见新郎的家庭，她丢失女皇的桂冠，沦为女奴，胆颤心惊，悲伤啜泣，神色憔悴地踱步。

译自《圣蒂尼克坦》

社会中的解脱

对人来说，不仅有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环境。需要探讨一下，人与社会的哪种关系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关系能使人在社会中获得解脱。越是给假象以席位，人就越是受到束缚。

我们经常认为也经常说，人囿于社会是出于某种需要。我们走到一起形成群体，有诸多便利。国王为我审判，警察为我站岗，市政委员会为我清扫马路，英国的工业都市曼彻斯特为我提供服装，此外，求知等高尚的目标，也能轻而易举地实现。

如果我们由衷地承认："人囿于社会是出于某种需要。"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说，社会是人心的监牢。也应该承认，社会是庞大的机器在运转的工厂——饥火熊熊的需要为工厂供煤。

不幸者在沉重的需求的压力下，为家庭劳累，他无疑是十分可怜的。

看到家庭这牢房似的模样，僧人抗议道："我岂能受需求的驱使，在社会的'赫林巴里监狱'里终日敲石块，累倒毙命？决不能！我深知我比需求高贵得多。曼彻斯特为我送

来服装？有什么必要！我扔下衣服，前往丛林隐居。国内外的商船为我运来食品？没有必要！我在森林里吃水果、根茎。”

然而，即使躲进森林，当需求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们身后穷追不舍时，僧人那番狂妄的话不会给我们脸上增添丝毫光彩。

那么，人世间我们的解脱在哪儿呢？在爱之中！一旦我们省悟：需求并非社会的根基，爱才是它隐秘的至圣的乐园，我们就立刻冲破羁绊，兴奋地说：“哦，爱，你拯救了我！我别无所求。”因为爱是我的珍异，不会从外部驱策我，胁迫我。爱若是人类社会的本质，那一定也是我的本质。所以，通过爱，我一瞬间脱离需求的世界，进入自由的欢乐世界，仿佛突然从噩梦中醒来。

以上谈了解脱。再说什么？再说说受缚。

获得解脱的爱，急不可待地在自由的领域施展自己的威力。它的事情比以往徒增数倍。它成为世上“贫穷”的奴隶，成为“愚昧无能”的侍者。这就是解脱的结局。

获得解脱的人不再有任何托辞。他不会说：“我有办公室，我有顶头上司、外面有人催促我。”不管从哪儿传来呼唤，他都不提出不响应的理由。解脱的责任多么重大！别处哪有这种欢乐般的责任！

如果说人渴望解脱，那是说的假话。人渴望比解脱更多的东西，人渴望受缚。一旦受缚，束缚便无穷尽。他为了受缚而哭着说：“哦，至高的爱，你受制于我，我何时受制于你？何时有两种束缚的完满结合？在我孤独、狂妄、傲慢的地方，我是悲伤的失败者。哦，大神，在垂首的受缚中拯救

我吧！我仅仅是我，没有更高大的我。我只知道这种虚假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迷茫中徘徊。我的财富我的精神负担，压得我奄奄一息。从梦中苏醒我终于明白，你是至美的我，你的力量支托着我的自我，我于是顷刻间获得解脱。”

然而，获得的不光是解脱，随之而来的束缚。在至美的我的面前，摈弃自我的孤傲，这是无穷而完满的束缚的莫大欢乐。

译自《圣蒂尼克坦》

图　书　馆

谁如果锁住茫茫大海千百年的惊涛骇浪，使之像甜睡的婴儿一样悄无声息，那么，这静穆的海浪可谓图书馆最贴切的比喻。图书馆里，语言是静寂的，流水是凝滞的，人类不朽的性灵之光，被乌黑字母的链子捆绑，投入纸页的大牢。无法预料它们什么时候突然举行暴动，打破死寂，焚毁字母的栅栏，冲到外面。好似喜马拉雅山头上覆盖的冰川中拘禁着滔滔洪水，图书馆里也仿佛围堵着人心的江河。

人用电线禁锢电流，可有谁知道人把“声音”关在“静默”里！有谁知道人把歌曲、心中的希冀、清醒的灵魂的欢呼、神奇的天籁包在纸里！有谁知道人把“昔日”囚禁于“今日”！有谁知道人仅用一本本书在深不可测的岁月的海面上架起了一座壮丽的桥梁！

进入图书馆，我们伫立在千百条道路的交叉点上。有的路通往无边的海洋，有的路通往延绵的山脉，有的路向幽深的心底伸展。不管你朝哪个方向奔跑，都不会遇到障碍。在这小小的地方，软禁着人的自我解放。

如同海螺里听得见海啸，你在图书馆听见哪种心脏的跳动？这里，生者与死者同居一室；这里，辩护与反驳形影

不离，如孪生兄弟；这里，猜忌与坚信，探索与发现，身子挨着身子；这里，老寿星与短命人耐心而安宁地度日，谁也不歧视谁。

人的声音飞越河流、山峦、海洋，抵达图书馆。这声音是从亿万年的边缘传来的呵！来吧，这里演奏着光的生辰之歌。

最早发现天堂的伟人对聚集在四周的人说："你们全是天堂的儿子，你们身居仙境阆苑。"伟人洪亮的声音变成各种文字，袅袅飘过千年，在图书馆里回响。

我们在孟加拉的原野上难道没有什么需要表达的吗？我们不能为人类社会送去一则喜讯？在世界大合唱里，唯独孟加拉保持沉默？

我们脚边的沧海没有什么话对我们倾吐？我们的恒河不曾从喜马拉雅山携来盖拉莎的仙曲？我们头上没有无垠的蓝天？天幕上繁星书写的无穷岁月的灿烂文字被人抹掉了？

过去，现在，国内，国外，每天给我们送来人类各民族的许多信函。我们只能在两三份蹩脚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作为答复？其他国家在无限时空的背景上镌刻自己的名字，孟加拉人的姓名只配写在申请书的副本上？人的灵魂同可憎的命运展开搏斗，世界各地吹响的号角呼唤着战士；我们却成天为菜园里竹架上悬吊的葫芦打官司、上诉？

沉默了许多年之后，孟加拉大地的生命已经充实了。让它用自己的语言讲述抱负吧！融会了孟加拉人的心声，世界之歌将更加动听！

译自《缤纷》

人 生 旅 途

我在路边坐下来写作，一时想不起该写些什么。

树荫遮盖的路。路畔是我的小屋，窗户敞开着，第一束阳光跟随无忧树摇颤的绿影．走进来立在我面前，端详我片刻，扑进我怀里撒娇。随后溜到我的文稿上面，临别的时候，隐隐留下金色的吻痕。

黎明在我作品四周崭露。原野的鲜花，云霓的色彩，凉爽的晨风，残存的睡意，在我的书页里浑然交融。朝阳的爱抚在我手迹周遭青藤般地伸延。

我前面的行人川流不息。晨光为他们祝福，真诚地说：祝你们一路顺风。鸟儿在唱吉利的歌曲。道路两旁，希望似的花朵竞相怒放。启程时人人都说：请放心，没有什么可怕的。

浩茫的宇宙为旅行顺利而高歌。光芒四射的太阳乘车驶过无垠的晴空。整个世界仿佛欢呼着天帝的胜利出现了。黎明笑吟吟的，臂膀伸向苍穹，指着无穷的未来，为世界指路。黎明是世界的希冀、慰藉、白昼的礼赞，每日开启东方金碧的门户，为人间携来天国的福音，送来汲取的甘露；与此同时，仙境琪花的芳菲唤醒凡世的花香。黎明是人世旅程

的祝福，真心诚意的祝福。

人世行客的身影落在我的作品里。他们不带走什么。他们忘却哀乐，抛下每一瞬间的生活的负荷。他们的欢笑悲啼在我的文稿里萌发幼芽。他们忘记他们唱的歌谣，留下他们的爱情。

是的，他们别无所有，只有爱。他们爱脚下的路，爱脚踩过的地面，企望留下足印。他们离别洒下的泪水沃泽了立足之处。他们走过的路的两旁，盛开了新奇的鲜花。他们热爱同路的陌生人。爱是他们前进的动力，消除他们跋涉的疲累。人间美景和母亲的慈爱一样，伴随着他们，召唤他们走出心境的黯淡，从后面簇拥着他们前行。

爱情若被锁缚，世人的旅程即刻中止。爱情若葬人坟墓，旅人就是倒在坟上的墓碑。就像船的特点是被驾驭着航行，爱情不允许被幽禁，只允许被推着向前。爱情的纽带的力量，足以粉碎一切羁绊。崇高爱情的影响下，渺小爱情的绳索断裂；世界得以运动，否则会被本身的重量压瘫。

当旅人行进时，我倚窗望见他们开怀大笑，听见他们伤心哭泣。让人落泪的爱情，也能抹去人眼里的泪水，催发笑颜的光华。欢笑，泪水，阳光，雨露，使我四周“美”的茂林百花吐艳。

爱情不让人常年垂泪。因一个人的离别而使你潸然泪下的爱情，把五个人引到你身边。爱情说：细心察看吧，他们绝不比那离去的人逊色。可是你泪眼濛濛，看不见谁，因而也不能爱。你甚至万念俱灭，无心做事。你向后转身木然地坐着，无意继续人生的旅程。然而爱情最终获胜，牵引你上路，你不可能永远把脸俯贴在死亡上面。

拂晓，满心喜悦动的旅人，前往远方，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沿途没有他们的爱，他们走不完漫长的路。因为他们爱路，迈出的每一步都感到快慰，不停地向前；也因为他们爱路，他们舍不得走，脚抬不起来，走一步便产生错觉：已经获得的大概今后再也得不到了。然而朝前走又忘掉这些，走一步消除一分忧愁。开初他们啜泣是由于惶恐，除此另无缘由。

你看，母亲怀里抱着婴儿走在人世的路上。是谁把母子联结在一起？是谁通过孩子引导着母亲？是谁把婴儿放在母亲怀里，道路便像卧房一样温馨？是爱恋母亲脚下的蒺藜为花朵！可是母亲为什么误解？为什么觉得孩子意味着她“无限”的终结呢？

漫长的路上，凡世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娱乐。一个孩子拉着母亲的手，进入孩子的王国——那里储藏着取之不竭的安慰。因着一张张细嫩的脸蛋，那里像天国乐园一般。他们快活地争抢天上的月亮，处处荡漾着欢声笑语的波澜。但是，你听，路的另一侧，可爱无助的孩子在啼哭！疾病侵入他们的皮肤，损坏花瓣似的柔软肢体。他们纤嫩的喉咙发不出声音；他们想哭，哭声消逝在喉咙里。野蛮的成年人用各种办法虐待他们。

我们生来都是旅人；假如万能的天帝强迫我们在无尽头的路上跋涉，假如严酷的厄运攥着我们的头发向前拖，作为弱者，我们有什么法子？启程的时刻，我们听不到威胁的雷鸣，只听见黎明的诺言。不顾途中的危险、艰苦，我们怀着爱心前进。虽然有时忍受不了，但有爱从四面八方伸过手来。让我们学会响应不倦的爱情的召唤，不陷入迷惘，不让

惨烈的压迫用锁链将我们束缚！

我坐在络绎不绝的旅人的哀泣和欢声的旁边，注望着，深思着。我对他们说："祝你们一路平安，我把我的爱作为川资赠给你们。因为行路不为别的，是出于爱的需要。愿大家彼此奉献真爱，旅人们在旅途互相帮助。"

译自《缤纷》

净　修　林

印度文明发源于丛林，而不是在都市，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印度文明最初惊人地发展的地域，人口不多，林木、河流、湖泊获得足够的机会与人相处。那儿，有人，有空阔，唯独没有人群拥挤。但空阔不曾迟钝印度的心，反而辉煌了它思想。

为环境逼迫，藏身于深山老林中的人，生活习性接近于野人，或猛虎般的凶残，或麋鹿似的温驯。然而印度古代丛林的僻静，非但不曾麻木人们的灵性，反而增加其活力。从森林栖居中流出的文明之河，滋润整个印度，至今汩汩流淌。印度从林中居住者的修行中赢得的力量，不是在繁杂需求的竞争中苏醒，也不是由外部冲突锻铸的；从根本上说，它不是外向性的。它通过冥思默想进入世界深处，建立灵魂与景物的联系。印度不是在物质财富上展示文明，印度文明的舵手是隐士，是衣不蔽体的苦修者。

海滨把经商的富裕给予它养育的民族。吮吸沙漠干瘪的乳房、忍饥挨饿的游牧民族，成为所向披靡的征服者。特殊的境遇中，人的力量开辟特殊的道路。

北印度平坦的林地，为印度送来特殊的机遇，鼓励印度

的智慧去开掘人世最深的奥秘之光。所有的人，应当承认它从沿海岛屿采撷精华的必要性。日日夜夜，每一个季节，自然的生命的作用，在农作物和林木身上显露。生命的游戏，在繁富奇妙的姿态、声籁、具象中，以常新的面目出现。置身其间，神思注入冥想的人清晰地感受到周遭一种欢乐的奥秘，脱口说道："一切在源自元初生命的生命中颤动。"他们素不蜗居在用砖石、木头和钢铁建造的坚固的城堡里。在他们的栖息地，他们的生活与寥廓的宇宙息息相关。丛林给予他们凉荫、花果、苇草和点燃祭火的柴薪，他们每日的劳作、需要和闲憩，无不与丛林保持着互相交流的关系。通过这个途径，他们学会了在生活上与幽静的环境打成一片。他们不认为环境是空虚的、沉闷的、隔绝的。他们从自然手中接受的阳光、空气、食物、水等赠品，不是土壤的，不是树木的，也不是茫茫宇宙的。他们从切身体验中明了，那些赠品的源头在鲜活的无穷欢乐之中。

由此可以得知，森林是怎样在自己娴静的绿荫和深邃的胸中滋养印度之心的。森林曾以奶娘的身份，照看印度古时候两个漫长的时代——吠陀时代和佛教时代。不只是吠陀隐士，佛陀释迦牟尼也曾在芒果林和竹林里讲经布道，王宫里没有他的立足之地，森林爱怜地把他搂在怀里。

时过境迁，印度的藩邦相继建立城镇，与外国开展商品贸易。贪图粮食的农田将浓荫蔽日的密林一步步往远处推去。然而，声名远扬、富裕昌盛、朝气蓬勃的印度，对欠森林的债从不感到惭愧，授与修行的荣誉一直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君主将古代森林里的修道士视为先辈，以此感到光荣。印度的神话故事中，大凡神圣的、精彩的、令人叹为观止

的，皆浸透对古代净修林的追忆；它不希冀读者铭记显赫一时的君王开创的帝国，而在绵绵不绝的变迁中，把森林的整体当作生命的整体载负至今。在人类历史上，这可谓印度的一大特点。

毗格罗摩迪达在位时，优禅尼是京都，迦梨陀娑是宫廷诗人。那时净修林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印度人站在汇集的人群中，中国人、匈奴人、哌哒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聚集在我们四周。国王一方面扶犁耕作，一方面向来自异域的求知者传授梵语知识，这样动人的场面以后再没有看到。但只要阅读一下在那富足的值得骄傲的时代名垂千古的诗人迦梨陀娑关于净修林的描述，就立刻明白，远远地退出我们视野的净修林，仍矗立在我们的心田上。诗人描绘的净修林的美景，表明他是印度无与伦比的诗圣，谁能像他那样生动地昭示净修林里苦修蕴含的完整的精神愉悦！

叙事诗《罗怙世系》[1] 的帷幕拉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幽美圣洁的场景——苦修者在林地外采够了水果、苇草，返回净修林，无形的祭火仿佛在恭候他们。梅花鹿好像仙人的孩子，吃饱饮足，懒洋洋地躺在门口。隐士的女儿在树四周挖了土洼儿，灌满水离去，盼望鸟儿毫不胆怯地飞来饮水。日头西斜了，院落里堆满稻谷，梅花鹿惬意地躺着反刍。欢迎客人的一缕缕芳香的青烟袅袅飘荡，净化着走近道院的凡身肉胎。这幕场景的寓意是人与树木、藤蔓、禽兽完美的和睦相处。

诗人巴那维笃在梵语叙事诗《迦昙摩婆哩》里这样描写

---

① 《罗怙世系》、《沙恭达罗》均为迦梨陀娑的作品。

净修林：柔藤翠蔓在风中翩翩施礼，芳树一面撒花瓣一面祈祷。场院里晒着金灿灿的稻谷，采集的珍奇果品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味。小婆罗门朗朗的颂经声在林地回荡。饶舌的鹦鹉在学说听惯了的对来宾的欢迎词，雏鸡享用祭祀用过的食物。水泽边摇摇摆摆走过来几只雏鹅，啄食喷香的稻谷，梅花鹿舔着道童的脚跟。剧本通过净修林传达消除人与动物、植物之间隔绝的题旨。印度这种古朴的憧憬跨越数千年，至今令人神往。

名剧《沙恭达罗》中的净修林鄙夷骄奢淫逸、残酷无情的王宫。有情感和无情感之物的亲谊的温馨，是贯穿全剧的基调。

剧中的两座净修林，一座在地上，一座在天上，使沙恭达罗的悲欢在广阔的背景下趋于圆满。地上的净修林中，芒果花香和新绽的素馨花的清芬团聚的吉日，隐士的情窦初开的女儿欣喜不已。她们用饭团饲喂失去母亲的幼鹿，苇根扎伤它的嘴，疼得张不开，她们为它抹植物油，精心照料。这座净修林赋予国王豆扇陀和沙恭达罗的爱情以质朴、坚贞的美质，将其融入世界的合唱。

尊者摩哩折和妻子阿地提[①] 在暮云般的北极山苦修，葛藤如网、树林里筑有无数鸟巢的北极山，像危坐蒲团上的大神湿婆，面对太阳，沉入默想。顽皮的仙童把啜奶的幼狮拽来，一同玩耍。幼狮哀叫着离开母怀的情景，令阿地提一阵心酸。天上的净修林为受辱的沙恭达罗的离愁别恨抹上幽

---

① 摩哩折和阿地提是因陀罗的父母。沙恭达罗被失去记忆的国王豆扇陀遗弃后，曾住在他们的净修林里。

远的恬静的色彩。

显然，第一座净修林是人间的，第二座则是仙境的。第一座平平常常，第二座至圣至洁。第一座以第二座为目标，不断地净化、完善，向第二座转变。两者的关系颇似湿婆和妻子萨迪。萨迪普通而真实，湿婆却至高无上。经过苦修消除世俗的情欲，萨迪与湿婆结为伉俪。沙恭达罗的生活中，通过苦修完善自身，最终到达高洁的境界。历尽苦难，凡世终于贴近了天堂。

在玛纳斯湖的净修林里，人并未脱离现实单独生存。坚战[①]前往天堂，爱犬还跟在他身后哩。印度古典叙事诗中，人与自然一起登天，脱离自然不会变得高洁。摩哩折的净修林里，人是苦行者，北极山峰也是苦行者；雄狮弃绝凶残的本性，林木主动填补徒弟的空缺。人不是残缺的，人在万象之中是完整的。

印度的这一特点，在修行和复杂的心理活动方面也得到反映。人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即独居和合群中，通过自我享受或广泛交际，感受自身的高贵。不言而喻，印度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视人和自然的汇合之处为圣地。

喜马拉雅山以及南、北印度的分界线——温德亚山脉是圣山，以乳汁哺育城镇村落的河流是圣河。恒河与朱木那河的交汇处是神圣的，恒河的入海口也是神圣的。

在自然的怀抱里，人借助阳光看清景物，借助太阳能量维持体内生命的搏动，用水沐浴，消受食品得以生存；从云雾缭绕的奥秘的宫阙的重门，走出众多的使者，以乐音、香

---

① 坚战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般度国的太子。

气、色泽、情味使人的知觉永远清醒。印度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把自己的虔诚播布万方。

印度膜拜、恭迎大千世界，不以享受将它毁损，不以冷漠拒之于劳作的领域之外。印度的圣地宣告：凭藉与自然的神圣纽带，印度看到了自己是广袤的真实。

译自《圣蒂尼克坦》

出　访

古时候人住在原始森林里，马也是森林里的动物。人跑得慢，马快如奔云。马奔跑的姿势多么潇洒，马的自由何其广远！人瞪视着飞驶的马，满腹妒忌，暗想："我如有疾似闪电的四条腿，那么，遥远不成其为遥远，转眼间，地平线踩在我的脚下。"

奔驰的欢悦在马身上富于节奏地翩舞，令人艳羡不已。

然而，人不曾满足于艳羡，人坐在树底下思忖："我做什么可以获得马的四条腿呢?"除了人，别的动物决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念头。"我是两条腿的动物，另外两条腿是觅不到的，我永远一步一步缓慢地走路，而马撒开四蹄，嘚嘚飞奔，上苍的法则不可悖违。"人不安分的心里想着严酷的现实，但不准备无所作为地接受。

有一天，人挖了陷阱，逮住了马，抓住鬃毛，跃上马背，把身躯与马的四条腿连在一起。他花费很长时间，制服了马的四条腿。他多少次摔下来，多少次被马尥蹶子踢伤，但他毫不气馁。他发誓夺取马的速度。最后，他胜利了，行走缓慢的人，擒获了"奔驰"，并加以利用。

人在陆地上步行，冷丁看见面前是一片汪洋，无法继续

前行。浩淼蔚蓝的大海，深不可测，望不到边，连天波涛凶狠地威胁陆地上的人："再往前一步，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这儿不是你随心所欲的地方。"

人坐在沙滩上，打量着无涯的阻难，惊涛骇浪狞笑着狂舞，和陆地的泥土一样，无从锁缚。极目远望，万顷波涛犹如千百万放学的小学生，在叫嚷，在蹦跳，他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气得把陆地当作足球往空中踢去。人见此情景，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海浪的豪壮在人的血管里鼓掌，人佩服大海征服万方的气势，渴望像海浪那样攫取地平线，将势不可挡的海水的无穷自由占为己有。

但是，如何兑现这近乎荒诞的愿望呢？海岸线是人的权力的极限，人的意愿在这儿打上封条，然而，就在意愿被扼杀的所在，人的热血沸腾起来，拒绝承认眼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

人抓住大海这匹喷着白沫的野马的鬃毛，翻身上马。大海暴怒地撅拱，收缩脊背，人一次次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最后，人终于与桀骜不驯的大海连结在一起，从彼岸到此岸，整个大海在人的脚下垂首臣服。

今天，我乘海轮品尝到了人与海维系在一起的滋味。人是很小的生灵，可是我默立在船头，与远处、远处的远处的一切，密切关联着。我伫立在船上，却占有杳无踪影的远方。昔日是障碍的海浪驮着我前进。整个海归我所有，是我浩莽的躯体，是我展开的翅膀。我们必须变天堑为通途和自由的桥乘，这是天帝的旨意。遵奉天帝的旨意，在地球上就通行无阻；对违抗天帝旨意的人来说，地球是一座监狱。他们所在的村庄围困着他们，房屋束缚着他们，一迈步，脚镣

哗啷啷响。

我轻松地行进着，身体经受不住剧烈颠簸的担忧烟消云散。我感受到的颠簸不是打击，而是关切。大海怀抱着我前行，就像父亲抱着病儿那样小心翼翼。这次海上旅行，不是受罪，而是愉快的享受。

这正是我出访所期待的。多年来,远航的热望一直在心底蠢动。每天独坐在学校二楼的游廊里,仰望楼前娑罗树上的天穹,天穹指着远方对我作出某种暗示。天穹默不作声,但异域他国生疏的山川、林莽的呼唤,在延展的地平线上升起,丰润高天的青碧。无语的天穹为我携来远方的欢歌笑语,鼓励我:动身吧,这不是满足需要的旅行,而是欢乐的旅行。

生命渴求运动，这是它的特性。停滞，它便随人死亡。生命以各种需求和游戏为由不间歇地运动。你们秋天见过帕德玛河畔的鸿雁吧，它们为什么舍弃喜马拉雅山的千峰万峦环围的幽静湖边的巢，昼夜飞翔，降落在温暖的帕德玛河的沙洲上呢？冬天，白雪皑皑、寒气逼人的喜马拉雅山驱赶它们，它们只得另筑新巢。这时，对鸿雁来说，南下的旅程是一种需要。此外，比需要更重要的是，它们飞过高山，越过大江，心儿处于迁流的激动之中。经常换巢的呼吁，振奋它们的生活，它们从中赢得认识自己的机会。

换巢的呼吁也传到了我的心里。我觉得应当走出惯常的氛围，朝前走，朝前走，像涧溪淙淙流淌，像海涛喧豗奔腾，像晨鸟奋翼高翔，像旭日穿雾经天。为着这个缘故，世界这般广阔，天地如此奇丽，蓝天渺无边际。宇宙间原子、分子在旋舞，不可胜数的星球罩着光环，像游牧的贝都因人，在太空遨游。

永世在一处营巢，不符合宇宙的法则。死亡的召唤是不足惧的，那不过是换巢的召唤。死亡不允许生命囿居在万古不变的城堡里，死亡之所以称为死亡，就在于它推动生命在生命之路上前进。

此刻我在海上航行，如同神话中的王子为寻找心爱的公主有一天突然离开王宫，漂洋过海。倦眠的公主尚未苏醒，弄醒她需要一根点金棒，她因袭古旧的方式幽居一地，枯燥单调地消磨时日，终日昏昏沉沉，斜卧雅致的绣榻上，不晓得世界的广大。

我们也需要醒悟，也需要漂洋过海找到点金棒，以新的叩击，开启我们耳目、心灵关闭的门扉；撕碎“陈腐”的帷幕，展示新颖。

世界何等宏大，何等寥廓，何等壮丽！洋溢着阳光、生命、热情。人围绕地球，审视着，思考着，创造着。人的活力、思想和想象的乐园绝不会凋敝。覆盖地球的人的精神境界有奇妙无尽的富丽，因而地球是完满的，我们心里才听见巡视地球整体的召唤。

人没有足够的精力和年寿去细细看完世上的奇迹。然而走出去面对世界,必有收获。尽管作为“一体”,世界无处不在,但克服旧习,消除疲累,目光炯炯地踏上征途,才能突破视野的狭隘,沉迷的心灵才会幡然苏醒,感受到宇宙精灵的摩挲。

人要是麻木、消沉，必然丢失手边的东西、近处的财富，就得历尽艰辛到远处寻找，找到了再不肯松手。我们一切旅程内含的真正目的，就是每走一步都高声宣告：客观实体不会泯灭；它以心灵的爱抚化旧为新，阔步向前。

译自《路上的收获》

前往喜马拉雅山

削发、左肩挂圣线的宗教仪式即将举行，我急得整天抓耳挠腮，愁眉苦脸。挂着那玩艺儿怎么去上学？洋人的孩子对印度的牛抱有浓厚的兴趣，但绝不会看得起我这个年幼的婆罗门[①]！即便不朝我的光头投掷什么破烂取乐，奚落嘲笑是免不了的哩。

正当我心事重重的时候，我被叫上三楼。父亲问我，我想不想跟他去喜马拉雅山。我若石破天惊地大叫一声“想”，这是道出我真实心情的回答。我就读的孟加拉学院附小，岂可与神奇的喜马拉雅山同日而语！

前往喜马拉雅山之前，我们先得在波罗普尔住几天。

不久前，二哥萨登特罗那德曾和父母游览波罗普尔。我听他讲的旅行故事，十九世纪高棚名门的见过世面的少爷决不会相信。我那时尚未学会准确判断哪儿是可能与不可能的界线，卡里达斯[②]、伽斯罗摩达希[③] 对我不肯鼎力相助，彩色连环画和小人书也不提醒我注意分辨真假。我是上了当，

---

① 泰戈尔家族的种性是婆罗门。
② 卡里达斯（1385～?）曾用孟加拉语改写梵文史诗《罗摩衍那》。
③ 伽斯罗摩达希于18世纪用孟加拉语翻译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

摔了跤，才晓得人世间凡事都有铁的规律。

二哥煞有介事地对我介绍，没有特别的能耐，上火车非常危险，脚一滑就完了。火车启动时，必须使出吃奶的力气坐稳，不然让人一推，便没有影儿了。我走进车站，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等我毫不费劲地上了火车，还猜想真正的"上火车"在后面哩。

火车轻快地启动了，我仍未发现任何危险的征兆，感到十分扫兴。

火车向前飞奔；列车两侧，一排排绿树镶嵌的广阔原野，葱郁树木掩映的一座座村落，画一般迅速往后滑动，仿佛蜃景里的湍流。日暮时分，我们准点抵达波罗普尔。上了轿，我立即闭上眼睛，我宁愿波罗普尔的一切奇迹明天闪现在我清醒的眼前，提前在苍茫暮色中窥见奇迹的影子，明天的乐趣将是不完整的了。

翌日清晨，我怀着怦怦跳动的心走到外面。先于我游览此地的二哥告诉我，波罗普尔与世界其他地方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当地的卧房与院里厨房之间的甬道上，尽管没有布篷什么的，走在甬道上，却完全感受不到阳光的照耀和清风的吹拂。我到处寻找这种甬道，读者听了大概不会觉得奇怪，我至今尚未找到。

我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从未见到稻田。书中读到放牛娃的故事，就在想象的画布上，一丝不苟地勾画放牛娃的容貌。我从二哥口中得知，波罗普尔遍野是金黄的稻谷。和牧童做游戏，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主要的游戏，是从稻田运来雪白的大米，煮成香喷喷的米饭，和牧童一起享用。

我急切地举目四望，唉，沙漠边缘地区哪有什么稻田！

牧童可能在荒原的什么地方放牧，但一时无法和他们结识。

未遇见牧童的懊丧，转眼间云消雾散了。我观赏的景物，对我来说，已经够多了。这儿仆人不来管束我。职司方向的女神，用地平线在遥远的地方画了个大圆圈，我在圆圈里行动自由，不受干扰。

我当时还小，可父亲并不阻拦我外出游玩。旷野表层的土壤让雨水冲走，裸露出绛红的鹅卵石，形状奇异的小石堆，洞穴，一条条细流，颇似小人国的地貌，当地人称起伏的沙丘为“库亚伊”。我用衣摆兜着捡到的五颜六色的石子，欢天喜地地回到父亲身边。他没有现出不悦的神色，也不说我耐心地捡石子是可笑的举动。相反，他惊喜地赞叹：“啊，这些石子真好看，哪儿捡到的?”我洋洋得意：“还有好多好多，成千上万颗呢，我每天去捡。”“很好，很好，用石子装饰那座土山吧。”他为我出主意。

当地人挖池塘，因下面土质坚硬而作罢。挖出的泥土堆在南边，形成土山似的高台。父亲拂晓上高台坐在蒲团上祈祷。旭日在他前面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他鼓动我用石子装饰的就是这个高台。离开波罗普尔回家的时候，我未能带回我捡的一堆堆石子，心里很难过。我还不懂得运石子不容易，运费惊人。其实，并不非要与攒积的东西保持关系不可。然而，心理上至今不愿接受那种事实。那天，天帝倘若大发慈悲，满足我的心愿，说：“你可以一辈子捧着那些石子。”此刻谈及此事，我恐怕笑不出声来了。

沙丘地里有一个蓄满雨水的深潭，碧澄的水漫过潭口，汩汩流向沙地，几条小鱼神气活现地逆水游泳。我异常兴奋地向父亲报告：“我发现了一股十分美丽的泉水，弄几罐来，

可以喝，也可以冲澡。”

“太妙了！”父亲快活地附和，旋即派人去汲水，以此作为发现者的奖赏。

我常去勘探那片沙丘地，寻觅前人未发现的“矿藏”，我是面积不大、鲜为人知的这个小王国的李文斯顿[1]。这是用倒置的望远镜观察到的国度：沙丘低矮，涧水细瘦，孤零零几株矮小的野黑浆果树和野枣树，几条游鱼约一寸长。不消说，发现者也很小。

大概是为了培养我的责任心和谨慎办事的习惯，父亲给我几块钱，要我学算账。并把他那只昂贵的金表让我上弦，全然不管可能蒙受损失。

早晨，他带我出去散步，遇见化缘的僧人，吩咐我布施。最后结算，账目怎么也对不上，剩余的钱比账面上的数字多出许多。父亲跟我开玩笑：“看来我应该聘你当我的账房先生，钱在你手里会膨胀哩。”

我及时而认真地为他的表上弦，由于认真得过了头，金表不久不得不寄回加尔各答修理。

父亲有一本梵语《摩诃婆罗多》，他喜欢的章节全划上记号。他叫我抄录那些章节及孟加拉语译文。我在家里是个无足轻重的男孩，此时受此重任，自然感到不胜荣幸。

送别了一本破旧的蓝色练习本，我搞到一本精美的日记本。从此，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利用日记本及其考究的封面维护诗歌创作的光荣上面。写诗的同时，努力在想象的面前，树立自己的诗人形象。在波罗普尔逗留期间，我爱坐在花园

---

① 李文斯顿（1813～1871）是苏格兰的传教士和探险家。

旁边一株幼小的椰子树下，伸直腿，在纸上写满诗句。然而，充沛的激情未能使那些诗作免遭失传的下场，它们最合适的载体——封面考究的日记本，步它兄长（蓝色练习本）的后尘，也杳无踪影了。

离开了波罗普尔，我们先后在萨哈卜甘杰、达那普尔、阿拉哈巴德、坎普尔等地小住，尔后到达旁遮普省首府阿姆利则。

在我的心目中，阿姆利则的金庙和天宫一样。好几天早晨，我跟随父亲前去瞻仰湖中央锡克教的庙宇。那里经常举行宗教活动。我父亲坐在锡克教徒中间，突然声调悠扬地与他们一道赞颂神明。他们听见一个异乡人竟能唱他们的颂神曲，惊异之余，极为热情地对他表示欢迎。他归来时总带着他们馈赠的冰糖和甜食。

我们在阿姆利则住了将近一个月，四月下旬，向达拉霍希进发。喜马拉雅山的召唤，已使我心神不定，在阿姆利则再也待不下去了。

我们乘坐滑竿上山，一路望见山谷里一片片早熟的春季作物，像蔓延的绚丽的火焰。我们早晨吃了牛奶、面饼起程，傍晚在一座客店里投宿。我怕漏看了什么，一整天眼睛睁得大大的。山路转弯处、沟壑里，挺拔的树木枝茂叶繁，浓荫匝地。山岗像千年修行的隐士，几泓涧水似他的女儿在他怀里撒娇，随后淙淙奔出冷寂的暗洞，穿过树荫，滑下苔藓斑斑的褐黑的岩石。脚夫在阴凉处放下滑竿，稍事休息。我在心里贪婪地说："为什么离开景色幽美的山区呢？在这儿定居多么快活啊。"

到了帕格罗塔亚，我们住在最高的山峰上。虽说已是五

月，天气仍然寒冷，阳光照不到的阴坡，冰雪尚未融化。住所下面的山坳里生长着一大片雪松。我常常拄着铁尖顶手杖，在树林里玩耍。巍然矗立的雪松像巨大的魔鬼，拖着长长的身影。他们都几百岁了，那天一个渺小的男孩坦然地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他们对他没说一句话！进入树荫产生的特殊感觉，很像触到阴冷滑腻的蛇皮。树底下枯叶上糅杂的光影，有如原古巨蟒的奇特花纹。

靠外一间屋是我的卧室。夜里躺在床上，透过玻璃窗遥望，朦胧的星光下，山顶的积雪闪着黯淡的光泽。记不清多少天夜里，我睡眼惺忪地看见父亲身穿赭色道袍，端着蜡烛台，轻手轻脚走到外面镶玻璃的游廊里，坐下做宵祷。

凝望着红日喷薄升起，晨祷完毕，父亲喝一碗牛奶，命我肃立身侧，又诵念《奥义书》[1] 中的经文，做一次祈祷。

之后，他带我出去散步。他走得很快，别说我，连成年仆人也跟不上他。途中，我只得走羊肠小道，抄近路赶回住所。

父亲回来后，我照例学一小时英语。十点左右，用冰冷的雪水洗澡，一回也不许少。仆人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往雪水里羼一瓢热水。为了壮我的胆，他讲述年轻时如何在不堪忍受的冷水里洗澡的情景。

喝牛奶对我来说是一桩苦差事。我父亲能一连喝几碗牛奶，我不敢肯定能否继承他喝牛奶的本领。我必须跟他一起喝。无奈，只得求仆人做手脚，不知他们可怜我还是关心他们自己，往我碗里倒的奶沫往往比奶多。

---

① 婆罗门教的古老哲学经典之一。

用完午餐，父亲再次授课。但我已经支撑不住了，清晨丧失的睡眠开始报复过早的起床，我一面听课一面打瞌睡。看我实在不行了，父亲宣布下课。可一刹间我的困意冰消雪化了，精神抖擞地出了大门，朝众山之王——喜马拉雅山奔去。

译自《人生回忆》

萨罗希尼号船遇险

一

孟历2月11日，星期五。公历1884年5月23日。今日的吉祥时辰，萨罗希尼号船两侧系两只救生艇，启航前往巴里沙尔县作业地点。乘客的人数出人意料地增加了。原本只有我们三位成年男子。早晨起床整理行装，正打算神色黯然地向爱说爱笑的嫂子辞行，忽然听说她带着孩子要和我们同行。不知她听谁说，有人嘴上讲走水路去巴里沙尔，其实目的地并非巴里沙尔。她怀疑我们也在弄虚作假，目不转睛地看着纤纤细指考虑了半天，八点左右，悉数收回凝聚在手指甲上的猜测、判断，跟我们上了车。

早晨加尔各答的街道并不迷人，尤其是吉得普尔街。第一抹阳光落在马厩和挂着吊灯的穆斯林商店的屋脊上。朝阳的照耀下，煤气灯柱闪闪发亮，令人目眩。它们通宵扮演星象的角色，仍不满足，对着遥远的太阳呲牙裂嘴，期望赢得更加辉煌的荣誉。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了过来，乘客寥寥无几。市政委员

会的旧卡车装满垃圾，有气无力地在街上爬行。人行道旁边，停着一排等候乘客的空马车。抓住这个空闲，骷髅般的瘦马漫不经心地嚼着干草。它们那种漠然的神态使人感到，它们沉思良久，把眼前的干草和人世作了反复比较，看出在本质和情趣上两者没有任何区别。

右边穆斯林的肉铺里，用绳子挂着一块块羊肉，羊肉串在炭火上翻来覆去地烤着。一位红脸膛秃顶大胡子师傅，身材高大，手掌肥厚，用铁铲贴取着烧饼。羊肉店旁边是做玻璃器皿的作坊，一大早生了熊熊炉火。开了门的店铺前，有人在洗脸，有人在扫地，有个胡子染红的人，戴着眼镜，诵读波斯典籍。前面不远是一座清真寺，一个瞎眼乞丐站在石阶上伸手求乞。

我们一行人驱车到了煤炭码头。只见泊着的几只运煤船，大小如魔鬼穿的翘头鞋，仿佛有灵性，盼望着巨足伸进去，便扬帆起航。那副样子，好像一起航就万事大吉了。你看它们随着起伏的波涛一会儿升高，引颈朝岸边张望，看看主人来了没有，一会儿又丧气地下垂。一会儿拼命挣扎着冲向河心，一会儿若有所思克制地返回岸边。

我们下了汽车，脚一触地，一群船夫朝我们扑了过来。这个说“上我的船”，那个嚷“乘我的船”，我们躯体的小舟在船夫的波涛中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时面在中间旋转。我们随波逐浪地漂了一阵，最后不知前世做哪桩善事积的德，送我们登上一条木船。

木船升帆离开码头。正值涨潮时分，风急浪大，恒河里一只只小船升起的白帆涨满了风，神气活现地疾驶，一副忘乎所以的样子。一艘轮船两侧拖着两只救生艇，铁鼻子直冲

天空，嘭嘭嘭喷着黑烟，对周围的帆船不屑一顾，径直朝我们奔来，定睛一看，正是我们要乘的萨罗希尼号，禁不住大叫起来："停下！停下！"船夫说："放心，先生，我驾船追上轮船许多次了。"不消说，这一次也追上了。

从轮船上放下了软梯。孩子们先爬了上去。待我嫂子那莲花般的纤足踏上甲板，我们才蜜蜂似地次第登船。

二

尽管逆水、逆风，如同长鼻冲天吼叫的象王，轮船依仗四十匹马力，快速奔驰。六位乘客，加上年老的船主，我们一共七个人，搬来椅子，坐在船舱前空旷的甲板上。头上是遮阳凉棚。江风迎面扑来，嗖嗖掠过耳畔。衣服里钻进风，臌起来，衣角豁哒豁哒地响。江风不住地鼓动嫂子梳理整齐的长发不服管束。传说发丝是蛇的同类，怪不得在揭竿反叛，抵御辫子的压制，在尊贵的嫂子的鼻孔、口腔里寻觅通道。有几绺陡然跃起，在她头上跳舞，庆祝蛇族的节日。唯有蟒蛇似的辫子，五花大绑，遍体刺人矛戟，在后脑勺一圈圈盘成发髻。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长兄脑袋歪靠着肩膀沉入了睡乡。嫂子也忘了乱发的骚扰，合上眼皮。

轮船破浪前进。四周翻腾的江涛，像水蛇伸吐洁白的信子，争先恐后地想跳上甲板咬人。它们昂首嗥叫着，招呼后面的伙伴；放肆地涌涨着，头上闪耀的光斑似透射凶光的瞳仁，狠狠地抓住船帮，窥探舱内有什么货物；一瞬间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摇晃一上轮船，哗地一声，溜之大吉。

一家公司的游艇扬帆行进，洋洋得意地欣赏自己轻捷优

美的姿态，对桅杆耸立的木船的庄重气派嗤之以鼻，也不理会轮船雄浑的鸣笛；摇摆着白帆，嬉笑着在巨轮前面急速驶去，巨轮倒不觉得受到了嘲弄。货船恰恰相反，动作缓慢，挪一步似乎要三小时，笨拙极了；自己懒得动弹，却非要轮船让路，到谁的身边，谁都忍受不了它的蛮横。

不久，听说船上没有船长，启航前一天夜里，他躲起来了。嫂子一听睡意全消，认为既然没有船长，抛锚才是上策。可是哥哥安慰她说大可不必，船长手下的人驾驶技术绝不比他差。船主赞同他的观点。其他人不表态，可心里惴惴不安。我见轮船确实照样行驶，机器的轰鸣弥补了船长的空缺，于是也一言不发。

过了一会儿，轮船咕嘎咕嘎的心跳声骤然停止，轮机不再运转，与此同时响起一片惊叫声：抛锚，快抛锚！“哧嗵”，铁锚掷入水底。

原来，柴油机一个部件烧坏了，修好了才能继续航行。修理从十点半开始，下午一点半之前，没有修好的可能。

我坐在船上，了望恒河两岸的美丽景色。从桑迪普尔南侧开始，恒河畔的景致别具一格。绿树，农舍，赏心悦目，错杂地向远方伸展，哪儿也没有空隙。有的地段，芳草萋萋的沙洲伸入恒河的怀抱。有的地段，稠密的枝条、葛藤缠绕着垂向水面，与水中的影子一起晃动。一道道光柱耀眼地穿透树影，碧绿细嫩的新叶颤颤地闪着光泽。树干上系着的一只小船，枕着潺潺水声，舒服地轻晃着打瞌睡。忽隐忽现的一条土路，钻出参天大树的浓荫，一下子蹿到了水边。村姑们腰里夹着陶罐，沿着土路走来汲水。浊黄的浅水里，孩子

们在游泳，互相泼水嬉闹。

破败古老的河埠也别饶情趣。埠头是人建的，这似乎已被忘却，它和树木一样成了河岸的一部分。它的一条大裂缝里，倔强地挺起一株菩提树；台阶砖缝里长出了野草；多年雨水浇淋，台阶上布满苍苔，色泽与两旁郁郁葱葱的林木非常和谐。人的创造完成之后，由自然亲手修润，挥动画笔，随心所欲地抹颜色；毁掉砖石严肃、自豪、洁净的整齐，以苍老落寞的幽美加以填补。村里那些来洗澡、汲水的孩子，都和它有一定的关系——有的是它的孙子、孙女，有的是外甥、外甥女。他们的爷爷、奶奶像他们这么小的时候，坐在台阶上做过游戏，雨天脚一滑摔过跤。双目失明、唱地方戏曲闻名的民间艺人斯里尼巴斯，坐在台阶上，弹着琴忧伤地唱道："岁月流逝……"一群村民入神地簇拥着他。如今，他被人遗忘了。

恒河畔破旧的庙宇仍富于神韵，庙里已没有偶像，但庙宇像披头散发、寿与天齐的修道士，法力无边，令人肃然起敬。

沿河滩的渔村里，泊着一排排渔船。有的船拖到了岸上，船底朝天，正在修理，船架看得清清楚楚。一间间茅屋鳞次栉比，有的围着树篱。几头黄牛悠闲地在吃草，一只瘦骨嶙峋的狗，流浪汉似地在河边徘徊。一个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嘴里含着手指，站在茄子地头怔怔地望着我们的轮船。几个稍大的男孩用网在水边捉虾，水上漂着一只铝锅。

河边一棵榕树网似的虬根下的泥土被河水冲走，树根中间形成一个大窟窿，成了全部家当仅是两只锅和一条褡裢的行乞老妪的栖身之所。沙洲覆盖着大片芦苇，秋天芦花开

放，花海里翻卷起嬉笑的白浪。不知为何，连恒何畔的砖窑，看上去也顺眼。砖窑四周没有树木，泥土挖得坑坑洼洼的，散落着不少烧过头的废砖。砖窑甘于寂寞地立在坎坷不平和贫瘠之间。

树丛中的湿婆神庙历历在目，里面正传出庄严的鼓乐。庙门正对着河埠，旁边是渡口，阶级是绑在一起的棕榈树。南面是制陶工的住房，屋檐下吊着陶罐。一个中年人正往墙上贴牛粪饼。院落整洁、利索，院角竹架上爬满葫芦的青藤，另一边栽有一丛神圣的罗勒草。

日暮黄昏，泛舟波平浪静的恒河，而不观赏恒河西岸风景的人，也可以说他不曾领略孟加拉的秀丽风光。这一幅充溢神圣静谧的瑰丽画卷，是无可比喻无可描述的。

金黄黯淡的晚霞中挺拔的椰子树，寺庙的金顶，天幕映着的沉寂的树梢，缓流的水面上柔润的夕辉，甜美的安谧，无边的宁静，交融成乐土般的蜃景，像悠远的银河彼岸天国的图画，悬挂在西方地平线上。

渐渐地，霞光隐逝，树林里亮起一盏盏灯。蓦然，一阵南风袭来，树叶簌簌响动，黑糊糊的江水加快了流速。哗——哗——不倦的波涛拍击堤岸。这时，什么也看不清听不清了，只有蛩鸣不绝于耳，暗处点点流萤忽明忽灭。

食夜，弯弯的下弦月从幽黑的菩提树顶爬向高空。下面是黑魆魆的丛林，上面散射微弱的月光。几缕月光透过暝暗，把恒河波浪点染得银光闪闪。下弦月把清辉洒向河对岸一片树林的模糊轮廓上，无助于看清景物，只使对岸的悠远和朦胧彼上了柔和的神秘色彩。此时此刻，此岸好似酣眠的王国，彼岸则像梦境。

我脑海里闪现的恒河景观，是这次航行的成果么？不是的。我在恒河畔度过许多时日，恒河的一幅幅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了，那全是愉快的画面。今日，我不过用泪珠将它们缀联起来罢了。今后恐怕不会有这样的机缘。

柴油机终于修好了。旅客已经冲了澡，用了餐。铁锚在欢叫声中提了上来，轮船启动了。左岸是姆吉库拉藩王的属地。右岸是希卜普尔植物园。船愈往南走，河面愈宽。下午二三点钟，吃了些水果，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着傍晚轮船可能停泊的地点。

悬挂彩旗的船只在轮船两侧来来往往。它们气宇轩昂的姿态，也亢奋了我们的精神。风是逆风，却是顺流，许是受我们情绪的感染，轮船加快了速度，颠簸得更厉害。举目远望，滚滚浪涛摇头晃脑奔腾而来，我们兴奋地等待着。到了近处，它们徒劳地发怒，吼叫，喷沫，脑门狠命地撞船舷，丧气地甩甩腿，再往上撞。

突然，我们看见船主脸色煞白地朝舵手奔去，有人在惊叫：停船！停船！我们大家的心比急流还要快地怦怦直跳。定睛一看，一个硕大的铁浮标迅快地漂了过来，换句话说，我们正朝铁浮标冲去，已经来不及躲闪了。大家像中了魔，目瞪口呆。那粗鲁的铁家伙像水牛支棱着犄角，步步紧逼，咚地一声，轮船痛苦地震颤起来。

三

哪儿是翻腾的水浪？哪儿是万顷波涛昼夜的盛会？哪儿

是绵延不绝的森林？哪儿是寥廓的晴空？哪儿是大地心中充满青春活力的激情般的那种涌向天边的林涛？哪儿是领受自然绿色慈爱的婴儿似的农舍？哪儿是亘古的天穹下常年活跃的碧流？哪儿是幽静与喧哗，平淡与奇特，僵固与变异的割不断的爱情纽带？这儿唯在泥灰与砖石、灰尘与鼻孔、车与马面面相对的苦修！唯有墙壁与墙壁，门户与门闩，房檩与椽子，扣眼儿与纽扣缠绵的幽会！

读者想必已经猜到，以上篇幅是实地记录，恰切地说，是水上记录。如今，我们这些陆地的"宝贝"已返回陆地，此刻身居此地记述彼地的事件，昔日的经历今日追忆，倘若与事实略有出入，是无须承担责任的。

现在是中午，我面前是一张书桌。脚垫上躺着一只结壮的黑狗。游廊里铁链锁着的猴子正目光锐利地搜捕毛丛里的虱子。屋檐上三只乌鸦无端地聒噪，嗖地飞下，啄一口猴子的剩饭，又嗖地飞到屋顶上。墙旮旯一台旧手风琴里，老鼠吱吱地叫着。在加尔各答一间干爽牢固的楼房里，我呼唤着恒河。比起神话中吸干恒河的清癯的仙人札纳努枯涩的胃，这里的地盘大多了。所谓"地方狭窄"这东西，自然界并不存在。

你们看，树种里生育浩瀚的森林，种籽里繁衍无穷的后代。我买了史蒂芬公司生产的一瓶墨水，每一滴墨水兴许含有足以使众多读者昏昏入睡的蒙汗药哩[1]。我目睹墨水瓶幸运地落到一只不同凡响的手中，马上会想到，犹如创造万物前的混沌中隐藏着辉煌隽妙的不朽世界，那一瓶墨水中蕴含

① 指作品如不生动，读者读着会入睡。

着明灿崭新的创造。一瓶墨水引起这般联想，若站在史蒂芬先生的墨水厂里驰骋想象，说不定会神经错乱！汗牛充栋的典籍，叙述不完的荣辱、疯狂，广博精深的知识，数不尽的绞刑判决书、宣战书、情书，假如溶化为黑森森的洪流，蔓延世界，不管多么遥远，总有一天滚滚而来，淹没史蒂芬先生的墨水厂。但幸亏想起有墨水的克星吸墨纸，墨水之流，请回吧，容我们回到恒河上。

真实事件和小说往往相去甚远，请看佐证：萨罗希尼号船和铁浮标猛烈相撞，竟然不曾沉没，无需发扬英雄气概下水打捞，无需塑造一位顶天立地的主人翁，在首章置生死于度外，潜入水底，在末章活着登岸。船未沉没固然令人欣慰，但这一事件的记叙不会令人愉快。读者读了恐怕会大失所望。然而，我没有溺水并非我的过失，这纯粹是命运的安排。

我虽没有淹死，但让阴曹地府的"水牛"用犄角狠狠地顶了一下，那强烈的震颤刻在了我记忆的碑石上。大家面面相觑了片刻；一张张脸显出的同样的表情似在说，此刻说任何话纯属多余。嫂子泥塑木雕般地坐在宽大的椅子上，她两个小随从紧紧抓住我站在两边，哥哥不住地捻唇髭，半天拿不出主意。船主愤恨地骂大副是罪魁祸首，大副立即申辩，该由他手下掌舵的负全部责任。那一位则抱怨舵不灵。舵一声不吭，拧着脸沉在水中，被它分开的恒河水遮掩着它的羞惭。

船在出事地点抛锚了。顷刻间乘客的兴致一落千丈。下午再没有出现极目远望的专注神情，想像再没有在轮机悦耳的声响中飞骋。游兴随铁锚沉入七尺深的水底。唯一值得庆

幸的是，我们没有坠入那么深的水里，尽管一度意识到落水的可能性。这事儿越想越后怕，溺水的危险顽固地在脑子里萦绕。

夕阳西下。哥哥在船顶上一面踱步一面沉思。显然，与通往巴里沙尔的水路相比，返回的旱路短且安全。我坐在盘绕的缆绳上，力图在浓重的暮色中点燃欢乐情绪的火焰，可惜我的幽默像雨季潮湿的火柴，擦来擦去，难得闪出一星火花。

我信口胡编萨罗希尼号船出事后的情形——萨罗希尼号船连同旅客在恒河水宫的泥榻上憩息，是终完成人生四大义务：敛财，布施，情爱，解脱。报纸的《事故》栏目中三四行一则消息里，我们安详地圆寂。这则简讯像一颗丸药，被读者就着一匙热茶，咕咚一声咽进肚里。友人回忆这位不幸的诗人，扼腕喟叹：唉，失去了一位盖世无双的天才。话题接着转到我那位受人尊敬的嫂子身上：这位女性虽然貌不惊人，瑕瑜兼有，但正是她使家庭充满温馨啊！等等。听着，听着，好似两片磨盘中间泄出纯净的白面，嫂子那紧闭的二片嘴唇之间漾出了一丝笑意。

南风习习，夜空闪现了晶莹的星斗。穆斯林水手已做完晚祷。一位狂放的水手摇晃着蓬乱的头发，一边弹七弦琴一边动情地歌唱。

我在船顶上随便找个地方躺下，清楚地听见一串串唉声叹气和哈欠声。闲谈停息，仿佛有一只巨大的噩梦之鸟伏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把我们当作卵孵化。我心嫂意乱，忽然想到所谓的“圆满结局”。而我们果若时乖命蹇，落到算命天

宫图标示的险恶境地；这只船果若漂流到了冥河彼岸的码头，那么，干脆奏乐吧！阎罗的音乐会上，别让我见到哭丧的脸！那去处果若黑雾漫漫，我们的轮船何苦在拉尼甘杰码头装煤，烧出一股股黑烟！哎，我侄儿真的在拨琴弦哩，听，叮叮，咚咚，真有点快乐的味道。

翌日，经过检查，得知修船缺少几种必要的零件。若无这些零件，船倒是可以走，不过只服从它自己的意志，不听从水手的指挥。无奈，只好派人到加尔各答购买。萨罗希尼号船看样子得原地不动地待几天了。

不到恒河中央，无从领略恒河的美。因为江河最主要的美是流动美。四周是迷人的跃动，潮起潮落，浪涛翻涌，水面上光影的嬉戏……置身于河中央，才看得分明。驳船粗重的喘息，炉膛里火焰的炽烈，水手的吆喝，魔鬼似的目光灼灼的引擎工作时的气喘吁吁，转动的轮片拍激起的水沫……凡此种种，是对恒河的残酷折磨。

忽视恒河的秀美，终日奔忙，固然可为文明的十九世纪脸上增光，但不能为富于艺术情趣的人所接受。那样无异于吞咽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目录，无异于大大缩小恒河旅程的版本。

萨罗希尼号船脖子上绕着铁链，直挺挺地站着。恒河奔流不息，时而波涛汹涌，时而归于平静；有的地段狭窄，有的地段宽阔；有的地方决口，有的地方形成沙洲，有的地方看不清对岸的景物。我们前方的河堤看似一线流云。渔船、帆船穿梭而过，漂浮的巨轮像古代身躯庞大的爬行动物。

时光荏苒流逝。三三两两的村姑走下恒河沐浴。枣树、翠竹、芒果树林里的村庄依稀可见。一头牛犊摇头摆尾，在

河边与轮船赛跑。几个小男孩站着鼓掌欢叫，始终不感到需要在临世时穿的“皮衣”外面罩件衣服。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岸上的农舍里射出了灯光。我为白昼清醒的疲倦划个句号，把身心托付给了夜间的酣眠。

译自《缤纷》

孟加拉风光

一

今天中午，风和日丽，四周异常安静。我浮想联翩，手捧着的书，一页也没有读完。从木船停泊处飘来的水草的清香，田野里暖烘烘的气浪，萦绕着我的躯体，仿佛有生命的大地对我徐徐地呼出热气，而我的呼吸也拂触着他的身子。

绿油油的稻秧随风摇颤；河里的鸭子或潜水觅食，或用喙撩水洗濯羽毛。没有喧杂；潺潺流淌的河水牵动木船，缆绳和跳板发出轻微的凄凉的声音。

不远处是渡口。郁郁葱葱的榕树下聚集着不少等待摆渡的人，渡船一靠岸，便争先恐后地上船。我久久地望着渡口，感到别有一番情趣。对岸是乡村集市，怪不得渡船这么拥挤。他们有的头顶着几捆青草，有的挎着竹篮，有的扛着麻袋，下船后急匆匆走向集市。有些村民赶完集往回走了。宁静的晌午，小河两岸两座村庄之间这司空见惯的事情，构成乡村生活的一条支流，缓缓地流动着。

我坐着陷入沉思：孟加拉的田野、河埠、蓝天、阳光为

何透现沉郁的苍凉呢？或许是因为孟加拉的自然景色特别引人注目的缘故吧。万里无云的晴空，一望无际的平原，金光四射的太阳，置身其间，觉得人太渺小了；人来人往，像渡船划过来划过去，只隐隐听见他们的交谈；世界的集市上，模糊地看见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颠踬，寻觅亘古如斯的些许悲欢。在浩茫冷漠、万世绵延的自然中间，那微语，那忽隐忽现的歌谣，那昼夜的琐事，是那么细微，那么短暂，充斥无谓的忧思。没有目标、烦恼，无需拼搏的幽寂的自然中间，可以看见博大的美和广阔而稳定的宁谧。可是在我们人群中间，满目是不间断的奋斗的艰苦和可怜的愁容。

远望河畔影影绰绰紫岚缭绕的丛林，我的心不觉飞到了那儿，在凉荫下谛听清风和枝叶的喁喁低语。

愁云惨雾、坚冰厚雪、漫漫黑暗笼罩的地方，自然是萎缩的。那里的人建立了功业，认为他们的愿望和事业万古不朽，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打上深深的印记；他们把目光投向后裔，树碑立传，在尸体上用岩石建造永久的纪念堂。然而，接下来许多印记漫漶了，许多名字被遗忘了，这一点没有被人们注意到，是因为他们太忙了。

萨加特普尔

1891.6.23

二

今日天气晴和。码头上泊着两条船。整整一年以后，在外地谋生的人，提着装满礼品的皮箱、藤篮、旅行包，纷纷

回乡省亲，欢度杜尔伽大祭节。我望见一条船快靠近码头的时候，一位先生脱掉旧衣服，换一条新裤，穿一件中国衬衫，把围布细心地绕过脖子，一端垂在胸前，下船后打着伞，昂首阔步朝村口走去。

稻田里荡漾着碧绿的波澜，天空飘移着一朵朵白云，芒果树、椰子树的枝梢耸立在白云之上，肥硕的椰子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河滩上芦苇行将绽放白花……这一切组成生意盎然的画卷。刚从外地返回故乡的那位先生的心情，与家人团聚的渴望，澄蓝的秋空，飒飒金风，绿树芳草，清流碧波……万物之中不停息的生命的律动，浑然交融，给独临船窗的青年[①]以极大的欢乐，也诱发他绵长的愁思。

寂寞地坐在窗口了望，我心里陡然涌起新的期冀。嗯，新的期冀，不很贴切，其实是以新的面目出现的夙愿。前天，我也静坐窗前，望着一位唱着民歌的划桨的渔夫，歌声不那么动人，但把我的思绪牵向了童年——那时我也曾乘船游览帕德玛河。一天深夜两点左右醒来，推窗探头望去，如镜的水面映着皎洁的月光，一个小伙子在小船上撑着竹篙，嗓音甜美地唱着我从未听过的渔歌。

我忽发奇想，假若我的生活从那一天重新开始，进行生活的探索，就决不让它枯燥乏味，充满懊悔。我唱着诗人写的情歌，驾一叶扁舟，穿过惊涛骇浪，周游列国，寻访名胜古迹。逢人作自我介绍，也设法了解别人。全身洋溢青春的活力，像罡风呼啸着掠过天涯海角。末了返回故园，和诗人一样消度充实安逸的暮年。

---

① 指泰戈尔自己。

这不是什么伟大的理想，造福于社会的志向比它高尚得多。可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心里还没有产生那样的志向。我无意饿着肚子，不眠地仰望远空，时时在脑子里辩论；无意以花言巧语诓哄世界和人心，在人为的饥荒中丧失宝贵的生命。我不认为世界是造物主创造的虚无和魔鬼挖的陷阱。我相信世界，热爱世界，我赢得爱，像人一样活着，像人一样死去，这就够了，我不抱神仙似地乘风遨游的奢望。

希拉伊达哈

1891.10

三

上一封信里我说过，下午我常一个人在屋顶平台上散步。昨天傍晚，我觉得叫阿古尔做向导，带两位朋友去欣赏当地的自然景色是我不容推卸的义务。出门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但天还没有黑。大尽头翁郁的丛林上面，升起一簇迷人的紫云，我情不自禁地吟哦道："那是妩媚的眼睑上抹的眼膏。"同行的一位没有听见，一位没有听明白，另一位应酬一句："是啊，看上去不错。"见此情形，我再没有吟诗的兴致了。

大约走了一英里，到了河畔一排棕榈树下，驻足远望。棕榈树旁有一泓泉水。稍顷，我发现北边那簇紫云颜色变浓，急剧膨胀，从中窜出一道道刺目的闪电。我们不约而同地说，此时坐在屋里观景最为安全，于是转身往家走去。风暴在空旷的原野上飞奔着，怒吼着，向我们扑来。我赞美自

然美女黛青的眼睑时，未曾担心她会变成泼妇，追上来揍我们的耳光。

尘土飞扬，天昏地暗，看不清五尺开外的东西。风越刮越大，砾石像风射的子弹，击中我们的身体。狂风仿佛从后面掐着我们的脖子，朝前猛推。铜钱大的雨滴鞭子般地抽打我们的面庞。

我们拼命奔跑，地面不平，不时要穿过沙丘，平常那儿走路就费劲儿，风暴中更加吃力。途中，一根带刺的树枝缠住我的脚踝，在我挣脱树枝的当儿，狂风企图推倒我，把我摁在地面上。

快到家了，我看见三四个仆人大呼小叫，像第二次风暴迎面扑来。有的抓住我的手，有的大声喊叫，有的在前头引路，有的从后面紧紧搂住我的腰，怕主人被风卷走。我竭力摆脱他们的殷勤，头发蓬乱，衣服湿透，全身沾满灰土，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

不管怎么说，我有了深刻的体验。若无这次遭遇，创作诗歌、长篇小说，我可能描写一位男主人翁顶风冒雨，心里想着美丽的女主人翁，无所畏惧地在荒野上前行。如今我是不会作这种虚假的描写的了。遇到暴风雨，根本不会想什么花容月貌，只会想方设法不让沙子钻进眼皮！

我戴的眼镜若被风刮走是寻不回来的，所以一只手扶着镜框，一只手撩起围裤下摆，绕过灌木丛、土坑，跌跌撞撞地跑着。库帕伊河畔若有恋人的茅屋，我或许不管眼镜、围裤，一心一意只想她了。

回到家里，坐下沉思良久：毗湿奴派诗人就罗姐在漆黑的暴风雨之夜前去与黑天幽会，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

但他们不曾细想，风狂雨骤，她出现在黑天面前是一副什么尊容！可以想见，她的头发湿淋淋的。衣服呢？尽是泥浆！艰难地赶到清寂的草堂，她是多么狼狈啊！

以前阅读毗湿奴派诗人的作品，我不曾仔细琢磨。心灵的眼睛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绝色佳人为爱情所驱使，由迦昙波花盛开的树林的阴影掩护，暴风雨中不顾安危，在朱木那河边的土路上踽踽行走。她系紧足铃，不让人听见铃声；戴着蓝色面纱，怕人看见她的面孔。但不感到有必要带把雨伞，不怕淋湿，不提灯笼，不怕摔跤。唉，日用品在需要的时候很有用场，在诗人笔下却受够了冷遇！诗歌试图把我们从日用品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是太不切实际了。雨伞、鞋子、衣服万古长存。听说随着文明的发展，诗歌有可能最终绝迹，但雨伞的专利权将不断地申报。

波勒普尔

1892.5

四

许多日子以后，今日独自坐在船窗前，我心里略微感到松快。

风帆高挂，船儿顺流而下。冬阳悬天，正午暖融融的。帕德玛河中没有航船。黄澄澄的寂寥沙滩，宛如碧水与蓝天的一条分界线。北风中河水粼粼地抖颤，波涛不兴。

我斜倚窗口，微风拂面，心舒神爽。近日被骄阳灼烤之后，我有些衰惫。此时，自然的清凉耐心的侍奉，扩散着甜

美的惬意。我整个身躯也像浅清的河流，在温煦的阳光下慵懒地闪光，写信常常走神。

当河水潺潺流动，四周生命的律动，朗照，青空，音籁，辽阔柔和的葱茏，崭新的蓝色地平线，交织成色彩、舞蹈、音乐和美的节日，呈现在眼前时，我的心不觉陶醉了。我眼前的大地是古老的，又像我累世钟爱的人，是常新的。我与她有着殷深而久远的情感。我恍惚记得，亿万年之前，年轻的陆地在沧海里沐浴完毕，昂首伫立着赞颂朝气蓬勃的太阳的时候，地球肥沃的新土和元古生命的激情，把我养育成一棵大树。那时还没有动物，浩瀚的大海日夜翻腾，经常如愚昧的母亲，疯狂拥抱新生的陆地。我通过我的肢体汲取第一束阳光，怀着婴儿似的莫名的兴奋，在苍穹下摇晃；以密集的根须抓住泥土母亲，吮吸她甘美的乳汁。神秘的欢乐催绽我的新叶，催开我的花朵。当天空密布乌黑的雨云时，稠浓的暗影似熟悉的纤手抚摸我的绿叶。此后，我一代又一代地诞生在地球的沃土里。我与大地面对而坐在一起，便隐隐忆起往昔的情义。

此刻，河畔田野里，大地母亲身着金光闪闪的罗裙。我扑向她的脚边，扑向她的怀抱。就像生养许多孩子的母亲，不会专注而细心地观察每个孩子的行踪，大地母亲中午凝望天际，追忆着洪荒时代的景象，不曾向我投来一瞥；我却不住地絮叨。

时光就这样悄然流逝，不知不觉已是下午。冬日毕竟短促，太阳眼看着西坠了。

希拉伊达哈

1892.12.9

五

诗歌是我的老情人，我像我儿子罗梯这么小的时候，就与诗歌缔结了婚约。从那时起，我家池塘畔硕大的榕树，内宅的花园，一楼废置的小屋，外面的世界，女佣人讲的童话故事、哼的儿歌，在我心田幻化为仙境。朦胧的情思很难表述，但我可以坦直地说，少年诗人与幻想交换了结婚的芳香花环。

必须承认，女方不是吉星高照的美貌女郎，不曾给我带来好运。我不能说她没有娱悦我，可同她的关系不太和谐。她给予她所爱的人以成功的喜悦，又时常残忍地搂抱他，挤出他的心血。她择选的夫婿时运不佳，未能在社会中奠定基石，建筑豪华住宅，终年怡情养性。

我已把真实的生活典押给她。我一面经营田庄，一面绞尽脑汁构思写作，进人永远充实的内心世界。我明白我的位子在这里。生活中难免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一些违心的事，可我在诗苑从不说假话，诗是我一生中深邃真理的唯一的庇护所。

希拉伊达哈

1892.5.8

六

昨天下午，突然乌云滚滚，大雨倾盆，不久天又放晴

了。今天，几片失散的薄云在艳阳下显得分外洁白，逍遥自在地在天边漫步，看上去没有化为甘霖的意思。印度古代的文豪贾纳格在其著名的诗篇中加以痛斥的不可信任者的名单上，似乎应加上司掌节气的神灵。

上午的水乡分外秀美，蓝天纯净，河水不泛涟漪，倾斜的河滩上芳草缀着昨天的水珠，熠熠闪亮。阳光普照的原野，犹如身着素雅长裙的庄严女神。

上午太寂静了，不知为何不见河里有船行驶。离我的船不远的码头上，也没有人来汲水、洗澡。事情料理停当，管家径自去了。我默坐了一会儿，仿佛听见"幽寂"在低语。碧空和阳光仿佛渗入脑壳，占据了里面的地盘，用蔚蓝和金黄染透思绪和情感。船上有我弄来的一张躺椅，这样的时光，我喜欢抛却一切琐事，静静地躺下小憩，我觉得：

我像一朵野花，
　自生自灭，无始无终，
年年岁岁
　开放在青林。

我仿佛在天宇、河流、古老苍翠的大地的轻舟上消度年华，看不尽熟稔、真挚、丰富的情感的变幻。

在乡村我还享有另一种愉快。那些质朴谦恭的老佃农三头两天来看望我。他们对我的尊敬纯正之极！单就美好的淳朴和真诚的尊敬而言，他们比我高尚。我不配领受他们的尊敬，尽管这种尊敬并不低下。对这些"老孩子"的爱，类似与儿意的爱。当然两者是有区别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

比儿童更值得爱怜，因为孩子在一天天长大，而他们不会再长了。

他们的削瘦、伛偻、皮肤松弛多皱的躯体包裹着一颗纯洁、单纯、善良的心，而孩子的心里只有单纯，没有他们那种充满依赖的忠诚。人与人之间假若真有什么精神纽带，但愿我心里对他们的祝福能够实现。诚然，不是个个佃农都这样淳厚，不应该抱那种奢望。最珍贵的往往也是最少见的。

希拉伊达哈

1893.5.11

七

纵目远望，清幽秀丽的水乡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我窗前的河对岸，四海为家的贝德人[1]搭起竹架，上面铺几张草席和毡布，便算是栖身之所了。那是三个简易小帐篷，人在里头直不起腰的。他们在帐篷外面做各种活计，晚上钻进去挤在一起睡觉。贝德人的习性亘古如斯，有点像吉普赛人。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不向地主交租。他们携儿带女，赶着狗，轰着猪，到处流浪。警察时时以警惕的目光监视他们。

我常立在窗前看他们干活儿。他们看上去挺随和，很像信德河东岸的居民。虽然皮肤黧黑，但身材壮实，矫健，相貌端正。他们的女人也很俊俏，身段匀称、苗条、颀长。热烈大方的动作颇像英国姑娘。他们无所顾忌的举止行动，富

---

① 在孟加拉地区，贝德人以编制竹器、贩卖土特产、耍蛇为生。

于快捷自然的节奏。我有时觉得她们简直就是黝黑的英国女性。

一个男的把铝饭锅搁在灶上，坐在一边破竹篾，编制篮子箩筐。他的妻子面对怀里的一面圆镜，细心勾了分发线，梳完头发，用湿毛巾非常仔细地擦净面颊，整理一下衣裙，干净利索地走到男人身边，盘膝坐着做零活儿。这情景很有诗意，我认为。

这些大地的儿女，常年挨着大地的躯体。但他们中间也有对美的渴求，也想方设法让对方开心。他们不知在哪儿出生。他们在漂泊中长大，最后不知在哪儿死去。我很想了解他们的现状，窥探他们的内心世界。

寥廓的天空下，凛冽的寒风中，裸露的田野上，爱情、儿女、家务、劳动……组成他们的奇特生活。我见他们不停地忙碌，没有一个人闲坐片刻。一个女人做完手头的活儿，立即坐在另一个女人身后，解开她的发髻，认真地捉虱子，估计俩人嘀嘀咕咕还在谈论三个帐篷里的隐秘，可惜离她们太远，听不清楚。

今天上午，无忧无虑的贝德人家里突然人声嘈杂。那是八九点钟光景。他们把睡觉盖的夹被和破旧褥子搭在帐篷上晒。几头大猪小猪簇拥在一起，远看像一堆土圪塔。捱过了寒冷的长夜，晒太阳晒得正舒服。他们其中一家的两条狗，前脚踩在猪背上，汪汪叫着把它们轰了起来。那些猪不情愿地爬起来，哼哼唧唧觅食去了。我正在写日记，时而抬头瞥一眼窗前的土路，忽听路上传来了吆呵。我起身走到窗前，只见贝德人的帐篷前聚集了不少人。一个绅士模样的人，骂骂咧咧地挥舞着警棍。贝德人的头领神色惊慌，用发颤的声

音争辩着。我猜测谁控告他们违反法规，警长特来找他们的麻烦。

有个贝德女人依旧专心致志地削竹篾，那儿仿佛只有她一个人，周围没有出事。俄顷，她霍地站起，毫无惧色地对警长挥动着手臂，连珠炮似地反驳。警长的气焰顿时大为收敛。他温和地想解释几句，但许久没有插嘴的机会。

警长走时态度软了许多，可是慢吞吞地走了一箭之遥，忽然气急败坏地吼道："听着，快给我滚蛋！"我以为我的邻里贝德人会拆掉帐篷，打点行囊，赶着狗，轰着猪，迁往别处。然而，始终不见动静。他们照样做饭，照样捉虱子，照样坦然地削竹篾。

我想起到我公事房告状的一个蒙着面纱的农妇，从她面纱后面飘出的银铃般的话音里，也没有一点儿犹豫、悲切、惶惧，只有清晰争辩的执拗。她一句话点到了要害："管家对俺不公平。"她不容别人解释孰是孰非，一个劲儿地申诉："俺是寡妇，俺孩子还没拉扯大……"我肚里暗笑，不作声，不同她争论。她侧着脸，从面纱后面斜眼观察我的表情。公事里来这么一个女人，可就热闹罗。听差的嗓门自然而然地变小，男佃户别指望有时间提出自己的要求。

萨查德普尔

1891.2

八

我心中洋溢着对佃农的爱怜。我不愿意他们有任何苦

恼。见他们像天真的孩子用充满诚意的声音埋怨，我非常感动。当他们把对我的称呼由“您”改为“你”，毫不顾虑地责备我时，我心里甜滋滋的。好几回听着他们絮絮叨叨，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他们见状也嘿嘿地笑了。有天傍晚，我出去散步，一个佃农远远地喊道：“喂，请站住！”我好生诧异地收住脚步。他上前俯身伸手沾我脚上的尘土，抹在胸口、头上，说：“俺这辈子有福啦。”他说他发烧，咳嗽，三天米饭不曾沾牙。今天有了食欲，吃了顿饭，心里高兴，特意来沾我足上的吉祥的尘土。我不敢打包票，由于他的虔诚，我足上的尘土能起护佑的作用。但他对受之有愧的人表示过量的景仰和爱戴，却含有惊人的纯美。他一腔纯正的尊敬，表明他心灵的美好。老人皱纹纵横的脸漾着稚童般的纯真。在以前的信中，我多次谈到佃农，远方的你，兴许觉得这是老生常谈。可是我每天每回都有新鲜感。在这古老的土地上唯有美和人心的真情永远不会衰老，世界因此生机勃勃，诗人创作的源泉永不枯竭。

波迪夏尔

1894.3.21

九

昨天中午我诗兴大发，坐下刚写了五六行，一位毛拉[①]找上门来，见我伏案写作，下保证似地说：“鄙人只说两句话。”

---

① 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

他"两小时"说完这"两句话"起身离去时，只听岸边有人高声叫道："大王，小民求见已七天了，您的侍从一直从中阻拦。"听话音此人决非等闲之辈，我立刻告诫"侍从"不得再次阻拦。来者是一位身着赭色道袍的婆罗门，长须疏发，天庭饱满，眉间是一颗檀香痣，神色庄重地走到我面前，展开一张很大的纸。我揣摩是一份申请。谁料他亮开嗓门，抑扬顿挫地朗读起来。原来是一首诗。婆罗门大声颂赞居住在婆伊贡塔仙境的保护大神毗湿奴，我肃穆地聆听着。

长诗描写毗湿奴的仙境生活，采用隔行押韵的"特里波迪"诗体。少顷，我发现，为维护举世闻名的都市加尔各答的泰戈尔称号，毗湿奴突然变为黑天[1]，转世下凡，颂诗从"特里波迪"体转为每两行押韵的"波雅尔"体。完成了对德贝特罗那特[2]的盛赞，颂诗转向吹捧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时，我心里忐忑不安起来。我的诗才和乐善好施"像阳光普照大地，驱散了愚昧和贫穷的黑暗"，这种比喻不管多么优美，可对我来说，委实是一则奇闻。诚然，为仁慈扬名并非坏事。

我耐着性子听完颂诗，说："请去田庄公事房吧，我还有其他事情。"

"您忙您的。"婆罗门一动不动，"您明月般的容颜，容小民瞻仰片刻。"他站在我跟前，显出惊奇的神色，像傻子呆呆地望着我的面孔，我体内窘迫的灵魂被他盯得战战兢兢。

我连声催他下船。他说："布施的物品，请写在这张纸

① 印度神话：毗湿奴十次下凡救世，黑天是他的凡身之一。
② 泰戈尔的父亲。

上，我马上到管家那儿去取，颂诗也会念给他听的。”

我不由得感慨万端，我和他操同样的行当啊。我朗诵诗歌，获得报酬。当然，有几回从人家门口空手而归，跟这位婆罗门一样。

保护大神毗湿奴有四只手，分别擎着法螺、轮座、仙杖和莲花。我——现世毗湿奴的凡身，挥了挥擎着仙杖的手，打发他走了。

他刚下船，比罗希姆普尔地区赫赫有名的演说家达里·马宗达占据了他的位置。

我胸前交抱双手，靠着躺椅，默不作声，像一尊冷峻的雕像。

达里·马宗达朗声说道："大王，许多人读了古代英勇善战的将帅的故事，都不相信，以为几千年前那种事是虚构的。可是几千年后，目睹您的威武英姿，他们的怀疑立即烟消云散了！"

滔滔不绝的吹捧从像的口腔奔涌而出。我忍不住打断他："你去公事房歇会儿吧。"

"不，不，不用休息。"他急忙回绝，"好不容易见到老爷，我等了七八个月，做梦也不曾想到，瞻仰您妙足的宿愿今日得以实现。"说着，说着，他发颤的声音梗住了，撩起衣襟抹了抹干涩的眼窝。渐渐地，他似乎记起了先前的庄园主——我的哥哥乔蒂林德罗那特对他的无限关怀和信任，心海里腾起激动的狂澜。于是他源像本本细枝末叶地讲叙他当年做了哪些事，发生了哪些事，主人问了哪些问题，他回了哪些话。

残阳衔地，黄昏来临，鸟儿归巢，牛羊进厩；佃农荷锄

回家，达里·马宗达仍无弃舟登岸的意思。直至从库希蒂亚又来了一位求见者，他才宽慰我似地说了句“明天来说其余的事”，恋恋不舍地走了。今天，他还没有来。但口才堪与之媲美的另一位演说家坐在我旁边的凳子上，等我一发话，也将口若悬河地发表演说了。

希拉伊达哈

1894.7.6

十

帕德玛河水已开始退落，但这儿河水还在一个劲儿地上涨，环顾一下四周就明白了。粗壮的树干泡浸在水中，枝条无力地坠向水面。榕树、芒果树林的幽暗深处几条船之间，村民在洗澡。一间间落寞的农舍兀立在水上，前后院落被淹没了。农田杳无形迹，依稀可见水稻叶尖在水下晃动。

我记不清楚乘船经过了多少河流、沼泽。有时沙沙沙穿越稻田，一转眼滑入了池塘。池塘里白莲亭亭玉立，鱼鹰在潜水逮鱼。有时驶进河浜，一边是稻田，另一边是浓密树林掩映的村庄，丰盈的河水迂回地从中间流去。

洪水无孔不入，填满了一切空隙。乡村的惨况你大概从未见过。当地人坐在大缸里，竹片当桨使用，往返于农舍之间。看不见一条旱路，洪水如果继续上涨，涌入住房，他们将不得不蹲在高高搭起的竹架上。黄牛日夜立在齐膝深的水里，可吃的青草日益减少，等待它们的是死亡。一条条蛇离弃灌满水的洞穴，盘居在茅屋顶上。无家可归的爬行动物、

蚊蠓与村民同居。

村外黑糊糊的树林里，树叶、葛藤、蔓草泡在水里腐烂，到处漂浮着人畜的粪便和垃圾。沤泡黄麻的臭水绿幽幽的。大肚子细腿赤裸的小孩在泥水里玩耍，全身脏极了。散发臭气的死水上面雾团似的蚊群嗡嗡旋舞。

雨季经过这些卫生条件如此差的村落，我浑身汗毛凛凛的。每回看见身裹潮湿纱丽的家庭妇女把下摆挽在膝盖上，像受折磨的牲畜似地在风雨中拨开水上的污物、洗锅洗碗，心里非常难受。我难以想象乡村的人忍受着这样的苦难。他们家里有的患风湿病，有的两腿浮肿，有的感冒、发烧，婴儿不住地啼哭。但目前没有办法救助他们，只能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乡村这种愚昧、落后、贫困、肮脏、无人关注的困境，太触目惊心了。

我们是各种恶势力的手下败将——自然的灾害，我们忍受；帝王的残暴，我们忍受；对世代造成无数悲剧的礼教，我们没有勇气发出反抗的呐喊。我们应该遁离这样的世界，这儿恶势力不会带来和谐、幸福，不会带来真善美。

梯格瓦蒂亚水路上
1894.9.20
译自《孟加拉风光》

往事悠悠[1]

我首次睁开眼睛看到的祖宅非常安静，仿佛在远离市井的郊区，上面的天空没有被邻里的房屋和喧嚷紧紧地捆住。

在我出生之前，我的家庭之舟已经提起沉重的社会的铁锚，行驶到了传统的港湾外面，停泊的地方，礼仪、陂规淡化到了不能再淡化的程度。

我家有一幢面积可观的旧式楼房，门口墙上挂着破旧的盾牌、长矛和锈迹斑斑的腰刀，楼内有祈祷室，三四个庭院，内宅连着一座花园。幽暗的水房里，几只大水缸盛满家人饮用的恒河水。过去逢年过节，被里张灯结彩，演奏音乐。我不曾获得追怀那种盛况的资格。我呱呱坠地之时，旧时代已向我家告别；新时代新来乍到，它的家具尚未运来。

如同本国社会生活之流退离了我的家庭，祖产的潮水也业已退落。祖父的财产的一盏华灯一度火焰明亮，在我降生之时，只剩下燃烧后的黑渍、烟灰和一缕摇颤不定的微弱火苗了。奢华的昔年用以娱乐享受的器具，只有几件丢在墙角，破烂不堪，蒙上厚尘，值不了几个钱。我不曾降生在荣

① 本篇为泰戈尔在他诞生70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讲话。

华富贵里，也不曾降生在对荣华富贵的怀念中。

我清静的家庭里自然而然形成的特点，宛如望不见大陆的孤岛上树木和动物的特性。我们一家人所操的语言别具一格，加尔各答人称之为泰戈尔家庭语言。男男女女的服装、举止也与众不同。

当时，有教养的社会阶层把孟加拉语幽禁在女性居住的内宅；客厅里与客人交谈，教学，写信，一律使用英语。我家未发生这样的变态行为，对孟加拉语的钟爱极为深挚，凡事都讲孟加拉语。

我家返朴归真的努力是值得一提的。钻研《奥义书》，使我的家庭与世前时期的印度建立起密切联系。孩童时代，我几乎每天以纯正的发音朗读《奥义书》的诗行。由此可以明白：孟加拉地区风行的宗教冲动情绪为什么没有渗入我家。先父倡导的是在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祈祷。

这是家庭生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英国文学曾给我的长辈带来许多欢乐。品尝莎士比亚的戏剧趣味，活跃了我家的气氛。华尔特·司各脱[1] 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孟加拉当时还未掀起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郎迦拉尔[2] 的诗作《没有独立谁愿意活着》，赫姆·昌德拉[3] 的名作《两亿人的生息之地》，唱出盼望祖国独立的心声，听似晨鸟的啼鸣。对在庙会上举行文艺活动的倡议和组织工作，我们一家人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但唱主角的是纳迦库帕尔·米特拉。我二哥为此特意创作了歌曲《胜利属于印度》，堂兄卡纳写了

---

[1] 华尔特·司各特（1771～1832）系苏格兰诗人及小说家。
[2] 郎迦拉尔（1748～1827）是孟加拉诗人。
[3] 赫姆·昌德拉（1839～1918）是孟加拉诗人。

《羞怯如何歌唱印度的光荣》，大哥写了《印度，你明月般的面庞蒙上了灰尘》。七哥乔蒂林德罗那特筹建了一个秘密团体，经常在废弃的旧屋开会。会场上摆着《梨俱吠陀》、其他典籍和死人的头盖骨，祭司是拉贾那腊衍·巴苏[1]。我们在那儿接受了拯救印度的启蒙教育。

志士仁人的理想、热情、行动未曾一古脑儿地强迫我们接受。它们的影响是通过平常的活动，一点一滴往我们心里灌输的。帝国政府的军警或许是对此缺乏警惕，或许是觉得不屑一顾，总之未来打破秘密团体成员的脑门，扼杀他们的志趣。

当时，加尔各答胸脯上尚未铺石头，保持着相当多的天然本色。工厂的黑烟没有熏黑蓝天的明净面孔，房屋之林的缝隙里，池塘水面上阳光熠熠闪烁。下午，菩提树伸长身影，椰子树临风摇曳，恒河水通过石砌的沟渠，清泉般流入我家南花园的池塘。胡同里轿夫"嗨唷嗨唷"的号子声和马路上马车大的吆喝声，不时传到耳中。傍晚点亮油灯，铺张草席，我们在昏黄的灯光里听年老的女佣人讲神话故事。在安静的屋子里，坐在角落里的我，腼腆、文静、憨实。

我落落寡合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经常旷课，惧怕考试，考试经常不及格；老师对我的前途非常悲观。我的神思像个流浪汉，在教室外面的广阔天地里游荡。

在这以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一些普通的人用普通的笔写的有节奏的押韵的儿歌，被称为诗作。当时读者一看见写儿歌的作者，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时过境迁，如今连

---

[1] 拉贾那腊衍·巴苏（1829－1900）是梵社成员、孟加拉教育家。

儿歌也不会写的，也有被吹捧为文坛新秀的。在“波雅尔”、“特里波迪”等诗体的领域，我有了自由行动的权利，以不倦的兴致埋头于写作。我在书房的一隅，进行组装、拆卸格律的游戏，用六个字母、八个字母、十个字母拼凑各种各样的字组。最后，我的处女作送到了大人面前。

且不管起初的尝试之作达到怎样的水平，要紧的是它们出于这样一位少年之手——他平常孤单无伴，一个人在心里做游戏。他处于社会和学校的约束之外；家里对他的管教也很松。父亲在喜马拉雅山隐居，家中凡事由兄长作主处理。

我最敬佩的七哥乔蒂林德罗那特从不给我戴上家教的桎梏。我像同龄人似的和他争论，磋商文学创作的有关问题。他尊重我这个年幼的弟弟，开阔我的胸襟，促使我的身心健康发展。他若蛮不讲理、独断专横地管教我，我恐怕塑模成了另一副模样，深得上层文明社会的赏识，而不是今天的我了。

我起初采用不合规范的韵律狂佩般地创作参差不齐的诗句，靠杂乱幼稚的词汇堆砌，抒发飘忽的情思。这种悖逆诗学的倾向，是孤独少年的骨髓里培养出来的，里面蕴藏着大量危险。但我并未由此而夭折。原因是当时孟加拉文坛的名誉市场不太拥挤，竞争尚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批评家手执板子，进行不客气的恼人的敲打，但文苑里冷嘲热讽、诋毁中伤的火焰还没有燃烧起来。

为数不多的文学家中间，我年纪最小，文化程度最低。我写的诗歌不受格律限制，不明确的字眼使内容显得晦涩，处处露出语言和构思的不成熟。其他文学家的讲话、文章里几乎从不对我加以扶植，谈到我往往是含糊其词地说一两

句，随后一笑了之。那笑绝不含贬意，绝不是贬值的贸易的一部分。他们的评论文章中有训导，而无丝毫的不尊重。某些段落流露出不悦，但绝无厌恶情绪。所以虽说缺乏鼓励，我仍可不落窠臼，沿着自己的路子写下去。

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轻松地度过的。我一直处在自然的厚爱和亲人爱护的凉荫里。有时无事可做，爬上三楼凉台，在心里编织琪花花环；有时坐在卡吉普尔一株老楝树下，谛听井水凄清地流入果园，将奇妙的思绪融入想象，送到不远的恒河水流里漂放。那些日子，我不认为应该走上宽阔的街道，自己心灵的光影才有可能被他人心灵的胳膊肘碰撞。

后来，名气把我拽入袒露无遗的晌午的阳光下，气温越来越高，屋隅里我的安乐窝终于彻底毁坏。大概是天命吧，驰誉文坛的同时，我得到的烦恼比其他名人多得多。没有第二个文学家像我似地忍受了那么冷酷、那么长久、那么肆无忌惮、那么不可抵挡的风言风语，然而，这也是衡量我名誉的尺度。我敢说，不利环境的考验中，命运捉弄了我，但未以失败的沮丧羞辱我。此外，煞星垂挂的黑幕上，明晰地闪现了我友人的温和面孔，他们的人数不少。

果实即将从茎梗垂落的季节，已经进入我的生活。完全接受这个季节，需要外界和内心的宁谧。而这样的宁谧，每每在荣辱得失的矛盾中遭到破坏。

诗人的创造若是真实，真实的光荣寓于创造之中，而不在人们的首肯之中。作品不被人接受是常有的事，那样会影响书市的价格，但不会降低真实的价值。

绽放是花儿的最高荣誉。爱花的是胜利者，花儿的胜利

在于盛开。"美"的中间隐藏着不可把握的、甘美而神秘的真实，与我们的灵魂保持着无可描述的联系。我们对它的感知是甜蜜、凝重而明亮的。我们内心世界的人成长起来，富于色彩和情感。我们的躯壳在色彩和情感中与之融为一体——这叫做"爱"。

诗人的工作是以"爱"亢奋人的知觉，把人从蒙昧中唤醒。胸怀宽广、目光深邃，拥有隽永、高洁、自由，时时处处拥抱人的心灵的诗人，被誉为大诗人。世世代代，各国文学艺术的宝库里，创造并储存着爱的财富。世界上一个国家的群众爱戴哪一个人，浏览一下这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便一清二楚了，爱是评判人的标准。

我已经抵达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我希望，想要对我有所了解的人，目前起码已经知道，我不曾出生在衰朽的世界，我看到的一切，未使我的双目感到疲倦，我没有发现奇迹的末端。无始往昔的未闻的福音，环围着世界，对着无尽未来轰响，激起我心魂的共鸣，我仿佛千秋万世聆听过这宇宙的梵音。季节的天使以奇丽的色彩装点太阳系边缘微小的绿色地球，我的心沐浴着灌顶大礼的圣水，一向毫不懈怠地参加这爱抚的仪式。每日迎着朝霞，踏着暮色，我静立着，品味着《奥义书》的诗行：你富丽的形象，映入我的眼帘。我努力感知的宏大的存在[①]，以亲缘的纽带维系万物。他的欢悦中，古今显露的无数形象，使我的心喜不自禁说道：大地间翻涌着生命的浪涛。无关紧要的物象，也兴奋地吸引我

---

① 指创造大神梵天。

们。富于这奇迹的奥义的他[1]，在人心里完美着人，我们因而不嘲讽甘愿受苦的牺牲精神是自杀的疯狂。

我父亲领悟的《奥义书》的第一句诗行，一次次充填新的涵义，在我的脑萦绕。我一次次对自己说："为收下自行来到你身边的东西而高兴。永不脱离你周围的环境，切莫好高骛远！这对于诗歌创作至关重要。欲望像蜘蛛的丝网，缠住谁，谁必然疲惫、衰颓。因为欲望使他脱离整个社会，把他限制在它窄小的界限内，不多时像落花一样凋枯。高尚的文学，救艺术享受于贪婪，救美于卑污，救灵魂于功利主义的樊笼。色欲驱使魔王罗波那将悉多囚禁在深宫[2]。罗摩的挚爱容悉多自由地住在森林中的茅屋里，显露她的真貌。在爱情面前，人体美妙绝伦；在色欲面前，人体是一堆肉。

我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条件下从事文学创作。小时候开始写作时，自己不认识自己。我的作品肯定掺有应该删除的杂光。我希望，剔除精粕，剩下的精华响亮地宣告：我爱人世，我追求高尚，我企求在至善面前自我奉献的自由；我坚信时时与平民息息相通的伟人具有人的真实。我跨越始于儿时的执著的文学探索的界限，尽量为那伟人收集劳作的供养和牺牲的祭品，在身外或许受到阻挠，内心却一向顺利。我来到地球这个圣地，这里所有国家、民族和流年的中心端坐着民神。我的骄傲在他祭坛下的幽暗处。我至今为消除等级观念作艰苦的努力。

如果我最幽秘的性格本相和求索超越了我的一切平庸，

---

① 指梵天，作者认为梵天无处不在。
② 典出史诗《罗摩衍那》，王子罗摩被流放，与妻子悉多在森林中居住14年。悉多曾被魔王罗波那劫走。

表露在我的作品里，散布了欢愉，那我期望得到的回报是敬重，仅此而已。愿此话铭记在我心头：我赢得许多人的真诚友情，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他们了解我的一生，了解我的理想、我的收获、我的给予，了解我并不完美的一生中不间断的奋斗的目标。

探望狱中的甘地

在悲凉、忧伤的气氛中，我们怀着希望登车前往普那。路途漫漫，我们越来越担心能否见到活着的甘地。火车在一个大站停靠，两位旅伴买到一份报纸，我忧心忡忡地展开阅读。上面没有令人宽慰的消息；医生称圣雄甘地病情危重，他体内的脂肪已经耗尽，肌肉开始萎缩，随时可能因脑溢血猝死。消息说，近来他每天与本党和对立派就复杂的问题进行磋商，最后说服双方原则上同意给予印度社会的某些落后团体一定的权力。他战胜病痛和虚弱，做成了一桩异常艰难的事情。现在，一切取决于英国批准该方案的决定了。当然，不存在不批准的站得住脚的理由。英国首相有言在先，他不能不接受印度教徒与落后社团一起草拟的方案。

9月26日清晨，我们怀着希望和忧虑交织的心情抵达卡兰车站，见到从加尔各答乘车先期到达的芭桑蒂女士和乌尔米女士。我们互致问候，随即上了女房东派来的汽车赶往普那。

普那的山路平整。进城时，那儿正在举行军事演习，路上见到许多军车、机枪和参加演习的士兵。少时，汽车停在了毗达尔巴伊·坦盖尔斯先生的府第前，他的遗孀满脸娴静

的微笑前来欢迎我们。坦盖尔斯先生创办的学校的女学生列队站在台阶两旁，唱起迎宾歌曲。

步入楼内，立刻感受到一种焦虑、沉闷的氛围。每个人脸上罩着忧愁的阴影。询问得知，圣雄生命垂危，而从英国尚无消息传来。我当即给英国首相发了一份急电。

其实,这是多此一举。不一会儿,欢快的叫嚷声冲进耳朵,从英国传来了认可的消息。又过了几小时,传言得到证实。

全天是圣雄静躺示威的日子。下午一点以后说话，他希望我在他的身边。我们的汽车开到贾尔贝达监狱外面被挡住了。英国卫兵声称，他没有接到允许车辆入内的命令。奇怪，我听说在印度现今进监狱的路是畅通无阻的嘛。看热闹的一群人围住了我们的汽车。

我们的人下车刚要进去同典狱长交涉，德卜达斯手执典狱长签发的探监证气喘吁吁地跑出来了。后来听说，是圣雄派他来的。圣雄忽然猜想警察在什么地方扣留了我们的汽车，尽管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咣，咣，咣，铁门一扇扇推开，又一扇扇关上。眼前出现凶横的高墙，囚禁的天空，笔直的石子路，三四棵树。

我在暮年才有了两种新鲜的体验：一、我最近跨过大学的门槛。二、尽管受到阻挠，今日终于进了监狱。

左边是又高又陡的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进了大门，来到一个高墙森立的院子。几十米开外是两排囚房。圣雄卧躺在院子里一棵矮小的芒果树的浓荫下。

圣雄急切地伸出双手把我拉到胸前，久久不放，动情地说，见到我他无比欣慰。

是我卷起了喜讯的浪潮，为此我在他面前赞扬我的运

道。后来听说，下午一点半左右，英国政府的决定传遍印度，政治家们在西姆拉开会讨论文件。报刊的编辑们早已得到这则消息。圣雄的生命之流一刻比一刻细微，他已濒临死亡，但迟迟不见使他转危为安的快捷的行动。传送系着红绸带的正式文本的手续的繁琐和冷酷，使我不住地摇头叹息。我们一直等到下午四点一刻，心情越来越焦躁。据说确切消息上午十点就传到了普那。

周围簇拥着朋友。我熟识的有穆哈特瓦、巴勒维、拉贾古帕尔查里、拉真特罗巴拉萨特，还有卡希都丽芭伊女士和索罗吉妮女士。尼赫鲁的夫人卡玛拉也在场。

圣雄甘地原来瘦小的身体瘦弱到了极点，他说话几乎听不清楚。他肚里酸液滞积，隔一会儿就得喂他几口苏打水。医生的负责态度超过了平常的标准。

圣雄依然神志清醒，思路敏捷，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毅力。绝食前的日日夜夜，他思考面临的棘手问题，忙于错综复杂的谈判。从海滨城市寄来的政治家的信件，沉重地打击了他的心灵。众所周知，绝食期间，各个政党的强硬立场，对他的危境未表示一丝怜悯。但他从未露出精神崩溃的神情。他那天然清澈的思维之河从未混浊。在他苦修的肉体上看到不可战胜的鲜活的灵魂，不能不感到惊奇。不来到他的身边，就无从知晓这个瘦弱的男子竟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躺在死亡祭坛下的这位伟人的心声，今日传到印度亿万人民的心中。距离的障碍、牢房的障碍，变幻莫测的政治形势的障碍，都挡不住他。数世纪思想僵化的壁垒在他面前分崩离析。

穆哈特瓦轻声告诉我，圣雄一直殷切地期待我来探望。

我在监狱出现有助于国家问题的解决，这在我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我感到高兴的是，他终于心满意遂了。

考虑到墙壁似地围着他对他的健康不利，我们自觉地后退几步席地而坐。

斜阳冷漠地落在院墙上。身著白色土布衣服的男女囚徒，三三两两地平静地交谈着。这些人值得一提。他们的言谈举止，你看不到煽动培植的粗野。品行赢得了信任。监狱当局对他们另眼相看，允许他们互相自由自在地接触。他们从不违背圣雄的承诺，寻衅闹事。他们具有显而易见的坚定的自尊心和自制力。不言而喻，他们是争取印度独立的名符其实的斗士。

终于，典狱长拿着政府盖过章的信件来到院子里，我发现他脸上泛着淡淡的喜悦。圣雄肃穆而缓慢地看完典狱长交给他的一封信，把朋友们叫到跟前，吩咐他们仔细研究一下。

朋友们把信递给我。体现上层政府意志的这封信，措词严谨，但给我的印象是，它并不悖违圣雄的意愿。里达耶那特·昆吉鲁简明扼要地重复了信中的内容，完全消除了圣雄心中的疑虑。绝食斗争于是宣告结束。

圣雄的木板床移到墙影里，四周铺了牢房里用的线毯，大家围坐一圈。穆哈特瓦说圣雄爱听《吉植迦利》的一首歌曲《生命憔悴时跃入友爱的甘泉》，曲调我记不全了，只得即兴发挥唱了一遍。萨姆夏斯特里吟诵了一段《吠陀》经，圣雄才接过卡希都丽芭伊[1] 端着的一杯柠檬汁，慢慢啜饮。沙巴尔玛迪道院的师生和其他在场的人齐声高唱毗湿奴赞歌

① 甘地夫人。

之后，分发水果、甜食。

戒备森严的监狱里举行这种庄严的庆祝活动，在印度是史无前例的。它是监狱里献身的祭祀获得空前成功的生动体现，从另一个角度说，狱中不期而遇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可谓神圣的典礼。

翌日下午，空阔的希巴杰曼迪尔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我费劲地挤上主席台，心想，我和阿维玛尼[1]一样，只有进路没有退路。玛拉巴吉首先致词，以纯正的印地语条理分明地阐述对不可接触者的世俗偏见完全不符合印度教献义。他多次朗诵梵文诗句，论证自己的观点。我说话声音微弱，没有让如海似潮的人群听清演讲的那份能耐，只简单说了几句，书面讲话由戈宾特代念。在黯淡的夕照下，事先不看讲稿，他竟读得那么流畅、清楚，着实让我吃惊。

我的普那之行到此结束。临别的上午，我在圣雄身边待了很久，就许多问题同他交换意见。一天之内，他出人意料地康复了，血压大致正常，说话语气坚定，笑吟吟地和前来祝贺的人交谈。孩子们献给他一束束芬芳的鲜花，他搂着天真烂漫的孩子，喜笑颜开。

今天，圣雄甘地肩负重大的历史责任，光彩夺目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鼓励人们在群众中发现伟人的一种动力，愿这种动力在印度各地成为切实有效的行动。

译自《圣雄甘地》

---

① 典出《摩诃婆罗多》，阿维玛尼系阿周那之子，他冲进敌阵，未能生还。

旅欧书札

什么东西特别引起初到英国的孟加拉人的关注？进入英国社会，孟加拉人最初有什么感受？我暂且不从亲身经历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因为我尚无发表议论的足够资格。带我到英国的几位孟加拉人，旅居英国多年，洞悉英国，我现在和他们住在一起。来英国之前，我听了他们的详细介绍，所以，对我来说，这儿的新鲜事物寥寥无几。与当地人交往的过程中，我并未一步一个跟头地学会礼节。故而我先不谈自己的感受。这封信里，只写几位孟加拉人对我讲述的经历。

他们启程前往英国，轮船上为旅客服务的英国侍者，首先使他们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先生长先生短地叫那些侍者，吩咐侍者做事，心里别扭得很。总之，旅途中他们异常窘迫。他们说让他们感到难堪的事情里，不单有惶惑，更在羞耻，举手投足，寒暄交谈，唯恐不合社交礼仪。在船上与英国人接触的机会不多。某些刚刚离开印度的英国人，见到我们这些叫惯了老爷的印度人，高鼻子冲天，耸耸肩膀，转身离去。偶尔遇到文明的英国人，见你孤单无伴，主动打个招呼。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文明人”，一般出身于豪门贵族。

这儿街巷里麇集着约翰——琼斯——托马斯姓氏的英国

人。他们到达印度一个地区，他们的尊姓大名就传遍那个地区。他们手执皮鞭（不光为驯服胯下的马）骑马走过一条街，满街的人诚惶诚恐地为他们让路。他们作一个手势，印度一个王国的御座就晃动起来。因此，他们一时"神经错乱"[1]，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反常。前世、今世没骑过马的人，让他骑马，他势必挥动鞭子抽打坐骑；他不知道拽一下缰绳，马立刻朝前奔跑。

然而，常常也能遇见一两个高雅的绅士。他们在常驻印度的英国人身患的严重的"传染病"的威胁下，仍旧保持性格的纯真。他们拥有不可抗拒的支配权和统治权，却并不骄横，住在印度不受社会纪律的约束。奴仆前呼后拥，对于高尚的灵魂，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言归正传。客轮已经停泊在英国的绍达姆卜顿港。孟加拉旅客弃船登岸，乘火车很快到了伦敦。下车时，一位英国士兵迎上前去，谦恭地问他们有何需求，他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他帮助他们取行李，叫来一辆出租车。他们在心里感叹："啊，英国人真懂礼貌。"他们未曾预料英国人如此彬彬有礼，连忙把一先令塞到他手中。塞吧，任何一个孟加拉青年，受到任何一个白人的礼遇，都会毫不心痛地破费一先令。

向我回顾往昔的朋友，是旅英孟加拉人，他们已经记不清当年见了英国各种细小的物品，有过什么想法。依然记得的，是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和事。

到达英国之前，他们的旅英朋友为他们租了房子。他们

[1] 指英国人主动和孟加拉人打招呼。

进屋一看，里面铺着地毯，挂着名画，竖着一面很大的穿衣镜。此外有卧床、几张椅子，一两个花瓶，靠墙是一台小钢琴。天哪！他们慌忙叫来朋友，怪怨道："我们是来过贵族生活的？我们的父母没有那么多钱。这样的房子，我们住不起。"

他们的同胞觉得可乐，忘了好多年前初来乍到，也出过同样的洋相。蓦地想起新来者是为填饱肚皮犯愁的孟加拉人，他们用见多识广的口吻说："这里每间屋子都有这些陈设。"新来者感慨万端地回忆：在国内，住一间潮湿屋子，木板床上铺条苇席。几个人在抽水烟。几个棋迷光着脚，下身围块布，专心地下棋。院子里系一头黄牛，墙上贴着牛粪饼，游廊里晾着湿衣服。等等，等等。他们说开头几天坐在椅子上，躺在软榻上，围着桌子吃饭，在地毯上踱步，感到很不自在。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生怕弄脏弄坏沙发，总觉得沙发是房间的装饰品。使用不当，损坏了，房东是不会高兴的。这就是他们当初的心态。

另外还有一件要事相告。英国存在称作房东的高级动物，他们与房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讨价还价，交房租，购买食物，样样事情得找他们。我的朋友们前脚进屋，后脚来了一位英国女人，语调温和地向他们道声早安。他们心慌意乱，赶紧对她的"文明举止"予以恰如其分的回报，然后手足无措地站着。看着旅居英国的同胞坦然地和她交谈，他们惊奇万分。想想看，这是一个穿鞋戴帽、衣着整齐的活生生的英国女人呀！新来的孟加拉青年不禁对旅英同胞肃然起敬，不敢妄想有朝一日非凡的勇气也使他们挺起胸膛。安顿好新来的朋友，老房客们打道回府，拿他们的无知足足取笑

一个星期。

上述的那位女房东每天客客气气地问新房客："你们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他们说听她说话，心里特别舒服。他们中间的一位说，有一天不知为什么第一次发火，稍稍严厉地训了她几句。那一天，他兴奋不已，尽管那天太阳不曾从西方升起，高山不曾行走，烈火不是冰冷的。

他们住在铺着地毯的房间里，心满意足。他们说："在国内，我们从未有过一样叫做自己房间的尤物。我们家里，十几个人进进出出。我正在写文章，哥哥在旁边摇头摆脑地背书。家庭教师坐在苇席上，大声教小弟弟念小九九。这儿我自己的房间里，书摆得整整齐齐，找书很方便。文化用具各就各位。不必担心哪天三五个小孩进来弄得乱七八糟；哪天下午两点从学院回来，发现三本书不翼而飞。找了半天，原来我小外甥女和她叫来的小朋友，躲在角落里看书上的插图哩。这儿我坐在房间里，门虚掩着，谁也不会闯入，总是敲了门再进来。房前屋后，没有叫嚷、号啕大哭的小孩。幽静的住所，不受任何骚扰。"一提起印度，他们的脾气就变坏。

印度的男士很少同英国现代男性社会交往。因为同他们交往，需要一副洒脱、愉快的面孔。用期期艾艾、软绵绵的语气拘谨地应答"是"、"不"是让人瞧不起的。应邀的孟加拉客人，在餐桌上能用沉着、温和的声调，与邻座的女性说一句半句甜蜜的悄悄话。与女宾为邻享受到的天堂的快乐，同时从他的头发他的鞋跟他的全身泄露出来。可见孟加拉人在女性社会拥有市场。孟加拉的闺阁射不进阳光，但出门要戴面纱的满月般的秀脸，足以使四壁生辉。我们的心鸟飞出

幽深的闺阁，飞进玉容的自由的月光中，胸襟豁然开阔。于是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

一天，我们新来的孟加拉青年，首次应邀赴宴。宴会上，外国人得到高规格的礼遇。他挽着主人年轻美貌的女儿的玉臂，款款地在餐桌旁落座。我们孟加拉人，不能自由地与本国女性接触，乍到英国，一时半会摸不透英国女人的心思。出于礼节的考虑，她们笑容满面地倾吐幽默，让我们开心，其真意我们未必领会。我们甚至突然感到，某位女士脉脉含情地凝视着我们。于是，我们那位孟加拉青年毫无顾忌地对英国小姐讲述印度的种种陈规陋习。称他热爱英国，无意返回印度。最后煞有介事地吹嘘自己。例如，他在逊德尔大森林里猎虎，几次死里逃生。那位机灵的小姐看出他爱上了她，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又朝他的心口射去一支支蜜语之矢。

咳，这也许是高明的编造！哪儿有印度少女羞怯地应答“是”或“不”，她们的嗓音那么轻微，在面纱后面便隐逝了；哪儿有金发女郎的朱唇间倾泄的甜言蜜语，像无从获得的琼浆玉液在听众[①]的血管里奔流！

或许你已猜到，用下等材料塑成的名叫孟加拉人的物件，渐渐地，成为称作旅英孟加拉人的一种杂烩了。我没有从头到尾详写整个演变过程。他们的潜移默化，由许多小事聚合而成，一一道来，是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

要认清旅英孟加拉人的面目，必须在二种场合进行观察，即观察他们在英国人面前是什么态度，在孟加拉人面前

① 指泰戈尔自己。

是什么态度，以及他们在同类面前又是什么态度。观察他们在英国人面前的神情，你会大饱眼福。他们说每一句话，始终让温文尔雅压塌肩膀。发生争执，他们小心翼翼地择选最软的词汇驳斥对方，讲了不同意见，急忙表示十二万分的遗憾，请对方给予十二万分的谅解。一个旅英孟加拉人默默地坐在一个英国人面前，不管要不要讲话，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显露出登峰造极的谦恭。你注意一下他在同类面前的模样，就能窥见他的本性。一个旅居英国三年的孟加拉人，对在英国仅住了一年的孟加拉人，态度十分傲慢。这三年和一年的之间，发生争论，你准看到三年的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他用那种姿态那种语调说的每一句话，仿佛早已与文艺女神萨罗萨蒂反复推敲，是不容更改的最后结论。对与之争论的同类的观点，他不时嗤之以鼻："荒谬绝伦！"或者当面讥笑："你这个傻瓜！"

有一回，一个孟加拉人问正在闲聊的同胞："请问先生做什么工作？"旁边一个旅英孟加拉朋友恶声恶气地训他："瞧你，问得多么荒唐！"那副腔调让人感到，一如撒谎、偷盗悖违教典的训戒，问他人的职业实属大逆不道。

我们有一天谈到印度的祭祀，父母故世，一家人吃素，不化妆，等等。

一位旅英年轻人问我："先生，你肯定认为这是陋习吧？"

"为什么是陋习？"我吃惊地反问。"我看哪，亲戚亡故，如果英国人吃素，印度人不吃素，你必定加倍憎恨不吃素的印度人，并认为不吃素，印度才如此衰落。"

你可能知道，英国人觉得十三个人一桌吃饭不吉利，一年之内，必有一人丧命。旅英孟加拉人请客也从不请十三个

人，问他为什么忌讳十三，他坦率地说："我自己不信那一套，但请来的客人害怕，只好按他们的规矩办事。"同一天，一个旅英孟加拉人星期天不许他亲戚的男孩在人行道上玩耍，问他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他理直气壮地反驳："街上的行人会怎么看我们呀？"

有几位孟加拉人宣称，他们要在印度推广英国的公寓出租制度，这是他们唯一的志向。另一位孟加拉人决心改革孟加拉社会，他觉得英国成双成对的男女跳舞非常顺眼。他观察一些普通事情上英、印两国女性的差异，接着像稚童那样就某些细节冥思苦想，坐卧不安。一位定居英国的孟加拉绅士抱怨："印度的女孩不会弹钢琴，不能像英国姑娘那样落落大方地接待客人，几天后登门回访。"如此这般，他们历数一件件小事，拿印度和英国作比较。"愤怒计"显示，他们的火气腾地越过了血压警戒线。由趣味相投的一群朋友簇拥着的一位孟加拉新潮人物，大发感慨："想到回归故里，几个女人围着我一把鼻子一把眼泪地絮絮叨叨，回国的欲望顿时烟消云散。"换句话说，他希望妻子一见到他，立刻叫喊着"宝贝，亲爱的"，发疯似地扑上去和他拥抱，接吻。脑袋贴粘着他的脖子，凝立不动。

餐桌上一般手持刀叉朝下叉切食物，你看他们那么专注地研究朝下叉切食物的原因，不能不对他们产生三分敬意。哪种外套的款式时髦？现代贵族穿肥裤还是窄裤？跳华尔兹舞还是波尔卡舞？马祖卡舞？吃了鱼再吃肉，还是吃了肉再吃鱼？他们都掌握了绝对可靠的情报。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请，孟加拉人竟然反复琢磨，符合不符合人家的习惯，非弄它个水落石出。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英国人听了恐怕也要

自叹弗如。其实，你用刀吃鱼，英国人见了不会惊讶，他晓得你是外国人。但旅英孟加拉人在场，少不得让你尝尝讽刺的滋味。你要是用雪利酒杯饮香槟酒，他圆睁着眼望着你，仿佛你的无知破坏了世界的幸福和安宁。黄昏你若身着晨礼服，他会像法官似地下道命令把你关进冷清的“单身牢房”。看见哪个孟加拉人返回英国后吃羊肉蘸芥末儿，他不阴不阳地来一句：“你走路干吗不头朝地脚冲天？”

我注意到一桩怪事：孟加拉人在洋人面前抨击同胞和本国风土人情，措词之激烈，远远超过从小在印度长大的英国人的咒骂。他随心所欲地胡诌瞎编，开心地嘲笑印度的封建迷信。他说印度有个名叫帕勒维贾尔吉的团体，由吟唱毗湿奴颂歌的歌手组成，还详细地介绍他们的巡回演出。逗笑聚会者的热望，驱使他呆拙地模仿印度土著舞女跳的不登大雅之堂的舞蹈。聚会者一面欣赏一面捧腹大笑，使他更加得意。他由衷地希望谁也不把他当印度人看待。孟加拉的假洋鬼子的一块心病，就是怕人识破他的真相。一个孟加拉人走在街上，另一个印度人上前搭讪，用印度斯坦语问一两个问题。他一听怒火中烧，一言不发，扬长而去。他巴望谁见了他都不知道他会讲印度斯坦语。一位有音乐天赋的孟加拉侨民用罗姆勃罗沙德调创作一首民歌。上封信里，我抄了一部分。大作的其余部分，我回忆起来了，现抄录如下。作者不是崇拜湿婆之妻萨玛的歌手罗姆勃罗沙德，而是喜马拉雅山之女柯丽的信徒。他对柯丽唱道：

母亲，来世我是一个洋人，
一头金发，戴个礼帽。

抹掉倒霉的土气和姓名。

母亲，我握着一只白皙的纤手，

漫步回廊花亭；

我把脸扭向一边，

怕只怕她见了黑脸叫我黑人。

前面我提到的房东，有义务为房客服务。房客多了，他们雇佣人或叫亲戚来帮忙。外国人多半愿意租美貌的女房东的房子。搬进赁房，他们很快与房东的年轻女儿打得火热。两三天之内，房东就为房客起个英文名字。再过一礼拜，赠给房客一首以其姓名为题的诗作。有一天房东的女儿给房客送去一杯热茶，嗲声嗲气地问："要不要放糖呀?"他笑容可掬地回答："不，纳莉，你摸过这杯茶，我看就不必放糖了。"

我认识的一位旅英孟加拉人，亲切地叫房东的女佣"二姐，三姐"。他对"二姐，三姐"尊敬得不得了。哪位"二姐，三姐"来到他房间或隔壁房间，他的同胞要是唱歌，嘻嘻哈哈开玩笑，他会羞得无地自容，连忙阻止："安静，安静！埃米丽小姐看见你们这副样子，会怎么想呀！"

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宴请一位从英国归来的朋友。席间，他喟叹道："吃饭没有女性作陪，对我来说，可是破天荒第一遭儿。"

这儿一位孟加拉侨民宴请朋友，也请了房东和女佣人。她们中间有一位穿着脏衣服。主人很客气地请她更衣。她机敏过人地婉拒道："你钟爱的人，邋里邋遢，你照样爱她。"

我再简叙一下旅英孟加拉人的另一怪癖：他们多数不承认自己已经结婚，因为年轻的处女社会里，已婚男子价钱低

廉。自我介绍未婚，与英国处女交往，放肆一些无妨。自我介绍已婚，未婚的女伴就不容你出格了。因此自我介绍未婚，能多占便宜。

有些孟加拉人发现他们处于我的描写之外，但孟加拉侨民的一般相貌，在我所见所闻的基础上大致已得到了反映。

归国的孟加拉人的处境如何，不得而知，不敢妄加议论。但在印度住了一段日子返回英国的孟加拉侨民的情况，我大体了解。他们不再那么热爱英国。他们纳闷：是英国变了，还是他们自己变了？过去，他们喜欢英国的任何东西。现在他们不喜欢英国的冬季、雨季，回国一点不伤心。他们讲从前非常爱吃草莓，认为在他们吃过的水果中，草莓的味道无与伦比。这几年莫非草莓的味道变了？比起草莓，他们更爱吃印度的水果了。以前他们对英格兰德本希亚州产的冰激凌的偏爱，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现在觉得印度的酸奶更加爽口。

孟加拉人只要回到印度就业挣钱，建立家庭，养儿育女，他们的根便扎进祖国的泥土里，心情变得恬淡。下班后跷着二郎腿，摇扇纳凉，满足于平平稳稳地消度岁月。

译自《旅欧书札》

访日散记

观察新事物，要点亮心灵的华灯。回首往事，则无需睁大双眼。心灵以最短的时间观察了新事物，便熄灭多余的灯光，以节省开支，心灵难以为“专注”一直补充给养。

摩古尔问我：“在国内读书，翻阅画报，觉得日本是个极为新奇的国家，到了日本为什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原因是：离别仰光，途经新加坡、香港，乘风破浪，抵达日本，观看新事物的兴致逐渐低落。当域外沧海的尽头，探出光秃秃的山峰，我们情不自禁地赞叹：“美哉!”摩古尔甚至想入非非：让我们在那儿下船一饱眼福！他以为对新景观产生的激奋会持久不变。大海搂着小山的颈项，世世代代以常新的语言喁喁低语；到了那儿，除了大海活泼的蔚蓝，天空恬静的蔚蓝，山峦朦胧的蔚蓝，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了。

然而，“新鲜”渐渐变为“不新鲜”。我们的客轮从一座岛屿的旁边驶过，扭头一看，望远镜遭冷落躺在桌上，心儿对它的呼唤置若罔闻。可看的东西日益增多，观看的次数反倒减少。一路了望新的景观，观赏的饥渴慢慢消退。

扳着指头算算，访问日本不过一星期左右，但仿佛过了很长时间。产生错觉的缘故，是那些道路、树木和人群的新

鲜成分未给人刻骨铭心的印象，似曾相识的颇多。任何地方没有无尽的新鲜，换言之，世上没有与我们熟稔的事物毫不相像的奇景怪物。第一次蓦然映人眼帘的，不会即刻适应我们心灵的习惯。之后，新旧的颜色调匀，形态接近，心灵连忙将它们整齐地摞在一边，以备后用。这类似于打扑克。我们坐下抓牌，根据颜色和牌值分类加以排列。新的东西，并非看一眼就扔掉，毕竟日后要派用场，心灵尽快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旧盒里。安置停当，再看看，不像开初那么新鲜了；其实本来就是陈旧的，不过姿态略新而已。

还有一桩恼人的事儿。我们看到，世界一切文明国家，在现代这个模具里，浇铸得形体相同，或者都缺胳膊少腿。我坐在窗户旁，眺望神户市，我看见的是钢铁的日本，而不是有血有肉的日本。一边是窗户，另一边是大海，中间偌大的城市，就像中国人画的奇形怪状的一条龙，扭动着巨大身躯，似在吞噬绿色世界；一排排紧靠的钢铁的楼顶，仿佛是龙背上的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名为“需要”的怪物，坚硬之极，丑陋之极。

农田里生产的粮食，千姿百态，美妙可爱。可是做成食品，在我们的口腔里嚼成一团，生理需要便消灭粮食迥异的形态。眺望神户城的脊背，看得出人的需要熔化了人性的繁富。人需要嘛，这句话无限膨胀，张开巨口，吞噬世界大部分地区。自然成了“需要”的囊中物，人也成了“需要”的人！

告别加尔各答，途经几个国家，所到之处，“需要”这怪物特别引人注目。以前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地看到，人的需要把人的高贵远远地抛在后面。昔日人看轻需求，给予经

商低下的地位，不敬重孔方兄。人们憎恶靠祭祀、教书、卖艺挣钱的人。如今生活如此艰难，金钱的范围和能量大大扩张，人们再不敢憎恶需求和需求的载体了。现在，人用货币衡量自己一切东西的价值，不感到羞耻。于是，人性变了——从人生的目标和荣誉，即从内心世界转向外部世界，从志趣转向实惠。人一天天出卖自身，丝毫不感到恐慌。久而久之，社会风尚变了。金钱体现人的能力，这是被肩上的担子压出来的，本质上是荒谬的。一度看重人格、鄙夷金钱的人，如今为了赚钱漠视人格。无论是君主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人们看不见它的狰狞面目，贪婪蒙住了人的眼睛。

日本城市的躯体，没有太多的日本特色。日本正借别人的服装，具体地说，日本捐弃室内服装，穿上了办公室的服装。世界上正扩展着一个办公室王国，它当然不是某一个国家。办公室是现代欧洲的产物，其服装也是现代欧洲款式。但实际上这样的服装反映不了人的身份和民族风格，只是办公室王国的标志。

印度有的医生说，“我需要西装和配套的帽子”，律师也这样说，商人也这样说。于是，这种必需品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整个世界是一副丑恶的面孔。

走在日本城市的街上，目光总为日本妇女所吸引。我觉得在她们身上看得到真正的日本，日本真正的建筑。她们不属于办公室。据说，日本女人在男人面前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她们那份尊严是自身固有的，而不是外界赋予的。日本妇女身著民族服装，履行着维护日本名誉的责任。她们最关心的不是抛头露面所需的行头，她

们的仪表因而赏心悦目。

日本街道上另一种景象也引起我们的注意。马路上人头攒动，但秩序井然。日本人似乎不会叫嚷，有人说日本小孩也不哭喊。我确实未见过一个哭闹的孩子。路上骑摩托车，有时难免被手推车挡住，摩托车手静静地等待，不吼叫，不骂街。路中央一辆自行车冷丁冲过来，要在印度，摩托车手准保对骑自行车的破口大骂。可是日本的摩托车手一声不吭。听侨居日本的孟加拉人讲，街上两辆自行车，或者一辆自行车与汽车相撞，流了血，双方不对骂，不互相指责，拍拍身上的土，各走各的路。

我认为这是日本力量的源泉。日本人不在争吵上面白费精力。不浪费生命力，关键时刻，就不至于发出力不从心的喟叹。悲恸、苦恼、激动、蒙受打击的时候，他们善于控制自己。因此外国人常说日本人不可理解，他们太内向了。原因也许是他们竭力避免放肆地宣泄感情，颓然倒下。

日本人节制地抒发情感，在诗中也得到佐证。三行一首的俳句，世界上独一无二。有三行诗，诗人和读者均心满意足。怪不得街上听不到歌声。他们的心不像岩泉发出叮咚的响声，而像镜湖一样幽静。我听他们朗诵的诗，全是有画的诗，而不是吟哦的诗。胸中的怒火和愤懑，损耗人的精力，这方面他们的支出极少。他们情绪的表露富于美感。美感，不介入荣利。我们不必为繁花、飞鸟、明月洒泪，我们与它们只有享受纯美的关系——它们从不伤害我们，从不巧取豪夺，从不腐蚀我们的生活。因此，给三行，它们就满意了；想象中的宁谧完好无损。

阅读两首脍炙人口的日本古诗，就能明白我的看法：

古老的池塘，

　青蛙跃入，

　　水声袅袅。

太高明了！日本读者的眼里充满灵性。一个被遗弃的古老的池塘，昏暗，静穆。一只青蛙跃人，扑咚一声。听见水声，说明池塘非常安静。如何在心版上画古老的池塘，诗人作了暗示，再写是画蛇添足。

再看另一首诗：

暮秋时节，

　枯枝上歇着

　　一只乌鸦。

三行足矣！深秋树木落尽叶子，一两根枝桠枯朽了，上面歇着一只乌鸦。寒带地区，秋天是树叶萧萧飘落，花儿凋零，浓雾黯淡天空的季节。秋天给人死气沉沉的感觉。枯枝上歇着一只黑乌鸦，这就足以让读者在心镜里窥见秋天的贫苦和阴暗。诗人刚落笔就退却了，因为读者具有丰富的形象思维能力。

下面援引的诗，具有超越视觉的深邃的意蕴：

天堂凡世两朵花，

　神祇佛陀亦乃花，

　　人心实为花之魂。

我个人认为,这首诗反映印度和日本共同的宇宙观。日本把天堂、凡世喻为两朵美丽的鲜花;印度的笔下,一个花托上的两朵鲜花是天国和人间,神仙和佛陀——假如人没有心灵,这鲜花就只是外在物——美景在人的心里才能诱发美感。

显然,这三首诗遣字用字,抒写情感是节俭的,不会惹恼心头的冲动。我认为,这是日本深沉的写照。总之,可称之为心绪的节省。

我们看到,人能够削减一种感受力,增加另一种感受力。美感和激情,是心灵的两种本能。抑制冲动和情感的外泄,有助于扩大美的表现力——到了日本,我得出这种结论。在印度和其他国家,我已看够的澎湃的激情,在日本看不到。

日本随处可见的深广的美感,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是我们难以深切理解的一种特殊的感知。它有点像狗的嗅觉和蜜蜂对方向的感应,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有的日本人一贫如洗,竟忍饥挨饿,每天花几分钱买一朵花,否则就感到度日如年。他们眼睛的饥饿,甚于腹中的饥饿。

昨天,两位日本姑娘来到我们住处表演插花。插花的构思、造型和技巧极为复杂,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每根枝桠,每片叶子,如何处理,颇费神思。看了她们的表演,我深深地感到,她们通晓可观的韵律和乐曲。

我读过一本书,书中描写日本古代威振四方的将士,在作战间隙研究插花技艺。他们认为练习插花能够提高军事素质,更加英勇善战。由此可见,日本人并不认为美感是一种时髦。他们认为精于此道能增强人的生命力,其原因是心境的宁静。超凡脱俗的美的愉悦,延缓生命衰老,愤懑像乌云

黯淡人的心理和情绪，美感使之平息。

前几天，一位日本富豪邀请我们到他的宅第品茶。冈仓写的《茶道》一书，详细描写沏茶、品茗的程序。观看典雅的茶道表演，我觉得那酷似宗教仪式，是日本民族的修身方式，日本人的人生哲学由此可见一斑。

那天驱车从神户城里出发，走了很远的路，进入一座花园别墅，里面绿荫婆娑，环境幽雅。日本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别墅。栽几棵树，撒几筐砾石，甬道上拼几排几何图案，还算不上别墅，到了这儿，你就会明白。日本人的眼睛和双手师事自然，受到美的熏陶。他们善于观察，也善于创造。

我们沿着树影斑驳的石径走到一棵树下，用石槽里的清水洗手沐脸，然后鱼贯进入一间小屋，坐在长凳上的圆形蒲团上，在此静坐片时是这家的规矩，刚进门是见不到主人的。前后在两三间屋里小憩，才能前往正式会见的客厅。每间屋子阒然无声，仿佛笼罩着亘古的暮色。每个人闭口不语，每颗心迷醉于绿荫浓郁的幽静之中。最后，主人缓步进屋，双手合十，表示欢迎。

这几间屋子里几乎没有陈设，然而又好像摆满了什么，让人感到充实。客人欣赏屋里仅有的一幅画或仅有的一盘盆景，默默地得到艺术享受。

珍贵的摆设需要充裕的空间。把精致的艺术品身贴身地放在一起，是糟蹋它们，有如逼忠贞的妻子去当别人的小妾。耐心地等待，让平静唤起渴望，再请你看几样珍藏，你就觉得它分外光彩耀眼。这次拜访使我悟出这样安排的道理。我想起在圣蒂尼克坦学校里我每天创作一首歌，唱给师生们听，每首歌都对他们敞开胸怀。可是把这些歌扎成花

束，带到加尔各答亲友相聚的所在，它们立即掩盖自己的娇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加尔各答的寓所里歌的四周没有空间。人群、琐事、喧扰，一齐压在它的肩上。加尔各答没有品味它内涵的碧空。

主人告诉我们，由于某种原因，他已吩咐女儿表演茶道。说话间，一位妙龄少女轻步而入，双手合十致意，步履、姿态极富诗韵。她利索地生火煮水，擦拭茶具，端下水锅，揭茶盖，沏茶，斟茶，献茶，一连串动作如此娴熟，如此优美，若不亲眼目睹，难以相信。

每只茶碗堪称巧夺天工的珍品，客人的一项任务是认真观赏。每只茶碗有奇特的名字。名字均有出处，主人对茶碗的爱护，无以复加。

饮日本茶，是安宁身心，在超脱尘世的平静的心境下，将美融入性情的过程。茶客不是疯狂的享受者，看不到一丝狂野和挥霍。心灵的顶端，由于名利的刺激和需求的暴风的袭击，波涌浪翻，茶道的意义在于远离那儿，使自己沉浸于美的深处。

由此可见，日本的美感，本质上是养身怡情，是积蓄充足的心力。身心内外的穷奢极欲导致虚弱，而纯正的美感使人心不卷入权利和物质享受的冲突的漩涡。因此，日本人心里，美感与勇武水乳交融。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男女交往无拘无束，不像别国男女那样拘谨羞赧、局促不安。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一层诱惑的薄纱，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素有男女同浴的习俗。这种习俗未沾染污秽的佐证，是近亲见了裸浴也不觉得有伤风化。在日本男女看来，裸体勾引不了人，对于裸体，双方的心态是正常

的。然而，在别国的丑恶灵魂和猥陋目光的胁迫下，日本城里这种习俗已经销声匿迹，但农村依然如故。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中，日本对人体独特的淡漠态度，是非常高洁的。然而，奇怪的是，在日本看不到一幅女裸体画。这大概是人体的隐秘未在日本人心中散布神秘感的缘故吧。

另外我们发现，日本女人的和服，未能大张旗鼓地宣扬她们的女性特征。可是几乎所有地方，和服里面的姿势让人明白，她们在竭力吸引男人迷恋的目光。她们的服装相当漂亮，可无助于显示女性的线条美。我无意掩饰日本人性格的软弱的一面，但以男女关系为中心，多数文明国家的人，人为地制造充满遐想的氛围，而日本人基本上不这么做，因而形成互不痴想的正常的男女关系。

日本儿童给了我极大的快乐。神户的港口、街道上到处是孩子，我在别国从未见过这般情景。我看日本人爱花和爱孩子的心情是一样的。爱孩子不需要虚伪的感情，我们应当像爱花一样无私地超俗地热爱儿童。

明天，这封信寄往印度，我们前往东京访问。请你们记住，我写的所见所闻，不过是对一个陌生国度作浮光掠影的观察的记录。倘若你们谁对我提出更多的，不，哪怕是少许“唯物主义”的要求，必将大失所望。我敢肯定，读者委员会不会把我的信当作日本游记。关于日本，我表述的看法，一部分属于日本，一部分属于我，记住这一点，就不会误入迷津了。我不敢打包票，我不说错话，但我抒写的都是真情实感。

神户　1916

译自《访日散记》

爪哇通信

罗梯[1]：

巴厘岛是个小岛，装饰得极为妩媚。树木、山峦、清溪、寺庙、神像、农舍、稻田、集市，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令人赏心悦目。荷兰殖民政府禁止资本家上岛办厂；不准传教士在岛上建造教堂传教。外国人购置巴厘岛的土地极难，甚至买地兴办农场也不允许。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以及中国侨民在岛上经商，与周围的环境并不显得不和谐。孟加拉平原上的黄麻厂，羞辱恒河边一座座神庙，严重破坏幽美的环境，那种情况在巴厘岛上不曾出现过。农村的事情，全由农民自己处理。巴厘岛的农田水利灌溉和耕作方法非常科学。因而农作物单产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巴厘人织的布色彩鲜艳，工艺精巧。他们从不随随便便在腰间围一块脏布，作贱自己的肢体。所以逢年过节，或举行什么纪念活动，人群汇集之地，五彩缤纷，呈现动人的情景。女人们赤肩露臂，问她们为何这样，她们说："我们又

---

[1] 泰戈尔的儿子。

不是风尘女子，干吗遮掩。”据说，巴厘岛的妓女才严密地遮掩肩臂。当地男女的体形优美，容貌端庄。我还没有见到体态臃肿或骨瘦如柴的人。结实、健康、神情欢悦的人，以及皮毛褐黄、膘肥体壮的黄牛，与丰盈、翠绿的自然环境，相得益彰。这种风景如画的绿岛，世界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南特拉尔这次没有陪我出访，我感到非常遗憾。观赏如此秀丽景色的机会，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别的地方是不会得到的。记得几年前一位著名美国艺术家在写给我的信中说，他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岛屿。这儿到处是令那位艺术家流连忘返的景物。农民们丰衣足食，所以才有心思美化庆典仪式，精心候雕门窗家具。任何地方看不到懒散的人。村村寨寨，人们或载歌载舞，或演出戏剧，剧目大都取材于《摩诃婆罗多》。由此可见，村民解饿的食粮和精神，都很充裕。路边矗立着许多庙宇和神像。我没有见过乞丐，没有见到贫穷的痕迹。我觉得我见到的那些村庄，颇像斯里尼克坦，到处可以感受到村庄的活力。

巴厘岛上，过节的主要内容是跳舞。如同一排排椰子树在海风中晃动，巴厘岛的男男女女在舞蹈之风中摇晃。每个民族均有表达其感情的特殊途径，以前孟加拉的心灵异常激动的时候，在颂神歌中轻易找到的抒发激情的途径，至今不曾消逝。巴厘人的心想说话，便不由自主地翩翩起舞。女人跳舞，男人也跳舞。我已看过巴厘岛的戏曲表演。从拉开帷幕到剧终，上场，下场，串场，表现交战和谈情说爱，甚至小丑的逗乐，全是舞蹈动作。深谙舞蹈语言的观众，才能弄清故事情节的发展。那天我们在巴厘王宫里观看古典舞，东

道主告诉我们，古典舞的名字是《萨勒维与莎达帕第的故事》。

由此可见，巴厘人通过舞蹈形象，不仅传递感情，而且表述故事。人的舞动表现故事内容。要使一个极平常的故事具有视觉效果，必须随着音乐的节奏，做出具有造型性的人体动作。

巴厘舞减少动作的直白，或者舍弃直白，只把韵律的流畅赋予变幻的舞姿。巴厘的舞蹈艺术家，把只能听的往世故事诗，变成可看的叙事舞蹈。语句是诗的载体，语句的部分韵律体现于音乐的普遍规律；但它的含义是人为的，不过是社会中彼此协调的象征罢了。两者的结合便是诗。只有富于想象力的人，听见“树”这个词，才能见到树。同样，巴厘舞单凭节奏，还不足以叙事，它还需要暗喻和比拟。这两者的结合，便形成巴厘舞。跳舞的时候，艺术家闭上嘴，用暗示和舞姿之曲说话。巴厘舞中我们看到的战争，在战场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假如天国实行一条法规：双方用韵律交战，一方的节奏出现差错等于失败，这样的战斗，似乎就是巴厘舞中的战斗。谁对舞蹈与现实的一致感到惊讶，继而产生厌恶，那他读了莎士比亚的剧本，也会嘲笑的——因为战争在韵律中进行，死亡也在韵律中出现。电影中有画面的移动，它既然可以成为名符其实的艺术，舞蹈中也就可以放映故事。不言而喻，我们也说帕依舞[1]一类的玩艺儿是舞蹈，但那种舞蹈的目的，绝对不属于巴厘舞。我在日本的京都观看的历史剧有道白。但演员的动作和身姿与舞蹈如出一辙，

---

[1] 北印度职业艺人跳的一种舞蹈。

富于强烈的感染力。毫无疑问，戏剧中我们使用押韵的唱词，而表情和动作如与平常生活一样，那是极不协调的。从名称就可以知道，我国的戏剧表演，主要是舞蹈。西方称看戏的人叫听众。但在印度，称戏剧为可看的诗。换言之，附丽于诗的表演，为眼睛提供看得见的艺术趣味。

以上谈的是舞蹈表演。巴厘岛也有纯舞蹈，前天晚上，我们在吉亚纳亚的皇宫已经欣赏过了。打扮得十分漂亮的两个小女孩，头戴冠冕，上面的簪花一动就摇颤。随着“佳美兰”[①] 乐器的演奏，她俩翩然起舞。演奏的乐曲与印度的乐曲完全不同。印度的乐器“贾尔达朗迦”弹的曲子，我听起来就像乐曲的儿童游戏。但它们似乎在巴厘人娴熟地用多种乐器演奏的深沉而悠扬的乐曲中也能听到。巴厘的曲调与印度的曲调也不一样。相同之处是都有击鼓声和敲钹声。大大小小的铃铛声，是巴厘乐曲的核心部分。它不是印度戏院里最近流行的伴奏，也不是欧洲的钢琴协奏曲。铃声似的主要音调传进耳中；可它又与其他各种乐器弹奏的乐音艺术地编织起来。从总体上说，它与印度乐曲相差甚远，但听了心旷神怡。欧洲人也会喜欢巴厘音乐的。

两位女孩踏着“佳美兰”器乐的节奏，活泼地跳舞，舞姿十分优美，身体各部分富有韵律美的舞动，是那样轻柔，那样生动，那样流畅，那样雅致。欣赏其他舞蹈，我们常常看见舞女拼命扭动身躯。而这两位小女孩的身体仿佛是两股喷涌的舞泉。据说十二岁之后，就不让这些女孩跳舞了，因为十二岁之后她们的身体不再那么柔软，那么伸展自如了。

---

① 巴厘岛特有的乐器，由铜片、竹片制成。

晚上，我们在皇宫观看戴面具的戏剧表演。我们曾从日本带回一些面具，制作面具是一门特殊艺术，需要深厚的艺术修养。我们每人的脸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依照面部轮廓和表情，我们的脸形可分成若干类型。制作面具的艺人把那若干类型的特征画在面具上。同一类的表情特征，收纳于同一类面具的神情之中。演员戴着面具上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某一个人，也是某一类人的表情。一般来说，演员要按照神情做动作。由于面具的神情是不变的，所以演员要做出与神情相应的动作。基本唱词是固定的，唱腔的声调应能诠释唱词，不能有丝毫出入。我们观赏的就是这种别具一格的表演。

我们听到的演唱，怪声怪调，听着不悦耳，不能称为歌曲。我的住处紧靠村庄，可我们从未听见哪个人或一群人唱歌。而我们孟加拉的村庄升起了月亮而没有歌声，是不可思议的。这儿，上弦月挂在椰子树梢上的暮空，却没有人唱歌。

聚集在一起的巴厘人的自我克制，一再引起我们的注意。那天吉诺亚王宫里演戏，从四面八方来了大批观众。我惊奇地对苏尼迪说，我怎么没听见女人怀里的孩子啼哭哩。女人的嗓门也缄默无声，仿佛受着神力的束缚。我记得加尔各答剧院里女人旁若无人的大声交谈和小孩的哇哇哭泣，像洪水淹没正演的喜剧或悲剧，卷起无从抑制的不文明的恶浪。可那天我看见几个来看戏的巴厘女人怀里搂着的孩子，乖乖地一声不哭。

巴厘岛上我还见到一种在别处从未见到的奇怪现象：巴厘女人不热衷于戴首饰。偶尔见到一两个女人戴的手镯，也

不是金的。有的女人的耳垂处刺小孔，插一小片干棕榈叶。我依稀记得阿旃达石窟的神像上见过这种耳饰。令人惊讶的是，在其他方面，巴厘人使用首饰毫不吝啬，甚至有滥用之嫌。他们的艺术品，如石像，木雕，布娃娃，金属制品，配以华丽的首饰，遍布全岛。只是巴厘女人的身上没有一样贵重首饰。

在印度，通常可以看到，制作首饰的作坊集中在旧城区，如德里、阿格拉、达卡，贝拿勒斯和马杜拉等城市，某一地区穆斯林或印度教徒的影响，根深蒂固。巴厘岛上没有这样的明显界限，艺术创作或多或少地为各地的群众所掌握。具体地说，巴厘人装饰环境，不是在遵从阔佬的命令，而是为了从中得到艺术乐趣。其原因在于，他们的艺术构思和技巧传遍这个小岛用不了很长时间。何况，巴厘人一向重视民族团结。那种平等的民族观念促成了艺术才能的均等。巴厘岛有着独一无二的天然地理环境，巴厘人被大海环抱，可以不受阻挠地凝聚和保护自己的艺术特长。而幅员辽阔的印度，一个时代产生的大量艺术珍品，传到下一个时代，慢慢就绝灭了。因此，印度的阿旃达石窟紧抱着阿旃达的年代。“卡纳罗格”依然淹留在卡纳罗格的年代。它们尚未到达现代。此外古典理论是印度心灵的主要财富，但被阻截在《奥义书》和桑格尔贾罗耆[①] 的年代了。我们现在只背诵古代典籍，其创造之流早已被阻塞。巴厘岛虽然与印度远隔千山万水，但印度的这么多精华，至今在巴厘岛上完好无缺，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小岛。岛上任何艺术品都不容易泯灭。

---

① 桑格尔贾罗耆（788～820）是梵典学者。

财物可能腐烂，一层一层埋起来。但艺术世代流传。所以，我们有希望在这儿获得古代印度的大量纯正的精品。也许巴厘古典舞和舞剧就属那类精品。

巴厘岛的藩王被称作“arja”（雅利安人）。我相信，那些王族成员认为自己是雅利安族人，与当地土著人不是一个民族。所以，认真研究巴厘王宫中保存的艺术品和至今举行的礼仪，可以发现在印度已被遗忘的或已消亡的古典艺术。

巴厘岛上曾有许多藩王。他们中有些人面临入侵的荷兰军队，害怕战败后被残杀，与成千上万的臣民一道自杀身亡。现在几位拥有藩王封号的人，像古代昂贵的烛台，插不上点燃的红烛了。他们居住的王宫里，陈设依然豪华。他们的住处，可称作京城。但京城与乡村的差别，如同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他们住在一幢楼里，中间没有高墙。

现代印度的各种艺术实践，分布于城市和乡村。城里点的灯光，照射不到农村。国家的财富仿佛已经分配，分给农村一小部分，不足以维持礼仪活动。因此，举国上下不能齐心合力地继承和发扬任何艺术和任何专门知识。城里人考虑国家大事，他们心目中的城市就是国家。而农村的人不会考虑国家大事。我们乘车游览巴厘岛，深入到边远地区。我们看到，河流、山脉、树林、农田、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巴厘人共同的财富，分布于各阶层的人中间。

前面我已谈到“佳美兰”演奏的乐曲。这几天我老在想，巴厘人不欢快地亮开嗓门唱歌，可能是缺少演唱的歌曲。他们叮叮当当敲击乐器。敲出来的其实是节奏，而不是乐曲。他们用各种乐器击出富有节奏的音响。有些乐器像锣和鼓，击出少量乐音，大部分则是声音。用金属制成的乐

器，可击出音符，但击不出舒缓的音调，也没有必要击出。因为音调属于歌的范畴。切割的曲子，只有节奏的音响。事实上，巴厘人唱歌不用嗓子，而用肢体。他们变化的舞姿，就是乐曲的变调；它与有大量跳跃动作的英国舞蹈不同。也可以说，巴厘人的舞蹈，不像雨季的倾盆大雨，而像水浪轻漾的清溪。节奏显示的连贯性，维系隔断的时间，而歌显示的连贯性，确保趣味的完整。因此，依我看，他们的乐曲是节奏，而他们的舞蹈则是歌。印度和欧洲有歌吟表演，巴厘岛则有舞蹈表演。

访问期间，我与许多身份高贵的荷兰人交谈中发现了他们的某些特点。若说他们对被统治的民族不充分地行使宗主权，那不符合事实，但从他们个人的言谈举止，我并未看到发号施令的蛮横。他们与当地人能够平易地相处。各地都有两个民族之间通婚的例子。他们的子女仍是父系亲属，不少身居高位的荷兰人是混血儿，他们不受到歧视。这儿双方为什么能够态度谦和，都把对方当人看待？一位荷兰人回答我这个问题时说：“有些人掌握大批军队、许多军舰、用之不竭的财富和辽阔的帝国，心里总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因此他们跨进小门槛感到非常难受。而我们没有总认为自己是风云人物的时间。因此，我们能够很随便地进入任何地方，与大家和睦相处。”

1927.9.7

译自《爪哇通信》

俄国书简

离开俄国，今日乘船前往美国。但脑子里依然现映着访问俄国的一幕幕情景。究其原因，主要是我访问的其他国家，未曾如此强烈地震撼我的心。那些国家各项事业的拓展，局限于各自的领域。有的地方是政治舞台，有的地方是医院，有的地方是大学，有的地方是博物馆。专家们埋头于各自的研究。但在这儿，一个共同的理想，以神经之网连结各个部门，凝成俄国这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俄国人所做的一切，是为实现一个宏伟的目标。

在个人利益蚀毁扩增着的国力和财富的国度，不可能有俄国那样心灵的紧密团结。俄国为实现五年计划奋斗时，欧洲大陆硝烟弥漫，一些国家的大部分观点和行动，服从于一种愿望，由一个灵魂统辖，可延续的时间不长。苏维埃俄国的伟大事业的特性，是他们以满腔热情创造着兼容民众之事、民众之心、民众之权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制度。

《奥义书》曰：切莫贪婪！此时此刻，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此话的含义。为何不能贪婪呢？因为“万物归一，个人

的贪欲妨碍对一神[1] 的感悟"。《奥义书》又曰："只接受一神的赠物。"在如何对待金钱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与《奥义书》的箴言相近。他们承认，全体国民中间，人的真实是无匹的，至高无上的。他们主张集体生产的东西，大家共同享受。《奥义书》告诫人："万万不可对他人之物垂涎三尺。"然而，只要存在贫富不均，必然滋生对金钱的贪欲。他们一面努力消除贫富差别，一面宣传"集体的馈赠"。

其他欧洲国家追逐个人利益、个人享受，其声势之大之猛，恰似《往世书》中描述的搅海，搅出了鸩毒和琼浆，但享受琼浆的人是极少数，绝大部分人尝不到一滴。由此引发了愤懑和动乱。大家哀叹这是不可避免的，说人性包含贪欲。贪欲的职业，是强行夺取不公平的享受。为此，明争暗斗永不休止，随时要做好厮杀的准备。然而，布尔什维克的言论让人认识到，人的团结是真实的，等级差别是虚影，以正确的思想和行动否定它的那一刻，它像梦一样飘逝。

铲除等级差别的运动，像海潮汹涌澎湃，裹挟一切，席卷俄国。所以踏上俄国的土地，可以感觉到一颗巨大的心的跳动。俄国教育领域的变革，是我在别国从未见到的。在别的国家，"近水楼台先得月"，谁占有受教育的机会，谁享受教育的成果。在俄国，个人教育等于全民教育，某个人不学习的不良后果影响其他所有的人。他们立志通过普及教育，真心诚意为人类做出贡献。他们有宽广的胸怀，是世界的艺术之神，名符其实的大学是属于他们的。

建造博物馆，是他们为把教育扩展到各个阶层而采用的

---

① 指梵天。

方法之一。他们编织的博物馆之网，覆罩了所有的城市和村庄。这些博物馆起着育人的作用，不像我们圣蒂尼克坦的图书馆，那样冷冷清清。

俄国两千多个地方调查中心，遍布全国各地，工作人员超过七万。这些中心负责研究当地的历史、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状况，确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负责勘探地下是否有矿藏。通过与之配套的博物馆，普及义务教育，是一项重要任务。地方调查中心开展的大规模活动和随之建立的博物馆，是苏维埃俄国的群众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的新时代业已到来的重要标志。

在圣蒂尼克坦任职的卡里默罕也对周围地区进行过小规模调查。但我们的师生未参与这项活动，也未获得裨益。唤起调查的热情，并不比获得调查的成果容易。我听说波罗维特带领经济系的学生正着手开展这项工作，其范围应该扩大，要鼓励文学系的学生也积极参加。与此同时，筹建全邦物产博物馆也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听了有关俄国博物馆的情况介绍，你一定会赞不绝口。莫斯科的契雷德亚科夫画廊，是一座艺术宝库。自 1928 年至 1929 年，一年之内，30 万人参观了画廊。由于每天接待不了太多的观众，像日里参观须预先登记。

1917 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前，参观画廊的尽是贵族、富翁、文人雅士，被他们称作资产阶级分子，不劳而获者。如今来参观的是劳动者，如瓦工、铁匠、售货员、裁缝等等。此外还有士兵、军官、学生和农民。

毫无疑问，应该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培养这些参观者的艺术鉴赏力。要他们这些门外汉看一眼就领悟艺术真谛，是

不切实际的。他们一面走一面看，眼神往往是迷茫的。鉴于这种状况，几乎每座博物馆里配备了讲解员。他们是从宣教部门和国家机关的科技人员挑选出来的，为观众讲解不收一分钱。讲解应该深入浅出，条理分明，太专业的讲解词，只会教观众越听越糊涂；千万别让观众错认为看清楚画上的东西就是绘画欣赏。

绘画作品的构图、色彩敷染、线条、空间、明暗方面的不同技法，体现不同的流派。深谙此道的观众很少。讲解员参加正规的专业培训，讲解才能生动活泼，磁铁般吸引住观众好奇而专注的目光。他们要记住，博物馆里并非只挂一幅画，观众也不是只想看一幅画。观众很想看懂博物馆里收藏的各种流派的作品的特色。讲解员有责任分门别类地介绍作品的风格，不过每类作品数量不宜太多，时间不宜超过 20 分钟。应解释什么是绘画语言和意韵，讲清画的布局与涵义的内在联系。剖示绘画的对立要素形成的特质，常能给人以启示。但观众略感疲倦，赶快让他们看其他作品。

上述内容，是从关于如何引导不识字的观众欣赏画作的一篇报道节选的，这篇文章引起我的深思。

寄给你的前一封信中我说过，俄国人意气奋发，斗志昂扬，大幅度提高工农业产但，使国家异常迅速地强大起来，这是励精图治的范例。他们苦干实干，与富国竞争，保卫了苏维埃政权。面在印度，一谈到全体国民应该发愤图强，有些人就大放厥词，说什么只点燃一支红光四射的火炬，熄灭其他部门的光华！否则人们就会心猿意马。尤其叫人哭笑不得的是，美术似乎与所有领域的执著探索相悖，有人总是怂恿孟加拉民族成为拳击手，不停地蹬腿伸胳膊，磨拳擦掌。

文艺女神的弦琴能当大棒使用，那太棒了！否则，恐怕是一事无成。到了俄国，可以深切地感到那些“豪言壮语”是多么虚伪。

俄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工厂，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目前正创造各种条件，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慢慢地帮助他们以心灵略领画作的意蕴。俄国人深知，缺乏艺术修养的人，言行粗野，表面上满不在乎，内心非常虚弱。俄国的现代戏剧有了长足发展。1917 年十月革命以后，俄国人面临严重的饥荒，照样唱歌跳舞，演出歌剧，这与气势恢宏的历史剧目相辅相成。

荒漠中没有葱绿的生命力。生命力的真貌显现之地，泉水汩汩地流出山岩的胸脯；春艳的形象之波中，喜马拉雅山的静穆，赏心悦目。毗讫罗摩阿迭多将来犯的古代中亚人赶出印度，但他不曾禁止迦梨陀娑创作《云使》。不能否定日本人会挥刀舞剑，与此同时，他们也善于弄文舞墨。来到俄国，假如我看到俄国工人只在车间里生产工业品，农民只扶犁耕地，我或许会得出结论，他们正走向消亡。树木中止绿叶飒飒的絮语，声音沙哑地骄傲地说：“我不需要舞韵。”那它肯定已是木器店里的一截枯死的木头了，可能非常坚硬，但不结果实。所以，我要预先通知那些“英雄豪杰”，并请那些“苦行僧”注意，回到国内，头上落下警察的棍棒之雨，我也不停止歌舞。

俄国戏剧舞台上取得的艺术成就，引人瞩目，艺术家过去和现在都有创新的勇气。创新的非凡勇气，对社会革命起着推动作用。社会、国家、艺术诸方面，他们无畏地开拓新的道路。

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几个世纪以来窒息了俄国人的智慧，几乎耗干了他们的生命力，如今已被布尔什维克彻底摧毁。看到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戴着如此多的精神枷锁的民族带来了如此广泛的自由，心中不禁充满喜悦。宗教培植愚昧，扼杀人的心灵自由，这个敌人比公开锁缚平民自由的暴君还要凶恶。现在大家已经看清楚，君主企图把平民变为奴隶，使用的主要武器，是使人麻木的宗教。宗教似心毒的美女，拥抱你，迷惑你，把你害死。虔诚之戟比武力之戟更深地刺人人心，且刺得人浑身酥软。

布尔什维克洗刷了沙皇强加给俄国的耻辱和俄国自身的污点，不管别国宗教界的顽固派如何放肆地攻击他们，我绝不说他们一句坏话。无神论比宗教迷信要好得多。俄国的胸脯上长期压着宗教和暴君专制的磐石，你若来这儿可以看见，掀掉了那磐石，俄国如今是多么轻松。

大西洋　波雷蒙号船上

1930.10.3

译自《俄国书简》

伊朗纪行

我们应邀前去参加当地女学生举行的欢迎会，驱车穿过了一条纡曲、狭窄的胡同。胡同两边的旧楼鳞次栉比，从外面无法看见胡同里的行人。

姑娘们聚集在作为会场的校园里。专门划出的一个角落里，几个女孩子身穿黑袍，只露出白皙清秀的面孔。其余的全穿西服。会场里是一片喊喊喳喳的说笑声，没有人想立刻安静下来。校园人口处装饰得像印度祭神搭的彩棚。我在游廊里入座，应邀作了简短讲话。几个姑娘请我朗诵我写的诗歌。前几天她们听我朗诵过一回了。我一时记不起整首诗，艰苦地回忆着背诵了《笼中鸟住在金色的笼子里》的前几行，有一处犹豫了一下，随机应变地补了个无意义的字，总算保住了诗的节奏。

傍晚，我们出席欢迎宴会。东道主是教育部的官员。河边的大厅里张灯结彩，坐满陪客。新结识的一位老诗人坐在我的身旁。宴会结束，对我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然后请我讲话。他们想听听我关于教育的见解。

疲惫无情地向我袭来。马不停蹄地参观，听介绍，在我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上午安排参观特西芬遗址。除我留

下休息，其他旅伴都兴致勃勃地去了。特西芬是一座古代名城，为巴罗梯衍国人所建。他们统治波斯帝国的时期，屡次击败入侵的罗马人。其实，巴罗梯衍国人并非波斯土著人据考证，他们属于土耳其族，曾向希腊人学到丰富的知识公元228年，阿尔达希尔征服巴罗梯衍国，重新将波斯帝国置于波斯人的行政和宗教统治之下。他是萨沙尼亚王族的开国皇帝。此后，罗马皇帝又多次派兵侵犯。最后，阿拉伯人攻下特西芬城。阿拉伯人认为那儿的自然环境不甚理想，劫掠了此城的财物，而在巴格达建都。特西芬城逐渐湮灭在沙漠里，只露出宏伟的王宫的一座拱门。王宫是克什鲁尔一世下令建造的，堪称萨沙尼亚时代瑰丽的建筑奇迹之一。

第二天晚上，伊朗国王设御宴款待我们。宴会厅里，没有炫耀豪富尊贵的排场。国王俭朴的作风，庄重的仪表，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与大臣们一道用餐，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我国某些地位不太高的人，在安排特殊宴会的肴馔数量和程序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过分愚蠢的讲究，我在御宴上不曾看到。一张长桌上铺着白布，摆着几盆花，没有五光十色的室内装饰，却仍可享受到被盛情款待的愉快。

我的儿媳拜见了王后。王后像极有教养的主妇，服饰朴素，和蔼可亲，言谈举止不让人感到在显示她是高贵的王后。

今日，贝都因游牧部落首领派人邀请我到牧区作客。我开初想婉言谢绝，怜惜衰老的身躯不去为好。可转念一想，当年在诗中写得何等豪放：我愿成为阿拉伯人，成为贝都因！那时我年近三十，如今三十岁快隐入我身后的地平线了。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今日不把激昂的诗句部分地付诸

现实，必将抱憾终生！所以一早就登车出发。途中，突然把我拉到一所培训学校，请我对学生发表讲话。旅行途中，这种事发生几回了。我一路上所作的简短讲话，不是成熟的果实，而是一片落叶，只能满足尘土的要求。

汽车驰入沙漠地区。一开始见到的并非漫漫黄沙，是坚硬的沙土。几条沟渠引来河水，远远近近可见小片农作物。主人专程前来迎接，上了我们的汽车。这是一位结壮的彪形大汉，目光锐利，一身游牧服装：头缠一方白布，套着黑圆环。雪白的衫衣外面，罩着轻薄的黑袍。陪同告诉我，这位首领几乎目不识丁，但机敏过人，是当地的议员。

烈日烤炙着浑黄的沙原，远处幻化为海市蜃楼。牧民在放牧羊群，有的地方踯躅着马和骆驼。风呼呼地啸叫，沙尘旋转着飞驰。走了很长的路，我们才达到他们的聚居点。一个巨大的帐篷里，许多人在喝咖啡。

我们在一间泥屋里落座。里面非常凉爽，地上有考究的地毯，靠墙木床上铺着软垫。房中木柱支撑着脊檩和椽子上的泥屋顶。首领的亲友围坐成一圈，有一位托着粗重的玻璃烟筒在吸烟。有人递给我一个精巧的茶杯，斟满咖啡。咖啡极浓，又黑又苦。

首领谦恭地询问我是否同意马上进餐，若吐出一个“不”字，按照风俗，就不必宴请了。我表示同意，空空如也的肚皮也催促我这样表态。演唱歌曲，是宴会的序幕。一位歌手手持用木片和皮革制成的简陋的单弦琴，边弹边唱。嗓音尖细，歌声如咽似泣，与昆虫的嗡鸣相仿佛，实在叫人难以联想到贝都因人的粗犷剽悍。

歌罢，送来水盆、漱盂。我擦了肥皂，洗净手，危坐静

候。面前铺了线毯，三四个小伙子端来了圆月形双层厚面饼，一只双环大铜盘里是小山似的米饭，上面是一只煮熟的整羊。刚才尖细哀切的歌声，与这宴席的形式和内容是那么不协调。大家簇拥着铜盘，把饭抓到自己的瓷盘里，撕掰着羊肉吃了起来。稀酸奶供大家作为饮料饮用。

首领不无歉意地说："我们这儿的风俗是贵宾进餐，主人站在一边。可是今天太晚了，顾不得风俗了。"说话间，又端来一只大铜盘。他的亲友呼拉一下围盘坐下，大吃大嚼。那些地位较低的陪客，只有收拾我们残羹剩饭的份了。

饭毕，首领下令跳舞。一位乐师吹起单调的笛音。牧民们踏着节拍，开心地蹦跳。说他们在跳舞有些夸张，只有领头的挥动着手帕，稍微有点舞蹈的味道。

这时我的儿媳去看望他们的女眷，她们也为她表演了舞蹈。她回来告诉我，她们的舞姿优美动人。由此可以推想，欧洲的舞女想必模仿过东方舞蹈，尽管跳起来少了点东方神韵。

随后，我们来到屋外观看战斗舞。他们手持棒棍、匕首、腰刀、猎枪，一面跳跃吼叫一面转圈，情绪激昂。女人们立在门口，为他们加油、喝彩。

下午四点左右，我们告别热情好客的主人，踏上归途。首领送了我们一程。贝都因牧民是沙漠的儿子，性情豪爽、坚毅，生死的矛盾与他们终生相伴。世界没有给他们固定的住所，他们也不期望别人恩赐栖身之地。生物学有自然选择一说。生活的磨难中，他们经历了严格的选择，弱者被淘汰，他们是存留的强者。死亡考验过他们，他们部落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故乡的怀抱是窄小的，重重困难的包围

中的生活的些许成果，他们共同享受，他们的食物盛放在一个大盘里，虽然这种食用方式并无时髦的雅趣可言。他们可以吃别人烙的粗面饼，不分彼此的习惯中，培育了为同族人赴汤蹈火的英雄气概。我是河流的怀他里的儿子，坐在他们中间用餐，我想到我同他们是用不同的模具铸就的，但彼此的感情，可用心灵深挚的语言加以沟通。所以，当这位不识字的首领含蓄地说，“我们的祖师教导我们，谁的言行不让他人感觉到危险，谁就是纯正的穆斯林”时，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他接着谈了颇有见地的观点：“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对立的罪恶种子，埋在印度某些知识分子的心底。不久前，从印度来了几个受过教育的穆斯林，打着伊斯兰教的幌子，大肆散布教派仇恨。”他的语调变得严肃起来：“我不相信他们宣扬的文明，拒绝接受他们的宴请。至少在阿拉伯地区，他们不会受到人们的尊敬。”

我告诉他，我曾在一首诗里写道：“我愿成为阿拉伯人，成为贝都因。”今日，我的心与他们贴得更近了。我在内心深处，分享了他们的精神食粮。

汽车徐徐启动。两旁，表演骑马术的两队贝都因骑手，策马飞奔，宛若两团沙漠旋风。

我的访问看样子只好在阿拉拉伯贝都因部落宣告结束了。启程回国还有两三天时间，可是我已经疲惫不堪，难以完成其他参观项目。在沙漠友好的气氛中结束这次访问，是令人难忘的。

我同首领开玩笑：“我受到了贝都因人的热情款待，可未看到贝都因强盗如何抢劫，实在是美中不足。”

首领哈哈大笑："不好办哪，我们的强盗从不伤害白发银髯的学者。有些狡猾的商人经过此地，就让温文尔雅的老人伪装成他们的头领，坐在骆驼上。"

"访问中国的时候，"我说，"我对一位中国朋友说，'我真想落入强盗之手，使我的访问带上传奇色彩。'中国朋友说：'中国的强盗不会欺侮像您这样德高望重的诗圣的，他们尊敬老人。'"

年已七旬的我，不会学年轻人去冒险的。访问已近尾声，带着伊朗人的尊敬和友情，我即将动身回国，今后，我只希望工作之余置身于安宁的环境。年轻人之间产生矛盾，矛盾的发展，遏止人世之河的逆流。强盗尊敬老人，将老人推出自己的天地，而要与年轻人较量。那种激烈的搏斗能锤炼膂力。所以年过五旬，人最好知趣一些，隐居在远离那种尊敬的森林里。

译自《伊朗纪行》

西行日记

一

上午八时，天空乌云密布，细雨中的地平线模糊不清，季风像一个烦躁的男孩，怎么也安静不下来。凶猛的海浪扑向港口的石堤，激起阵阵轰响，像是要揪住谁的头发，把他扔进海里，但始终抓不到他。如同心儿在梦中受到惊扰，在胸中奋力挣扎，憋在喉咙里的声音想化为嚎啕大哭，倾泻出来。这喷溅着白沫的哑巴似的海涛的咆哮，让人听了觉得，雨雾中白茫茫的大海，是一个深不可测、迷茫无助、充满忧愁的恶梦。

踏上旅途之前，这种恶劣天气常被视为不祥之兆，令人心情沉重。但我们的看法是成熟的、现代的，对气候的变幻满不在乎。然而，我们的血液却是幼稚的、原始的，它的忧思超越争论，颇像石堤上四溅的愚顽的浪花。理智躲避大自然那无言的暗示，踅回到逻辑的城堡里。而血液在理智的栅栏外流动，映着云影和海浪的起伏；风笛诱它翩翩起舞，从光影的暗示中发掘丰富的寓意；当天空显露不悦的神色，它

再也无法平静。

我多次出国访问，提起沉入心湖里的锚，以往并不太费力，可这次它却牢牢地抠抓着岸堤。这使我感到，我已步入暮年。不想出访反映心灵的吝啬。积蓄日益减少，支出时必然犹豫不决。

不过，我心里清楚，客轮渐渐远离海岸，将我往后拽的无形的纽带将慢慢松开。在大路上阔步向前的年轻人[①]有一天曾经吟唱："哦，我心潮起伏，我渴望远行。"这首歌难道驾着逆风飘回去了？难道对揭开大洋彼岸不熟悉的女性的面纱一点不感兴趣？

蚕从茧里钻出来是它的特性。追求物质利益者强行从茧抽丝的时候，蚕的处境极为悲惨。跨过中年以后，我曾访问美国。他们先拉我去发表演讲，之后才给我自由。从那以后，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拉到会场，发出正义的呼声，我诗人的身份退到了次要的位置。作为民间人士，我在人世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度过了五十年，按照古代哲人摩奴的观点，我这个人已到了该隐居森林的时候，却常常出现在社会需要的会场上。所以有些团体想方设法劝我去做官方工作，我从此陷入何等苦恼的境地，是可以想见的。

不管你是诗人，还是文学家，都得服从人的意志——皇上的圣旨，君主的指令，由形形色色的发号施令者组成的群体的要求。文人不能完全避开旨意的进攻。其原因是：他们在书斋膜拜文艺女神，但在客厅不得不尊奉财富女神。文艺女神召唤他们进入琼浆的宝库，可财富女神领他们步入粮

---

① 指作者自己。

仓。生长白莲的天堂与生长金莲的财神的宫宇不是毗连的他们要到两个地方纳税，结果是一处高兴，另一处经济上拮据，常常使他们十分为难。时间花费在谋生方面，精神世界的工作难免停顿。企图在铺电车路轨的地方修花园，那是很荒唐的。有鉴于此，通往办公室的道路与花园达成协议：园丁提供花卉，电车公司的老板提供粮食。但可悲的是：提供粮食者在世界上拥有很大的权力。赏花的爱好斗不过满腔的饥火。

人的工作有两个领域：生活需求的领域和艺术领域。需求的动力来自整个世界，来自匮乏；艺术的动力则来自心灵，来自情感。外界的订单使日用品市场异常兴旺，而心灵的渴望使艺术创造生动活泼。

所谓大众，顾名思义是指许多人。他们的需求是强烈的，大量的。对他们来说，要满足的需求的价值极高。因此他们漠视艺术。人挨饿的时候，茄子比素馨花价值更高。为此，我不责怪饥饿者，但假如有人命令素馨花扮演茄子的角色，那么，我定要批驳这种无理要求。上苍让素馨花开在饥饿者居住的地方，素馨花本身毫无办法。它唯一的责任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别人是否需要它，它照常到时开花，照常到时枯萎凋落，照常让人把它编成花环，如此而已。

任何小人物也拥有称作本性的财富。他自由自在地把本性的财富珍藏在弱小的身躯中。历史上没有留下他的姓名，或许还曾经被人贬低过，但他的姓名保存在心灵主宰的宫殿里。谁坠人贪婪的陷阱，出卖自己的信仰，如再敲响他人的宗教的铜鼓，那么即便在集市上名声显赫，在他心灵主宰的宫殿里也将销声匿迹。

我这样说自有我的道理。不能说我从无过失。沉重的痛苦中，我体会到我的过失造成的亏损和悔恨。我为此变得非常谨慎。狂风暴雨的时候，由于见不到北斗星，人会迷失方向。在不同的时候，外界的喧嚣使人昏昏沉沉，听不清楚本性的自白。那时，许多人异口同声地高喊“职责”，在他们的叫喊声中，我迷茫了，忘记了并无什么称为职责的可隔绝的东西。我的职责是指对我来说应尽的义务。赶车是一种普通的职责，但在危急关头，马如说“让我来代替驭手”，或者车轮说“让我履行马的职责”，那么，这种职责是可怕的。民主时期，这类变幻无定的可怕职责随处可见。人类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是人们所期望的。可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战车有很多部件——劳动者有劳动者的驾驶方法，贤人有贤人的驾驶方法。只有双方协作，互相帮助，战车才驶向前方。双方的职守混为一谈，势必造成停车事件。

在目前的年龄，我生活中最大的烦恼是：虽然我生来是个森林隐居者，但工作地点的煞星，却把我改造成社会活动家，长期以来，我在书房伏案写诗，不知哪一天，天帝的意志的渡船把我送到人海的码头。现在，我的时光在诗歌创作的书斋之外消度，我置身于民众的活动场所。当鸭子在陆地上摇摇摆摆走路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它的脚掌生来不适宜陆地上的行走，而适宜水中游泳。同样，“可恶”的习惯和天帝赐予的写作的兴致，使我在民众的活动场所迈步的姿态至今不十分优美。在这里我没有当“主语”的资格，我所说的“不变格”的事情，我做起来也毛病百出。当义务工作者的年龄已经过去了；每逢灾年，我仍不得不手持募捐本到富豪关闭的大门口转悠，落下的泪滴比捐款的数字多得多。随

后，有人请我作序；著书者寄书给我，请我评论；有人责怪我不复信，信中附寄邮票，强迫我写回信；年轻夫妇在信中请我为他们的新生婴儿起名字；出版社的编辑来函催稿件；即将结婚的恋人让我为他们谱写新歌；还有人来信请教我是怎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有人来信责问我，在振兴民族方面，为什么与报刊专栏撰稿人的观点不一致。在他们激情的夹击下，我不得不积攒这些无聊之事的垃圾，好在岁月的清道夫擅长清除垃圾，我有望得到天帝的宽恕。

经常有人请我去主持会议。当我沉浸于诗境的时候，我没有这种烦恼。不会有人犯糊涂，恭请放牛娃端坐在皇帝的御座上，所以，他有时间坐在榕树下吹笛。但是，假如有一天把他召去，他用鞭子当君主的节杖来挥舞，那牧牛和国王的统治均受影响。我是诗歌女神的侍者，可在混乱的环境中，却无奈地戴着富翁的议事厅里的徽章。结果，诗歌女神常常把我抛弃，而富翁掌握的宣传媒介也千方百计找我工作中的岔子。

我缘何素无躺在指令的箭榻上的愿望，上面作了说明。此外，我作了申辩，讲清楚在众人合力劳作的地方，我已为卖掉的所有“闲暇”的牛犊按时纳税；我为何采取文明或不文明的不服从的方针；我未能躲避那些恳求，是我性格软弱所致。这世上大人物个个是板着脸的心硬似铁的人；在获取神圣财富的道路上，在中意的地方，以恰到好处的坚定口吻说声“不”的能力，是他们的盘缠。为了保护神圣的财富，他们在自己周围的地段，能够构筑“不”这咒语的工事。我不如他们那样崇高，做不了那种事。我脚踩着“是”和“不”这两条船，摇摇晃晃突然落进无底的水中。因此，我

今天真心诚意地祈求：“哦，‘不’这艘船上的船夫，请用力把我拉到你的船上，然后把我一直送到河中央。尢事的码头在等待我，不要让我在犹豫中浪费宝贵的时间！”

哈奴纳马德号客轮上

1924.9.24

二

今天，太阳不时从云中朝下窥探，但它似乎仍被关在牢房的铁窗内，没有自由，似乎仍没有摆脱恐惧的阴影。身着雨霖之国的黑色制服的云团，在它四周巡逻。

阳光隐匿，我情感的江河里潮水哗哗退落，涨潮要等到阳光重现。

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我看到大部分青年对父母的依恋之情正在消失。可在我们国家，这种依恋之情仍然存在，同样，我也看到，在那个国家，难以深切地感受到人与太阳在心灵上的联系。在这个阳光稀少的国家，人们为了阻挠阳光射人屋内，有时拉上一半窗帘，有时甚至把窗帘全拉上。我认为这是一种蛮横的行为。

人难道不与阳光息息相关？太阳的光流在我们的动脉中流动。我们的生命、灵魂、富于情感的容颜，都源自那个巨大的星球。太阳系未来的岁月，在它的火雾中漂荡。我们身躯的每个细胞都包蕴它成形的能量，它的光华与我们的思维的波涛一起奔腾。在外部世界，太阳光里的颜色，使云彩、草叶、鲜花和整个世界的容貌色彩斑斓；在内心世界，太阳

的能量与心绪交融，为我们的思维、情绪、痛苦和爱情染色。这阳光是如此五彩缤纷，如此婀娜多姿，如此引人遐想，如此令人回味。这阳光使一串串葡萄成熟，酿成一滴滴美酒。也正是这阳光为我的每首歌谱写优美动听的曲子。阳光像沉寂的梵音凝集在树木的枝叶里；从我的心灵喷涌的、在语言之河中漂游的思绪，难道不是阳光的一种有意识的活跃的形态？

哦，太阳，在你能量的火泉畔，地球隐秘的祈祷化为草，化为树，往空中生长，高喊：“夺取胜利！”呼唤：“揭开厚幔！”这揭开厚幔是它生命的游戏，是它花儿、果实的绽露。地球祈祷的泉水从远古的微生物中流出，流到今时人类的中间，从生命的码头流向心灵的码头。

哦，神圣的太阳，我高举双臂对你恳求：“请开启你金杯的盖子！我身上潜藏着真实，让我在你中间看到这真实的灿烂面貌，让我在阳光中袒露我的一生。”

1924.9.26

三

东方晨光熹微，太阳尚未升起。静谧的海水像杜尔迦女神脚下蜷睡的狮子，一动不动。陶醉子欢迎旭日喷薄而出的仙曲中，两行诗脱口而出：

呵，大地，你为何每天
阅读诉说不满的信件?！

我恍然省悟，每首诗在脑海中形成之前，复沓的诗行首先浮现出来。复沓的诗行常常像飞翔的种子飘落在我的心田，但并不是总能看清。

遥远的海边，大地铺展五彩的轻纱，独自面东而坐，看似一幅画。从上空不知何处掉下的一封信，落在它的膝盖上。它拾起捧在胸前专注地阅读，黑棕榈往后拖曳的浓荫，好似从头上散落的蓬发。

我诗中重复的诗句说，每天都是一封信。够了，不需要更多的信件，它如此宏广，如此朴实，能轻易地包容天空。

大地世代读着这封信。我在心里望着它阅读。天国福音通过世界的内心，通过喉咙，变成奇特、丰繁的形象。于是森林里有了树木，鲜花有了芳香，生命有了律动。那信中只有一个词——阳光。那是美丽，又是恐惧；它在笑声中闪耀，在哭声中垂泪。

读这封信本身就是创造之流；其中交融着布施者和受纳者的交谈，交融中涌动着形象之浪。交融的所在名叫分离。因为，若无远近的区别，河水就不流动，信函无从传递。在创造的泉眼里涌出奇迹：一泓清溪分成二条细流。设法让幽居的种子分裂，从中引出两片嫩叶，种子才有语言，否则它是哑巴，是吝啬鬼，不会享受自己的财富。原始细胞是单一的，裂变后成为雄性、雌性两部分。此后，两部分的空隙里设立“邮局”，通邮永不停止，分离造成的空隙是一笔财富，否则一切都将沉默、湮灭。这空隙中间腾起期待的痛苦和不可抑制的强烈欲望，在欲施与欲纳的问答的此岸、彼岸之间往返运动。其间汹涌着创造的波涛；创造的季节发生嬗变，

有时是夏季的苦行，有时是雨季的洪水泛滥，有时是冬季的犹豫，有时则是春季的恩惠。称它为虚幻不算为过。因为这封信的文字是模糊的，语言充满暗示；它的呈现与消失的全部含义并非每时每刻都能领会。不可目睹的热能不知何时沿着苍天之路潜入土壤，我想准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不久，有一天我看到幼苗顶穿泥土之幔，引颈寻找他世的熟悉面孔。热能遁逃的那天，谣言四起，说热能遁入地下的黑暗，坐在熟睡的种子的门前，举手叩击。如此这般，看不见的充满暗示的无量热能，进入一颗心与另一颗心之间空隙的暗室，与谁窃窃私语，无从知晓。又过了几天，帷幕外面传来新奇的声音："我来了。"

一位同行的朋友读了我的日记说："你读大地的信，也读凡人的信，似乎把什么搞混了。迦梨陀娑的名作《云使》清楚地感受到遭贬谪的药叉和他的爱妻彼此思恋的痛苦，可在你的作品中，弄懂哪是隐喻，哪是直抒胸臆，越来越费劲了。"我说，迦梨陀娑写的《云使》，反映的也是世界的事情。否则，遭贬谪的药叉怎会住在罗摩山，而他孤寂的妻子怎会住在阿罗迦的天宫？天堂、人间的离情充斥所有的文学创作。用梵语的韵律写的世界之歌正在演奏。分离的空隙中，分子、原子每天传递的看不见的信件，就是创造的梵音。男女之间，无论是通过眼睛、耳朵、心灵，还是使用纸张，那交换的信，是世界之信的一种特殊形式。

1924.10.3

译自《西行日记》

在北京地坛对学者的演讲

看到你们神情专注的面孔，我感动不已。你们在百忙中赶来聆听演讲，可我心里清楚，你们不是来听一个印度人阐述观点的，你们要听的是一个亚洲代表的讲话。你们这样兴致勃勃，是因为我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亚洲。我深深地感到，亚洲已期待很久，并仍在期待听到他的声音。

亚洲曾把世界从野蛮的魔窟中拯救出来。我不知道后来黑夜是如何降临的。当我们听见叩门声，从沉睡中苏醒，我们不准备迎接自以为强悍，自以为聪明绝顶，趾高气扬地走来的欧洲。西方不是来馈赠珍宝，也不是来索求我们的精品的，而是来剥削我们，牟求物质利益的。它甚至闯进我们的家园，凶狠地抢劫我们的钱财。这就是欧洲征服亚洲的手段。

我们之所以难以客观地看待欧洲，是因为我们不能不亢不卑地与之相处；从而形成一种高贵者与低贱者的关系，一方颐指气使，另一方忍气吞声。我们伸手接物，好似乞丐，总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我们至今缺乏自信，不曾发现自己的财富。

我们要从昏沉中猛醒，证明我们不是乞丐。这是我们的

责任。你在寓所找到不朽的珍异，之后你才能获救，并拯救人性。在东方，我们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仿效西方，但我不敢苟同。西方创造的一切是为西方的，对它来说合情合理。可我们东方人不能租借西方思想和西方禀性。西方成为剥削者，咀嚼着剥削的果实，正一天于堕落。我们争取的是生存权。

我们应当奋斗，对人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充满信心。我们东方人从不敬慕分配死亡的将军和散布诺言的外交官，精神领袖则有所不同，依靠他们，我们或许能或许不能得救。科学的力量归根结底并非最强大。它正在毁灭自身。机关枪、轰炸机杀害活生生的人，西方同时坠入腾起的烟尘。我们决不效法西方的明争暗斗、自私自利和横行霸道。

回顾一下历史进程吧。先是地球凝成，而后繁衍生物。先是漫漫黑暗，而后出现光明。后来又有了依附于肉体的生命，有了智慧，造就出最强大的力量。人凭借武器延长手臂，扩大体力控制的区域，人成了其他动物的主宰。然而，历史进程到此并未结束。另一种本能也与人类密不可分，它不是索取，而是赐予，亦即牺牲精神。

鸡蛋里的鸡有未完全成形的翅膀、腿和视力。当鸡藏在鸡蛋里，它们都没有用处。让我们施展想像力——即使在蛋壳里的小鸡，也能感受到未来有一个供它充分发挥潜能的天地。而另一些小鸡，是理性主义者和逻辑学者，争辩说蛋壳外不存在生命。人类也同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坚信蛋壳外有生命，另一部分人则不信；一部分人相信我们拥有智力无从解释清楚的才干，另一部分则断然否认。

我们生活在幽暗之中，不能全面地认识外部世界；我们

也蜷缩在外壳里面。甘愿自我牺牲，奋起打破外壳，蒙受的损失不是恒久的损失，而收获巨大。所有的宗教详述了以牺牲求收获的观点。这已成为伟人的信念。这是人性的信念，是灵魂托起的信念。我们舍弃自我时，也就获得了自我。

蜜蜂除了采蜜不做别的事。而有灵魂的人，日日外出求索，他本能地寻求终极真理，寻求终极的而不是隐匿的价值。我们的信念贯透无限，贯透无限触摸着的具有实物的一切领域。

真理与真实不能混为一谈。邪恶的本性不过是有待于否定的真实。但真实无力拒绝真理，因为真理是精神永不熄灭的光华，照耀着所有的真实。最后的声音不是疑惑和否定的声音，而是信念的声音，爱的声音 。真理已征服人心。否则世界早已沉入无边的黑暗。要做的事是为仁慈、爱和美的最高真理效力。

你们的文明由社会生活中灵魂的信念培养。中华民族是生存最长久的民族。自古以来，你们有不单对强盛而且对仁慈的忠信所滋养的聪明才智，它赋予你们光辉的历史。你们来聆听我的演讲，是因为我谈的是亚洲，我为亚洲大陆而自豪。最后，衷心感谢你们给予我的热情欢迎。

1924

译自《在中国的演讲》

在杭州对学生的讲话

离此地不远，你们的一座庙里，几个世纪之前移居贵国的一位印度僧人的雕像，神态逼真，栩栩如生。关于这位先哲，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长途跋涉来到这儿，忽然觉得这儿的青山翠岭很像他在祖国常见的山岳。传说，有一座山是从印度飞来的。其实，他在印度熟悉的那座山有个梵文名字，叫作鹰峰。看到杭州这座山酷肖他所爱的印度山峦，他心中欣喜之情油然而生。

来杭州访问，我游览了你们美丽的西湖和环湖的秀峰，没有丝毫陌生之感。因为中印两国的山脉操相同的语言，两国的湖泊面带同样妩媚的笑容，两国的树木也相象，只是面容略有差异。当我察觉我伫立在自然的心田，我发现不同国家的外貌相似得惊人。

但作为人类，我们没有能使彼此息息相通的语言，这使我感到悲哀。也许，这是有益的，它迫使我们为相互了解付出一定的代价。开初我们都是陌生的，赢得彼此的爱，要作艰苦的努力。真正的爱能排除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扩展自己的极限。

几个世纪前来此定居的印度僧人，不仅发现此地与印度

的山峦相象，而且发觉他与当地人心心相印。在一幅壁画上，一个当地人正和颜悦色地把食品赠送给他，这是一件生动形象的佳作。我是他别离的印度先人的后裔，我也想从你们手中接过人类仁慈的食粮。

我知道你们中间许多人对我不熟悉，你们来看望我，不是想从我这儿获得什么信息；我相信，是为了缅怀逝去的辉煌年代。印度往中国派遣了爱的使者，他们不是商人，不是士兵，而是印度最优秀的儿子。他们横渡大海，穿越沙漠，带来了一份厚礼。

这是古代印度人的一项光荣任务，一项在荆棘丛中开辟道路的任务。从根本上看，人是筑路者，筑路不是为私利和权力，而是让人的心灵踩着去会晤别国的兄弟。如今，凭借一些先进手段，人类发现人与人极易接近的时候已经来到。但正因为太容易，人类诸民族真正而深刻地彼此认识却变得异常困难。

如今我们多数人是旅行者，我们外出看到的大都是生活的表面现象。困难之所以日益增多，是因为我们行走总戴着文明生产的面具。甚至在穷乡僻壤，我们也发现我们习惯享用的食品，居室里充斥奢华，把我们与平民隔开。我们步入大饭店，以往经过的地方从此没有我们的身影。我们为这样或那样的目的而来，透过雾霭，看不真切，只看到它模糊的影子。

这儿的中国人自觉地聚集在一起，接受印度僧人带来的礼物，他生活在他们中间，并在他们中间圆寂。他不曾带来民族或宗教的优越感，带来的是鼓舞他离别故土的博爱，他有克服千难万险的深刻体会。我们今天无从体验他富于传奇

色彩的人生历程。依靠科学，不同的民族很容易走到一起，而依靠科学，剥削、杀人也容易多了，但彼此袒露胸怀是不容易的，尽管我们相信应该那样做。

人与人越来越靠近，但客观现实是，人类不觉到这值得自豪。当我们互相接近却不能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时，邪恶便滋生。我们是汇集的人群，总不能凝成社团。现在是我们全力以赴地洗刷整个人类蒙受的耻辱的时候了。

我的朋友们，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特来邀请你们重新疏通我认为依旧存在的交往之路，这路上忘却的杂草丛生，但轮廓依稀可辨。我荣幸地认为，通过这次访华，中印两国将更加贴近，这不是为实现政治或商业的目的，仅是为无私的人类之爱。

钟爱你们娇美的西湖和青山，对我来说毫不困难，了解在座的各位难道会困难么？我是印度人，你们是中国人，我设法了解你们，不是为了提高你们的觉悟和道德水平。当我们认识到，团结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并无或好或坏的隐蔽的动机，人类世界的一切误解便烟消云散。为此，我恳请你们帮助我们顺利地朝这个目标前进。在印度，我们是被打败的民族，在政治、军事、商业等领域，我们没有权力。在物质方面，我们无力帮助你们，也不会伤害你们。但我深感荣幸的是，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作为客人、朋友、兄弟，我们永远站在你们一边。

你们邀请我访问中国，我也邀请你们访问印度。我不清楚你们是否知道我在印度创建的学院，它的宗旨之一，是由印度欢迎世界走到它的心中。让看似艰险的关隘变为通途，让我们不畏惧差异，通过差异团结起来。差异是永远抹不掉

的；没有差异，生活便显得十分贫乏。让所有的民族保持各自的个性，聚集在朝气蓬勃的团结的氛围中，而不是在僵死的单一之中。

1924

译自《在中国的演讲》

致日本诗人野口的信

一

野口先生：

读了您的来信，我万分惊讶。阅读您的作品，以及您我个人之间的交往，使我了解到的值得称道的日本精神，与您来信的情调和内容极不协调。想起来令人难过的是，在战争狂热的熏染下，某些领域卓有创见的艺术家竟陷入迷惘，天才人物竟把自己的名望和真诚供奉在战争魔鬼的祭坛下面。

记得您曾和我站在同样的立场上，谴责法西斯意大利蹂躏阿比西尼亚[1]。但您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评判对中国的侵略，评判应有原则基础的承托。日本采用从西方学到的野蛮方法，对中国人民发动一场残酷的战争，践踏文明的一切道德原则。这铁的事实，是任何辩解也改变不了的。您声称日本有特殊的社会情况，但您忘了扩军备战总有其特殊背景。那些高贵的军界头目相信能为他们的暴行找到新的理由，进

[1] 今埃塞俄比亚。

行大规模的屠杀和破坏，他们从不向别人求教如何在自己头上罩上神灵的光环。

人类有许多缺点，但依然相信社会道德规范。所以，当您说，尽管惊心动魄，可是为了在亚洲大陆开创一个新世界，这是不可缺少的手段（我认为其含义是，为了亚洲，作为拯救中国的手段，要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狂轰滥炸，夷平一座座古老的庙宇和大学。）时，您把一种生活方式强加给了人类，这种生活方式在野兽中也不是无法避免的。它绝对不适合于东方，尽管东方偶尔脱离正确的道路。您想象中的亚洲，架在地狱的凯旋柱上。您说得很对，我相信亚洲的使命。但我没有想到，有人竟把这种使命与能让帖木儿[①]开心的惨酷屠杀相提并论。访问日本发表演讲时，我表示反对仿效西方。我把欧洲一些国家扩张帝国版图的野心与佛陀和耶稣宣扬的理想境界，以及凝成亚洲和其他大陆的文明的伟大文化和睦邻友好，作了比较。我认为有责任告诫因伟大的英雄主义和武士道精神而闻名于世的国家：科学的野蛮吞噬了西方的人道主义，把残忍注入困惑的群众心中。这是不值得任何英雄的国家，在崛起的道路上奋进的国家，以及前景辉煌的国家模仿的。您在信中阐述的“亚洲是亚洲人的”理论，不过是政治掠夺的一件武器，是应受到抨击的对欧洲的模仿。其中没有超越狭隘的政治、使我们团结起来的博大的人道主义。

近日我读了东京一位政治家发表的讲话，不胜惊诧。他说，日本与意大利和德国建立军事联盟，有“崇高的精神和

① 帖木儿（1336～1405）系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

道义方面的原因，不存在利益的得失问题”。讲得多么冠冕堂皇！然而，艺术家和思想家道出了把军事野心美化为精神崇高的险恶用心，这种险恶用心是不容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的。

西方不缺少伟人，他们在战争狂热日益高涨、危机四伏的年代，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挞伐战争贩子的卑鄙行径的正义之声，压倒了战争的叫嚣。他们蒙受巨大的痛苦，但不欺骗本国的良知。亚洲如向他们学习，就不会对欧洲亦步亦趋了。我至今相信，日本也有这类伟人。我们从日本报纸上未听到他们的呐喊，因为那些报纸害怕被查禁，不得已做了军阀的传声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谈到的“知识分子的背叛”，正是当代的一个严重病症。您曾谈到日本人艰辛地积敛钱财；默默地忍受苦难，甘愿作出自我牺牲。您骄傲地承认，他们可怜的自我牺牲被利用于扩充军备，对邻国发动侵略战争，毫无人性地劫掠人类的宝贵财富。我知道，当今娴熟的宣传成了一门高超的艺术，通过宣传，每时每刻散布毒气，缺少民主的国家的人民不能不深受其害。尽管如此，人们依旧企望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珍惜自由的思辩能力。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不能时时做到明辨是非。荒唐的论据后面，隐藏着效忠本民族的变态愿望。被这种愿望迷惑的当代知识分子，吹嘘他们的理想主义，诱逼本国人民走上毁灭的道路。我熟悉日本人，所以每每想到实施引诱中国的男男女女抽鸦片上瘾的罪恶计划的过程中，许多日本人充当帮凶的角色，我便义愤填膺。但他们是糊里糊涂地做坏事的。在当今中国，一批日本文化的代理人，对被玷

污人类的阴谋之网罩住的不幸男女施展卑鄙的伎俩。从可靠的途径，已获得在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迫使人走上歧途的确凿证据。然而，从日本未传来抗议的声音，日本诗人也未挺身而出表示反对。

贵国不少知识分子持有这样的观点。所以贵国政府允许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对此我并不感到惊奇。我希望，他们为赢得这种自由而高兴。您规劝日本艺术家放弃自由，进入幽静的洞穴，遐想“幸福的未来”，品味些许乐趣，给枯躁刻板的生活抹上一些新奇的色彩。依我看，大可不必如此。我不赞同把艺术家的职责和良知截然分开的主张。我认为，与顽固地捣毁国家生活基础的政府紧密勾结，从而得到政府的特别宠爱，而同时，把欺骗当作高尚职业，回避摆在面前的责任，是现代知识分子背弃人道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不幸的是，有些国家担心申张正义日后给本国带来祸患，像懦夫一样缄口不语。于是那些倒行逆施者无所顾忌地玷污他们的历史，永远抹黑了他们的名誉。但恰如隐形的病毒在病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放肆地蚕食生命，倒行逆施者不虑及受惩罚的行径最终必然将他们送进坟墓。

我为日本人民感到悲伤。收到您的来信，我更加痛心。我知道日本人民总有一天会从恶梦中苏醒，花几百年时间清除疯狂的军阀摧毁的文明的废墟。他们终将明白，日本民族的优秀品质正走向衰颓，军事行动与这种损失无法相比。中国是不可战胜的。突然面临一场惨酷的战争，中国以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保卫自己的山河。它彻底觉醒的灵魂，不会因暂时的失利而沮丧。在完全受西方精神鼓动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面前，巍然屹立的中国显示着大大多于日本的高尚的道

德精神。心胸宽广的日本思想家冈仓为什么那样热情地对我说“中国伟大”？其原委，此刻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

您不明白，您宣扬贵国的光荣，是在为邻国增光添彩。关于这个话题，暂不多说。令人愤慨的是，日本正在培植各种鬼魂。您也许读过《观众》上发表的蒋介石夫人的文章。文章中说，它们是永世值得铭记的中国艺术中的鬼魂，是无可比拟的中国体制中的鬼魂，是受毒瘾折磨的喜欢宁静的男女中的鬼魂。蒋介石夫人问道：“谁来驱赶这些鬼魂？”

但愿不远的将来中国和日本携起手来，抹去令人悲痛的昔日的回忆。真正的亚洲获得新生，诗人们高唱和平之歌，人类社会的兄弟们不再用科学发明的武器互相残杀，而能毫不疚愧地宣告彼此的信任。

您忠实的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二

野口先生：

我感到荣幸的是，您觉得仍有必要不辞辛劳地说服我接受您的观点。但十分遗憾的是，我难以理解您要我理解的偏见。对我来说，似乎劝说对方接受我观点的努力，也是白费力气。因为我绝不能像您那样坚信：日本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力，胁迫亚洲其他国家成为日本政府的政策的支持者。我不相信把别国的权益和幸福当作牺牲品供放在本国祭坛上的行动是爱国主义，您嘲笑我这种态度是“精神流浪汉沉默

不语”。

如果您能使中国人民确信，贵国军队轰炸他们的城镇，用您的话说，妇女、儿童未被炸成“残废”，而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这是出于好意的举动，最后能使他们的国家得到“拯救”，那您不必再费唇舌，说服我相信贵国的崇高目的了。您对“卑劣的民族”表示正常的恼怒，斥责他们焚烧自己的城镇和艺术宝藏（也许还对本国居民开炮），借此诽谤贵国军队；您这话使我想起当年拿破仑进入杳无人迹的莫斯科，望着熊熊燃烧的宫殿露出的正人君子般的愤怒表情。

您是诗人，我有理由希望您想象到，一个民族在难以忍受的绝望中，才会主动焚烧自己古老的艺术宝藏。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难道您相信两国之间由于堆积如山的血淋淋的尸体，由于炸毁的城市废墟日益增多，你们两个国家才容易伸出双手，建立永久的友谊吗？

您指摘说，“不诚实”的中国人正进行充溢仇恨情绪的宣传，而日本人诚实，不愿干那种勾当。我的朋友，如果你们有高尚的行为，何需惧怕中国人的“狡诈伎俩”？如果日本国内不剥削穷人，工人们认为他们受到公正的待遇，那您全然不必害怕“共产主义”这个魔鬼。

感谢您对我阐述印度的哲学；您机巧地援引雪山神女和湿婆神的故事，为日本在中国的大肆破坏辩护，以期得到我们的赞同。依我看，您从您极为谙熟的宗教撷取了一则教条，叩请佛陀支持您的论据。而我一时忘了，你们的艺术家和寺庙里的主持早已那么做了。我在 1938 年 9 月 16 日的《东京新闻报》和《大坂日报》上，看到巨型佛陀雕像的照片，塑造这尊佛像，是为祈求他的祝福，保佑日本士兵去屠

杀邻国人民。

您若觉得我说话过于尖刻，请您原谅。您肯定知道，我写此信，不是出于恼怒，而是因为深沉的哀戚和羞惭。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无疑是令人震惊令人悲痛的，但不是我伤心的唯一原因。我深感悲哀的是，日本宣扬自己伟大，我却不能骄傲地向任何人举出日本伟大的一个例子。当然，其他地方也未出现更令人钦佩的楷模。西方所谓的文明国家也并未少暴露一点野蛮，它们甚至更不值得信赖。您若把贵国与它们比较，我无话可说。在它们面前，您如能树立更高尚的榜样，我将感到欣慰。关于印度，我不想说什么。自豪地谈论成就，只能在国策彻底贯彻之后，而不是之前。

我心里清楚，您在信中欲赋予我交战双方之间和平缔造者的殊荣。假如我能使中日两国停止惨烈的战斗，和睦相处，共同为建立“亚洲的新世界”而奋斗，我认为这是我一生的荣幸。可您知道，除了您辛辣地嘲讽的“扩大道德影响”之外，我别无所长。您要我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但是，侵略者如不首先停止进攻，您说，我如何呼吁中国人停止自卫？您听了兴许吃惊，上星期，一位日本朋友向我发来访问贵国的邀请。我像愚蠢的理想主义者，有片刻工夫竟觉得，我也许真能为贵国服务，用慰藉的纱布包扎亚洲淌血的心脏，从它伤痕累累的躯体取出仇恨的子弹。下面是我给那位朋友的复信：

“我目前的身体状况，完全不适应长久的出国旅行。另外，亚洲两个伟大的国家正在交战。如果让我按照心意，宣传重建两国的文明关系和友谊，也许我能认真考虑您的建议。但日本军事当局看来执意要实现既定方针，灭亡中国，

是否允许我随意行动，是令人生疑的。所以现在赴日本参观访问在我是不适宜的，此行造成误解的可能性极大。不管什么缘由，倘若我抑制不住访问日本的欲望，我将终生难以宽恕自己。由于某种原因，我真心热爱贵国。现在我如访问贵国，我将亲眼看到，接到统治者的命令，一群群日本人全副武装开赴邻国，参与惨无人道地屠杀平民的军事行动，在人类历史上，永远留下他们污黑的姓名。我无法忍受目睹那种惨况的痛楚。”

信寄出后，传来了广州、香港相继沦陷的消息。无力抵抗的残疾人被强悍的敌人击倒在地，对他们来说，这不足为奇。但我不像您那样认为能够很容易地叫他们忘记身体的一部分已经被斫除。

我不能祝愿我爱的贵国取得胜利，我祈祷它心中萌生悔悟。

您忠实的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1938.10.29

中国和印度[1]

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事件是开辟道路，这当然不是为机器或机关枪开道，而是为帮助不同的种族达到思想认识的一致，履行彼此承担的体现共同人性的责任。这种为数不多的事件以前发生过，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曾经修筑交往的大道。在那个年代，全凭个人的英雄气概跨越高山恶水，需有非凡的恢宏气魄克服疑虑、惶惑。两个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相逢之时，不是战场上的死敌，宣称自己拥有成为世界霸主的权力；而是文雅的朋友，无比欣喜地交换礼品。之后，出现了缓慢的衰退，两国处于隔绝状态，交往的大道蒙上了互不关心的厚尘。今天，我们的老朋友再次向我们发出呼吁，不遗余力地协助我们重新踏上被遗忘了的世纪的疏懒所抹去的古道。我们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对我来说，今天是一个期待已久的伟大日子，我可以代表印度人民，发出消隐在昔年里的古老誓言——巩固中印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的誓言。远在一千八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以无限的忍耐和牺牲精神，为这种交流奠定了基础。十

① 本篇为泰戈尔在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首届开学典礼上所作的讲话。

几年前，我应邀前往中国访问的时候，我感觉到从印度之心喷涌而出的生命的洪流，漫过山岳，漫过沙漠，流到迢遥的边陲，丰腴了印度人民的心田。我想起神圣的朝觐途中那些一往无前的英雄，忠于信仰，怀着超越自身、培育连结万民的至爱的理想，舍生忘死，饱受远离家族和亲人的痛苦。他们多数人泯逝了，未留下一丝痕迹。只有少数人对后人讲述了他们的故事。这不是冒险家或侵略者的故事。冒险家和侵略者吹嘘的“壮举”，不过是为无从稽考的劫掠生涯进行带有浪漫色彩的狡辩。这是朝觐者赠送爱和智慧的礼品的故事，铭记在接待他们的主人的文化记忆中的不可磨灭的故事。我读着这个故事，作为备受尊敬的民族的代表，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同时我感到惭愧的是，在虚无主义的氛围中，长期的厄运黯淡了人类历史的珍奇之一——崇高的奋斗所蕴含的巨大的人道主义价值。

我在为我举行的欢迎集会上对中国主人说：“朋友们，我前来请你们疏通我相信依然存在的交往的道路。尽管路上蔓生着忘却的荒草，它的走向仍依稀可辨。我没有先人那样的感召力，也没有他们那样的聪慧，完成这个使命的构想在我心里尚未成熟。我们印度是个被打败的国家，我们没有政权、军权，也没有贸易权。在物质上我们不晓得怎样帮助你们，自然也不会损害你们。但我们可以荣幸地和你们欢聚，作为你们的客人，作为你们的东道主，作为你们的兄弟和挚友。让我们常来常往，我邀请你们，一如你们邀请我。我不清楚你们是否听说我在本国创办的学校，它的宗旨之一，是敞开印度的胸怀迎接世界。让貌似的关隘变为通途吧，愿我们不忌讳差异，恰恰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差异永

远不会消除，没有差异，生命反倒羸弱。让所有种族保持各自的特质，汇合于鲜活的统一之中，而不是僵死的单一之中。”

我说的那番话今天终于实现了。在座的中国朋友带来了友谊和合作的礼物。作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的理解的核心和象征，过一会儿将揭幕的中国学院，将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将作为我们的成员住在这儿，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水乳交融。他们将为共同的事业付出辛勤的劳动，帮助逐步复修中印两国人民之间业已中断十个世纪、富于成果的康庄大道。至于国际大学，我希望现在和将来它是各国人士聚会的场所，不管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只要他们坚信人类的团结，决意为自己的信仰忍受艰苦。我信赖他们，纵使他们的探索或许并非意义重大而未能载入史册。

也许有人认为：火车、轮船、飞机已经把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几乎每座城市已是国际都市，我们发出旨在加强联系的特殊邀请，纯粹是多此一举。然而，不幸的是，正是渐渐形成的那种联系，在使人们彼此疏远和分离方面，大大超过先前的天然屏障。我们发现的令人痛心的事实是，把人们分隔得最厉害的莫过于那种错误的现代比邻。人们走上同一条路，或互相躲避，或互相陷害，总也走不到一块儿。人与人相遇，或是乔装打扮的剥削者，或是行客，扫一眼他人的生活表层，步入旅店，便从他人的土地上消失了。我们所在的世界上，民族分为两类，一类民族践踏他人的自由，一类民族无力保卫自己。所以，我们倘若过多地干预他人的权利，就难以与他们开展文化交流。当今这个恐怖的世界上，

弥漫着惶遽和猜疑的黑暗。爱好和平的民族畏惧一群群掠夺者，退入隔绝的境地，以确保安全。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们乘船离开上海，沿着浩荡的长江前往南京的情景。我通宵待在客舱外面，欣赏两岸幽美的夜景。入睡的农舍里，闪烁着落寞的灯光，烟雾迷蒙的丘陵沉浸在静谧中。清晨，举目望去，一艘艘木船升起白帆，涨满清风，在江面上疾驶。这幅生命自由运动的壮丽画卷，多么赏心悦目，我陶醉了，我感到我的生命之舟也扬帆飞驰，载着我冲出藩篱，冲出昏眠的昔日，进入阔广的人类世界；载着我游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

深夜，一座村庄是一个中心，每一幢默立着的农舍被麻痹了意识的链子缠捆着。我猜想我观赏夜景之时，那些沉睡的灵魂周遭浮荡着离奇的梦。令我的心强烈震颤的是，人们酣眠之时，局限在多么狭窄的个人生活的圈子里呵！沉入黑暗和无忧的寂静中的民房，只有孤灯相伴。我看不见的唯一的清醒者，大概是鬼鬼祟祟的窃贼，趁人沉睡干着不光彩的勾当。

明灿的曙光中，我们跨出了个人生活的圈子。然后，沐着照临古今芸芸众生的阳光，在生活领域中互相了解，互相合作。这是破浪前进的航船捎给黎明的喜讯，也是舒张的风帆对我描述的生命的自由。我为此感奋不已。我衷心祝愿真正的黎明降临人类世界，金色的阳光永远普照大地。

我们所处的时代依旧代表昏睡的人类世界的黑夜？各个国家囿于各自的疆域，名义上是国家，却像入睡的锁闭的民宅，用门闩、插销、各种律条禁锢自己？这些莫非反映文明的黑暗时期？我们尚未认识到在户外清醒地活动的是盗贼？

然而，我毫不沮丧。正如天空尚未破晓，晨鸟歌唱着宣告旭日升起，我的心歌唱着宣告：伟大的未来正向我们走来，离我们很近了。我们应当准备迎接这个新时代。

某些聪明、傲岸、务实的人说，心地善良不是人的本性。古往今来，人类互相厮杀，强者征服弱者。人类文明不可能有货真价实的道德基础。我们无法否认他们列举的事实：强者统治着人类世界，但我们拒绝承认这揭示了真理。

唯有合作、友爱、互相信任、互相帮助，能使文明显示真正的伟大价值。当前，应该继续加强精神和道义的力量，以促使人们协调科学方面的利益，控制、驾驭武器和军备。

我知道有些人会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弱点，警告我们，我们已被无情地抛入世界上强悍的侵略者中间，为免遭灭亡，增强实力，推动进步刻不容缓。确实，我们没有组织起来，软弱可欺，是野蛮势力怜悯的对象。根本原因不是我们对和平的热爱，而是我们不再为我们的信仰付出死的代价。我们务必学会保卫自身的人格，反对强暴者的横行霸道，注意不走他们的老路，不使自己性情残暴，不去毁掉那确保我们的人格得到保护的真正价值。

危险不独来自外部的敌人，也来自我们的背叛。一个多世纪以来，繁荣的西方的马车后面，灰尘呛鼻，喧声震耳，孤立无助中，我们唯唯诺诺，飞驰的车轮把我们压倒，我们被有效地蛊惑，被摆布，依然同意承认那驾车的娴熟体现进步，进步即文明。如果我们鼓足勇气问一句："这种进步的目的何在？是为何人？"则会被认为是东方人狂妄可笑地对绝对的进步持怀疑态度。不过，前些日子，我们耳朵里传进了另一种声音：你们不要只关注那四轮马车具有完美的科

学性，也要考虑路上挖的堑壕的深度。今日，我们大胆诘问："这种进步若使美好的人类世界变为漫漫荒漠，它有何价值?"虽然我们作为受压迫受欺侮的、在尘埃中流血的民族的一员说话，但我们绝不承认失败，不接受无休止的凌辱，不认为受压抑的民族精神和被出卖的信仰已经沦丧。

我们应该经常收听这样的消息：靠别人撑腰，有的人腰缠万贯，有的人战胜了对手，有的人捞到贪图的一切，但最终都走向了灭亡。传出这类消息最多的地方，是打着各种幌子猎取人头、啖食人肉的现代世界。

特别需要加以维护的，不是风俗习惯，而是道德力量。道德力量能够提高我们文明的质量，使之受到广泛的尊重。所以，我请求中国人民给予合作。我愿援引中国的先哲老子的一句名言：有德司契，无德司彻。与内在理想无关而与外在情感勾连的所谓进步，追寻着无穷利欲的满足。然而，文明是一种理想，能给予我们尽责的力量和快乐。

让我们坚持不懈地履行职责，保护并提高各自文化的特殊价值。不可盲目地相信：古老的尽是破烂，现代的样样是珍品。我们把现代的和古老的东西分门别类的时候，往往按照年份，这是个大错误。众所周知，春天的鲜花是古代繁衍下来的，象征着土地的生命的黎明，它难道是泯逝之物或废物的标记?因为绢花是"昨天"制做的，就可取代春大的鲜花?我们爱惜的应具有人类恒久的价值，不管它是古老的还是现代的。优秀的文化精神，使中国人民无私地钟爱万物，热爱人世的一切；赋予他们善良谦和的秉性，而未把他们变为物欲主义者。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珍惜的呢?他们本能地抓住了事物的韵律和奥秘，即情感表现的奥秘，而不是科学

孕育的权势的奥秘。这唯独天帝深谙的奥秘，是一份珍贵的礼品。我羡慕他们，但愿印度人能分享这份礼品。

我不清楚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朋友期望分享我们哪些卓越成就。印度的先哲献身于智能和行善的理想，以聪慧获得解脱，以同情获得至爱。如今，我们不应该夸耀他们的智力和爱心。我只希望这些在我们身上尚未衰竭到使我们无力创造一个环境，去热诚地接待嘉宾，去超越自我更加贴近其他国家的人民的心，去认识人类无止境的创造性工作的深远意义。

圣蒂尼克坦
1937.4.14

韵律琐谈

我们的身架承负肢体的重量，行走依赖于四肢的协调动作；对立的体重与活动配合默契地嬉戏，也就是跳舞。肢体的优美动作，丰富了身躯的职责，这不是出于谋生的需要，而是表现了创造的愿望，并给身躯以动态的艺术形象。我们称之为舞蹈。

形象创造的无穷的浪潮，就是宇宙。形象源于韵律，现代原子理论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普通的电流释放光，散发热，从电线看不见形象。但当电子达到一定的数量和速度，叩击我们的感觉之门，我们面前形象立即闪现，有的化为黄金，有的则是铅。一定的重量和一定的速度协合为韵律；没有韵律的神力，形象无从显露。世界创造的韵律之奥秘，深藏在人的艺术创造之中。

《梨俱吠陀》云：凡人的各种艺术，颂扬神的艺术。凡世的各种艺术，是对神的艺术的模仿。换句话说，人的艺术追循宇宙艺术的奥秘。那本原的奥秘在韵律中，在光波中，在声波中，在血液中，在神经的电子波中。

人首先在自己的身体上创造韵律，因为人体适宜于韵律创造。人奋力挣脱地球的吸引，腾向空中。从人走的每一步

都可以察觉到不稳的平衡，其间有颠踬，也有收获。对他来说，跌倒比疾行容易得多。山羊生下来就会行走，但婴儿要花很长时间培养富于韵律的迈步的能力。前后，左右，一步一晃悠，艰难地保持着平衡，朝前走去。这绝非易事，看着幼儿摇摇晃晃地努力掌握步履的节奏，就能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在发现步行的节奏之前，他只会爬行，也就是说他屈服于地球引力，无舞姿可言。

四脚动物终生爬行，它的行走是向地球投降的行走。它纵身跳起，片刻之后又回到大地的怀里，耷拉着脑袋。反叛的人，使沉甸甸的躯体冲出大地的统治，他的行走使他得以正常工作，进行生活中并非都需要的游戏。他依靠韵律的帮助，战胜地球引力。

《梨俱吠陀》云：艺术是心灵的文化。形象塑造属于文化，当然可以称为艺术。人调节灵魂，改造灵魂，也就是说给它丰富的形象，那就是艺术。不独树木、石头，人也是艺术的素材。人不断地完善自己，最后脱离了野蛮。这样的文化是他自己创造的具有韵律的艺术。古往今来，这种艺术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它的韵律是五彩缤纷的。

和人的灵魂一样，人类社会也需要富于韵律的文化。社会也是艺术。社会中有五花八门的观点、宗教和阶层。社会内部的创造理论如果十分活跃，它发明的韵律中，各种成分就不会有重量上的太大差别。

韵律的缺损，是许多社会成为残废的根由，韵律的罪过造成许多社会的死亡。社会中某种音调骤然间变得过于强烈，昏沉的社会行路便摇摇晃晃，偏离韵律。换句话说，繁杂的观点、信仰和习俗的包袱扛在肩上，呵护韵律的社会步

履维艰，被压跨恐怕难以避免。运动是世界的特性，变化则是家庭的特点，它们的坐骑是韵律。没有韵律的运动是向地狱的下坠。

人富于韵律的身体不仅促进生命运动，也促进情感变化，这在其他动物中间是看不到的。其他动物体内也有情感的语言，但不像人的神态具有灵性，所以它既没有动力也没有隐喻。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人是创造者，进行创造，必须把人生阅历溶于世界的真实之中。人千方百计把体验过的悲欢怨恼带出幽秘深心，熔铸为形象的要素。“我爱”，这句话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表明一段人生经历。然而，更应让“我爱”这句话脱离“我”，用于艺术创造，这样的艺术创造属于人类和历史。例如，沙杰汉[①]的悲恸创造了泰姬陵，沙杰汉的创造凭藉绝伦的韵律，超乎了沙杰汉个人。

舞蹈艺术的第一篇序言，是以肢体无意义的优美写就的，只包含韵律的欢乐。最原始的歌曲只有单调的节拍和乐音的重复；那不过是节拍的感染力的累积，给听觉以震撼。渐渐地，其间掺人了情绪的感染力。但是，当情感的渲泄忘却自身，换句话说，当倾吐感情不是目的，最高目标是形象创造时，舞蹈便可为大家欣赏。那舞蹈可能被人遗忘，但存在的日子里，舞蹈形象上必然打上永恒的印记。

我们看见白鹤翩翩起舞，它的舞蹈不是动作的同义词，也就是说，没有在技巧中终结。我们在鹤的舞姿中能窥见情

---

① 沙杰汉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五代皇帝，他按照其王后慕玛泰姬玛哈尔的遗愿，下令修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泰姬陵。

感和高于情感的东西。雄鹤决心打动情侣的芳心，它的心灵会设法设计舞蹈语言和舞韵的奇特表现方式。白鹤的心灵能以翅翼创造舞蹈艺术，因为它的身躯是自由的。

狗的感情炽热，可惜身躯典押给了大地。激动不已时，尾巴有节奏地摇摆，就是它的舞蹈，身躯似烦躁不宁的囚徒。

人的自由之躯跳舞，人的自由的歌喉也跳舞，其间韵律的创造的奥秘拥有很大的地盘。蛇是无足动物，完全不同于有足的人。它委身于泥土，从不跳舞，诱它起舞的是耍蛇艺人。外部的激情使它身躯的一部分自由了片刻，摇摆颇有韵味。可它的韵律是从别人那儿获得的，不是自己情绪的韵律。韵律意味着情绪的波动。人的情感企望在繁富的艺术和韵律中赢得形象。早已泯灭了的众多的文明的废墟中，被遗忘的时代的情绪的声音，仍在大量画作、陶器和塑像中回响。人的欢乐情绪是那韵律之戏中的舞王。各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情绪随着新舞荡漾。

人的轻快步履中有隐形的舞姿，如同诗韵隐藏在散文语言中。我们说某人走路姿势优美，某人走路样子难看，差别在哪儿呢？差别在于如何解决驾驭体重的问题。人的体重太裸露，步态不优雅，说明未能妥然解决这个问躯；解决得好，必定是优美的。

帆船行驶是优美的，船的重量和船的速度相得益彰，两者的和谐中诞生飘逸，具有韵律美，没有使蛮力的洋罪。水手划桨，船工撑篙，尽量以动作的协调减少劳累，姿势也很美。无始无终的流光中，茫茫宇宙承载巨大的重量，以和谐的韵律运行。这和谐确保露珠乃至太阳都以圆的韵律构成，

所以，花瓣、叶片和涟漪，或艳丽，或翠绿，或清澈地漾散。

上面谈了可观的舞韵。人的无言的肢体率先表露韵律的欢悦，之后肢体的暗示从语言的暗示中透露出来。下面再谈谈语言的韵律。

动物的声音的传播范围并不太大，虽有强度，份量很轻。狗叫，狼嗥，传播时不会面临克服重量影响的问题。在某些场合，这种问题也曾显露端倪。我们无意不公正地对待毛驴。毛驴不仅驮一堆脏衣服，吃苦受累，由于自己的噪音还背负沉重的恶名。当它拖长吭吭的叫声，不得不一段段地分割重量。关注自己的洗衣房的生意，再说毛驴叫唤富于韵律，我们是很犹豫的。真不知如何评说它的叫声！

人应当掌握语言的长度，控制延续的语言的重量。当曲子与人的语句叠合，音乐艺术得以扩展，支撑它的是运用的各种节奏。但称节奏或格律是载体是不妥的，它不是扛麻袋的苦力。它把重量分布在各个音程，给与律动。富于形象的歌曲，能拨动我们的心弦。

我们以语言传递信息，确保文章的真实性是我们的唯一责任。但当我们展示形象，较之真实，更需要的是韵律。"从前一只老虎喉咙里卡了一根刺。"这纯粹是信息。作为一个事件或一个故事，是无需分辨的。但想把喉咙里卡了刺的老虎的尾巴投映在心幕上，语言中应加添韵律的魔力：

有如闪电的长尾摇摆，
霹雳击穿乌云，落下滂沱大雨，
喉咙里卡刺儿的老虎

疼痛难忍，翻滚怒吼。

诗歌文学不只是趣味文学，更是形象文学。一般来说，语言的文字具有意义，但在韵律中却附丽于形象。

以上是我对韵律的粗浅看法。给世界和人的语言以形象，是韵律的职业。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我将具体分析孟加拉诗歌的韵律。

译自《韵律》

罗摩衍那

未将《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与其他诗歌进行比较，确定其类别时，它们名叫"历史"。近日，在外国文学宝库里，经过一番鉴定，它们被命名为"epic"。"epic"译成孟加拉语是史诗。于是我们称《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为史诗。

史诗这个名字非常响亮。这个名字是它的正确定义。现在我们不认为它是译名也无妨。

承认它是译名，却不完全符合外国修辞学中"epic"这个单词的特征，冠以史诗之美名的长诗，就得为自己辩护。我认为发表一篇辩护词是多此一举。

我们准备讨论何谓史诗。但下不了决心将它与"epic"作详细的比较。如何比较呢?《失乐园》一般被认为是史诗，它是史诗的话，《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就不是epic了。两者怎能平起平坐哩!

诗大致可分为两类。有的诗是诗人个人的作品，有的则是庞大人群的杰作。

所谓个人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别人无法读懂。难以理解的诗，只能称作疯话。实际上，诗人依凭自己的才华，施展

想象力，通过抒写他们的悲欢和生活体验，反映人类永久的激情和人生真谛。

除了他们，另一类诗人通过自己的作品，袒露情怀，阐述经验，展现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从而使他的作品成为人类永恒的财富。

第二类诗人可称为大诗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文艺女神可以信赖他们。他们的作品不应被认为是某个人的作品。它像一棵参天大树，生于国家的大地之腹，为国家提供遮阳的绿荫。读完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鸠摩罗出世》，我们领略了他的大手笔。但是，《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像恒河、喜马拉雅山那样属于整个印度，广博仙人、蚁蛭仙人不过是作者群的代表。

事实上，广博仙人、蚁蛭仙人并非某人的姓名，而是为满足读者的欣赏需要而起的名字。容纳幅员辽阔的印度的这两部宏篇巨制，其实已失落参与创作的众多诗人的名字，诗人远远地隐藏在史诗后而无人知晓的僻静处。

印度有《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古希腊、古罗马则有史诗《伊利亚特》、《伊尼德》。这两部史诗生于希腊、罗马的心莲，住在希腊、罗马的心房。诗人荷马、维吉尔把他们的华丽词藻赠给了他们各自所在的国家和时代的喉咙。优美的诗句似清泉，汩汩流出本国幽深的心底，世代沃泽本国的土地。

现代诗歌中看不到史诗的宏丽。尽管米尔顿的《失乐园》语言凝重，韵律典雅，感情深沉，可它不是全体国民的珍藏，而是图书馆的宠物。

所以，不把屈指可数的古代名著归入一类，冠以史诗之

名，还能起什么更恰当的名字呢？它们和远古时代的神仙、魔鬼那样庞大，但它们的家庭已绝灭了。

古雅利安文明的一条支流流向欧洲，另一条支流流向印度。两条支流分别以两大史诗保护了各自的话语和歌曲。

作为外国人，我们绝不能断言，希腊和罗马是否在两大史诗中表露了它的完整本性。但可以肯定地说，印度在《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毫不遗漏地展示了原貌。

因此，一个个世纪荏苒地逝去，但在印度，《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之河，从未干涸。村村寨寨，家家户户，每天诵读史诗；从普通的杂货店到富丽堂皇的王宫，史诗受到同样的欢迎。荣誉属于两位仙人；岁月的辽阔原野上，参与创作的佚名者的心声，至今以千百种方式，往亿万男女的门口送来力量和安恬，携来一个个古老世纪的淤泥，至今时刻肥沃着印度的心田。

由此可见，光称《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是史诗是不全面的，它们也是历史；当然不是记叙事件的历史，因为那样的历史依傍具体的年月。《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是印度世代的历史。其他历史随岁月而变动，但这两部历史书万古不变。印度的探索、追求和信念的历史，端坐在两座宏伟诗殿里永恒的御座上。

鉴于这个原因，《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研究，不应低就其他诗评的标准。罗摩的品行高尚还是卑下，我喜欢不喜欢他的异母弟弟罗什曼那，陈述个人的看法，显然是不够的。应该怀着敬意，冷静地分析几千年印度是怎样接受史诗的。不管我这位批评家名气多大，若不低眉垂首，分析漫长岁月中流淌着的一个古国的历史，那便是狂妄，无异于

耻辱。

印度在《罗摩衍那》中诉说了什么，承认哪种理想是崇高的，目前，这需要我们谦卑地加以探讨。

一般人的观念里，“epic”是英雄史诗，因为在英雄威振四方的时代和国家，“epic”必然以英雄业绩为中心题材。《罗摩衍那》也有战争描写，罗摩的神力也无与伦比，但《罗摩衍那》最鲜明的主题，不是英雄精神；字里行间不曾宣扬武力光荣，战例并非史诗的主要情节。

这部史诗没有描写大神的转世下凡。诗人蚁蛭仙人的眼里，罗摩不是神的化身，而是普通人。学者将提供这方面的佐证。在这篇序言里，不可能展开学术讨论；我只想简单地说，史诗中诗人如果不描写人性，而描写神性，《罗摩衍那》将沦为一部平庸之作，诗句不可能广为流传。罗摩的品德之所以高尚，就在于他是人。

着手创作首篇，蚁蛭仙人设计了史诗的男主人公，他摆了男主人公的许多优点，问隐士那罗陀：“天神可曾下凡化身为这样的男子?”那罗陀回答说：“神仙中我从未见过如此高贵的男子。你听着，人间的月族人有你讲的这种品德。”《罗摩衍那》叙述的是月族而不是神仙的故事。《罗摩衍那》中天神不曾屈尊为人，是高尚的品德使人跻身于神的行列。

树立凡人光辉榜样，是印度诗人创作史诗的动机，从古到今，印度读者以极大的兴趣诵读有关凡人的楷模的章节。

《罗摩衍那》的主要特点，是展示放大了的家庭本质。父子、兄弟和夫妻之间的宗教关系，亲情关系，和相敬如宾的关系，表现得如此圣洁，使作品轻而易举地成为不朽史诗。夺取王位，诛戮仇敌，强大的对立双方之间你死我活的

斗争等场景描写，通常可组成史诗中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但《罗摩衍那》的高雅旨意并不体现于罗摩和罗婆那之间的激烈战斗，战事不过是更加辉煌罗摩和悉多的夫妻真情的手段。《罗摩衍那》昭示的，是儿子对父亲的恭顺，为兄弟作出的自我牺牲，夫妻之间的坚贞不渝，国王对平民所负的责任，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度。像这种凡人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别国的史诗中未被当作值得描写的内容。

史诗让人看到的，不仅有诗人也有印度的本来面目。研读这部史诗，可以懂得家庭和家庭责任，对于印度有多大份量。史诗表明，在古代印度，家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建立家庭谋求的主要是幸福，而不是便利。家庭支撑着整个社会，培养真正的人。家庭是印度雅利安社会的基础。《罗摩衍那》是家庭的史诗。《罗摩衍那》让家庭陷入对抗，在被放逐森林的艰难中获得特殊的光荣。尽管在王妃吉迦伊和贴身宫女曼他罗的阴谋的沉重打击下，京城阿喻陀的王室破裂，但《罗摩衍那》宣告，家庭责任坚不可摧。《罗摩衍那》以辛酸的泪水为之洗礼的不是膂力，不是获胜的决心，不是治国的功业，而是充盈宁馨的琼浆的家庭责任，并把它置于豪迈的英雄气概之上。

不以为然的读者兴许会说，在这种情形下，性格刻画就必然变成夸张了。哪儿是两者恰切的界限，突破想象的哪一道界限，诗歌艺术便成玄虚，这不是一句话说得清的。有一位外国诗评家抱怨说，《罗摩衍那》中人物性格刻画太简单了。我要对他说，作品的种类繁多，在一种作品中显得简单，在另一种作品中则是恰到好处。印度在《罗摩衍那》中并未见到过度的浅显。

任何地方都实行一定的艺术标准，过分地超越艺术标准，就不能被人接受。我们的听觉器官听懂多强的声波，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跳到第七音符之上，我们的耳朵便拒绝接收。这也适合史诗中的人性刻画和情感表达。

这种观点大概是正确的。千百年来已经证实，《罗摩衍那》的任何篇章，在印度心目中都不臃肿。印度的男女老少，各界群众，不仅从中得到教诲，也汲取欢乐；不仅把它顶在头上，也藏在心里；《罗摩衍那》不仅是他们的教典，也是他们抒唱的诗歌。

我们面前，罗摩既是神又是人，《罗摩衍那》既使我们倾倒，又被我们供奉。假如这部巨著的诗美，在印度看来只是幽远的想象之国里的物件，进不了我们的家庭范围，那种情形就不会出现。

即使外国评论家采用其诗评尺度，称《罗摩衍那》是通俗读物，与他们国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印度的特点也照样显露出来。印度从《罗摩衍那》得到了想得到的东西。

我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审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谐和着它的“奥奴斯杜波”格律，几千年印度的心脏强劲地跳动着。

挚友迪纳斯昌德拉·桑嘱我为他的《罗摩衍那评论》作序时，我虽然身体不适，时间又紧迫，但依然从命。他以真诚的音调反复吟哦诗句，不知不觉喜获研究的成果。我认为，他那种充满祭拜热情的分析，是真正的诗评；采用这种方法，一颗心的敬意悄然渗进另一颗心中。换句话说，祭拜者的虔诚在读者心中也掀起虔诚之涛。

我们目前的文学批评，起着检查物价的作用，因为文学作品也是商品。为避免上当受骗，大家渴望得到高明的商检人员的关照。这样的商检固然有必要，但我仍要说，透辟的评论雷同于祭仪，批评家是祭司，他不过是表达了交织着他个人与大众的虔敬的惊喜。

虔诚的迪纳斯昌德拉站在庙宇的庭院里，取火点燃灯烛，突然交给我摇铃击磬的重任，我立即站在他身边履行责任。鼓乐声太响，会淹没他的祭仪。所以我只说一句话——读者不会把记述罗摩的漫游看成是诗人的作品，而认为是印度的《罗摩衍那》。这样，他们通过阅读《罗摩衍那》全面地认识印度，通过回顾印度的历史，正确地领会《罗摩衍那》。他们明了，印度要听的是有典型意义的完人的传记，而不是精彩的历史故事，而且至今毫无倦意地愉快地谛听着。

完美，是印度由衷的追求。印度不冷淡完美，不相信完美脱离现实。印度承认它是生动的真实，为此感到无比欣喜。《罗摩衍那》的诗人，唤起并满足了对完美的追求，永远买下了印度敬慕的心。

重视绵延的真实的民族，不倦地追寻客观真理。视诗为本性之镜的人，在世界上从事各项艰巨的事业，非常值得敬佩，人类永远对他们感激不尽。另外一些人，执著地探索圆满结局中一切欠缺衍化成的完善，一切对抗中诞生的和平，欠他们的债也偿还不清。他们的生平事迹如果湮灭，他们的训诫如果被忘却，人类文明难免在尘土飞扬的工厂的人群中，在呼吸熏黑的空中，渐渐被折磨得形容枯槁，凄然死去。《罗摩衍那》的每一页记载着那些追求不朽完美的人的

事迹，如果我们对《罗摩衍那》中描写的手足之情，对丈夫的忠贞，对父辈的尊重，对真理的热爱，表示淳朴的敬意，万分珍惜，大海纯净的暖风，就找得到吹进我们工厂的窗棂的路径。

译自《古代文学》

希罗兹杜拉[1]

小学、中学里背历史书的学生都抱怨说，印度历史书中，最乏味的是有关英国殖民统治的章节。其原因之一，是这些章节缺少生动的人性描写，像一本流水账：英国总督奉命来印度任职；战争爆发；胜败终见分晓；五年过去，总督卸任回国……

当然，历史书的撰写，不是没有心肝的机器的转动。印度的千百座舞台上，明亮、漆黑的房舍里，形形色色的人玩弄的手段后面，恐怕不会没有一只只想入非非的、误导的、仇恨的、贪婪的手操纵。虑及对帝国的忠诚和出版委员会的监督，作者总是提心吊胆地在狭小的圈子里踱步。所以至少孟加拉语历史书中，有关英国殖民统治的章节，是极其单薄而枯燥的。

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在莫卧儿——帕坦时期，相继登位的皇帝作为极富鲜明个性的天子，不容违抗地发布政令，统治王国。他们的意愿的自由和活跃，为印度历史书的有关章节注入趣味的波澜。但在英国人侵占的印度，实行英国王

---

① 孟加拉邦的藩王。

室的统治，其中人性的作用退到了极次要的位置。不见人，不见国王，只有独行的政策，沿着漫长的路，建造邮局，每隔五年，政策的载体更换一次。

这项政策是一张无限扩展的蜘蛛网，它的丝多么复杂，多么细长，怎样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怎样越过埃及、亚丁，抵达南亚次大陆，将印度从头到脚一层层缠住，若作详细叙述，无疑能激发我们的好奇。拉亚尔先生的大作《印度帝国》中，就有我们见所未见的简单而生动的描写。

但是，这样的描写表现人的理性，依然属于有关历史的普通器官的理论范畴，而不属于有关历史的心脏的理论，勾不起读者恒久的新奇感。西方的机器在东方导演木偶的表演中，蕴含些许笑料，些许酸楚，但有大量的怪诞。心灵的碰撞中产生充满戏剧趣味的文学要素，在那样的表演中是微乎其微的。

东印度公司时期，出版了英国人称之为骑士故事的大量长篇小说。那时，视野开阔的英国人执行王国的扩张政策，他们的凶残和牟取私利的行径，震惊了历史。

奥卡耶库马尔·玛伊特里先生在其著作《希罗兹杜拉》中揭开了历史奥秘的厚幕，于是可以看见，莫卧儿帝国行将倾倒的宫门前，站着一群极为委顿的英国商人。那时，擅长搏杀的人身著色彩迥异的服装，驰骋在印度的大地上。在他们中间，英国人的服装显得最安分、朴素、贫寒。马拉提人在原野上策马狂奔，点燃毁灭之火；锡克人在印度西北部集结战无不胜的军队；莫卧儿王朝的诸侯在风云变幻的暮空，不时挥舞反叛的鲜红大旗。只有几个英国商人，头顶着贸易的麻袋，踏上王宫的石阶，十分谦恭地接受朝廷的庇护。

藩王的宫殿里，当希罗兹杜拉还是祖母奥莉波尔蒂怀里的婴儿时，英国王室的霸业在加尔各答英国商人的货栈里出生不久，孤零零地做着游戏。

纸迷金醉的舞台上，王朝倾覆之剧开始上演。恒河畔希腊吉尔的行宫里，回荡着歌女甜柔的歌声和舞女的足铃声。荒淫的黑手甚至伸进门窗关闭的民宅。

听，舞台后面传来骑兵部队的马蹄声和武器的碰击声。年迈的奥莉波尔蒂四处奔走，寻求援助，以遏止敌人的进攻。局势混乱之际，英国商人在卡西巴查尔修筑了城堡，在各地集结自卫的军队。

外国商人的气焰日益嚣张。他们劫掠印度和别国的商船。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做生意造假账，千方百计偷税漏税。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年轻的希罗兹杜拉登基了。他采取严厉的行政措施，惩处为非作歹的英国商人。

发誓重振朝廷尊严的藩王与唯利是图的外国商人之间的矛盾激化了。矛盾的一方——英国商人拿不出任何值得骄傲的东西。希罗兹杜拉虽然不是完人，但面对矛盾中涌出的卑鄙、虚伪、阴险，他的正直、坚毅、勇气和宽容，闪烁着王朝神圣的光彩。所以玛里逊这样评价他："结局悲惨的这出历史剧中，只有作为主角之一的希罗兹杜拉，没有堕入欺诈的深渊。"

矛盾的端倪，偷树种初萌的两片叶子，但随着各种伎俩的渗透和各种人物的参与，长成了枝叶交叠的巨树。

如同高超的驭手，套上几匹马，娴熟地驾车奔驰，奥卡耶库马尔先生，从首篇至末篇，从容地驾驭充满复杂矛盾和

人物众多的故事情节的发展。

他这本书的语言明快、清丽，情节安排紧凑，议论深中肯綮。如果作品描写的事件涉及面广，头绪又多，却只有零散的资料可供采用，每一章都必然引起争论，这时，一个实力派作者应尽力保持故事的完整性，并迅速朝前推进。引经据典地分析，难免切割故事的内在联系。尽管有一些不可避免的障碍，作者仍把这本传记写得像小说一样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并唤起读者对遭到诋毁的不幸的“历史罪人”希罗兹杜拉的同情。

作者只违背了一条历史原则。他不曾为希罗兹杜拉护短，但他稍微主动地站在希罗兹杜拉一边。他未能做到只以历史的证据来叙述一切，而略微急躁地冲动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与顽固的陈旧观念作战，他被习见的盲目迷信所激怒，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偏激的情绪。这有损于真实的平静氛围，对他失之偏颇的猜测，也给读者心中带来一丝忧虑。

译自《现代文学》

在北印度孟加拉文学会议上的讲话

研究人体，我们发现一些特殊的中枢，例如，生命在血液里流遍全身，它的中枢是心脏；感觉通过神经系统在周身蔓延，它的中枢是大脑。同样，在每个国家的心田流淌着的知识和情愫之泉，也有其源头。

遥望西方，我们看见的巴黎是法国的中心，罗马是意大利的中心，雅典是希腊的中心。纵观印度的历史，远方喷涌的知识之泉，也总是流过崇山峻岭，在迦尸[①] 汇合。刚才拉塔库姆德先生在他的讲话中指出，吠陀时代迦尸是研究梵学的中心，此后的佛教时代，释迦牟尼在迦尸传播教义，创建佛教团体。到了中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以及善男信女，以各种方式把他们的人生历程与迦尸紧紧联系在一起。眼下，孟加拉文学的进步，在孟加拉语中充分体现出来了，并为孟加拉带来了新生活的活力。这不是孟加拉的私物，它显示着印度历史上的巨变。如果它波及迦尸，必将有助于维护历史的持续发展。

---

① 印度古都，今贝拿勒斯。

如同婴儿在家中出生，身心一年年健壮起来，在社会中获得立足之地，各地促进社会进步的行动，不可能在当地取得圆满成功，需要其他地区的支持，才能对自己和他人证明，它们属于全印度。让孟加拉在本地区通过文学和绘画，对整个印度昭示并辉煌其本色吧！它生命的繁富，如欲依附一些组织，萌发枝叶，迦尸该是它自我扩展的中心。因为，迦尸事实上不属于某一个邦，而属于所有的邦。

孟加拉文学团体在其他地区成立的目的是什么？是把孟加拉文学的成果快捷地交到其他邦的手中。印度每个圣地的重要作用，是让各邦的朝觐者深切认识到有一个大于他所在邦的祖国。圣地是让人直接感觉到印度的最广泛的民族团结的所在。与普里等别的圣地相比，迦尸的特殊性在于，这儿不仅是一条条虔诚之河的交汇处，更是印度全部知识的集结地。孟加拉邦如果通过一个组织把最珍贵的财富送进迦尸的宝库，印度的艺术女神会欣然收下。

"孟加拉文学中只凝聚孟加拉邦的智慧。"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因为通过印度细密的血管，智慧源源不断地流入孟加拉的心脏。孟加拉的文学精品，应被视为印度的智慧的特殊形象。让到迦尸的人都想起，孟加拉推理学的教授和南印度讲解所闻经的教授，一道把知识的供品放在印度这只花篮里。

最后我想讲一桩应予高度重视的事情。我们希望在孟加拉文学中看到迁居此地的孟加拉人与当地人和睦相处的情景。孟加拉人写出这样的作品没有？至今没有。这难道不是我们思想僵滞的表现？心中强健的好奇永远是活泼的。萎靡的心灵既没有观察的愿望也没有观察的能力；受制于衰弱的

同情，它漠视与它不同的一切。这漠视是愚昧无知的别名。求知欲的欠缺和爱的力量的匮乏，历来是双胞胎。进入别人心房的人，才会尊重别人；由于灵魂孱弱，丧失尊重他人的纯洁权利的人，走到心扉外面，再没有力气迈过门槛。骄傲裸露他的精神贫乏，缺少同情反过来说明他没有纯洁的灵魂。

孟加拉人最大的缺点是自高自大，几天听不见表扬，心里就恼火；恨不得要人每日为他斟赞美之酒，哪天少饮一杯，浑身感到不舒坦。渴求恭维的傲岸，往往歪曲真理，沉浸于幻想的黑暗之中，看不见别人。这种盲目性使我们不思进取。访问日本的时候，我听说孟加拉留学生学习制作纽扣、肥皂，有的人涉足商界，但他们没有睁大眼睛考察日本的浓厚兴致。有的话，他们能学到比制作纽扣更有用的知识。他们不尊重日本，等于自轻自贱。长期或短期居住在印度西北部地区的孟加拉人不突破迷茫的黑暗的包围，他们的文学就不能从与当地人的接触中摭取有用的素材。就像走到监狱外的街巷里干活儿的囚犯，依旧是囚犯，个别孟加拉人别离家园，来到遥远的他乡，灵魂依然戴着自满自诩的脚镣。不从心里驱逐自命不凡的傲气，即便住在圣地迦尸，孟加拉文学团体也将无所作为。只要孟加拉人富于想象力的外露的灵魂与西北部印度的亲密接触，在孟加拉文学中得到充分反映，这儿成立孟加拉文学团体，就不会被认为是多此一举。从这个团体的角度出发，我们特别希望能把从当地的语言、文学和经验汲取的信息和真知灼见，转化为孟加拉文学的营养。

印度西北部极其珍贵的典籍正渐渐泯灭。我听说一位日

本长老从尼泊尔雇人将三大箱大乘教佛典运到日本。我们如何指摘他这样的收藏者，朝思暮想典籍的人得到了，不爱惜的人丢失了，这是合乎逻辑的。但从现在起应提高警惕。迦尸在收藏古代典籍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也希望孟加拉文学团体把抢救典籍当作自己的一项工作。

此外，我们应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护散落在各地的文物。我痛心地发现，不少精美的石像的碎片，成了许多地方人站在上面洗脚的台阶或码头的石级。要采取措施使它们免遭践踏。印度的大部分文物分散在西北地区。孟加拉的古代艺术大多已沉入松软的泥土下面。但这儿山区的泥土坚硬，起着保护文物的作用，因而残缺的文物处处可见。出席今天的会议，我恳请你们以极大的热情收集文物，将拟建的艺术馆当作较长时间内自己的一项工程。直到前几年，我们还不重视绘画艺术，不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对在路边、集市上以低价出售名画熟视无睹。我记得，来自日本的一位鉴赏家冈仓曾在我们愚拙的眼睛前展示孟加拉绘画和工艺美术的真正价值。在开辟艺术教育之路方面，当时在加尔各答艺术学院任教的客籍教授赫维尔，也曾鼎力相助。但是，从我们的无知派生出来的对印度绘画艺术的冷漠，至今没有消除，所以印度的艺术瑰宝，很容易从印度漫不经心的指缝中滑落，流落异国。孟加拉文学团体把收集画作当作自己的任务，将会受到人们的赞誉。

每个国家的艺术都具有连续性。如同从发源地流来的河水被堵截，不久汪成散发臭气的一潭死水，将今时与昔时切断，寻求知识和艺术探索之河也会变得浅细，发臭，最终干涸。在印度的艺术领域，我们找到了足够的例证。阿旃达石

窟的壁画之河未流过太长的岁月，就被堵入深潭，渐渐成为泥浆。目前一项紧迫的任务，是设法让它流出来。古印度那些价值连城的壁画如果全流落异域，恢复印度绘画艺术的生机恐怕是十分困难的。

我不是说要以古代绘画的旧沙模浇铸现代绘画。但古代探索中生命的律动，能激发心中的活力。硬将现代创造的求索与古代的创造之河隔断，那样的求索将是无源之水。除了从印度的历史，我们从外国得到的主要赐与，也是求索的精神。欧洲各国所有人种的全部知识的荟萃，点燃了求索的热情。我们要记住这一点，不遗余力地发掘、保护失踪的大量艺术珍品。这样做的动机，不是今后简单地复制它们，而是在研究历史的广阔领域让我们的心永远清醒。

译自《文学之路》

对孟加拉文学的轻视

读了一大堆英文书籍的一些人，睥睨现代孟加拉作品及其作者；他们露出那种鄙夷的神情，在心理上得到极大的满足。看来，他们从头到脚全身长满了刺，得意洋洋地把自己与“丑陋”的平民区分开来了。他们忘了，在世界上做一个高尚的人是很难的，但自我吹嘘非常容易。

有些人排斥自己的同胞，搂抱着臆想的尊荣。但我祈求心灵的主宰让我们永远远离这种无知的丑恶表演。

社会洪流漫过一个个世纪，一次次沉淀凝成的英国文学，既巍峨又艰深。近年来，孟加拉文苑里，肥沃的淤泥也开始沉积了，有的地方形成沼泽，有的地方形成沙洲。关于文苑的现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人站出来对别人提出抗议。孟加拉文学没有悠久的历史，没有随时代潮流奔腾的大潮，没有一年年堆满珍宝的宝库。现在还不是把它的零星积蓄系于一种批评标准的时候。所以，哪位身强力壮的反对派口腔里吸满英国文论，不停地朝孟加拉文学喷去，它微弱的希望的火苗，必定摇曳不定，濒临熄灭。不过仍可以说，不管他喷得多么凶猛，微弱的火苗比他高贵得多。

目前孟加拉作者正忙于为孟加拉文学奠基。因此谁爬到

英国的书山顶上，俯视他们，大概会觉得他们小如芝麻。他们荷锄耕耘，疲惫不堪；而坐在高高的书山上的人，悠闲地呼吸新鲜空气，山上山下，以平等的目光看待对方眼下只是幻想。

这两种人的才华假如真有天渊之别，那另当别论。但实际上，拿不出足以说明双方水平悬殊的任何证据。那些靠收集他人的思想成果打发光阴的人，根本不懂思考问题，把心得体会用文字表达出来是多么艰难！一串串至理名言，很容易像手持竹竿打落熟水果那样从他人的唇边采集，但考虑一件小事，把自己的观点用语言写出来，是要动一番脑筋的。只学习书本知识，光采集不运用知识的人，全然不知自己有多大能耐，未知的领域多么宽广。

我谈到的那些评论家，习惯于一面读孟加拉语作品，一面在脑子里进行孟—英翻译。所以他们不会尊重所评论的著作。他们不曾进人也无暇进入孟加拉语的生命殿堂。脱离了故土，所有的文学之树必然枯萎，对它射批评之矢，无异于挥刀斩腐尸。

用孟加拉语写作的人，认认真真地锤炼着语言；他们热爱孟加拉语，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孟加拉语不是官方语言，不是换取荣誉的语言，不是挣钱的语言，它仅是我们的母语。孟加拉语属于那些心里珍爱它对它怀有坚定信心的人。有些人轻视它，疏远它，自然没有机会真正了解它，他们以译者的身份审视孟加拉语。所以，我只得伤心地宣布：他们的见解没有什么价值。

译自《文学》

神　　思

中午，我坐在河畔村庄的一间平房里，墙角里，一只壁虎在爬行。两只麻雀鸣叫着飞进飞出，忙忙碌碌，从外面衔来草屑，想在悬吊竹扇的墙洞里筑巢。河上行驰着木船，高陡的河堤后面，蓝天映衬的涨满风的白帆和桅杆，隐约可以望见。河风清凉，高天澄蓝。从远处的彼岸，到我所在的门廊前树篱围绕的花园，在明媚阳光下，宛如一帧油画。我心舒神爽；好似母亲怀里获得温暖、爱抚的幼儿，我偎依着自然古朴的胸怀；交融生气和关爱的暖意，浸入我的肢体。总这样坐着有什么损失？谁来催促你提笔写作？不管你对哪事持何看法，赞同还是反对，有何必要三下两下挽袖煞紧腰带，磨拳擦掌，准备同别人格斗呢？

你看那旷野里，一阵旋风卷扬着尘土、枯叶，旋舞何等狷狂！它霍地踮起脚，笔直地挺立，姿态刚健，随即呼地把一切抛扬，一转眼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它的道具真多！干草、尘粒、沙土，凡是很容易抓到的，全抓到手，兴高采烈地玩弄一番。杳无人迹的中午，它就这样跳舞跳遍原野。跳舞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观众。它没有观点，没有理论，关于社会和历史，它对任何人不训诫。它朝世界上最不起眼

的、常被遗忘被损弃的东西，吹口热气，使之即刻变成醒目的美。

假如我也毫不费力地吹口气，把周围的东西吹直，吹美，吹飞，舞棍弄棒玩耍一番。随心所欲地创造，又把创造物吹得粉碎。没有愁思，没有目标，无需拼搏；只有翩舞的欢快，只有美的雀跃，只有生意盎然的旋转，那该多好！辽阔的绿原，赤裸的蓝天，普照万物的阳光，其间，撒一把尘土，凝成幻景，倾吐疯狂的心中无羁的豪情，那又该多好！

显然，这是梦想。可是，坐着像堆垒石块那样把僵死的观点垒成几尺高，累得大汗淋漓，有什么意思！它中间没有脉动，没有情义，没有生气，只有苦涩的成就。有人张大嘴巴惊愕地瞧着它，有人抬脚踹它——不管它是否值得受这样的关注。

然而，这桩事，我是想推却也推却不了了。受文明的制约，人们不间断地娇惯称之为心灵的私物，把它抬到很高的位置上。如今你拼命甩它，它却死活缠住你不放。

我一面写作一面朝外张望，只见一个人用毛巾盖着头，抵御骄阳，右手用一把婆罗树叶引了火，朝厨房走去。他是我的仆人，名叫纳罗扬辛格。他四肢胖壮，整天乐呵呵的，不知何谓忧愁，犹如一棵汲取了充足养分、枝叶茂密油亮的榴莲树。

他这样的人与外部自然相处非常和谐。他和自然中间没有差别的明显痕迹。他挨贴着养育生物、生长庄稼的广阔原野的肢体，相安无事地生活，不感到乏味，自己与自己不发生矛盾。他又像一株蕃荔枝树，从根须到叶尖，没有一丝烦恼。

哪位好奇的幼神，如果顽皮地把些许神思植入那棵蕃荔枝树，翠枝绿叶清雅的生活中那将爆发多么严重的骚乱！陷入忧愁，娇嫩的绿叶将变得和桦树皮一样灰褐。从树干到枝梢，出现老人额头上那样的褶皱。春天来临，两三天之内，全身还会快活地萌发新叶？枝条还会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的新果？那时它整天单腿站立着沉思：为什么我只长叶子，不长翅膀？我使出全身力气，昂然挺立，为什么看不见想看的景物？地平线的那边隐藏着什么？天上的星星在远方的树枝间闪光，我怎样才能抓到那些树？我来自何处？前往何方？只要这些疑惑是疑惑，我的枯叶飘落，我的枝条干枯，我成为一截木头，天天苦思冥想。我存在不存在，我确实存在，或者确实不存在，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今生就没有幸福。漫长的雨季结束后的一天早晨，旭日冉冉升起，我的骨髓里掠过的一阵惊喜，我如何表露？冬去春来，一天黄昏，南风习习，一种欲望油然而生——谁为我解释，这究竟是怎样的欲望？此乃奇事！蕃荔枝的花事歇了，甜汁盈满的果实成熟了。可它力图超越本身，期望改变模样，或是身高，或是体重，稍有变化就心满意足！末了，它体内忽然感到阵阵剧痛，从树干到枝梢，皮裂开了，里面飘出来写在不能长久保存的纸上的文章、评论和关于森林社会的一句永恒的箴言。其间没有树叶的飒飒声，没有绿荫，没有遍布全身的甜柔的完美。

假如神通广大的魔鬼像蛇一样钻进泥土，在亿万虬曲的根须中间游逛，往世界所有的树木、葛藤、青草和荆棘中注入神思，世上难道还有悦目之地！谢天谢地，鸟儿飞进花园歌鸣，人们听不出歌鸣有什么含义。也没有看见枝头上未写

上字母的绿叶让位于字母呈白色的干枯的月刊、报纸和广告。幸运的是，树木没有神思！毒树没有抨击茉莉花："你的花有柔丽，但没有刚劲。"酸枣没有嘲讽榴莲："你觉得自己了不起，可我偏偏将尊贵的席位送给南瓜。"芭蕉没有说："我的花销最少，散放的报纸的版面最大。"芋头没有与芭蕉竞争，以更少的花费创办版面更大的报纸。

受辩论折磨、演讲得精疲力尽、心事重重的人，望着广渺天宇从无愁郁皱纹、光润宽阔的额头，听着森林无言的簌簌声和没有特殊含义的涛声，沉入无心魂的广大宁静的自然之中，能够变得冷静、克制一些。为了扑灭神思的星星之火引燃的大火，无心灵的浩瀚海洋的宁静碧水，是必不可少的。

上面已经讲过客观现实破坏了我们所有的和谐，我们的神思如今无限地膨胀，任何地方都无法容纳它。它大大超过了衣食住行、幸福安宁生活的需求。于是，完成了该做的事，四周尚有大量多余的思绪。它坐着写日记，与人争论，成为报社的记者，把简单的搞复杂；从一个角度可以理解的，硬把它转移到另一个角度；永远无法探知的，撇下其他工作，非钻它的牛角尖，甚至做比这更可恶的坏事。但是，我那位不文雅的纳拉扬辛格的心思，可用身躯的尺度来丈量，与实际需求完全一致。他的思想使他的生活摆脱冷热、疾病、羞愧的困扰，又不疯狂地向四周奔跑。我不敢说，外面隐形的劲风不通过他的纽扣眼儿，吹进他的心灵之幕，波动他的情绪，但那样的情绪波动，对他的健康人生是极为有益的。

译自《五元素》

钱币的屈辱

我们公司的英国老板公开说，万万不可给孟加拉雇员太多的工资。他武断地认为，一个有教养的孟加拉青年，每月挣25卢比，就算得上是高薪阶层的一员了。关于下属的境况和印度的现状，这位英国老爷下了结论，我们再说三道四，那是大逆不道。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懑，谁发几句牢骚，把一个恰如其分的形容词加到老爷的头上，总会传到他的耳朵里，他有一双顺风耳。

听说，世界上有一条互补的规律，具体地说，每个人都有多与寡。我们的办公室也可以作证，我们付出的辛劳最多，可工资最低；英国老爷则恰恰相反。

这条规律为某些人带来无穷欢乐，但我从不觉得它可爱，我接受它是出于无奈。有一天，上司砍去了我负责的一项工程，交给新来的一个乳臭未干的英国佬，彻底断送了我升迁的机会。那天我真是忍无可忍，正想扔下这份差事，一走了之；或者发动一场叛乱，把英国佬赶出印度；或者向议会提出控告；或者在《国民报》发表一封匿名信。然而，我什么也没有做，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一口水也不喝。发现儿子受凉发烧，浑身滚烫，我大发雷霆，痛骂妻子。妻子委

屈得啪哒啪哒直掉泪珠子。那天我早早地躺下了，暗自叹息："唉，钱哪钱哪，我可为你受够气喽！"

妻子赌气不与我同枕共衾，但酣眠女神迈着无声的脚步走进了我的卧室。

蓦然，我看见我是一分的硬币，可我丝毫不感到惊奇。我记不起我哪一天走出古老的制币厂，只知道如同首陀罗生于梵天的脚趾头，我出生于制币厂最破旧的车间。

那天报纸上登载一则广告：两安纳[1] 和四安纳硬币举行集会。手头没有急事，怀着好奇心，我骨碌碌滚进会场，找个角落坐下。

左臂挽着婀娜姣美的伴侣两安纳，肌肤白皙的四安纳鱼贯而入，挤满会场。他们有的住在制服口袋里，有的住在皮包里，有的住在精美的铁盒里。个别的时乖命蹇，流落到我住的那条胡同，成为我们的街坊，也被塞进人的腰包里，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那天的会议议题是：采取紧急措施，断绝与一分的硬币的一切往来。因为它们是贱货！两安纳尖声叫道："它们的皮肤似紫铜，身上散发一阵阵恶臭！"我身边的一位两安纳侧着芳躯，厌恶地皱皱鼻尖。挨着她的四安纳狠狠地瞪了我两眼。我惊恐万状，身子陡然缩成原来的四分之一。我暗想，你们八个、十六个地吃我们，提高自己的身价，怎么对我们一点也不感激？早先在地下，我和你们是一家人哪！

会上通过一项决议：两安纳们和四安纳们一致呼吁建造两座制币厂，分别铸造银币和铜币。虽说两种金属币上均印

---

① 印度旧货币单位：一卢比等于十六安纳。

着女皇的头像，但我们不能接受所谓的平等。我们不能与一分的硬币在一个腰包、一个皮包、一个铁盒里同居！我们甚至要修改砸碎两安纳、四安纳，熔铸成一分的硬币，以及砸碎一分的硬币，熔铸成两安纳、四安纳的侮辱性法律！我们并不是不承认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但凡事有个限度。两安纳、四安纳与金币可以平等相处，但不能引伸为一分的硬币可与两安纳、四安纳共享平等！

全体与会者齐声呐喊："不能！决不能！"听得出，那个浓妆艳抹的两安纳嗓音最高最尖。我惶恐地请求大地女神让我返回原始居所——矿山。大地女神没有应允。我靠着墙壁，两眼赤红，无助地伫立着。

这当儿，一个新来的闪闪发亮的四安纳滚进了会场。我见他登上讲台，站在大家面前，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博得一阵阵哗啷哗啷的掌声。

可我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头。他的演讲虽极富煽动性，但语音并不是银质的。我满腹狐疑，等会议结束，我慷慢朝外滚动，鼓足勇气，故意碰他一下。咚——嗆，这是纯粹的本地音色，他身上的气息，我也闻到了当地的泥土味儿。

他勃然变色，厉声责问："不要脸的家伙，你从哪儿钻出来的？"

我平静的回答："我是你的老乡。"

这小伙子原来是我们家族的最下层的成员——半分的硬币。他在脸上抹了一层水银，混进了会场。看着他窘迫的样子，我不禁哈哈大笑。

我在笑声中醒来，只见妻子躺在身边呜呜哭泣。我不觉心软了，好言抚慰一番。遂将梦中奇遇，从头至尾，叙说了

一遍。哈，那小伙子在我面前漏了马脚！

我明白了什么似地咕哝道："从明天起，我也在脸上抹了水银再上班。"

"抹了水银，死了更好！"妻子冷冷地说。

译自《幽默》

雷贝尔·格里芬爵士

疯狗是狗族中的特殊成员，它的狺狺狂吠中，绝无庄重或又温雅的音色。但狮族中从未听说有疯狮。雷贝尔·格里芬爵士在六月的《双周评论》上发表的攻击孟加拉人的文章，传出浑重的狺声，叫人无从判断作者的属性。

不必探究作者撰文的动机，孟加拉人首先应该对他表示感激。因为，不管吠声造成怎样的后果，总算惊醒了我们。在我们迷迷糊糊即将睡着的时候，有一个外国人突然冲我们汪的一声，我们一激灵就清醒过来了。

国大党也正在打瞌睡，肩膀上的脑袋晃晃悠悠。内外各种原因，松弛了它的神经和肌肉。这当儿，比起听到朋友的鼓励，让敌人猛揍几拳，效果更佳。

为此，要对格里芬先生说声“谢谢”。

他感到特别痛快的是，他蛮不讲理，泼妇般地对印度人大骂了一通。

我们印度人接受了新的教育，正朝着更崇高的理想奋勇前进。是的，每前进一步，我们的各种缺点、无能和幼稚难免暴露出来，完全可能落进英国政治家的眼帘。但格里芬先生不攻击我们的弱点，一味破口大骂，我们倒可以坐下喘口气了。

漫骂这东西并非分文不值。漫骂各具特色。格里芬刻毒地对我们说："把政治权力给你们和给猴子，是一回事。"一个小学生练练嘴皮子，骂人会比他更娴熟。格里芬先生提到的可怜的动物，除了呲牙裂嘴吱吱地叫几声，没有表示愤怒的其他办法。但绅士手里有多种雅致的武器，全然不必张牙伸舌地做怪脸。可格里芬偏要那么做，我们只得满足一下好奇心，甚至模仿一次，离他而去。

除了漫骂，格里芬先生冗长的文章中剩下的一句话是：孟加拉人天性软弱，英印政府机构中不该给他们一个位置。但不少孟加拉人目前担任了县政府和内阁的要职。如果发现他们不合格，他在文章中出示证据，才能叫人信服。坐在家里炮制的奇谈怪论，一旦察觉与实际情况不符，将其抛弃是应尽的责任。

我以前认为，英国男人的作品中，尽管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人们看不到豁达的胸襟，但有一种含蓄的自豪感。幸运垂青、才华横溢的人的作品，必定是谦虚的，谦虚中充盈阳刚的气质。像我们这样背运的人，除了一张嘴，没有别的法宝，时常白费唇舌，发泄无能的怨气，暴露陷人困境的无奈。但格里芬的文章发表于权威刊物，于是我不得不放弃以前可爱的观点。

格里芬在剥夺孟加拉人政治权力之前，将在他们自己的议会大肆宣传制定的新条款。从此，不再在讲台上的唇枪舌战中选举议员，议员将在摔跤场上的搏斗中产生。于是，只有勇士有权走进议会。耍笔杆子的文人，只好在《双周评论》上发表一篇篇激烈争吵的文章。

译自《繁杂》

起　名　字[1]

这个女孩是欢乐的生动形象，那天不知她从哪儿降落在她母亲的暖怀里，缓缓地睁开眼睛。当时她赤裸着，默默无言，全身没有力气。但踏上凡世的那一刻，她大声对茫茫宇宙提出自己的强烈要求。她说水是我的，土壤是我的，日月星辰是我的。在这浩茫的世界上，这幼小的女孩初来乍到，没有露出丝毫惶惑和迷茫的表情。这儿好像有她永恒的权力，有她早已熟知的景物。

能请身居要位的显赫人物写一封充满赞扬的荐举信，等于开辟一条在陌生国度的王宫里受到热烈欢迎的道路。在凡世降生的那天，这女孩娇嫩的小手确也握着一封无形的荐举信。是宇宙的至高无上者[2]把署上自己大名的一封信递到她手中的。信中说：这个女孩曾和我形影不离，你们若给予关怀，我将感到无比欣慰。

所以，谁还能将她拒之门外呢！苍茫大地当即说道："来吧，来吧，让我把你搂在怀里！"高空的星辰微笑着对她

---

① 本篇系泰戈尔为奔格拉尔的女儿起名字时所作的讲话。

② 指梵天。

表示欢迎，说：“你是我们中间的一员。”春天的鲜花说：“我为你准备了甜蜜的水果。”雨季的云彩说：“我已净化了你举行灌顶大礼的雨水。”

就这样，降生之时，自然之宫的朱门对她开启了。父母的慈爱也由自然酿造了。婴儿啼哭宣告自己存在的那一刻，陆地河流天空以及父母立即发出欢呼。她无需再等待。

然而，还余留着另一种诞生，也就是她要诞生于人类社会。起名字的日子就是她另一个生日。临世的那天，她有了形体，步入自然。今日，她又有了姓名之躯，朝社会迈出了第一步。呱呱坠地时，父母立即承认她是他们的骨肉。但如果她只是父母的，可以不起名字；每天用新名字叫她，不会增加他人的损失。可是，她不仅属于父母，她也属于全社会，亿万人的劳作、知识和爱情的巨大宝库是为她建造的。人类社会要给她一个姓名之躯，把她当作社会成员。

人的美姿和精神风貌通过姓名之躯得以表现出来。人起的名字包含全社会的期望和祝福。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让名字遭到侮辱，变得黯淡无光，而要使名字富于尊严，凭藉美感和圣洁在人们心中获得不朽的席位。但愿肉体消失的那一天，姓名之躯依然在人类社会的心殿闪闪发光。

我们经过商议，给这个女孩起名为“阿咪达”，孟加拉语中阿咪达的意思是无边无际。这个名字寓意深长。我们看到世人的界限的地方，她不受限制。咿呀学语的她，不知道我们为她起名字是多么高兴，不知道外面日新月异的变化，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财富——这样的茫然不知也是不受限制的。

当她长成倩女，她会找到自己的极限？那时她难道不比

她熟悉的自己高大得多？人的无限突破自身的界限，这难道不是人最显著的特点？人看清本相的那天，获得撕碎渺小之网的力量，不承认既得利益是人生目标，并接受永久的福祚，认为它原本就是属于自己的。真正理解人的伟人的心目中，我们不是俗人，他对我们说："你们是天堂的儿女。"

我们呼唤名叫阿咪达的天堂的女儿进入我们的社会，祝愿这个名字使她终生铭记诞生的伟大意义。

在印度，为孩子起名字的同时，第一次让他吃饭，这两者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婴儿只占据母怀的日子，乳汁是他的食物，不容他人分享。今日，这女孩有了姓名之躯，进入人类社会，开始品尝民众的食物。人类享用的米饭的第一勺米饭，今日让这个女孩享用。为做这一勺米饭，全社会出了力——某地区的某位农夫，头顶烈日，栉风沐雨，种植水稻；某一位挑夫运送稻谷；某一位商人在市场出售大米；某一位顾客把大米买回家；某一位厨师煮熟米饭，最后送到女孩的嘴里。这女孩一到人类社会就有人侍奉，社会拿出自己的佳肴款待贵宾。这件事本身含义深广，人类以此宣告：我承认我拥有的一切也有你的一份。你将听懂我的名人的格言，享受我的伟人修行的成果，我的英雄慷慨献身将完美你的人生，我的工人开辟的道路上将继续你的人生旅程。但这女孩并不知道她今天赢得了神圣的权力。让今天的良辰在她和一生中开花结果！

此时，我们深深地感到，人不只诞生在一个领域，也就是说，他不仅生在自然界，也生在福善的天地；不仅生在生灵的世界，也生在慈爱和欢乐的世界。自然界是一目了然的，在江河、陆地和花果中间随处可见，可它并非人最急需

的栖息地。看不见的爱情和德行，扩展着自己繁多的创造，那充满知识、爱情和善举的欢乐世界，是人梦寐以求的。在这个世界人有最真切的诞生，因而感觉到父亲般的一个奇妙的存在[①]，这个存在是不可描绘的。想到这个真实[②]是极终的真实，心儿欣喜不已。

因此，这女孩出生的日子，人们不曾对水土火风表达感激之情，而是对水土火风中象征力量的无形生存者[③]躬身施礼；为这女孩起名字的日子，人们不曾摆放供品，对人类社会叩拜。而是祈求人类社会中象征友情、福善的生存者[④]的祝福。

多么奇特，世人的这种认识、这种祭仪！多么奇妙，精神世界中人的这种诞生！多么奇丽，人类的可视世界中那无形的乐园！而人的饥渴和争名夺利司空见惯，不足为怪。

从出生到去世，一生的各个阶段，人认定那无形者值得祭拜而对他行礼，认定那永存者[⑤]与自己亲密无间而对他呼唤。

今天为女孩起名字的时刻，人们有信心把各种各样名字的载负者[⑥]和各种各样名字的收容者[⑦]请进自己忙碌的家中，从而在生灵世界取得无与伦比的最大成就。

何等荣幸，这个女孩！何等荣幸，我们每一个人！

译自《积蓄》

---

①②③④⑤⑥⑦ 指梵天。

在祭奠圣哲仪式上所作的祈祷

啊，圣父，在凡世，透过先父的亲情，我认识了你。先父辞世二十一天了，他的一生，像祭神的火焰，朝你升腾。如今，他漫长的人生旅程结束，你以如此清丽的宁谧，如此醉人的甘露，为他举行了洗礼。他不向往天堂，他的宿愿是在绿荫婆娑的梵界与你汇合。今日，我们无法想象，你把他引进多么圣洁的功果之中。然而，造福者，我完全相信你赐全福的心愿，谨向你一次次俯身膜拜！

你是无量的真实，我们纯洁的信念在你中间走进成功。你是无限的福祚，我们的一切善行在你中间结出硕果。我们全部诚实的爱情，啊，欢乐者，在你中间闪耀美的光荣。获悉先父一生的全部真理，全部善德，全部情爱，奇妙地为你收藏，我们兄弟姐妹双手合十，欢呼你的胜利！

世上的人际关系大都具有互惠的性质。但古今不期望回报的父母的慈爱，超越罪孽、罪行、污秽、忘恩负义，露出真纯的本相。它不是债务，而是奉献，像温暖的阳光，似和煦的南风；它自小呵护我们，但它的报酬，父母素不索取。父爱无需乞求，它酿造无穷的恩情。啊，宇宙之主，为此，谨向你顶礼。

大家知道，五十年前，祖父去世，债务沉重的艰难日子，突然降临这幢楼房。先父孤身一人，排除万难，渡过惊涛骇浪翻腾的债务之海，安全抵达彼岸。他怎样从破产的虎口，夺下我们衣食住行所依怙的家业，把我们抚养成人，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我们何曾知晓那段时光的急风暴雨！年复一年，他在痛楚、焦虑、困境、苦斗中度过多少个日日夜夜，想起来至今不寒而栗。他是在少有的富裕中长大的——面对遽然而至的厄运，他勇敢而坚强地挺直腰杆！在极其富足和应有尽有的享乐中长大的人，大都未经受什么痛苦的打击。他们被奢华包围，他们的毅力自小得不到充分的锤炼。灾难降临的时节，谁还会比他们更加张惶失措！较之外来的灾祸，他们不成熟的品格和不受约束的情绪，对于他们，是更凶恶的敌人。那时，他这位富翁之子，强行克制长期养成的习惯，淡漠豪门的声望，以平静、沉着的刚毅，把这个大家庭扛在肩上，踏上征途，与难忍的苦难日子搏斗，并赢得了胜利，他那种非凡的勇气，那种百折不挠的韧劲，那种撼不动的意志，和每时每刻那种自我牺牲精神，我们在心中何尝能充分领会！又何尝知道应表达怎样的感激之情！今日，我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后面，危难之时他那双不颤的强有力的右手和怜惜的抚摸，我们应时刻铭记在心！

他为保护消除我们各种匮乏的大量财富，倾注了全部心血。这些财富假如用于协助不道德的行为，今日在心灵之神的面前，是否对先父表示敬意，我们必然犹豫不决。他从不容虚伪的卑污孱人我们获得的一切。今日我们享受的物品，可以怀着一颗纯洁的心，坦然地当作祭神的供养来接受。

艰苦的岁月里，他不缺少腰缠万贯的朋友；只要他愿

意，他可以巧妙地收回先前属于他的财产，恢复门楣的荣耀，成为孟加拉有钱人忌妒的对象。他没有那样做，因而我们对他加倍地感激。

危难之际，他面前同时出现了正直之路和诱惑之路。他面临倾家荡产的危险，他要养儿育女，照顾发妻，他要维护尊严。尽管如此，他选择了正直之路。回顾那正气凛然的岁月，我们对金钱的强烈贪欲顿时烟消云散，心中充溢满足的琼浆。我们继承了他以辛劳换取的一切，他以自我牺牲创造的精神财富，也为我们留下，但愿我们也有资格继承。

他是不出家的纯正的梵教徒。如果他只是富豪，日积月累，他可以以多种方式扩大他已赎回的部分田产。可他并未只顾发财致富而忽略对天帝的侍奉。他的库房为传播教义敞开了大门。他是一群孤儿的庇护所。他布施财物，使众多寒士免受饥馑的折磨。他毫不声张，私下赞助多项公益事业。在这方面他毫不吝啬。但他从不纵容儿子们挥霍享受或炫耀富有。如同善良的主妇，总是先款待所有来宾，自己最后用餐，他首先热情接待聚集在库房门口的客人，然后再考虑赡养家属。他把我们领进富足之中，却不让我们跌进穷奢极欲的泥坑。他儿女面前财富女神的金笼关闭着门，如果说打开了一条缝，他们得以在辽阔天空中自由翱翔，那么，较之那些悭吝的百万富翁，父亲的乐善好施，使他们成了幸运儿。

今天，在世人面前，我们引以为豪的是，先父既使我们摆脱了贫困，又不曾把我们禁锢于财富的藩篱之中，我们面前，世界一览无余，通往穷人、富人的路一样宽广。家境远不如我们的人，在我们家受到热情欢迎，未被当作食客。今后，我们或许会走下坡路，但我们几位兄弟不认为贫穷的微

贱是家庭必循的法则。先父的教诲，鼓励我们突破财富的狭隘，毫不踌躇地接触平民。此时，我们谨对他虔心叩拜！

除了我们，谁能知道他给予我们多大的自由！在危急关头，他依旧全力维护他千辛万苦寻觅到的宗教，可他不把为之献出一生的宗教当作家教的工具。他在我们面前站成榜样。我们没有少听他的教导，但他不以教义约束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他不依靠习惯势力和家规把某种观点强加给我们。他在我们前面开辟了自由地寻找天帝和宗教的道路。他给予的自由体现他对我们的尊重。愿我们获得被他尊重的资格，永不偏离真实，永不偏离宗教，永不偏离道义。

世上任何家庭不会一成不变，任何家族不能把富裕、声誉永远囚禁在本家族的围墙内。我们这个家庭的兴旺，也将像彩虹鲜丽的色彩，消隐在地平线下面。有分解能力的细菌，通过各种洞孔爬进来，有朝一日，将家庭的基石啮蚀成粉末儿。但先父通过这个家庭，以宗教上的探索振奋了昏沉的社会；在新式英语教育横行的日子，全力护送幼小的孟加拉语跨进少年的门槛；鼓励孟加拉邦揭开古老文化的宝库，以修行的虔诚，以目标始终如一的人生，在贪财的现代社会中，树立俗人对梵天的信仰。他使我们的家庭与亿万平民的家庭联为一体，把这个家庭的最高利益化为亿万平民的利益，把这个家庭的亏损融入亿万平民的亏损。今日，忘记无足轻重的名誉、地位，我们牢记他给予的光荣，无比虔敬地对他施礼，并超越一切荣华富贵，瞻仰他栖身之所的提供者。

啊，宇宙之主，今日，请消释我们的悲伤、忧悒，通过死神猛地揭开的黑幔，让我们观望你的天堂；透过凡世的兴

衰和财富、名誉和生死轮回，显露你安详的慈容。多少庞大的帝国在崩坍，多少残暴的势力在苟延残喘，多少举世闻名的功业正坠入遗忘之渊，多少亿万富翁的宝库留下废墟的恐怖，隐入虚无。但是，永乐者，绵绵不绝的变幻中，和风播散着花香，大海翻涌出甘露，你的美永不枯竭，让你遍布世界的美穿透漫漫愁雾，让植物、树林、夜阑、黎明、大地的尘粒、一群群奶牛，和父亲般拥抱世界的天空、太阳，为我们送来不竭的温馨！

译自《崇拜品格》

病人的新年

新年轻轻降临我的病榻，我又见到了新年久违的新姿。

若不站远一些，任何巨大的物件看上去便不巨大，当我身陷世俗杂务，难免以自己的尺度把四周的东西量小。不这么做，处理不完每天的事情。人的一生不管发生多么重大的事件，不及时发觉肚中的饥火，就无法活下去。农民用锄头挖土的时候，不会想到帝王的朝廷里围绕宪制展开的激烈争论。无始的往昔和无穷的未来是那般弘大，可对人而言，此时此刻，却不比它小多少。因此，所有微小的瞬息的负重，不亚于时代的负重。在人的面前，这瞬息的帷幕最厚，尽管随着时代的步伐也会逐渐变薄。教科书中说，地球的大气层极为浓密，可它并非远处的覆盖物——外部的压力和地心的引力是浓密的根由。人的情形与此相似。离我们近了，在自身的引力和他人的压力下，心幕变得异常结实。

印度的典籍云：一切障蔽源自欲望。越是把周围的东西拽向自身，上方的遮翳越是浓厚，用的劲小了，遮翳便出现缝隙。

我发觉，病体虚弱，拉紧的琐事之结反倒松解，四周空清许多。往常总想：每天得做几件事，应有所收获；手头紧

迫的事情，我不动手，便堆成山。于是不给自己片时的清闲，清闲仿佛是罪过的同义词。每日挑起一副副担子，登门的凡世的要求络绎不绝。有精力就埋头于工作，终日忙得不可开交。

外部的催逼越是强烈，内心与外界之间清澈的赋闲捐弃得越多，再也看不真切周围的事物。宇宙在辽阔的天空之上，换句话说，它的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大部分在空玄之中，形状大小不一，千姿百态。假如宇宙不在天空之上，径直压在我们的眼睑上，那么细小就是阔大，弯曲就是笔直了。

同样，身体强壮时，我驱逐所有的假日；只有工作和对工作的考虑，只让拥挤的责任压倒自己，真切而清晰地观察自身和世界的机会丧失殆尽。诚然，责任心是高尚的东西，可当它“为非作歹”时，一眨眼变成庞然大物，便把人压小。两者是对立的。人的灵魂高于人的职责。

这时身体若犯牛脾气，固执地说“我宣布罢工”，责任的枷锁便自行脱落。一块砖头击断催促的拉紧的绳索，琐事的密度顿时大为稀疏；心空阳光灿烂，和风吹拂；于是，不管“我是个大忙人”这句口头禅是多么正确，较之更为正确的是，我是个人。在这个客观事实面前，世界完整地显现；宇宙之琴弹出悦耳的乐曲；所有的丽姿、甘露和花香，对我承认：我们仰首伫立在宇宙的花苑里，渴望赢得你的心。

我虽不抱怨我的工作领域过于狭小，我的病榻今天仍占据了与地极相交的天空的蔚蓝，朝无际扩展了。我不再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而是静卧在“广远”之怀。我的新年在那儿无限的憩息中升起，且让我体味死的完满是多么庄重！深

不可触的幽寂的死亡中，充满淡蓝、清爽、博大的闲憩，让生命的莲花在那儿开放，展露美姿！

暮春的一阵花香飘过我的心田；天宇的客人跨过开启的窗棂，无拘无束地走进我的房间。艳阳娇柔地伫立中天，大地在她脚下铺展绿裙，那副欣喜的神情，是我见所未见的。举目远望，死亡的背景前，是一幅生命之画。那浩大那闲憩那寂寥的完满之上，我看见鲜活的美不住地摇响足镯，彩裙兴奋地旋舞。

我看见户外亿万星辰在徜徉，赤手放射璀灿的光芒。我看见人类历史上生生死死、兴衰荣枯、对抗纷争喧嚣着奔行，不过全是在户外的庭院里。我也看见王宫里殿堂不断地扩建，宫脊上高耸入云的旌旗转眼间不知坠落何处。用钥匙开启宫门，里面看得见什么？那儿没有耀眼的灯光，没有挺立的威武的士兵，寝宫里没有珠帘。孩子们在撒扬泥土，无虑地游玩；年轻的姑娘、小伙子采摘鲜花，装入衣兜，过一会儿编织交换的花环。御花园的花匠不对他们呵斥。老人脱下穿了多日污迹斑斑的破旧的工作服，换上绸衣，无人横加阻拦。令人惊诧的是，罕见的荣耀、显赫之中，一切是那么平静，那么亲切，投足心不慌，举手手不颤。布满猜不透的奥秘、阳光灿烂的世界上，极其渺小的人的生死、悲欢、娱乐，绝对不是微不足道、无足轻重、不合情理的，不会受到羞辱。人人都说，这是为你作的准备，你笑吧哭吧，痛快的玩吧，你的视线所及的全是你双目的珍宝，你的神思萦绕着的全是你心灵的财富。茫茫宇宙中，你的光荣永存不朽。它无尽的负载，压不低你高昂的头颅。

不过这也是外景。你继续往里走——走近唯一的奇迹。

那儿发现，大箱子套小箱子，最小的箱子里的宝石是爱情。我搬不动箱子，但毫不费力地用爱情编成一串项链，挂在胸前。浩茫宇宙最幽秘的地方有那爱情；星辰在运行，中间的寂静中有那爱情；七重天里持续着创造、破坏，中间的完满中有那爱情。那爱情的价值抹平低贱与高贵的界限，由那爱情引导，高贵与低贱比肩而坐。那爱情中收容低贱者全部的自悲，化尽高贵者全部的高傲。进入那爱情的乐园，我望见世界的乐音与我的诗句配成一首首情歌。

这多么奇丽！那儿寂夜的幽暗中夜来香绽放，飘逸的清香莫非是迈着无声步履走向我的使者？我可以相信么？可以，这是真的！我若不信，其间一定没有爱情。它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在凡世化卑下为尊贵。它不需要外部的材料，凭自身的欢乐，给贫寒以荣誉。

所以微贱在它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它如何有欢乐的尺度？它把自己无限的广大分发给微小，这反映它的本性，体现它欢乐的数量。为此，我斗胆地说，镶嵌繁星的夜空下，春天百花盛天的树林里，细浪轻抚的海滩上，高贵者正走近低贱者。人世间一切力量的活跃、一切法度的限制和无数行业中，这欢乐的游戏最深刻最真实。它看似平淡而不平淡，没有什么能将它遮蔽。它在时空中漫游。它的本性促使它给方寸之地和瞬息以无限；它让我渺小的自我经受种种磨难，在深重的苦难和快乐中与它融合，这便是它的完美。

世界的幽深之处，一切都很朴实，卸却了凡世庞大的负荷和俗人的重担；那儿真实就是美，力量就是情爱，新年呼唤我安静地坐那儿。是的，还有一个处处是明争暗斗的世界，但非得在那儿消度时日，领取岁月的报酬不可？那儿清

算着最后一笔债务？世俗的大市场外面，大千世界的静室里，没有账本，没有薪金，没有分配成果的争论，只有欢乐，那儿坦荡的自我奉献是最神圣的收获；那儿天帝深受爱戴，没有急迫的琐事。我应身穿便服，面带笑容前去朝觐。不然，劳筋累骨，消耗体力，还能维持几天？哦，腹中空空，从天神手中收下恩赐吧，那不是祭案上的供品，是爱情的美味。空手合拢，想要就能得到，平静地往前走吧！新年的翠鸟正在召唤，素馨花的幽香在风中播散无需祈求的质朴的真言。这质朴的真言，每年由新年送来，躺在病榻上脱离世事，我有了静心谛听的时间。今日，让我俯身施礼，收下晨光的邀请信！

译自《积蓄》

外国客人和印度给予的款待

瑞典一位年轻人来到孟加拉邦，受到"款待"已有一些日子了。他远离欧洲，住在孟加拉人家里，教孟加拉的学生欧洲语言，用他的薪金为学生买了书本，让他们阅读；路上遇到穷孩子，总慷慨布施。

我们在周围很难找到亲戚或客人般的欧洲人。英国人忘不了帝国的傲岸，既不会也不愿接近印度人。故而，这位瑞典人与我们朝夕相处，实属难能可贵。

我所说的这位瑞典人，举止文雅，平易近人。他身着西装，却如此谦和、质朴，我们见了倒有些不习惯哩。

尽管这位先生像我们一样性格温和，但他的骨髓里蕴含着欧洲的生命力。他看上去是寻常之人，其实并不寻常。这样的人，我们见得不多。有些孟加拉人看上去老实巴交，像庙里的菩萨，可肚里没有品行，塞满干草；触到真正的品德之火，草包似的老实人，转眼间烧成灰烬。

这位个子不高、消瘦、文静的欧洲青年心中，熊熊燃烧的品德的火光，在他所做的第一项工作中就闪射出来了。他离开祖国，漂洋过海，居住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完全陌生的异族人中间，究竟是谁鼓励他投身于这项事业的？他从欧洲

的北部那北极的冰雪常年密吻的瑞典，来到亚洲东部被骄阳照射得疲惫的孟加拉大地。两地没有文明的共同点，没有亲谊，没有历史的联系。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国王会下令将他的臣民流放到异国他乡，像他这样，远离亲人和习惯了的传统习俗。

在加尔各答孟加拉人举行的宴会上，节日庆典上，宗教仪式上，我多次见到这位外国青年。他肌肤白皙，身穿白衫衣，神情欢悦，坐在不引人注目的座位上。他似乎急于要与我们打成一片。他听不懂我们的语言和孟加拉歌曲，但从不退场，而是耐心地倾听，以心灵的真诚努力在我们的情感世界获得一席之地。他显然具有进入其他民族幽秘心殿所应有的谦逊的品德。

他履行教学的重任，克服了种种困难。为此，他的生活规律被打乱。他常饿着肚子，在几所学校之间奔走，加尔各答一条条大街上留下了他辛劳的足迹，没有什么能遏止他不倦的敬业精神。

本文的作者有一天亲眼目睹他是怎样冒着酷暑，忍受饥饿的。去年布萨月，他风尘仆仆赶到位于波勒普尔的国际大学，参加隆重庆典。上午只饮了一杯茶，便出门参观访问。他不撑伞，与陪同讨论当地的地形、地貌。下午，匆匆返回，执意不用主人准备的食品，就出席庆祝活动，一直到晚上九点，喝了一杯水，径直前往帕特波罗兹火车站，当夜回到加尔各答。

他的愿望是为孟加拉的知识青年建造一座拥有大量藏书的图书馆和一座会议厅。为实现他的愿望，他四处奔波，不畏烈日烤晒、暴雨淋浇，不顾身心疲累，不吝啬钱财。他不

停地加添燃料，烧旺那些承诺提供赞助的人的热情。最后，资金即将筹足，他却被病魔击倒了。

听说，他筹建图书馆时的极度疲劳和生活不规律，是他的主要病因。临终前一天，他对一位出身名门的孟加拉妇女说："瑞典并非没有我的亲属，我与基督教一刀两断，信奉一神论，与他们疏远了。"

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是尚未建成的图书馆。

他收了一位学生预付的学费，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他，怎么也记不起那位学生的名字，这是他牵挂的最后一件事；他请守在身边的人，想法找到那位学生，把钱还给他，这是他最后的请求。

他假如得到孟加拉人的关爱，无论如何能保住性命。因为，他可以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欧洲人在印度应注意那些事情，身体才能健康。纵使保不住性命，客死他乡之前，至少他不会不得到当地人自古熟悉的那份治疗，那份服侍，那份安慰；他想让欧洲医生治疗的未遂的心愿，也可能得到满足。

来自瑞典的赫玛尔克伦先生在孟加拉得到的"款待"，以上作了简单介绍。他在孟加拉的时间不长。尽管他对我们怀着一腔真爱，为我们文化建设竭尽全力；尽管他心地善良，为人热诚，赢得他的学生和朋友们的心，但他未做那种使他成为妇孺皆知的名人的事，因而他的事迹未能广为流传。我们也未为他作宣传。然而，对于某些孟加拉报刊就他的葬礼展开的讨论，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慨。

赫玛尔克伦的遗愿是将他的遗体火化，而不是土葬。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在码头旁一株苦楝树下火化了。尽管

印度的经典称火是纯洁的，不仇恨任何人，但对于在印度教徒的神圣的苦楝树下火化异教徒一事，某些印度报刊大为恼火，声称：到目前为止，他们不反对死后和“哈利塔姆”等非雅利安低等种性人在同一地点火葬。他们难以容忍的是，把他们洁净的尸体在焚烧瑞典人遗体的焚尸场上火化。

不久前，一些“爱国者”大肆宣扬，印度教包含的宽仁、热爱世界和热情好客，使之优于其他宗教。我们不知道什么煞星作祟，最近招来一段可悲的时光，使我国的知识分子坦然承认，印度教残酷而狭隘，极端仇视侨民。

常言道：嘉宾光临是神的意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民俗竟变得如此偏狭，如此丑陋；异域异族的高尚的人来到印度，真诚希望与我们友好相处，但印度教家庭却不爽快而亲热地给他安身之地，内心深处把他当作门口的一条狗，恨不得立刻把他轰走；这种对外国人的不人道的憎恨，难道不是我们抹不掉的污点的根由？最后，连印度的焚尸场也要将外国人拒之门外？外国人活着的时候进不了我们的住所，死了也无权在印度的焚尸场火化？

假如印度的教典明文规定不许火化外国人，我们只得为教典感到羞耻，无奈地保持沉默。教典中没有这样的条文，我们就不能说，打着宗教的幌子，煽动排外情绪，毫无道理地点燃仇恨之火，能为印度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

焚尸场是割断尘缘的圣地，那儿没有意见分歧，没有宗教和民族的差异；小人物，大人物，富翁，穷人，本国人，外国人，全在一撮骨灰中得到同样的归宿。印度教的出家人走进焚尸场，认为它不受社会制约，是悠悠岁月永洁的体现。

在那超越时空沉入冥想的无欲的墓地，对其他民族的仇恨，难道也毫无顾忌地一面蹦跳一面哗哗地挥舞本民族报刊的胜利的小旗？

印度众多的神祇中，死神不歧视任何民族。我们听说冥想的大神公平对待所有的民族。但如今在他们的游乐地——焚尸场，卑劣的卫兵开始验尸，查明尸体属于哪个民族。这样做是为增加宗教的光荣，还是宣泄狭隘的心胸中拙劣的仇外情绪？

这位忠厚的瑞典人，怀着一腔友情和信任，来到遥远的印度，走到孟加拉人中间。他总担心鲁莽地走进谁家里会给人带来不快，担心不自觉地惹人恼怒，时时处处小心谨慎。这位善良本分的先生不曾损害谁的利益，而为其他民族的教徒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未能实现他的宏愿，我无意请国人对他表示感激，但对英年早逝的外国友人进行充满敌意的冷酷的贬损，难道不应该加以制止？

受命运驱使的外国人，如果别离亲人，走到我们的门前，不管他是哪个民族的儿子，也不管他信奉什么宗教，孟加拉大地难道不应心怀母爱，在广宽的慈怀里给他一席之地？在他过早去世之后，在一切忌恨的死灭之地——焚尸场上，还要对他恨之入骨？这种冷酷无情的野蛮，产生于好客的印度教的本性？抑或仅是堕落的民族的心理变态？

这位外国青年临终时对神圣的雅利安的土地提出了太高的要求？他祈求我们温柔的抚摸？还是希望得到我们并不昂贵的情谊？他不曾期望在婆罗门家里获得位置，不曾奢望与贵族的小姐结婚，不曾企盼富翁权贵的恩赏。他从瑞典的北部省份来到加尔各答那“哈利塔姆”等低微的种性人的葬礼

不被禁止的焚尸场，只希望得到火化的权利。

唉，外国人，你对孟加拉土地怀着盲目的信任，在这片土地上，你太不自量力了！不管你心中对它多么热爱，对它多么尊重，在焚身殉情和死了焚烧的焚尸场上，生生死死，没有你的权利。

译自《社会》

社会差异

一月份的《当代周刊》上，梯兰博士发表了题为《虎一样的中国和绵羊般的欧洲》的文章，文章中记叙了战争时期欧洲残杀中国人的惨无人道的暴行。成吉思汗、帖木儿等世人敬畏的著名历史人物所创立的不朽功业，在文明欧洲的疯狂的野蛮面前，只得颓然垂首了。

欧洲为其仁慈的文明而洋洋得意，动辄斥责亚洲。我们即使有回击的机会，也毫不兴奋，因为弱者收集罪证，无损于强者的一根毫毛。强者捏造罪名，诋毁攻击弱者，对弱者有时却是致命的。

对亚洲诡秘莫测的“野蛮”和“残忍”的本性的议论，在欧洲社会的耳朵里，听起来像一条成语。所以，以欧洲的道德标准评判亚洲算不上是一项责任。基督教社会中，如今处处在唱自己的赞歌。

当初我们接受欧洲教育的时候，我们陶醉于“人人平等”的颂歌。于是，我们作好了消除与新导师的一切差异的充分准备，不料，导师合上他的教典，神情严肃地说：“东方与西方的差别是无从消除的！”

是啊，确实有差异，任其永存吧！正是千差万别确保了

世界的健康。地球上各地冷热不一样，风才得以流动。文明的不同的理想，以不同的方式趋于完美，保持着各自的特质；这样的特质，决定了各国人民需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可是如今放眼世界，我们看到人们互相投射着炮弹和谩骂，基督教的“新纪元”开始了。

承认差异，但如果不能理性地友好地谦和地进人对方的特殊性，一千九百年宣扬的基督教教义还有什么意义！究竟是要以炮弹炸塌东方的城堡，还是用钥匙开启城门，步人城内？

中国人对传教士的袭击，目前演变为一场革命。欧洲可能草率地认为，对传播宗教和普及教育的厌烦和憎恶，不过说明中国的“野蛮”，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目的不是夺取王权。

这儿恰恰存在东方和西方的差异，欧洲并未怀着敬意耐心地设法弄懂这种差异。因为，它自恃孔武有力。

中国的王权实际上掌握在诸侯手中，谁向王国发动进攻，诸侯之间爆发战争，老百姓蒙受的损失并不太惨重。但欧洲各国的政权不是属于国王，而是属于国家。国家主义是欧洲文明的躯体；不设法让这个躯体免遭打击，就难以存活。所以，他们难以想象遭受来自任何方向的沉重打击。毗贝卡南陀如果在英国传播印度的吠檀多哲学，达尔摩帕勒如果在那儿创建佛教团体，这无损于欧洲的躯体，因为欧洲的躯体是国家主义。直布罗陀的山峦保护英国的生命，但它并不感到有必要考虑如何保护基督教。

东方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东方文明的躯体是仁义，而不是宗教，不是社会责任；它融汇宗教和政治，它挨了一

拳，全国疼痛；因为它植根于社会，它的生命力没有别的载体。松散的王权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各地，并不能深切地感受自己的存在。皇帝的圣旨传到遥远的边疆，可皇帝的权威抵达不到那儿。然而，那儿有安宁，有秩序，有文明。梯兰博士见状，大为惊讶，以那么少的兵力，控制偌大的国家，真不简单！

统治广大的中国，靠的是仁义而不是武器。在中国，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丈夫妻子，邻居街坊，国王臣民，祭司长老，人人都讲仁义。不管外部发生什么革命，不管谁登基当皇帝，仁义在中国内部以完整的体系密切联系着亿万群众。仁义遭受打击，中国立即感到死般的剧痛，并采用极厉害的手段进行自卫。那时谁能遏止它！什么国王，什么军队，都无能为力！那时中华民族便幡然觉醒。

只要举一个小例子，我这观点就可以解释清楚。英国人的家庭与其成员的寿命有直接关系。而印度人的家庭是家族的组成部分。从这微小的差异中衍生出茂密的差异。英国人不深刻认识这种差异，就无从理解印度教徒家庭的情感，在许多事情上流露出厌恶和鄙夷。印度家族的纽带把生者、死者和未来的人联系在一起。英国人无法理解，印度教家庭的一个成员脱离家族，对于家庭的打击是多么巨大。英国人的家庭中，除了夫妻关系，其他关系都不牢固。印度教社会中，寡妇再嫁尽管合法，但不多见。因为如同灵魂离不开血肉之躯，印度教家庭也不愿意抛弃寡妇，伤害自己。同样，印度教家庭认为，童婚是有益的。诚然，可以到了萌生爱情的年龄正式结合，但与男方全家人亲密无间的最佳年龄段是童年。

童婚和禁止寡妇再醮，在其他方面可能是有害的。但深谙印度教社会的人，不会斥之为野蛮而将其扬弃。就像英国为保住印度这块殖民地，耗费巨资也要保住直布罗陀、马尔他和苏伊士，为维护家庭的稳定和完整，印度教徒纵然蒙受损失也要遵从传统习俗。

英国人可能会提出质疑：印度稳固的家庭和社会结构有何裨益？而我们也要直截了当地诘问：将本国利益置于首位，牟求政治统治的稳固是否值得效仿，这难道不是争论的题目？

我们分析欧洲的习俗，而不研究欧洲的社会结构，心中常常难免产生不恰当的厌憎。例如，我们瞧不起英国未婚的老姑娘；我们不习惯晚婚的民俗，对此表示种种忧虑。然而，我们没有想到，童婚制比独身主义更令人担忧。对于老处女，我们说，那体现人性的软弱；而谈到寡妇，我们声称，可以通过提高文化水平驾驭本性。但实际上所有的习俗并非产生于伦理道德，而是以实际需求为基础。少女出嫁和终身守寡，对印度教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因此，尽管有令人忧虑的弊端，寡妇不再结婚，少女依然出嫁。受客观现实的制约，欧洲多数处女结婚较晚，寡妇大都再婚。那儿未成年的少女不可能单独建立家庭；寡妇在别人的家庭找不到栖身之地，再婚是必要的。这种婚俗有利于欧洲的社会结构，本质上是可取的，而在其他方面的优点，是偶然的，是无关紧要的。

凡是因社会需要而流行的，渐渐与美好的感情交融；成年的未婚男女自由恋爱之美，在欧洲心目中赢得怎样的地位，读几本欧洲的名著，就一目了然了。欧洲的诗人以流丽

的语言、奔放的旋律热情地讴歌那些堪称楷模的爱情。

在印度，贞女的淳朴感情富于感魂的魅力，占据了印度教徒的心。在我们文学作品中，女性的柔美，较其他的美，踞于更高的位置。

但是，如果轻视那辉煌了整个欧洲社会的自由恋爱的美好，那是愚昧无知的表现。事实上，它打动了我们的心，不能打动的话，英国诗歌和长篇小说，对我们说来就是呓语了。美，从不在印度教徒和英国人中间加固民族差异。当文学清晰地展示英国社会的理想之美时，它必然触动我们的民族传统，在人们的心中闪闪发光。同样，印度教家庭的理想包含的仁德之美，英国人视而不见的话，起码在这方面他是野蛮的。

欧洲社会养育了许多伟人；欧洲的文学、艺术、科学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欧洲社会每前进一步都展示它的成就。我们不能设想，不是它自己的马发狂，谁会从外部阻遏它的车辇。孟加拉某些浅薄的作者，观察光荣的欧洲社会，不怀敬意，而给予冷嘲热讽，其实是不自觉地讽刺自己。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印度社会默忍着火祸，未被数百年持续不断的革命摧毁，至今以仁慈的责任维系着整个印度，未让它坠人地狱，谨慎地保护了民族的理性，使之不被外来的燃料引燃，烧毁；并引导没有文化的平民在人生道路上抑制欲望，为家庭和社会的福利作出牺牲。不能敬佩地看待印度社会的外国传教士，也不值得尊敬。他应当明了，这个宏大的社会，像一个巨伟的生命，需要冲撞它躯体的某一部位之前，应该研究它的形体结构。

事实上，文明是多姿多彩的，文明的繁富是天帝的意

愿。带着知识耀亮的真诚，进入彼此的形态，是那繁富的成功的标志。关闭入门的习惯和教育，是野蛮的阶梯，也是横行霸道的温床。

时常嘲笑、指责西方文明的，是印度教徒的顽固的偏狭，而不是他们的文明。同样，彻底否定东方文明的，是洋老爷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狂妄，而不是欧洲文明。

仇恨他人的理想的理想，不是真正的理想。最近，在欧洲，愚陋的憎恨沾污了文明的安宁。当《罗摩衍那》中的十首王罗波那被私利弄昏了头脑，为非作歹，吉祥女神离他而去。吉祥女神似乎也已走出现代欧洲的神庙。所以，幽静的村庄燃起大火；在中国，兽性扯下遮羞的面幕，传教士声嘶力竭的叫嚣，折磨着宗教。

译自《祖国》

公正裁决的权力

报纸的读者近日获悉，塞达拉县巴伊镇名门出身的13位印度教徒身陷囹圄。据说他们犯了罪，按照法律，也许要被判刑。这件事伤害了全体印度教徒的心，伤害的原由不难理解。

巴伊镇上，印度教徒的人数大大超过穆斯林，两个教派之间从未出现对抗的征兆。一位穆斯林作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没有矛盾，矛盾发生在政府与印度教徒之间。

事情是这样的：塞达拉县县长担心发生骚乱，下令禁止在大祭节期间奏乐。印度教徒左右为难，后来既未遵守政府的禁令，也未保全大神的脸面。他们没有像往年那样敲锣打鼓，只用一件普通乐器，凑合着过了大祭节。大神对此是否满意，不得而知。穆斯林未表示不满意。但县长大人火冒三丈，下令将组织大祭节活动的13位忠厚的印度教徒关进大牢。

审理此案的法官口气极为强硬；法律铁面无情；惩治的手段十分严厉。但这样做能否维持“太平景象”，令人生疑。结果，本无矛盾的地方，矛盾被激活了。仇恨的种子发芽，长成枝茂叶繁的大树。企图以高压手段保持社会安宁，末了却挑起大规模的动乱。

大家知道，对医学一窍不通的巫婆，装神弄鬼，尖叫着手舞足蹈，抽打病人，往往给病人家庭带来灾难。英国人如

果采用这样的原始方法，医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宿怨之病，病情非但不会减轻，还可能断送病人的性命。巫师舞剑诵咒，想驱逐妖怪反招来妖怪，而且降服不了它们。

许多印度教徒早已看透殖民政府没有解决两大教派矛盾的诚意。政府唯恐国大党耐心调解，引导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慢慢走上团结之路。所以竭力煽动两大教派的宗教仇恨，并利用穆斯林煞一煞印度教的威风，抚慰穆斯林的同时压制印度教徒。

然而，伦斯坦爵士和哈里斯爵士矢口否认，并以攻为守："说这种话的人，是撒谎的异教徒。"他们煞有介事地谴责道："那些人攻击英国政府偏袒穆斯林，歧视印度教徒，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没有不相信他们的话。政府对国大党素无好感，很有可能希望穆斯林不与印度教徒携起手来，加强国大党的力量。然而，设法使两大教派的分歧变为对立，不应是有远见的明智政府的意图。

不错，两大教派确实心怀嫌隙。但在政府不偏不倚的统治下，嫌隙可以处于一种平静状态。政府的火药库里，炸药是阴凉的，但爆炸力并未消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内在的嫌隙，在政府的武器库里，也处于冷却状态，这未必不是政府的期望。

因而，政府目前不急于看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热情拥抱，但双方挥舞棍棒的混战，它见了也恼火，因为这妨碍稳固的统治。

我们司空见惯的是，每当两派发生冲突，出现社会安定遭到破坏的迹象时，县长大人不分清红皂白，各打五十大

板。因为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嘛。但是对于冲突发生之后的处理办法，普通群众的坚定看法是：严惩大都落到印度教徒的头上，多数情况下，穆斯林受到袒护。这种看法，更加炽烈了两大教派之间的忌嫉之火。从未爆发冲突的地方，当局故意制造莫名其妙的紧张气氛。一旦剥夺一方的固有权利，另一方必然更加胆大妄为，从而埋下永久敌对的种子。

政府不应对印度教徒这么冷漠。政府顽固地执行一成不变的政策，垮台就不会太久。有一条古怪的自然规律：天国的风神的脑子里，没有邪念，但受气温的规律的支配，他凡世的伙伴——飓风，经常促发风暴。人们对政府的天堂的现状一无所知，可伦斯坦爵士和哈里斯爵士了如指掌。不过，我们感觉到四周空气中潜藏着危机，从天国乐园传来"别怕，别怕"的鼓励声，但我们面前，大神的侍从怒形于色。穆斯林知道，保护神毗湿奴的使者在等候他们；我们却四肢抖索着意识到阎罗的索命鬼手持铁棍坐在我们的门口。我们只得掏腰包招待他们。

不要认为，周围环境中，我们感受到的一种倾向是无中生有。近来，一位贵族出身、受人敬重的英国文官在《国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中透露，旅印的普通英国人心中，蔓延着对印度教徒的厌恶，油然而生的是对穆斯林的关切之情。英国的乳房里如为穆斯林兄弟滋生乳汁，那是令人快乐的事，但为印度教徒只分泌胆汁，那种快乐恐怕不会持久。

怨恨酿造偏执和不公正，惶惧则会使公正之称的指针颤抖着歪斜得更厉害。我们怀疑，英国人似乎也有些害怕穆斯林。所以王权之杖擦着穆斯林的身体，重重地落在印度教徒的头上。

这可称为"揍女佣吓妻子"的政策。女佣做了错事，揍她几拳，她只得忍气吞声；但妻子是名门闺秀，理当管教时候，碰她一个指头，她也忍受不了。但是非总得说清楚。阻挠最少的地方，稍微使把劲，就出成果。这合乎科学道理。所以，两个教派发生冲突，只要制服缺少凝聚力、性格懦弱、受得了合法或非法行径的印度教徒，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们无意说，这是政府的政策。但政府的所作所为，自然而然地不知不觉地走在这条路上。这有些像河水，在坚硬的河堤旁流过，不由自主地溶化一些软土！

因此，哪怕恳求政府一千次，我们仍没有勇气相信，政府会妥然解决两大教派的矛盾。我们加入了国大党；在英国组织示威游行，在《甘露市场报》上发表文章，无所顾忌地抨击各级官员，经常搞得他们狼狈不堪；在不抱偏见的英国人的支持下，反对殖民当局，修改了许多法律条款，为此，英国当局大为恼火；从印英君主专制的高峰，常常喷出火红的岩浆，打破政治所需的平静。另一方面，穆斯林忠于君主制度，低着头成为国大党目标之路上的绊脚石。由于这些原因，英国人心态扭曲了，政府对此置若罔闻。

此外，比起国大党，保牛大会更加强烈地震动英国的心魂。他们知道，有史以来，印度教徒从未团结起来进行自卫，可在保牛的口号下竟然团结一致！为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发生摩擦时，英国人难免同情穆斯林。在发生冲突的地方，能够冷静而公正地判断哪一方罪行较重，或者双方是否多少有些罪行的英国人，寥寥无几。他们惊惶失措，最关心的是如何消除政治危机。第三期《求索》杂志上发表的《英国人的恐惧》一文中，我们援引镇压绍塔尔族人的例子后指

出，心慌意乱，就不可能有公正裁决的耐心；谁是已知或未知的恐惧的根由，就对谁恨之入骨。

所以不管名叫政府的机器是否保持中立，管理这部机器的大大小小的工匠，终日坐卧不宁。他们一再否认这一点，但他们的表情清楚地流露了并正流露着心中的不安。各种正常的原因，使旅居印度的普通英国人的情绪每波动一次，便带来一种恶果。就像卡奴特王[1]控制不住海浪，政府挡不住正常的规律。

可能有人会问，何必徒劳地开展运动？我何必写这篇文章？我一向认为，写文章的目的，不是哀求政府，也不是恼怒地指责政府。我们的文章是为国民写的。除了我们自己，无人掀得掉压在我们头上的鄙夷和歧视。

卡奴特王喝令海浪平息，海浪充耳不闻，照样顺从自然规律，冲击海岸。卡奴特的怒吼和咒语，推不动海浪。但可以筑坝，遏制海浪。

想半道上挡住躲不掉的连续冲击，我也只得筑坝。我的这条坝，是相互理解、万众一心之坝。

这不是组织团体，进行革命。我们没有那样的力量。但人们站在一起，就有声势，就有威力。别人必然刮目相看。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便难以赢得平等地位。

但是，沙坝如何修筑？一再受到伤害却从未学会团结的人中间，埋藏着千百颗分裂的含毒的种子。如何使他们拧成一股绳？英国人体会不到我们的隐痛，不用药品医治社会弊病，反而以沉重的打击成倍地加剧我们心中的痛苦。这种经

---

① 卡奴特王（995～1035）系英格兰及丹麦国王。

验，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悄然密切了印度教徒们的心。但这还不够。我们的民族，至今未成为全体同胞的永恒的庇护所。比起外来的风暴，我更担心的是我们沙垒的房基。较之湍急的水流，更应警惕结构松散、趋于塌倒的堤岸。

我们知道,长期的奴役碾碎了我们民族的人性和胆量。我们也知道,挺身而出,与恶势力作斗争,最令人担忧的是我们自己的民族。我们为它的利益奋斗,它却是我们最主要的危险的温床。我们扶助它,却得不到它的合作。懦夫们拒绝真理,被欺压的人遮掩自己的伤痛。法律伸出魔掌,监狱张开铁嘴,要吞噬我们。但只要我们有一些人坚持到底,守护纯洁的高尚和风节,就能坚韧民族团结的纽带,获得平等的权力。

我不知道，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发生矛盾，印度人与英国人对抗的地方，我们这样的感知和判断是否切合实际，对于不公正的作法，我们的担忧是否有根据。但可以肯定，把仲裁的任务，只交给仲裁者的良心和仁德，我们不会获得公正的裁决。不管君主制多么完善，平民的处境若每况愈下，地位的提高便只是空想。

推动国家前进的是人，不是机器，不是神明。我们在英国人面前能够证明我们是真正的人时，他们才把我们当人看待。只要印度的一批志士仁人为我们树立勇敢地坚持真理和正义事业的榜样，英国人就不得不在心里承认，印度并非碌碌无为地恭迎公平待遇，而是执著地追求着，并随时准备铲除邪恶。那时，即便他们一时精神恍惚，也不至于鄙视我们，在平等对待我们这件事上，不会再显露丝毫的懈怠。

译自《国王与平民》

教育与生活

终日囚禁在“需求”的监狱里，过的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事实上，我们有时身缠“需求”的长链，有时则享受自由。孟加拉人平均身高约为63英寸，建造的房子也只有63英寸高，显然是荒唐的。为了行动自由，住房的高度必须大大超过身高，否则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生活中无乐趣可言。这个例子也适用于教育。将小学生禁锢在教科书之中，他们的智力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学生死背书，不广泛阅读其他书籍，难以成为有用之才，到了成人的年龄，智商上仍是儿童。

不幸的是，印度学生没有泛读的时间。印度学生的头等大事，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一门外语，通过毕业考试，谋到一份肥差。从孩提时期开始，就得气喘吁吁地朝前奔跑，不敢疏忽大意，左顾右盼，除了背书，挤不出时间再做别的事。看见孩子手捧一本杂书津津有味地阅读，家长嗖地把书抢走。

那令人爱不释手的杂书哪儿去找哟！这样的孟加拉语书几乎没有。容易找到的是改写本《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但学校里不系统地教授孟加拉语，他们在家即使有空

想读，孟加拉诗歌的情味，他们也品尝不到。不幸的学生英语也不精通，甚至未读过英语的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英国儿童必读的作品。那些作品用纯正的英语写成，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可获得学士、硕士学位的孟加拉大学生不见得能完全读懂，深刻领会。

可怜的小学生面临各种实际困难，手边除了语法书、地理课本和词典，没有别的书籍，世界上他们最最不幸。别国同龄的学生用长出的新牙咀嚼文学的甘蔗，可他们坐在长凳上，晃动着细瘦的两条腿，衣摆随之抖动，只有挨藤教鞭的份儿。他们吞咽的是先生尖刻的斥骂，而非文学精品的营养。

结果，他们的欣赏能力低下。孟加拉儿女无暇顾及体育锻炼，缺少必需的食品，身体孱弱，精神器官更是远未健全。印度人啃了一大堆书，通过学士、硕士的答辩，但心智并不成熟、强健。印度人的言谈举止、对世界的看法观点，不像是成人的。只得以夸夸其谈、装腔作势掩饰精神空虚。

落到这步田地的主要原因，是印度人从小接受刻板无乐的教育。印度人背了非背不可的一摞书，为的是今后应付差事。这种学习方法不利于智力开发。吸人的新鲜空气填不饱肚子，解饿必须吃饭，但新鲜空气对于正常消化必不可少。同样，课外谈物对于教学内容的正常消化也大有帮助。心情轻松地读书，阅读能力不知不觉地提高了。理解能力，鉴赏能力，思辨能力，自然而然地随之增长。

孟加拉人如何摆脱不利于智力发展的刻板教育的魔掌，暂时还想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他们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首先，英语是外国人的语言，词组、句子结构，与孟加拉语

完全不同，另外，情感表达和陈述方式，也是外国式的，孟加拉人很不熟悉，领会之前只好死记硬背，囫囵吞枣。比如说一本儿童读物中有一个关于英国农民跳的圆舞的描写，英国孩子知道那种舞蹈，读起来很有意思。又如“查尔斯”与“凯脱”打雪仗，发生口角，整个过程对英国孩子来说，饶有趣味。但孟加拉孩子读外文书，勾不起脑子里的一丝回忆，心幕上看不见任何形象，自始至终在黑暗中摸索。

其次，低年级的老师有的是高中毕业生，有的还是肄业生，英国的语言、情感、习俗、文学，知之甚少。可偏偏是他们首先把英国人介绍给我们。他们的英语和孟加拉语水平都不高，哄蒙学生是他们的特长，做起来得心应手，这比教书容易得多。

凭心而论，这也怪不得这些可怜的先生。英国人说“马是一种文雅的动物”，这句话很难译成孟加拉语，译成“马是神圣的动物；马是非常珍贵的动物；这种动物很漂亮”，都不确切。碰到这类句子，只得含糊其词地搪塞过去。我们刚开始学英语，听到的含混的那些解释，若排队的话，一眼望不到头。小时候我们学英语，内容那么少，错误那么多，还谈什么品尝艺术趣味！对于英语教学其实谁也不抱希望。先生和学生都心安理得地说，一篇文章，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就算打赢一场战役。只要通过考试，就业之路就铺平了。桑格尔贾尔查这样描绘英语教学：

认定单词的含义没有含义，

里面没有快乐没有真实。

除此之外，命运之神为孩子们还安排什么？学习孟加拉语，意味着读《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不想读了就

去玩耍：爬树，纵身跳进河水，摘花，无休止地跟自然母亲捣乱，这样快快活活，身体反倒长得壮实，儿童天性的要求得到满足。硬着头皮学英语，到头来英语学不好，游戏也得放弃，进入自然王国的良机丧失殆尽。

身心内外有两个宽广的游乐场，人性在那儿积累生命力和康健；繁丽的色彩、形态、馨香，奇异的跃动，歌曲、情谊和欢愉，时刻波澜起伏地冲醒我们全身的感知，使我们的身心得以健康。难道非得从这片美丽的土地放逐不幸的儿童，给他们戴上锁链，押往外语的监狱？

一个个年龄段像一层层阶梯。不消说，成熟了的少年便成为青年。青年人一步跨进工作领域，不可能马上有工作所需的才华。支撑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东西，像手和脚，与我们的年华一起增长。它们不像制成品，需要的时候，可以完整地从市场上买回来。

毫无疑问，思维能力和想象力是人生旅途中两种宝贵资本。换句话说，想成为人才，这两种资本缺一不可。小时候不培养思维能力和想象力，走上工作岗位，它不是唾手可得的。这可谓经验之谈。

所以，不要只关注培养孩子的记忆力，要给他们充分的机会去最大限度地扩展思维空间和想象力。死背书，如同从早到晚只用犁耕地，只用耙弄碎土块；如同只舞棍弄棒；如同只付一种押金，这对于人生这片沃土是远远不够的。不停地翻耕的同时，保墒不容忽视，因为土壤的湿度适宜，庄像才长得杆粗叶茂。此外，在某个节气，稻田需要下场大雨，过了这个节气，下一千场雨，稻粒也不会饱满。同样，童年，对于确保富于朝气和崭新想象的人生的成熟和丰润，也

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个年龄段，从文学的天空落下的绵绵细雨，会带来五谷丰登。当萌发的心灵之芽初次在黑暗的土壤里仰首观察广阔大地和无垠的蓝天，之后行至幽秘的来世的门前，初识外部世界，带着新的惊奇、兴趣和爱意翘首四望，这时如果和风吹拂，阳光普照，从天国乐园飘落祝福的甘霖，人生到时就充盈甜汗，结满硕果；这时如果只有干土、灼烫的黄沙，只有枯燥的语法和外语词典，密密匝匝地将它复盖，以后纵然大雨倾盆，欧洲文学中新鲜生动的真理，奇特的想象和高尚的情操散落在它的周遭，也不能结果，文学蕴含的生命力不会顺利地在它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我们人生的大好时光在单调乏味的教育中消度。我们从幼年步入少年，从少年步入青年，扛着文字的包袱。在艺术女神的王国，我们是苦力，脊椎骨压弯，人性得不到充分展示。我们走进英国人的思想王国，不能轻松地漫步，也不能将他们的思想观点溶入心灵。

一直到22岁，我们学到的书本知识，与我们的生活未起化学反应，思想呈现畸形。学到的一些概念，用浆糊粘贴在一起，时间久了，一块块剥落。就像有些粗俗的人纹身，洋洋得意，不知道遮住了人体天然的亮泽和肌肤的美色，我们也把英国书中的知识抹在身上，趾高气扬，其实它与我们的真实生活鲜有联系。也像有些缺乏审美情趣的土司，身上缀挂英国便宜的彩色玻璃片、玻璃球，乱用英国服饰，不晓得一身打扮多么古怪可笑，我们也采集英国一些闪光的语言，把自己装饰得五光十色，常在不适当的地点滥用至理名言，浑然不知在不自觉地上演一幕绝伦的丑剧；见人窃笑，

当即援引欧洲历史上的事例，妄图证明自己的正确。

印度的教学之雨，洒落在离我们生活的根须约几百尺的地面上，渗透阻挠，接近根须的水分，不足以消释生活的干燥。我们一生接受的教育，只能让我们当一名秘书或商人。专装办公室里用的叠齐的缠头巾和披毯的大箱子里，又装进学到的全部知识，日常生活中虽不经常使用，按照教学大纲却非学不可。

这怨不得印度的学生。他们的书本世界和栖居世界相距甚远，连结的桥梁是语法和词典。于是出现一种怪现象：通晓欧洲哲学、科技和伦理学的学者，极力维护陈旧的传统习俗。他们一面鼓吹自由的光辉理想，一面时刻用千百张奴性的蜘蛛网罩住自己，软化自己。他们一面独自享受感情丰富奇妙的文学精品，一面却不愿将生活置于情感的高峰。他们的心思全放在如何发财上面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知识和为人之间，横亘着穿不透的地道的屏障，两者从未密切结合。

我们为之耗费三分之一的年华的教育，如果永远脱离现实生活，如果我们总被剥夺接受其他教育的机会，我们靠什么力量去发现真理呢！

促使教育与生活的结合，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译自《教育》

圣蒂尼克坦的老师们

在宁静的帕德玛河畔一面写作一面管理希拉伊达哈田庄十余年之后，我怀着创业的决心移居圣蒂尼克坦。

圣蒂尼克坦起初是座规模很小的学校。校门上爬满碧绿的玛达比藤蔓。南面耸立着一长排茂繁的娑罗树。校后东侧是一座芒果园，西侧杂生着棕榈树、黑浆果树、阔叶树和零零落落的椰子树。西北角两株苍老的七叶树下有座简朴的大理石祭坛，坛前空旷的原野一望无际，当时未种庄稼。北面阿勒姆吉树林中一幢两层楼客舍，毗连着古老的迦昙姆树荫覆盖的厨房。唯一坚固的建筑是一幢平房，里面藏有线装佛典和其他书籍，后来翻修扩建，加了一层，成为现在的图书馆。南面的石堤又长又宽，圈护着清澈的池水。陡峭的北坡上一行高大的棕榈树，坐在学校里看得清清楚楚。学校东面，赤裸的红土路伸向波勒普尔，路上行人稀少。当时波勒普尔县城人口并不稠密，没有多少像样的建筑。碾米厂的黑烟尚未玷污碧空的明丽，尚未在粮食中传播病毒。学校四周的环境幽美、清静，宜于憩息。

年老的门房苏尔达尔是学校的卫兵。他人高马大，熊腰虎背，精神抖擞，终日不离手的一根长而粗的竹竿，是他早

年强盗生涯的最后标志。花匠哈里斯是他的儿子。客舍的一层住着迪奔特罗内特和他的几个门徒。我和内人住在二层。

波罗摩潘达卜·乌巴达耶先生协助我招了几名学生。幽静的娑罗树林里拉开了教育实验的序幕，教室是古老的黑浆果树底下的空地。

学生不必交学费，我向他们提供所需的一切文具和书本。我忘了古代的净修林获得六分之一的王家赋税，忘了社会捐赠是当代教授吠陀经典的支柱。换句话说，教育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用不着谁单枪匹马地为学校的生存而奔波。然而，这所学校全靠我极少的财力支撑着。“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不是金钱关系。”昔日说明此观点极正确的简单方法，当今社会不予采纳；哪个官员坚持这种观点，他的乌纱帽是保不住的，这已为我多年痛苦的经历所证实。幸亏波罗摩潘达卜·乌巴达耶和他的基督教弟子雷巴贾特是四海为家的“云游僧”，他们减轻了我管理学校和教学经费的负担。

建校伊始，两位青年——称他们为少男也可以——去找我。他们是阿吉德库玛尔·查格罗帕地和他的朋友诗人沙荻斯。沙荻斯那年19岁，学士学位的考试在即。见面以前，阿吉德请我看沙荻斯写在练习本上的诗，并作坦率的评点。每一页上的评语不全是赞词，换一个人，不会这样详细评析。读了他的诗我感觉到了这稚嫩之作隐隐显露的非凡才华。他的诗才不容置疑，但赞美一番把他打发走是对他的不尊。阿吉德看到几句尖锐的评语沉不住气了，沙荻斯却神情坦然心情愉快地接受了。

当时，我满脑子是办好学校的雄心大志，话题一扯到学校上面，我神采飞扬地在他俩面前描绘一幅光辉灿烂的前景

图。沙荻斯脸上闪现兴奋的光彩。我并未邀请他当老师。我知道他前面还有大学两级最高的台阶，法学毕业考试的试卷后面写着理想职业的诺言。

有一天沙荻斯跑来对我说："您同意的话，我很愿意当您学校的老师。"

"考完试，你再慎重考虑一下。"我劝他。

"我不参加毕业考试。"沙荻斯执拗得很，"考试通过，亲友们猛地一推，我就顺着家庭生活的斜坡滚下去了。"

怎么劝也没有用。他毫无顾虑地头顶贫困的重荷，成了圣蒂尼克坦学校的一名教师。他坚决不要薪金，我只得私下按时把钱寄给他的父亲。他不穿制服，上身缠一块旧长布，迈进文学艺术的王国，每日的生活充满自然宝库里的琼浆。他是个忘我的人，没日没夜地东奔西忙。学生老跟着他，品尝他汲取的文学营养。我还不曾遇见像他那样悉心钻研英语文学的第二个年轻人。他教的学生幼小天真，他搀扶着他们跨过英语阶梯最下面的一级。他授课从不照搬教材范围内的狭隘而陈腐的经验。他的文学功底颇深，讲解深入浅出，教的内容不用死记硬背就被学生消化吸收，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他引导学生的心灵在文学之湖中沐浴，教学深度大大超过教材的规定。他超越语言教学因袭的模式，给文学以广阔的自由。走上教师的岗位不到一年，他不幸早逝。我心中至今感到失去他的哀痛。我认为学校的老师本质上是无私奉献者，沙荻斯在这方面堪称楷模。

继沙荻斯之后，加入教师行列的是贾伽达难陀。我是读了他寄给《求索》杂志的科普文章，与他相识的。他的文章语言通俗易懂，文理通顺，我不由得对他产生了特殊的好

感。我先是荐举他到泰戈尔田庄任职，以帮助他克服家庭经济困难，田庄支付薪金是不吝啬的。后来觉得将他拘禁在不合适的岗位上非常可惜，就聘请他为圣蒂尼克坦的教师。教书薪金较少，对他来说却有无尽的快乐，纯洁的心灵得到极大的满足。他爱护学生，不能忍受对学生略微严厉的处罚。他见一位教师惩处一个学生，不让他吃饭，难过得流下眼泪。他把科学知识的大门对学生敞开，尽管那些知识不属于教材范围。他从不摆师长的架子，脱离学生。他与学生的关系从不局限于教学。他高贵的教师身份，总被他温和亲切的态度的罗纱所遮盖。事实上，他是学生的知心朋友。他教算术，哪个学生成绩差，考试不及格，他比谁都着急。他冲不求上进的学生怒吼听起来可怕，学生却能感觉到他的爱心在胸中抗议训斥。他是献身教育事业的教师中的佼佼者，学校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一片真情和他走了造成的无法弥补的真空。

沙荻斯的好友阿吉德·库玛尔是个称职的高级教师。在英国文学和哲学领域，他具有的广博知识，任学生随便采撷。学生听他讲课，品尝到上等的文学趣味。学生年纪小，接受能力有限，可他从不自诩资深位高，嫌弃他们。他不像沙荻斯那样漠视贫苦，却也能接受清贫的现实。建造学校的大厦，他无疑是个技术娴熟的建筑师。

我的朋友穆希德昌特拉·森也在我校工作一段时间。他曾在大学任要职，放弃那儿的名誉，他心甘情愿地到与其知名度不相符的基层小学任教。教书是他的癖好，给了他无穷乐趣。不久，他与世长辞，过早地结束了教学生涯。他看重人生的意义，在金钱方面慷慨大方。初次见面，他盛赞我校

的宗旨，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临别时说："倘能来贵校执教，鄙人不胜荣幸。无奈公务缠身，只得聊表心意了。"说罢，把一个纸包塞给我。他走后，我拆开一看，一张一千卢比的支票——他监考的全部报酬。这并非最后一笔捐款，后来他象征性地拿一点薪金，月月资助学校。

与上述几位老师相比，南德拉尔较晚登上圣蒂尼克坦学校的讲台。这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与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的友谊，令人感动。他的奉献精神体现于教课，更体现于乐善好施。他是患病的、失去亲人悲痛欲绝的贫苦学生的贴心人。上他图画课的学生，个个是幸运儿。

之后，各种人才，各国友人，荟萃圣蒂尼克坦，按照能力和特长，为学校的建设提供充足的材料，学校在新时代的鼓励下，展示常新的姿态，与时代同步前进，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译自《书院的形式与发展》

梵学书院[1]

红艳艳的朝阳照耀得节日的莲花绽开片片花瓣，召唤我们步入花丛。金色花蕊里凝结的花蜜的芳香，难道不曾飘入我们的心扉？心灵的蜜蜂有权轻盈地飞进世界花林的奥秘之园，此刻，它难道尚未苏醒？它难道不曾听见和风携来的喜讯？“今日”捧着悠长的往昔的见闻，静静走向无穷的来日。它是前往遥远的未来的旅行者。我们应该拉住它，向它提问，留下它全部的涵义。若不认真询问，它不会对任何人说一句话。于是我们产生错觉，这儿的歌曲、鼓乐声、人群的欢声笑语，也许就是它的一切，它也许没有需要倾吐的心里话。然而，不能让它悄然离去，你们向欢声笑语中一直缄默不语的这位旅行者询问吧，今天是什么节日？

每年春天，南风吹拂挂满果实的芒果树的枝条，芒果树林里这时举行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这节日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目的？种子发芽，渐渐长成一棵芒果树，茂密的枝叶播送的喜讯是：种子是不朽的。一年年结出的果实里，藏着同样古老的种子。它不会绝灭，它在永恒的路上两倍、四倍、

① 本篇系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校庆大会上的讲话。

千百倍地繁衍。

我们如果解剖圣蒂尼克坦校庆圆满成功的内核，会一眼看到一颗不朽的种子，这颗种子里诞生了梵学书院这株参天大树。

这是一颗继承古圣梵典的种子。哲人[①] 有关人生的教诲，正在我们梵学书院这棵大树上结果，并将为我们的后人提供丰硕的果实。

有几个人知道，很久以前的哪一天，哲人决心深入研究梵学圣典？过去听说或见过他的一些人，暗自思忖，那件事在当天发生，又在当天结束了。

然而，那悠远的布萨月初七这一天，不会在自己区区几件琐事中完结。他那种志向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实现。那无人知悉、之后许多年仍不为世界了解的布萨月初七，成为不朽的日子，年复一年结出盛典的硕果。

我们的生活中发生数不清的事件，但没有永恒之神的保护，它们发生了，又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而伟大的神明悄然前来，轻轻抚摸并在上面留下无形印记的某人一生的某一时刻，之后不管别人是否看见，是否知道，不管遭到怎样的鄙夷，被人当作垃圾清除，不管在那天和以后多年的历史上有没有记录，必将存活下来。它在凡世的一堆堆死亡和忘却的缝隙里萌发新芽，轻松地昂起头。永恒的阳光与和风担起滋养它的责任，时刻动荡不宁的人世间，骇人听闻的倾轧也不能把它挤死。

象征生命的永生的梵天，无声地抚摸了哲人一生中的一

---

① 指泰戈尔的父亲德贝特罗那特。

个布萨月初七，从此，死亡无权走进这个日子。这一天如何涵盖他的一生，鲜明地显露本相，已是无人不晓的了。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这一天没有终结，仍然活着——不仅活着，它生命力的扩展益发迅猛了。

大约半个世纪前，哲人路过此地，坐在七叶树下休息。他不知道他人生的探索将在这儿永远延伸。他以为，他只是为静心祈祷修建了一座花园。然而，高洁的人伫立的地方，是不会被低矮的篱墙围阻的。这位富翁的儿子不愿沉湎于荣华富贵，他走到万象的中间。同样，他从不只许圣蒂尼克坦是一座花园，而让它扯掉财富的厚幔，走到外面，成为今天的梵学书院。在主宰悠悠岁月的湿婆神的照拂下，波勒普尔的这块土地朝着过去和未来绵延。

梵学书院里归来了印度消逝的时代——净修林时代。在那个时代，印度在净修林中求学，修行，做完世俗杂事，在生命之神的脚下敬献最后的余力。那时印度与河流、田野、长空密切相连，推倒了它与树木、藤蔓、飞禽走兽之间的隔高墙，在无际的往昔中看见自己的灵魂。

未来的岁月也走进了梵学书院。因为真理不只属于昔时。那些灭绝的，其间没有未来的一席之地的，均是虚假或幻影。站在自然之中，进行旨在联结灵魂与万物的修行，如果是真实的，那么不参与修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难以解决。没有这样的修行，我们便看不到真理与福祚是浑然一体的，必然导致美与福的脱节。没有这样的修行，我们就会夸大一盘散沙的现象，认定个体是绝对的，并且互相挤压，竭力割断彼此间的纽带。于是我们不能处处感受使万物归一的梵天。

在哲人的生命的影响下，一片净修林在这儿默默地崛起。修行之光射向广阔原野的四方。树林中间形成修行的浓郁气氛。统辖过去与未来的湿婆神在高空安置了他的宝座，他神圣的显现，对住在梵学书院的每一个人每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地平线无声地走来的每一天，让他们接受阳光的洗礼、洁净双眸。蓝天每日潜入他们的心房，伸手轻轻拭去生活中的一切惶惑。他们心头的郁结渐渐冰释，他们错觉的翳膜慢慢化解，从而更加坚毅，更加宽厚。他们满怀信心地期待与欢乐的终极灵魂自觉融合的阻碍一点点缩小，最后完全消失。他们时刻准备凭借质朴的心力去承受痛苦、欺凌和打击。璀璨的极乐之河，冲击着世界的两岸，潺潺流向四面八方。他们已听见要他们把个人生活溶入那极乐之河的呼唤。

啊，圣蒂尼克坦的大神，世界上人心通过无羁、丰满的爱接触你的地方，降落甘霖滋养了旺盛的力量。这力量永不罄尽，散入周围的树林，渗透周围的清风。然而，你做着奇异的游戏，不对我们展示那力量。你的世界强有力地维系着我们，但它的纽带它的牵引无从目睹。你的暖风在我们肩上置放的担子并非不重，但我们感觉不到沉甸甸的分量。你的阳光以各种方式把热能倾泼到我们身上，看到统计的数量，我们一定目瞪口呆。可我们只认识阳光，不知道它拥有的能量。你对你的力量下了道命令，只许它暗暗地为我们效劳，表面上似在轻快地游玩。

知识帮助我们看到你的力量，灵魂帮助我们看到你的快乐。看清你修行者的梵学书院是形象的欢乐，对我们这批居住者来说是最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不自觉不行，扭转头更不

行。啊，瑜珈行者，你站在我们一边依旧执著地进行认识、爱情、劳作的修行。你希望我们凭智力而不靠乞讨获取你的力量。你的世界里，求乞者一无所有。唤醒精神力量的苦修者是那样充实，绝不掩饰自己。在今天欢庆的日子，我们接受你关于力量的训戒。我们幡然苏醒，立即唤醒痴迷的心，并净化灵魂。然后毕恭毕敬步入梵学书院。我们决心充实、扩大这座书院，从过去和未来同时对它凝望。我们深切地感到，在这儿修身的隐士的欢快的诵经声，依然回荡在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岁月将载负他的心声，在这儿的绿荫、阳光、旷野、研讨和憩息里，在你稳固的庇护、深沉的情爱和无穷的欢愉里度过，并在日月、祭火、空气、林木、禽兽、蜂蝶中体味你深邃的恬静、博大的福乐、无与伦比的淳厚的情趣，从而充满勇气和虔诚。

译自《圣蒂尼克坦》

国际大学

一

人类的大家庭中正庆祝科学的灯节。每个民族点燃灿亮的华灯，汇聚在一起，灯节才能圆满结束。砸碎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殊的明灯，或者忘却它的存在，整个世界将蒙受损失。

有资料表明，印度以自己的智力深入地思考过世界的问题，并依凭自己的智慧尽力加以解决。对于我国来说，名副其实的教育能使印度的心灵去开拓真理，并依靠自身的力量展示真理。叫人死背书的教育不是心灵的教育，那样的教育可以依靠机器去进行。

当印度精力集中地思索的时候，它的心灵是坚固的。如今它的心灵已经支离破碎，心灵的粗壮枝桠忘记了体会同一树干中广泛的联系。如同肢体中的一根神经断裂，整个躯体便受到严重影响，印度的心灵如今在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中四分五裂，既不能为自己广收博采，也不能奉献自己的成果。接受和给予的时候，都需要把十指和手掌并拢起来。同样，印度的教育制度中应该荟萃研究吠陀和往世书的学者、佛教徒、耆那教徒、

穆斯林教徒的灵魂，收集他们的精神财富；应该弄清印度的心灵之河朝哪些方向分为支流，潺潺流淌。采用这种方法，印度就能在不同的地域领会自己的完整。印度不会扩展和分析自己，就必然像接受施舍那样接受教育。以求乞为谋生手段，一个民族任何时候都不会富裕。

其次，哪里有名副其实的教育场所，那里才诞生高深的学问。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育知识，奉献知识是次要工作。要将那些以自己的才智和毅力进行创造、发明的人才吸引到研究学问的领域中来。在他们联袂从事科研的地方，流出知识的清泉，在汩汩流动的泉水边，建立我国真正的大学。照搬外国大学的模式是不可取的。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每个国家的教育与本国完整的生活旅程密切相关。但在我国，教育仅仅与政府职员、律师、医生、警官、县长、法官等文明社会阶层的几种职业有直接联系。教育从未进入耕种的农田、榨油的作坊和制作陶器的轮子转动的屋子。在其他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看不到这样的灾难。其原因是，印度的新大学不是建立在本国的土地上，而像寄生植物悬吊在别国的树枝上。印度若要建立真正的学校，这种学校一开始就应该把经济学、农业理论和卫生知识运用于所在地的农村，占领国家生活的中心。这样的学校有崇高的理想，能够种植农作物，养牛，织布；教师和学生采用合作社的形式，与周围的居民紧密团结，共谋生机，获取必要的资金。

我建议，将这所模范学校命名为“国际大学”。

圣蒂尼克坦

1919

二

建校的时候，我首先想到，要将学生的生活从精神虚弱和胆怯中解救出来。印度的恒河从崇山峻岭中奔腾而出，流过一个个地区；两岸的居民舀水饮用，做好家中重要或普通的事情。同样，圣洁的知识之河，流出高尚的人心，流向无限，流向东方、西方，流向各个方向；我们不会在狭隘的利益的范围内筑坝，拦截河水，独自欣赏。但在它使人们的生活趋于完满，并显露宏大的世界形象之地，我们沉浸于它的水中，得以纯洁，得以净化。

造物主一面苦修一面创造万物，每个原子里都充盈他的苦行。因而密集的原子里永远存在碰撞、喷溅的火花和往复的循环。在造物主苦修的同时，凡人也一刻不停地在苦修，从未默默地袖手旁观。因为凡人也是造物主，创造是他的本职，采集和贮存不是他的主要职责，他的真貌在奉献中显露出来。所以世界上天帝的修炼之地，处处有凡人的苦行。应该认识到人是苦修者。有了这种认识，才能完整地看清历代各国的执著求索是人类的本性。

如今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人在求索的圣地都占了一席之地，我们应当忘却分歧，日夜兼程，奔赴圣地。我创建国际大学之际，这种决心时刻鼓舞着我。难道因为我是孟加拉人，就非得把我们的文学创作局限于孟加拉文学吗？难道我不曾诞生于世界大家庭？世上所有的哲学家、诗人和科学家正为我艰苦地创作，研究、源于这种正确认识的自豪感难道微不足道吗？

我说这话，听起来太骄傲了。然而今天我应该顺便说一下，我在欧洲赢得的荣誉，任何藩王从未得到。这足以证明，在人的心灵王国的情感乐园里，没有民族之分。我拜访过许多被誉为师尊的知名人士，他们毫不拘谨，神态自然地与我这位东方人互致敬意。我似乎在哪儿触到人们心中的点金棒，于是欧洲人把我当作亲戚，盛情款待，回想起来我至今有些惊奇。同样，查格迪斯·巴苏也将经过多年研究发现的真理之泉奉献给欧洲人，各国科学家因而把他当作自己中的一员，对他表示热情欢迎。

西方的土地上，知识一向受到尊重。法国和德国之间，表面上爆发了激烈的政治战，但双方在知识方面合作从未遇到阻碍。我们为什么总当“小学生”，一页一页背书，学习知识，参加考试，通过考试，立即把一切沉入遗忘的深渊呢？为什么不与其他国家的探索者交流研究成果呢？反复考虑之后，我毅然邀请欧洲的许多学者来国际大学和我们一起从事研究。他们谁也没有拒绝邀请。目前我们至少已见到他们中间的一位。他就是法国的东方学专家希勒斑·雷维。如果你们与他们相处几天，就会发现他知识渊博，心胸宽广。开初我犹豫地向雷维教授提出建议。我对他说，我希望我在印度创建的学校能吸引各个领域的学者，努力汇集印度的精神财富。当时哈佛大学已向他发出演讲的邀请。哈佛大学是一所世界名牌大学，但无人知道我们国际大学的名字，然而雷维先生满怀敬意接受了这所默默无闻的学校的情义。

你们不要以为他来到这里丧失了尊严。他一再说：“对我来说，这是住在天堂。”他是一位著名学者，很难说在这儿找到了许多适合他教的学生，但他从未流露出轻视的神

情。他为崇高的理想感到自豪，也体会到教学的光荣，所以他侨居此地，非常满意。关于我们学校，你们应该知道一则喜讯：圣蒂尼克坦已经得到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捷克等欧洲国家的大量赠书。

我们在圣蒂尼克坦安置了尽可能多的座位，期待世界成为我们的合作者。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单靠一方面使劲，不可能实现心灵的欢聚。印度难道在自己的幽居之地推不开关闭的大门？难道要把以小聪明去孤立世界的狂妄当作自己的光荣？

我希望在国际大学创造的环境中，印度与世界的关系是自然的，有益的，亲切的。印度应该认识到，把人当作亲戚的所在，不是不光彩或悲伤的温床，那儿人与人的关系并不令人丧气。我的西方朋友有时问我："你们国家的群众能接受我们吗？"我用肯定的语气回答："是的，当然能够，印度人绝不会把你们关在门外。"我知道孟加拉人心中充满知识的自豪感，不会拒绝西方的知识。虽然政治领域有各种观点和分歧，但在印度孟加拉邦，对各国知识的尊重融化在孟加拉人的血液中。孟加拉邦那些极度贫困、蒙受无穷苦难的人，也盼望通过接受教育获得尊贵的称号。孟加拉人没有文化知识，就无望进人文明社会。因此有些守寡的母亲含辛茹苦，碾米织布，竭尽全力让儿子上学。所以我认为孟加拉人不会轻视知识，冷淡学者。我对西方科学家说："你们放心大胆地到印度来吧，你们将受到无可挑剔的欢迎。"

我这承诺的正确性将在国际大学受到检验。我们要在这儿证明，广大的人类社会中正举行科学的祭礼，我们有能力在活生生的祭火中加添燃料。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有权

说历代各国的财富也属于我们。接受他人的恩惠和礼品的权利，人人皆有，我们当然不会糊里糊涂地放弃。我们还没有野蛮到那种地步，以至于不承认各国学者的知识之光也能温暖我们，对它漠视而不感到羞耻，拒之门外而不感到精神上的贫乏。

加尔各答

1922.9

三

我在圣蒂尼克坦建校、招生的时候，既无布施的财物，也无宣扬的资本。但我由衷地希望，这儿的晨光、绿野、碧树轻抚孩子们的心灵。我们需要自然来陪伴他们，在他们稚嫩的心中积聚快乐。品尝周围世界的琼浆，欣赏朝霞和落日的美景，孩子们的生活领域自然而然得到拓展。我要他们明白，大地像乳母一样把他们抱在怀里，把他们抚养成人。无论如何，要从用砖石、木材建造的房屋的监狱解救城里的孩子。怀着这种动机，我在满天阳光普照的广阔的原野上建立了教育中心。我期望圣蒂尼克坦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也挑起教育他们的重担。同时，他们在一些平民那里也接受教育。这样做的原因是，脱离自然的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心灵是非常有害的。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幽居独处，对人没有任何好处。可偏偏那样的灾难在世界旷日持久地蔓延。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创造一种有利于与自然建立联系的环境，于是创建了这所学校。

那时我在教学方面没有值得炫耀的任何资本。对小学教师我向来避之三舍，这导致我没有一丝勇气去教孩子们书本知识。记得自孩提时起，大自然的絮语就令我心驰神醉。我时时感受到与它的亲情。我深知它的价值比读书高出多少，它能给我多少力量和鼓舞。

我曾在野鸭的村庄里生活了几个月。在与沙滩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双手并拢，接受自然赐予的一切。我心里非常充实。所以孩子们在这儿欢快地奔跑，爬树，清脆的笑声在天空回荡……见此情景，我觉得他们得到了极其珍贵的东西。他们考试得了多少分，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他们的心杯斟满宇宙的甘露，涌溢着喜悦，这才有极高的价值。他们的心灵在欢笑、歌曲、故事中汲取充足的营养。家长们也许对此不太理解，大学的阅卷老师也许因此不同意给及格分数，但我以为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把文艺女神当作母亲，这是极大的幸运。

只要大门开启，内宅的重门就能相继打开。实际上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但得到的东西很多。然而，第一道门如果关死，就无法进入内宅。与自然乐园分离的那种人为的教育方法，基本上是封闭式的，不将其砸碎，进入乐趣的宝库就只能是空想。因此人获得自由的办法，是承认自然是乳母，并在她的庭院里接受教育。建立这所学校，就是以获取自由为宗旨的。

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为在这儿自由的空气中获得自由而自豪。为了这一天，我们冲破了多少羁绊，清除了多少狭隘的陋俗，说起来一时半会是说不完的。在这里，我们学会了把所有的人视为亲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渐渐融洽、正常

起来了。

圣蒂尼克坦

1923.12

四

我在孟加拉农村居住时，有位尼姑对我非常尊敬，她跟我要了一块地，盖了一间草房。地里种的粮食，足够满足一年的需求。她收养了两三个孤儿。她老家有母亲，家境富裕。母亲费尽口舌劝她还俗，她坚决不同意。她对我说："我家的粮食培植了我的傲气。从我的脑际很难抹去一种错误看法：我是粮食的主人，是我养活我自己。我挨家挨户乞到的食物，是天帝的，他通过万民的手赏赐给我，我对乞到的食物没有发言权，我依赖他的怜悯。"

我一生以孟加拉语为孟加拉服务。在今生的 65 年中，至少有 55 年从事孟加拉语文学创作。我从文艺女神那儿获得的一切，全贮存在孟加拉语的宝库中，因而我觉得有资格得到孟加拉的关怀和尊敬。孟加拉倘若悭吝，不给我应得的一份，我一定气恼地说，孟加拉欠了我一笔债。

但在孟加拉之外的其他邦和国外，我无权为赢得的挚爱和敬慕沾沾自喜。我把那儿的馈赠当作天帝的馈赠。那并非天帝或其他人对我表示的怜悯。

天帝的恩赐温暖人心，但不培养傲慢。我们可以为口袋里的几角钱洋洋得意，但天帝在碧空普洒金色阳光，这笔巨大的债务，我们永世偿还不清。我们只能为有权获得阳光而欢喜，但不应产生骄傲情绪。别人表达的敬意同样是无价

的，收下时我只能垂首，而不能昂首。作为孟加拉的儿子，我没有机会体味那种敬意。在孟加拉的小屋里，有个角落容我流露豪情，但在印度的大厦里，我的立足之地只允许我表达欢乐。

我的主不仅仅交给我在他的彩门前吹奏情笛的任务，他未让我编就诗歌的花环就安然憩息。当我的青春年华流逝，两鬓染霜时，我奉召步入他的殿堂。他变成孩子们的慈母，正襟危坐，笑吟吟地对我说："哦，儿子，这些年你未做什么正经事，光堆砌词汇。你已上了岁数，有生之年，照料这些孩子吧！"

我遵旨行事，着手筹建圣蒂尼克坦的学校。起初我教几个孟加拉孩子。我感到骄傲的是，这是我的事业，我的创造。我觉得我为孟加拉造福，是我能力的体现。

然而，这是主的旨令，主不单属于孟加拉，以传播此言为己任的，常常这样提醒。于是，从大洋彼岸来了外国友人安德鲁斯，来了皮尔逊。对本国同胞可提出共同培养亲情的要求。亲情能消融彼此间的隔阂。但当血缘、语言举止截然不同的人自觉自愿走来站在我身旁时，我的骄傲顿时消失，心中充满欣喜。天帝把陌生人变成熟人，亲切的气氛中我们把他当作亲戚。

我以前感到自豪的是，我做了许多有益于祖国的事，我把财产和才华献给了祖国。可外国人一参与这项事业，我的自豪感就烟消云散。我认识到，这不是我的事业，而是万民的天帝的事业。他似乎不合情理地派遣来的外国友人，远离亲人，从世界的一端来到另一端的印度，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鲜为人知的幽僻的原野。他们一天也不曾想过，他们为之献

身的是外国人，是东方人，是稚童，没有偿还他们奉献精神之债所需的资金、能力的声誉。他们是遐迩闻名的学者，多少体面的职位翘首盼望着他们，多少种高额薪金在呼唤他们。他们漠然地拒绝这一切，舍弃在本国获得的荣誉和宠爱，背负着王公贵族狐疑的目光，头顶着夏天的炎热和疾病的威胁，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教学事业。他们教书不拿工资，得到的只有辛劳。他们不宣扬自己，他们宣扬的是主的旨意、博爱和事业。

这是天帝对我的厚爱。他缩小我的自豪，扩大我的求索领域。这种求索现在难道还限于窄小的孟加拉吗？不！从孟加拉以外的其他邦来了一批又一学生。我不曾呼唤他们，即便呼唤，我的呼声也传不到迢远的异邦。是海边那志愿人员的召唤者，亲手勘定服务的疆界。

古吉拉特邦的大约30名学生已在我们学校读书。他们的家长是我校的知音。我们从印度其他邦还没有获得这样的热情支持。多年来我在这所学校里把孟加拉的孩子培养成才，但在孟加拉却未得到应有的赞助。这也是天帝对我的仁慈。一再催逼人的地方，征收的是赋税。收税的哪怕是国王，也是不幸的，他是在向下面的臣民乞讨；他从上面获得的赠与是爱的赠与，不是强抢到的物品。我校从孟加拉的外部得到的支持，是祝福，是神圣的。这样的支持使我校成为世界的珍宝。

今天，我打消自满，摈弃大孟加拉的高傲，奔向外面的世界，为学校寻找新的乳母。我们对她们表达的崇敬，将促使大家接受这所学校，把它变成大家的财富，推向世界，那世界中有琼浆的天国。在我们的私利和傲岸的小圈中的--

切，逃不出死亡之手。属于世界人民的，也属于永恒。愿天帝的恩泽透过大家的恳求，降临我们的学校，我们这些他的待者，在甘露的洗礼中圣洁起来；愿我们的骄傲被涤尽，我们的力量更加强大，更加纯净。怀着这样的祝祷，我走到大家的面前。呵，天帝，愿您透过世人之林，对我们表示满意，用右手把我们的勤奋、言语、灵魂收进您福祚的创造之中。

1926

译自《国际大学》

合 作 社

过群体生活是人的本性。与世隔绝的人不可能是完人。和各种各样的人交往，一个人才能臻于完美。

张扬与人合群、在群体中活动的人的本性，有利于身心健康和施展才华。贪婪、暴怒、痴心妄想缘何被视为人之大敌呢？因为这些情绪在群体或一个人心里占了上风，势必害人害己。贪婪者夸大私利，缩小别人的权利，惯于损人利己。我们如果受制于这些情绪，也会目中无人。所以它们既是别人也是我们自己的敌人，同时也是人在群众中达到完美境界的绊脚石。

本性促成的群体生活的优越性，在于它使每个人尝到集体力量的果实。

孤独无助的一个人，花四分钱，不可能把一封信从古大港送到卡纳古马尔。邮局是许多人紧密合作的巨大成果，能使穷人获得昔日寥寥无几的百万富翁方有的便利。在宗教、金融、教育等领域，邮政网为各国人民带来的益处，是无法计算无法界定的。无论宗教研究还是科学实验，每个社会的人历来广泛地合作，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需赘述。

群体为某个人做好事，好事中也包含群体的利益。凡是

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阻止协作的地方，灾难不断降临。世界各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无不遇到金钱的障碍。这里，贪欲摈弃社会良知；吹嘘“我比别人富裕我比别人显赫”的人，其实也在贬低自己。我前面说过，局囿于个人圈子的不是完人，而现实社会中，真理正惨遭打击，佐证是为了发财为了权力，人与人互相欺骗互相残杀。

如果属于社会的人互相配合能提供致富的足够机会，那么社会中人人就能分享大家共同创造的丰硕成果了。宗教告诫富人：汝速布施！此话的隐义是，宗教和知识等合理财富中含有公益的要求，否认这一点是违背教规的。公益的要求高于私利的要求，两者是对立的。提倡布施，是试图调和富人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但公益往往被置于私利之后，而不是之前，所以布施不能消除贫困，只能使贫困根深蒂固。

宗教训喻不起作用，社会贫富矛盾便愈加尖锐。意欲铲除可恨的社会差别的人，主张用暴力达到目的。他们打家劫舍，开枪杀人，夺取富人的财物，企图实现社会经济平等。目前西方国家这类暴力事件屡见不鲜。西方人体格强壮，崇尚膂力，寻求社会福利竟也使用暴力。结果，毁了财富，毁了宗教。

所以，高举宗教的旗子，或者鼓吹暴力，均非消除社会贫穷的良策。要向人们昭示：腰缠万贯，将享乐置于个人利益的范围内是行不通的。现在哪个百万富翁买几头骆驼，送他的信件，他比普通农民要吃更多的亏。可是古代骆驼送信是富人特有的便利，农民是享受不到的。家族的祭师奉劝他行善，他或许应允捎带几位村民的家信，但终究弥补不了邮政工具的匮乏。富翁的家产并不拥有消除老百姓贫穷的

能力。

那样的能力蕴藏在民众之中。我希望宣传这个观点，并为民众树立一个生动的榜样。人为地分配财富并不可取，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创造财富。民众一旦行动起来聚集他们的才能，就将清楚地表明，扎根于民众的财富的价值，是个人财富的无数倍。顺利地迈出第一步，接下来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解除资本的武装。人们固有的享受的愿望，靠人为的办法是踩不死的，多方面给予满足，方能使它跳出狭隘性。

人类历史上存在王权和民权的矛盾。帝王聆听的宗教训喻是为民造福，对此，他们有的遵从，有的阳奉阴违，有的置若罔闻，不少帝王把享乐和扩充权力放在首位，把为民造福放在次要地位，引发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民主的目的，在于通过集中平民的自治意愿和才干显示治国的能力。美国竭力鼓吹民主。

资本和工资极不协调的地方，民主遇到重重困难，因为形形色色的势力的主要载体是金钱。薪金的的差别过大，全体平民中间就不能均衡地行使政权，因此在美国处处可见金钱统治着国家；金钱炮制民意，金钱的大棒只打碎富人利益的羁绊。这与民众自治风马牛不相及。

所以，将充裕的自由转化为民众财富的主要途径，是尝集民众的谋生手段。这样，财富不会以货币的形式存在个人或集团手中。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享受的财富的果实，人人将有权享受。一批批人依靠合作社学会把才智转变为财富的时候，人类自由的基础得以奠定。

我国最近就合作社创造财富展开了讨论和试验。印度亟

需合作社，不消灭贫困，我们将死在阎王的各路索命鬼手中。明白了我们每个人中间蕴藏着财富的道理，积极加以开掘，摆脱贫穷是大有希望的。

印度的每个村庄应朝自给自足的方向迈进。为此，几个村庄宜组成一个行政单位。单位的负责人若能卓有成效地工作，消除匮乏，进而就可以扩大行政单位的数目，为全国的自治试验铺平道路。建立自己的学校、工厂、庙宇、仓库和银行，首先要鼓励、帮助农民学习文化。一年年坚持下去，印度的村庄总有一天会富裕起来、成为坚强的堡垒，那时我们就问心无愧了。

如何建立美好的农村社会，是我们面临的主要课题！

译自《合作社政策》

创建合作社的历史缘由及其宗旨

——在斯里尼克坦合作社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合作社，我说得很多了，非要我讲，只能是旧话的翻版。

初创合作社之时，我精力充沛，文思敏捷。如今已届暮年，体弱力衰，所以你们对我不要寄予太高的希望。

我很久没有来这儿了。不过经常同你们见面。我是你们的陪衬，你们的配角。

当初购置这里的房子，我脑子里并无宏伟的构想。主要考虑圣蒂尼克坦远离城镇，虽有向外地文明家庭的子女传授知识的教学设备，使他们顺利通过各门功课的考试，但也应创造条件，让他们获得课堂外面的实用知识。

主持圣蒂尼克坦学校教务工作期间，我经常考虑另外一个问题。记得住在希拉伊达哈——帕里索尔的时候，我开始体验农村生活。我经管祖传的田庄，佃农常向我倾吐他们的苦乐。甚至向我告状。我看到了农村的现实图景。一边是外部世界——河流、原野、稻田、绿荫拥抱的茅屋；另一边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我的田庄密不可分。

我出生在城市。我的祖先是加尔各答的土著居民。孩提时我没去过农村。委派我去管理祖传的田庄，我起初顾虑重重，担心胜任不了；挑着这副担子，恐怕享受不到快乐。田庄的事务、账簿、收租、存款、资金支取……我一窍不通。无知的惶惧笼罩着我的心。戴着账目的数字的枷锁，照样自由自在，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一到田庄，就迷上了管理。我的脾性向来如此：承接一项任务，立即深入研究，尽善尽美地完成，绝不懈怠。我曾经当过教师，全身心地扑在教学上，上一堂课获得一份欢愉。我经管田庄期间，果敢地废除繁文缛节，探索管理的奥秘。我亲自规划，修筑了几条土路，这给我带来了声誉。周围的地主派人来，向我请教如何把田庄管理得井井有条。

我拒绝照陈规旧章办事，这一来，田庄的老管家、老师爷、老庄丁全傻眼。他们保管的账本、田契，我查阅起来如堕五里雾中。他们企图怎样解释，我就得怎样理解；害怕改了老章程引起混乱。他们告诫我，上法院打官司，千万别接受新式文件，而要以怀疑的目光加以审视。然而，哪儿遇到阻挠，我的心就在那儿冲击。我排除障碍，在田庄进行彻底改革，效果颇佳。

佃户常来找我。我的门昼夜敞开，他们任何时候来都不会被挡在门外。有时整天处理他们的事情，竟没有发觉过了吃饭时间。我愉快地生龙活虎地工作。我在深宅大院里度过童年，第一次有了农村生活的体会。管理田庄的艰辛，也给了我鼓舞和慰藉。

那一段日子里，我想方设法了解农村。为了办事，远远近近，我去了许多村庄。从希拉伊达哈前往帕里索尔途中，

乘船穿过沼泽、湖泊，饱览了乡村的秀丽景色。观瞻农民劳作和生活旅程的美丽画卷，我心里充满新奇感。城市养育的我，投入农村的温馨怀抱，兴奋地东张西望，好奇心得到充分满足。渐渐地，我也看到了农村的贫苦，为附近村庄办几件好事的欲望，使我寝食不安。

有一天，田庄旁边的村里着火。村里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邻村的穆斯林赶去把火扑灭。由于找不到水源，不得不拆了几间房子。他们不知好歹，不许拆房。我派去的人揍了他们一顿，才使他们免受更大的损失。

大火扑灭后，他们对我说："谢天谢地，'爷们'推倒茅屋，我们才捡了条命"他们十分感激，"爷们"大打出手，做了件好事，他们可以接受，我心里却感到内疚。

我的思路是城市型的。我决定在他们村中央造一间房子，他们白天收工后好有个聚会的场所，阅读报纸和《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印度名著，它像个俱乐部。他们村有个爱好文艺的人，翻来覆去只会唱一段歌颂罗妲和克里斯那爱情的戏曲。每每想到黄昏他们枯燥乏味的生活，我心里好生难受。

后来房子竣工了，却闲置不用。我特意聘请一名教师，他们却以种种借口拒绝送孩子上学。邻村的穆斯林央求我："他们不要学校，让那位老师到我们村，教我们的孩子。我们付工资，一天管三顿饭。"

穆斯林村庄的小学，一直没有停办。但在其他村庄，我的教育计划全落空了。

印度自古就有依赖他人的风俗。财主是村里的庇护所和钱匣子。办学校、开诊所、修建庙宇，清除池塘的淤泥……

有关公益的事，由他一手操办。我曾称赞这种风俗。印度社会就是通过这种习俗间接向富人征收赋税的，而他们也承认纳税是合理的。任何人不得随心所欲地享受全部财富。但在欧洲，个性原则不受侵犯。为全村尽义务中间，包含他们的荣誉；那时没有授予某人荣誉称号一说，报纸从不刊登颂扬他们的文章。人们尊敬地称他们为“巴普”或先生。比这更尊贵的称号，皇帝或藩王也无权授予。久而久之，一个村子的面貌能否焕然一新，就看财主愿意不愿意慷慨解囊。我曾称赞这样的风俗，然而它确实不利于培养自强自立的品格。

我的田庄远离河流，饮水困难。我向佃农建议：“你们挖口井，井壁井栏，我派人砌。”他们的答复令我震惊：“这不是鱼油炸鱼块么？我们挖井，卖力气。您升入天堂享用赐水的善果。”我只好作罢，说：“那我收回建议。”他们肚里思量：“这事儿记在天堂的账簿上哩，他泰戈尔去梵天或毗湿奴的天宫，有享不完的福。我们至多喝上几口水。”

再举一个例子。我派人从田庄公事房到库斯蒂亚修了一条土路。我对路旁村里的农民说：“养路是你们的事儿。”他们的牛车横穿土路，压出很深的路辙，雨季积水，无法行走。我又找他们，说：“路面坑坑洼洼，你们有责任哪。你们一起动手，不一会儿路就修好了嘛。”他们阴阳怪气地说：“哼，我们把路修好，老爷从库斯蒂亚乘车回来可就舒服罗。”他们忍受不了对别人有利的事儿，哪怕自己受罪心里也痛快。为他们办好事实在太难了。

印度社会的穷人受到各种欺压。我就亲眼见过有的乡绅横行霸道，欺侮无辜，但他们又出资建造村里的公房。在富

人的压迫和善举并存的农村，农民莫可奈何，自轻自贱，认为今世的痛苦是前世的报应，祈祷来世投生于豪门富户，终生享福。怀着这种幻想，他们得过且过，无所作为，谁也不奋力挣脱今世贫穷的枷锁。

我经常思考如何改善农民的命运，却一直苦于找不到他们乐于接受的方法。他们世世代代因袭懦弱，没有发愤图强的习惯。虽然为他们找出路很难，但我从未停止探索。初建斯尼克坦合作社时，卡里默罕是我唯一的助手，他体弱多病，一天发烧两次。我为他诊治，喂药，当时真担心他撒手西去。

我从不鄙视农民，但那些通过大学毕业考试自以为经纶满腹的绅士瞧不起他们，不懂得尊重他们。印度的古圣梵典训诫人们要尊重他人，自然也包括农民。

我正是抱着这种态度研究农民问题的。我坐在茅屋里，看见农民牵着牛扛着犁下地劳动。他们每户只有一小块地，耕完地就回去，我觉得他们分散劳作浪费体力，对他们说："你们凑钱买台拖拉机，耕地既快又好。大家一块儿干活，不要计较土地肥瘦，收成公平分配，打下的粮食堆在一个场院里，以合理的价钱卖给商人。"他们听了面露难色："您出了个好主意，可是谁来领头呢?"我假如受过合作社方面的教育，拥有专业知识，兴许会自告奋勇地当他们的召集人。但那一天如果应承下来，说不定就事与愿违了。你们知道，在无知的情况下盲目地做好事是非常危险的。我国城市青年学生曾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为农村服务的运动。农民嘲笑他们："嗬，只值两毛五分钱的老爷们来啦。"学生不懂他们方言，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怎么为农民办好事呢？从那时起我

意识到农村工作的艰难。我送儿子和逊德斯出国学习农业和畜牧业，从各方面着手研究和实践。

我买下这幢房子，决心继续在希拉伊达哈开创的事业。房子破旧，有人揶揄它鬼魂之所。我花了一大笔钱，雇人修葺。之后因种种原因停顿了一段时间，阿安德罗斯劝我："把它卖了算了。"可是我想既然买了，日后肯定有用处。我一生有两个奋斗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没准在这儿实现哩。哪天实现？如何实现？心里没谱儿。贫瘠的土壤里落下一颗种子，总归在吉祥时辰会突然露出嫩芽。不过当时白手起家，要什么没什么，不曾出现鼓舞人心的迹象。后来，种子不知不觉地发芽了。

我的朋友埃勒姆哈尔斯特大力支持我的事业。他把斯里尼克坦改造成为独立的实验区，他的不懈努力使实验区取得了长足进展。

农村事业包括两部分：服务和教育。优质服务的前提是普及教育。

我给你们的临别赠言是：在农民中间扎下根，积蓄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的力量。

我撰写题为《爱国社会》这篇文章时，曾经有个设想。具体地说，我暂且不必考虑整个印度，我一个人无力承担整个国家的责任；我的精力应放在搞好一两个村庄上面。要赢得农民的心，首先要学会和他们一起劳动，这并不容易，是劳筋伤骨的苦修。我如果能使三四个村庄摆脱愚昧和困厄的桎梏，就为整个印度树立一个小小的榜样。

愿你们尽快让这几个村庄获得彻底的自由——人人接受教育，幸福的春风吹进每个家庭，村里终年回荡着鼓乐声、

歌声和颂神曲，一似印度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我要说，你们树立起来的这几个模范村就是我的印度，有了这几个模范村就真正地获得了印度。

译自《农村风情》

预 防 疟 疾

——在疟疾防治小组会议上的讲话

我首先回顾一下防治疟疾是怎样使我们和库巴尔昌德罗·查达帕塔耶先生殊途同归的。我不是医生，我在这儿讲话完全是为了抛砖引玉。你们知道，我们的学府“国际大学”位于圣蒂尼克坦，我们与周围村庄的关系非常密切。诚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传授知识，但我一贯认为，知识、学校脱离整个社会，就不能激起心灵的共鸣，不能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所以，尽管财力有限，我们总设法把教学与农村生活结合起来。在这间会议室里曾多次讨论我们目前展开的防病治病工作，与会者知道我们是怎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我们不是富商巨贾。起初我们没有勇气向全国呼吁：请防治农村疟疾的专家和我们并肩战斗。我们只能量力而行。我们无限感激地承认，我们曾得到外国友人的热情帮助。一位美国妇女是我们热诚的合作者。她不是专科医生，大战期间在战地服务，通过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她每天踩着泥泞的乡间小道，走家串户，诊治病人。她走进贫苦的农民家庭，分发营养品；亲手清洗那些自诩高贵的文明人见了就恶心的

溃烂的脓包。她为所谓不可接触的首陀罗种性的贱民包扎伤口，喂水喂药。纵使夏日酷热难忍，浑身软乏，她也不把病人拒之门外。她累病了，在希隆疗养几天便匆匆赶回来，不久又累倒了。她吃苦耐劳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这位高尚的女性即将回国，在孟加拉的时间不多了，但仍拼命工作。

另一位朋友是英国人埃勒姆·哈斯特。他花自己的钱在各国奔波、募捐，把损款全部交给我们。为消灭四周村庄的疟疾，他日夜操劳，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一两句话说得完的。在两位外国朋友的大力协助下，我们拉开了防治疟疾的序幕。

你们洞悉人与蚊蚋的战斗。疟疾这个敌人的载体占据广大的地区。在这么大的地区，这么小的敌人，是不易俘获的。至少对三四个人来说，那比登天还难。在我们艰苦摸索的时候，攻读医学的我过去的一位学生跑来告诉我，“库巴尔先生是著名的细菌学专家，全欧闻名。他的医术高超，月薪丰厚。他和您不约而同地在与疟疾激战，他发誓要从他最强大的敌人手中最大限度地解救孟加拉，那怕收入减少也在所不惜”。我的心被他的誓言感动了，打定主意向他提出合作的要求，当然不单是为了从他那儿获得消灭蚊子的武器。我认为，我这位同胞未受到外界的督促，不是出于一时的愤慨和激动，仅仅想到拯救国民的义务，就毅然牺牲个人利益，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项事业——这是罕见的楷模。我对他肃然起敬，盼望与他见面、共商大计。不久，他亲自登门拜访我。我听了他的具体计划，暗暗坚信与他精诚合作，必然获得成功。岂止成功，与他这样的人相处本身就是莫大的光荣。

你们已经看到，战后，德国——奥地利的人才黯然失色，其根由是饥饿体弱。粮食禁运期间，大批人饿死并非最严重的后果。孕妇吃不到营养品，婴儿喝不上牛奶，一代羸弱的儿童来到人世，长大以后不会聪慧健壮。从这个角度而言，人头数不等于人数，要看顶着脑袋的人有多大能力。光统计数字，不是科学的计算方法。住在孟加拉，我们不曾想到我们健康的主要源泉已经枯竭。我们头顶着疾病的重负，血管里流动着孱弱。每年死亡多少人，出生多少人，增长多少人，这无关紧要。至关重要的的，在世的是不是名符其实的人，有无才华，智商高不高。大部分人半死不活，这样的包袱，民族是扛不动的。

我们以前总是唉声叹气，疟疾是全国流行的疾病呀，我们有什么办法同它斗争呢？亿万只蚊子怎样歼灭呢？政府漠不关心，我们能有什么作为？现在再不能唉声叹气了，成千上万的同胞正面临死亡，数十万人活着跟死了一样。这样的局面如不扭转，我们的前途将是非常黯淡的。只要克服悲观情绪，所谓灾难是天数的宿命论，总有一天被我们推翻。

我们应珍惜男女老少聚集起来的主动性。全村的人一齐动手，初步控制住疟疾的蔓延，读书人也好，文盲也好，大家就会认识到团结的重要。库巴尔先生正在这样做。听了他刚才提到的几位组织群众的村长的名字，我感到很欣慰。他们正携起手来，站在一个战壕里同渺小的敌人作战。库巴尔先生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邻居池塘里孳生的蚊子，吸邻居的血也吸我的血，帮助整治杂草丛生的池塘也是为我自己。

超越贪欲、愤慨、仇恨、冲动的纯洁的情怀，使库巴尔先生兢兢业业地从事这项事业，他为我们树立的榜样，较之

灭蚊本身，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1923.8.29

译自《乡村的特性》

土地女神

世世代代，我们在土地的怀里撒娇，就像稚童在母亲的怀里一样。千百年来，土地使我们丰衣足食，我们从无缺粮的烦恼。但近来粮食奇缺，土地满足不了我们的种种需求，我们也就不眷恋土地了。

不久前，我走访了波勒普尔一个村庄，走进一户人家，主人殷勤地搬来椅子。我们坐下坦率地作了长谈。最后他恳求至少让他一个儿子到我的学校任职。我奇怪地问他："你家祖祖辈辈务农，为什么要送儿子去做月薪仅七八卢比的工作呢？"他叹口气说："我算过账，光种地日子过不下去了。早先我们要啥有啥，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回啦。"

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讲不清楚。

根本原因，是过去当地生产的粮食当地消耗。印度尚未修筑铁路，牛车、木船不可能把大批粮食运往外地。印度和其他国家尚未建立广泛的贸易关系，贸易渠道有限，贩运农产品的商人很少。我们对土地并无过高的要求，满足需求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那时，孟加拉大片土地荒芜。我曾见过一件怪事，好意把土地白白给农民耕种，他却认为是压迫。如今花钱也买不到那种土地。每逢闹饥荒，农民扔下土地出

外逃荒，找个雇工很困难。现在地价飞涨，农民死死抓住土地不放。

然而，那个老农抱怨，光种庄稼，入不敷出。其中一个原因，是农民买不起的商品不断增加。雨伞、布鞋、服装、家具……相继到了他的门口，他不买觉得脸上无光。与此同时，国内外商人敲开了他的大门，他生产的粮食装船运往国外。于是，农田再不能闲置，全种上庄稼也无法满足膨胀的需求。

土地不再荒芜，粮价直线上升，可是一年到头，一天吃不上两顿饱饭，农民负债累累。这种现实值得研讨。为什么发生灾荒，家家户户没有储备粮？为什么一季作物受灾，下季作物收割之前，哭声震天？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对土地的要求很低，手头有些粮食就不愁吃用的时代的耕作方式，沿用至今。需求有增无减，但耕作方式一成不变。大片土地闲置的时候，每块土地不必年年种庄稼。轮耕轮种，土壤得以保持充足的肥力。如今土地没有轮休的机会，种植方法却一如既往。

一个家庭每日做饭用的大米、达尔豆如果限量，人口却年年增加，孙子孙女不言而喻不会像爷爷奶奶那样壮实。发育时期，必然皮包骨头，肝肿脾大。家长怨恨命数，咒骂《往世书》上记载的黑暗时代重又来临，都无济于事。当务之急是找到从缸里舀出更多的大米、达尔豆的有效办法。

农民无可奈何地诉苦：如今地里打的粮食，哪能有他们父亲、祖父的年代那么多哩。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学到的继承的是古老的种植方法。而我们这样说则是推卸责任了。我们应该根据实际需求，千方百计提高

单位面积产量。否则，只能半饥半饱半死不活地过日子，抑或让高烧、消化不良等病魔缠死。

围绕开掘土地潜力多动脑筋，提高我国粮食总产量是可能的。这方面已有许多成功的例子。万万不可再讥笑种田是蠢人的行当，农业是门大学问。近年高等学府开展农业研究，推广科研成果，粮食单产提高幅度之大，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以我之见，仅向农村提供粮食的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出口粮食的现实要求。有些人宣扬，过去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非常之好，粮食不该外运。可是，我们不能中止与外界接触，划地为牢，每日两顿饱饭，入夜沉入甜梦。与外界交流，我们才是完整的人。一个闭关自守的民族难以生存。资金、宗教、科学等等，都应适应对外交流，将它们幽禁于寓所和村庄是不可取的。大千世界在我们门口呼唤，若不作出反应，将受到惩罚的诅咒；谁也不会来救助我们。我们不可能找到返回古代村社的狭小天地的道路。

科学的阳光照耀印度农业的日子来到了。现在不是农民独家单干的年月，农民要与学者、科学家密切合作。农民的犁铧光翻土是不够的，也应与民族的智慧、知识和科研建立友谊。所以，获悉比尔普姆县出版《土地吉祥女神》报，我兴奋不已。事实上，不让吉祥女神和文艺女神携手联袂，土地女神的苦修修不成正果。因此，我谨向这家报纸的创办者表示衷心祝贺，祝愿他们树立的光辉榜样，扩展到孟加拉各县，使农田和心田一起呈现丰收的景象。

译自《农村风情》

森林女神

——在斯里尼克坦春耕、植树节上的讲话

创造之初，地球是冷酷的，不育的；见不着怜悯生物的任何征兆。地震频繁发生，岩浆喷溅，大地瑟瑟颤栗。某一天森林女神不失时机地向大地的庭院派遣了女使者。她那方嫩绿的披纱朝四周铺展，遮掩了大地赤裸的羞臊。不知过了多少年，受到生命之神款待的绿树青藤姗姗来临，但动物尚未诞生。林木忙于准备迎迓动物，为它们筹措解饿的粮食和纳凉所需的绿荫。

火是森林最贵重的礼品。森林后来把从阳光采集的火，献给人类。文明至今举着火炬阔步向前。

人类是肆意挥霍的动物。在大森林里栖息的时候，人类与森林充分地进行交换。但后来迁居城市，对森林的感情逐渐淡薄。为了建造房屋，人类忘恩负义，凶狠地袭击最初的知音——送来神明的恩德的树木。人类散布可怕的诅咒，鄙视为之祝福的一身绿装的森林女神。

现在北印度地区树木稀少，夏天的酷热不堪忍受。《往世书》的读者知道，北印度过去覆盖修士隐居的一望无际的森林，点缀着凉荫婆娑、景色幽美的村落。人类贪婪地收下

自然的馈赠，一旦有限的赠礼不敷享用，便无情地砍伐树木，造成沙漠卷土重来的恶果。由于水土流失严重，波勒普尔的地表露出了骨骼，灾害步步逼近。昔日的情景迥然不同，那时大片森林保护着田野，提供人们赖以生存的水果、根茎。

哪儿的森林遭到破坏，那儿的人蒙受苦难。如欲遏制灾难，唯一的办法是呼唤布施恩惠的森林女神，祈求她护佑这片土地，赠与水果，赠与绿荫。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森林资源被贪欲鲸吞，不仅是印度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美国的大森林遭到破坏，滚滚而来的黄沙，毁坏着淹没着农田。天帝派遣的生命，在大地营造了庇护所，人类的贪欲则在里面繁殖死亡的细胞。人类社会违背天意，必然受到无穷的诅咒。一些利欲熏心的人，滥砍滥伐承担净化空气的、以落叶肥沃土壤的树木，残害森林，也招来了自己的灾祸。人类忘记了自己的长远利益，糟蹋了天帝仁慈的赠礼。

现在是忏悔的时候了。我们今天起誓：以我们微薄的力量，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建一座赐福的森林女神的祭坛。今天的春耕、植树节有两大内容。第一，耕地——为了我们需要的作物和粮食。耕地是履行自己对自己承担的责任。第二，为了弥补由此产生的大地的损失，我们应当回赠礼品。为了对大地负责，让它免受伤痛，我们植树造林。我衷心希望这项活动无止境地扩展绿荫，让水果、稻麦飘香的乡村更加美丽，更加快乐。

译自《农村风情》

圣　诞　节

我们承认耶稣是至圣者，他的诞生富于神性，但不是历史性事件。

晨光不独属于初升的黎明，亦属于万世的黎明。我们沐浴的晨光是新生的，又是永恒的。它在崭新的复苏中间展布元初的光明。天文学家知道，透入我们的眼眸的星光，几个时代之前就已启程。同样，我们欣遇真理的使者的日子，并非他年寿的肇始。真理的动力，储于漫长岁月的心中。但愿我们懂得，任何年代不会有他最后一次的临世。

对某年某月某日主持富于特色的祈祷的头面人物，表示敬意，同随随便便还一笔钱，如出一辙。不理会其他 364 天，偏偏在第 365 天，我们唱起他的赞歌，慰藉自己干枯的虔诚。这不是寻求真理，而是否认责任。人就是这样自欺欺人。我们叫几声他的名字，似乎就已尽心尽责；在艰苦地寻找真理的路上，却往往一个比一个落后。我们不是在奋斗中崇尚他，而是唱着颂歌献上一份廉价的供养，便心安理得。谁来帮助我们砸碎表面文章的桎梏，我们就把谁囚禁在做给人看的仪式的重复之中。

有人请我去参加一天庆祝活动，美其名为履行职责。我

感到耻辱。如果面对他作出献身的承诺，则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发一通议论，表面上遵循他的训示，骨子里不过是超级敷衍。

莫非要我对照年历宣告今天是他的华诞？掐掐算算就能认识尚未铭记在心的某一天的重要性？我们以正义的名义作出牺牲的一天，怀着纯洁的爱称他人为兄弟的一天，天父之子在我们中间诞生，这一天就是圣诞节——不管它是几月几号。

他的生日偶尔进人我们的生活，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日日来临。我知道这一天各国教堂里响起赞美他的歌声，他把天父的旨意带给了人类。可是那教堂外面的世界，流动着惨遭杀害的兄弟的血河。寺院里一片赞美声中高喊他圣名的人，在枪炮声中将他抛到九霄云外，从空中投掷死亡，尖刻地嘲讽他的教诲。如今贪欲急剧地膨胀，弱者口中的食物被掠夺。没有勇气挺立在强盗面前喊着耶稣的圣名拥抱死亡的人，立在祭坛前，诵念滚瓜烂熟的经文，欢呼着被矛戟刺死的仁慈者的胜利。那么，今天算是什么节日？如何让我相信耶稣已降临人世？有什么值得兴高采烈？莫非要我们一面玷污他，一面空话连篇地宣扬他的复活？人类历史上，他每时每刻一次又一次被钉在十字架上。

作为天父之子，他召唤人类，倡导兄弟情谊。他在人类正义的的祭坛前献出生命，永远为我们留下了和睦相处的号召。

可是，我们一代又一代地拒绝他的号召。对抗他教诲的活动，甚嚣尘上。

吠陀典籍曰：他乃天父。同时祝告：愿吾辈颖悟他乃天

父。临世传播对天父的感悟的耶稣连连受挫，受尽讥讽，在我们的门外徘徊。我们不应唱着赞歌掩盖这一客观事实。今天是忏悔的日子，不是欢庆的日子。人类的羞愧遍布世界。让我低下高昂的头颅，匍匐尘埃，两眼垂泪！圣诞节是考验自己的日子，是净化自己灵魂的日子。

圣蒂尼克坦

1932.12.25

译自《基督》

甘地的绝食斗争

如同日全蚀黑暗渐渐吞没白昼，今日，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印度大地。举国悲痛，这在印度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极度痛苦触动了各界群众，给了我们些许纯洁的慰藉。经过长期苦修，与印度同命运共呼吸的圣雄甘地，今天以全体国民的名义，开始了决死的斗争。

不管依仗武器、军队强占别国领土的人怎样耀武扬威，他们被阻止进入别国心灵的领地，他们无力占有别国针尖般小的一块心田。纵观历史，一批批夷人一次次以武力占领印度，他们插在印度土地上的旌旗，一一倾倒，化为尘土。

企图在域外筑起武器的铁丝网，培植拖延存在的幻想的人，有朝一日在历史的召唤下退入幕后的时际，他们的“业绩”的垃圾，倒进帝国大厦倾覆的废墟里。而凭正义的力量获胜的人的伟业，超越其年寿，千载万年活在民族的心中。

在全国心中拥有这种权利的圣雄甘地，作为国民的代表，今日踏上彻底自我奉献的道路，开辟胜利的航程。今天是我们静心深思的日子，他毫不犹豫地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究竟为排除哪些坚固的障碍？

印度有一种令人忧虑的时尚。我们往往赠以普通的赞礼

和低廉的荣誉，打发走思想品德；夸大称号的作用而缩小真实。现在，一些领导人作出决定，号召全民绝食。叫我说，这样做并无过错，但令人担忧。圣雄不惜以生命换取真理，相比之下，这种表面文章大失水准，只会增加愧愧。不到一天的略为痛苦的表情，轻描淡写地诉说心头的愤慨，就算尽了责，这样的事儿不发生为好。

圣雄甘地在绝食，我们也要搞一次绝食活动——将两者相提并论的愚蠢念头，但愿不在任何人脑子里产生。这两者根本不是一码事。圣雄的绝食不是活动，是表达心声，用最美的语言才能描绘的心声，死亡永远在印度在世界传播他的心声。倾听他的心声若是一项责任，就应当正确地履行；应当通过自己的探索，在心里接受他找到的真理。

细细咀嚼他讲过的话吧！从人类历史的第一页开始，我们看见一群人把另一群人打入底层，站在他们头上炫耀自己的进步。一群人在另一群人的奴隶地位上扩散自己的影响。这是世代常见的现象。但我仍要说，这是不人道的。奴役基础上的财富，不会长存，其间不独有奴隶的痛楚，也有奴隶主的灭顶之灾。我们如果侮辱别人，把别人踩在脚下，他们必然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我们往下猛拽。我们要是贬低别人，别人也会贬低我们。吃人的文明病人膏肓，终将寿终正寝，这是民神的法规。在印度，我们剥夺了一些人的应有的人的荣誉，他们的不体面是印度不体面的缘由。

目前，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关在牢房里，像牲畜似地受到折磨、凌辱。将人集中起来加以侮辱的暴行，也玷污着国家统治，使之难以维持。同样，我们把社会的一部分人囚禁在不光彩的樊笼里，头顶着他们委琐的重荷，寸步难行。不仅

监狱里有囚徒的生活，削弱人的权利，意味着将他投入监狱，尽管实际上没有损害名誉的牢狱。印度的社会监狱，是我们一步步扩建的。在囚徒的国度里，我们怎样获得自由呢？一句话，还人自由，自己自由。

岁月如水流逝。我们一直不明白我们在何处沉沦。蓦然，印度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苏醒。我们发誓，决不容忍处国统治下残杀人性的社会制度。天帝及时指明哪儿是使我们栽跟头的陷阱。印度独立斗争的勇士发觉遇到的阻挠竟来自被鄙弃的人。昔日的卑贱者今日使高贵者一事无成，我们打击的下层人，给予我们最大的打击。

圣雄甘地早就尖锐地向我们指出了社会歧视和不平等的问题，可惜这方面的改革不尽人意。我们重视梭子和土布[1]，看到了经济危机，但对社会罪恶视而不见。克服来自外部的经济危机并不太难，但捣毁建在社会罪恶之上的敌人的营垒，我们束手无策。圣雄甘地宣布对保护伞下的社会罪恶发起攻击，不幸的是，他可能在战场上捐躯。他把战斗任务交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地接受任务，今天是一个有意义的日子。听了他的庄严号召，谁要是绝食一天，第二天对社会罪恶依旧无动于衷，就只能从痛苦走向痛苦，从饥饿走向饥饿。但愿一时半刻的苦行不至于羞辱对真理的追求。

我不知道圣雄甘地的圣战将怎样给一意孤行的统治者以何种程度的打击。诚然，今天不是展开政治辩论的日子，但我仍要说一句该说的话。我发觉大部分英国人不领会圣雄采

---

① 指甘地发起的抵制洋货，提倡使用国货的爱国运动。

取极端方式的寓义。他旨在阻止印度社会严重分裂的决死斗争，与英国人常用的斗争方法截然不同，因此觉得它非常古怪。我想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历史——爱尔兰从联合王国分裂出去的时候，曾经发生何等可怕何等残酷的流血事件。西方国家习惯采用政治暴力手段，爱尔兰争取独立的血淋淋的场面，任何人，至少大部分人，不感到惊奇，但对甘地的非暴力的自我牺牲的和平方式，却大惑不解。

"甘地不同情印度受歧视的种族。"允许这种无稽之谈进人脑子，是因为他掀起的危机的风暴震撼殖民帝国的王座。殖民政府的官员惊惶失措，故意无中生有地造谣中伤。他们不懂得国家统治的铡刀将印度社会铡成两截所带来的祸害，对印度教徒来说不亚于死亡。假如外来的第三势力当年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分成大阵营，屠杀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印度教社会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生灵涂炭的战争由甘地化为论战。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长期形成的权利差别，是社会自己消除的，并未请土耳其国王出兵干涉。解决印度社会问题的责任，同样应由我们承担。

在国家政治领域，圣雄甘地近年致力于宣传非暴力政策，现在他不惜牺牲生命身体力行地执行这项政策，理解他的言行，我不认为很难。

译自《圣雄甘地》

在抗议枪杀政治犯集会上的讲话

我最好先说明一下，我不是国务活动家，我的工作领域在国务活动之外。将当局的倒行逆施和所做的坏事一一记在国家的账簿上，我得不到一丝欢乐。枪杀赫兹里监狱里的政治犯的事件，是我们今天演讲的题目。看到人性遭受蹂躏，我不能不就惨案中暴露的怯弱和兽性表明我的态度。

参加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感情失控，固然不利于我的健康，但听到召唤我再也坐不住了。召唤来自死难者，那些以保护者自居的人，以屠杀的残忍永远窒息了他们的喉咙。

当人们看到某些人竟敢傲慢地蔑视舆论，随意散布恐吓的时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堕落了。我们的命运，面临肆无忌惮、日趋酷烈的暴行的危险。在群众如此容易受到摧残和欺压，公正审判和惩处罪行的希望如此渺茫的地方，承担保护国民责任的统治者及其下属的良知肯定受到玷污，文明国家的法规的基础不能不被削弱。

我来参加集会不为别的，是要代表我国同胞警告帝国统治者：不管英帝国多么强大，丧失自尊在他是最软弱的根由。正义感培育的自尊，纵使出现令人气恼的外因，亦能坚

持真理。迫使国民受苦对国王来说并不难，但凭藉上苍赋予的权力，国民在心中审判国王的时刻，他有什么神通免受审判?! 不要忘记，外国统治的长短，最终取决于群众的裁决和支持。

我今天无意以过激的言词枉然地渲染激愤。我请大会发言者记住：惨案举着血迹斑斑的受责的旗子，我们的严厉谴责最快也达不到它的高度。另外请记住：我们心中应保持深沉的平静，耐心思考彻底铲除罪愆的途径。我们受害的兄弟承受了剧痛，我们要准备和他们一样忍受更大的痛苦和牺牲。

最后，谨向死难者悲恸的家属表示真诚的慰问。我相信这类令人痛心的惨案今后销声匿迹，同胞们痛苦的回忆将在英灵的祭坛前点燃仁慈的明亮火焰。

加尔各答

1931.9.26

译自《划时代》

文明的危机[1]

今天我八十岁了，我眼前呈现人生的广阔领域。我目光淡然地从一端望见最前的地平线上生活起步的情景。我感到我的人生历程和整个国家的思想轨迹断为两截，断裂自有其痛楚的缘由。

我们直接通往伟大的人类世界的桥梁，是当时的英国历史。印度的这位外来者，伫立在神圣的文学峰巅上，我们的切身感受中，它的真相逐渐暴露出来。当时，我们缺少寻求知识所需要的不同来源的足够川资。现在，传授各种知识的中心以不断更新方式揭示世界的本质和其力量的奥秘，那些知识的大部分当时是鲜为人知的。自然科学的专家堪称凤毛麟角。通过英语熟悉和欣赏英语文学作品，是高雅情趣和博学多才的标志。日日夜夜，到处回荡着鲍尔克[2]式的辩辞和麦考莱[3]式的抑扬顿挫的语调；热烈地探讨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歌，以及政界名人的胜利宣言。诚然，我们开始探索祖国独立的道路，但心里总相信英国的开明。那种

① 本篇系泰戈尔写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章，三个月后，作者与世长辞。
② 鲍尔克（1729～1797）系英国政治家、演说家。
③ 麦考莱（1800～1859）系英国历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

信念是如此坚深，以至于我们的先驱们一度认为，失败民族的独立之路，会因征服民族的仁慈而变得宽广。产生那种信念的背景是，英国曾经有过被压迫民族的庇护所，有过为民族尊严献身的志士仁人的尊贵席位。我在接触过的英国人的品行中，看到人类友谊的纯真，因此怀着由衷的敬意，让他们坐在我珍贵的心座上。当时，帝国的疯狂尚未玷污英国人本性的友善。

少年时代我曾在英国学习，在议会内外的会议上听过约翰·白莱特的演讲。我从中听到了英国人隽永的心声。那演讲中昭示的宽广胸怀，超越一切民族的狭隘界限，影响深远，我至今记忆犹新。在“至美”迷途的今天，我依然珍藏着当年的回忆。

依靠别人固然不是光荣的事，然而，在阅历尚浅的年月里，我们看到的人性的崇高形象，哪怕是在外国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也敬重地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还是值得称道的。其原因在于，人最美好的东西，不可能囿于某个狭隘民族的范围内，绝不是守财奴关闭的库房里的财物。所以，我从中汲取了营养的英国文学的胜利号音，至今在我心田回响。

我们把“CIVILIZATION”译成“萨维达”。其实，孟加拉语中不容易找到与“CIVILIZATION”完全对应的单词。我国古今使用的单词“萨维达”，种性制度的鼻祖摩奴称之为“善行”，实为某些社会法规的限制，古代社会关于社会法规的观点，局限于狭小的地域。在沙罗萨迪河和特里斯帕梯河之间极盛一时的巴拉马波尔特国，把世代流传的仪式也叫作“善行”。这些仪式以风俗为基础，残酷而不公道。由于这个原因，盛行的礼教只重视我们的举止，蛮横地剥夺了心灵的

自由。摩奴在巴拉马波尔特国制定的善行标准，渐渐演化为民俗。我刚踏上人生旅途的时候，受过英国教育的知识分子心里，正蔓延着反叛外在礼教的情绪。只要读一读罗贾纳拉扬[①] 先生撰写的有关教育现状的文章，就能明白这一点了。我们揉和文明理想和英格兰民族特性，用以取代善行。在我们的家庭中，无论是宗教观点、社交方式，还是理性的家教等方面，这种嬗变被全盘接受了。我就是在那样的文化氛围中出生的。我们天性的文学爱好，合乎情理地把英国人扶坐在高位上。这是我人生的第一阶段。之后，出现了异常痛苦的隔阂。我时常发现，承认文明是从心灵之泉喷涌出来的一些人，为欲望所驱使，肆意破坏文明。

有一天，我冲破意蕴深厚的文学作品的包围，走到书斋外面。我面前印度民众的极端贫困是那样触目惊心。对于身心不可缺少的食品、衣服、饮用水和教育的严重匮乏，在世界上实行现代统治的任何国家，是不会出现的。而正是印度，一百多年来不得不为英国提供了大量财富。我专注地回顾文明世界的业绩的时候，无法想象打着文明旗号的人类理想会有如此悲惨的变态。最后，我察觉到，这种变态暴露了文明国家对别国亿万群众的无限冷漠和鄙夷。

英国依仗机器动力维持其世界霸权，印度却被剥夺了充分使用机器的权力。我看到日本广泛使用机器，在各方面迅速富强了起来。我曾亲眼目睹日本的繁荣和日本国内的文明统治。在苏联首都莫斯科，我看见劳动群众为普及教育、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不遗余力地工作，荡涤着辽阔的沙俄帝

---

① 罗贾纳拉扬（1826～1900）系印度教育家。

国的愚昧、贫穷和自悲自贱。他们的文明捐弃民族歧视，处处扩展着真挚的人际关系的影响。访问莫斯科时，苏俄出色的行政管理，令我赞叹不已。我注意到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没有围绕国家权力分配爆发冲突；统治制度起着真正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的作用。目前，主要是两个国家——英国和苏联，拥有对其他众多国家施加影响的国力。英国一向扼杀其他民族的斗志，使之一蹶不振。但苏联政府与沙漠地区游牧的几个穆斯林民族建立了同盟关系。我可以作证：他们从各方面强盛少数民族的努力，是始终如一的。我读了有关的书籍，见过苏联政府尽力将他们培养成合作者的事例。这种政府的影响，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粗暴的，不会损害人性。那儿的统治，绝非外国势力的碾压机般的可怕奴役。此外，我看到觉醒的波斯国被两个欧洲国家蹂躏的时候，千方百计增强自身的力量，终于免受欧洲的疯狂进攻的獠牙的啮啃。早先祭火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残酷的拼杀，已在文明统治下完全平息了。否极泰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冲出了欧洲国家的阴谋之网。我衷心祝愿波斯国繁荣昌盛。在我们的邻邦阿富汗，教育和社会政策的意义深远的优越性尚未显露，但显露的可能性完好无损；唯一的原因，是炫耀文明的欧洲国家征服不了它。阿富汗在发展和自由之路上阔步前进。

印度胸脯上压着英国文明统治的磐石，坠入一筹莫展的停滞的困境。英国为牟取暴利，凭借武力，用鸦片毒害像中国那样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攫取中国的一部分土地。当我渐渐淡忘昔日那种悲剧的时候，又看见日本在侵吞华北。英国制定国家政策的权贵们，轻狂地把日本的强盗行径视为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之后，我遥遥地望见英国玩弄花招，凿

毁了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基石；也望见一群英国人因西班牙的危境而投降。虽然英国人的慷慨在面临危亡的中国未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但当我看到他们的某些英雄为维护欧洲平民的独特个性而献身时，我不由地记起，我一度视英国人为人类的造福者，深信不疑地尊敬他们。

今日，我冷静地回顾了对欧洲国家的天然文明的信任逐步丧失的可悲过程。推行"文明"统治，导致印度目前最深重的灾难，不啻是缺少食品、衣服，令人悲哀的教育、健康水平的低下，还在于印度人民中间惨痛的自我分裂。类似的情形，我在印度之外的伊斯兰教国家还没有见过。我们的危险在于，只把这种灾难归咎于我们的社会。这种越来越骇人听闻的灾难，假如在远离印度统治机器的僻静的所在，不靠挑唆加以培植，那么，就不至于造成印度历史上凌辱人格的不文明局面。印度人的才智在某个方面比日本人差，这是不可置信的。两个东方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印度被侵占，推行英国统治，而日本不在任何西方国家的卵翼之下。外国人的文明，你愿意称之为文明的话，我深知它掠夺了我们的什么珍异。它手持棍棒炮制的东西，取名为法律和秩序，是地地道道的舶来货和护门神。西方国家的文明已没有慎重对待民愤民怨的耐心，它向我们显示的是武力而不是自由的本相。实际上，人与人的关系最为珍贵，堪称真正的文明，它的悭吝，严密阻塞了印度人民发展的道路。

我个人荣幸地结识了几位心地善良的英国人。我在别国的任何教派中不曾见到他们和我的纯洁友情。他们至今把我的信任与英国维系在一起。例如查尔斯·弗里伊·安德鲁斯

先生[①]，我有幸作为朋友，在身侧看到他是一位真正的英国人，真正的基督教徒，真正的世界公民，在死亡临近的时刻，他那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放射出熠熠光辉。我和印度感谢他有多种原因，私交则更使我对他感激不尽。青年时期，在英国文学的氛围中，我全身心地表达对英国的纯净的敬意。在耄耋之年，他协助我抹掉记忆中英国的狭隘和污点。对他的怀念和英格兰民族内在的崇高灵魂，是我心空闪闪发光的北斗星。我把他们当作挚友，认为他们是所有民族的友人。他们的友情是我一生中积累的一份宝贵财富。我觉得他们能从沉船中打捞出英国的伟大，若不与他们结识，不与他们朝夕相处，我对西方国家的失望，是不会受到抗议的。

最近，在整个欧洲，野蛮张牙舞扑，散布着恐惧。折磨人类的瘟疫，在西方文明的骨髓里复活，凌辱着人类，侵染着山川平原上吹拂的和风。处于无助的密不透气的苦厄中，我们难道不曾获得预兆？

物换星移，天道无常。英国迟早要放弃印度帝国。但它留给我们的是怎样的一个印度呢？一堆可怜的贫困的垃圾？一百多年的统治之河干涸之时，宽阔泥泞的河床承托着惨不忍睹的荒凉？在人生的起点，我由衷地相信欧洲心中的宝藏是文明的贡献。可是在行将辞别人世之际，我的相信彻底破产了。

我坚信救世主即将诞生在贫穷困扰的茅屋里，我期待他走出东方的地平线，携来文明的福音，对人们作出可信的

---

① 泰戈尔聘请的教授。

承诺。

我的人生之舟向彼岸驰去。背后的码头上，我遗留下什么？我看见了什么？是历史残剩的微不足道的文明的废墟？不错，对人类失去信心是一种罪过，一息尚存，我满怀信心。我希望一场毁灭之后，满天的愁云惨雾荡然无存，从红日东升的地平线，铺展洁净的历史篇章。不可战胜的人民踏上恢复尊严的道路，排除万难，胜利向前。

我一贯认为：断言人性的失败无可挽回、永无尽头，无异于犯罪。我留下的遗言是：证明强权者耀武扬威、暴戾恣睢并非安全的日子已经来到。未来的岁月必将证实：

伟人冉冉降临，
遍野的芳草悉悉喜颤。
天国吹响法螺，
胜利的锣鼓响彻人间。
伟大的诞生日，
黑夜的城堡轰然倾圮。
莫怕！莫怕！莫怕！
在旭日喷薄的东山之巅，
这庄严响亮的呐喊
把新生活的美景展现。
胜利属于新的一代！
欢呼声回荡在明丽的蓝天。

圣蒂尼克坦

1941.5.7

译 后 记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驰誉世界文坛印度著名作家。他从八岁开始练习写作，一直到逝世前口授最后一首诗《你创造的道路》，创作生涯长达七十余年，为后人留下一千余万字的各类作品。

泰戈尔创作的数量可观的诗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已译成中文，深受中国读者喜爱。但编入孟加拉语《泰戈尔全集》的五十部歌文集，除少量有英译的篇目外，绝大部分未译成中文。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作品集》，就没有散文卷。我国大学里使用的外国文学教材有关泰戈尔的章节中，也没有关于散文的论述。这对于全面认识研究泰戈尔可以说是一大缺憾。

其实，泰戈尔也是一位散文高手。他的散文创作与诗创作几乎是同时起步的。泰戈尔14岁那年在文学杂志《知识的幼苗》上发表第一首诗《野花》。不久，他以稚嫩的笔写就的处女作歌文也在该杂志上发表。1941年，泰戈尔逝世前三个月，发表最后一篇重要散文《文明的危机》。散文创作也贯穿他的一生。

《旅欧书札》是泰戈尔创作的第一部散文集。收入该集的十封家书最初连载于《婆罗蒂》杂志，曾作为《旅欧日记》的下篇出版。后经修改单独成书。在寄给亲人的这些书

信中，泰戈尔以诙谐的语言记叙他首次远离亲人的落寞心情，面对浩瀚大海的奇特感受，苏伊士运河上带有惊险色彩的游览，第一次洗土耳其蒸气浴的乐趣，令他心旷神怡的山川湖泊、田野村落，显示出状写景物的非凡才华。

《旅欧书札》让人体味到青年泰戈尔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身居异国，他痛心地发现个别旅英孟加拉人缺乏应有的人格尊严，在英国人面前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泰戈尔对他们崇洋媚外、无聊地模仿英国陋习的拙劣行为进行辛辣的讽刺。对某些英国人的傲慢、偏见和无知，作了无情的抨击。

《旅欧书札》是泰戈尔散文成熟的标志，字里行间处处闪耀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深邃的理解力的火花。他把旅英生活的体会用与亲人面对面交谈的口语抒写出来，开创了以白话文写散文的先河。

《孟加拉风光》代表泰戈尔早期散文的最高成就。泰戈尔的父亲晚年耽于山水，静心虔修，把经管祖传田产的责任交给文苑中脱颖而出的儿子，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儿子应尽的世俗义务。孝顺的泰戈尔遵从父命，1890 年只身前往河流如网的孟加拉水乡。他在处理繁琐的庄园事务之余，深入社会现实，广泛接触贫民。他以生花妙笔将在农村的新鲜见闻书写在寄给侄女英迪拉·黛维的 145 封信中。英迪拉·黛维是个有心计的聪慧姑娘，泰戈尔的每封信，她都视为珍宝，精心保存。在泰戈尔 50 岁生日之际，她将 145 封家书工工整整地抄在两本精美的日记本上，作为生日礼物献给泰戈尔。泰戈尔稍加整理，以《碎叶》为集名出版。后来，泰戈尔又委托侄子苏伦德罗纳特翻译其中的 78 篇，更名为《孟加拉风光》，在英国出版。

《孟加拉风光》是恒河平原一幅幅绚丽多姿的画卷。泰戈尔家族拥有的土地分布于几个县，每隔一段时间，泰戈尔离开定居点希拉伊达哈，乘船巡视黄麻、水稻的生长情况。耳闻潺潺水声，身躯随小舟轻晃，他心驰神醉，仿佛偎依着大地母亲温馨的慈怀。他以清丽的词藻描写的清流碧波、绿树芳草，飒飒金风，澄蓝的天空，静谧神秘的沙洲，月白风清的夜阑，是那样幽美，那样令人神往，富于孟加拉水乡特有的情趣，饱含他对自然对祖国的挚爱。

泰戈尔在《孟加拉风光》中饶有兴味地勾勒了他在城里从未接触过的社会低层的各种人物——渡船上助人为乐的船夫，帕德玛河上体魄强健、性情豪爽的水手，满怀离愁的邮政局长，阿谀奉承、死皮赖脸乞求布施的婆罗门，欺压平民凶神恶煞般的警察。泰戈尔虽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向来平易近人，与佃农的关系十分融洽。他写道："在乡村我还享有另一种愉快——那些质朴谦恭的老佃农三天两头来看望我。他们对我的尊敬纯正之极！单就美好的淳朴和真诚的尊敬而言，他们比我高尚。"他赞美佃农"削瘦、伛偻、皮肤松弛多皱的躯包裹着一颗纯洁、单纯、善良的心"。

孟加拉农民的赤贫和生存环境的恶劣，震颤了泰戈尔的心。每到雨季，他看见"树叶、葛藤、蔓草泡在水里腐烂，到处漂浮着人畜的粪便和垃圾。散皮臭气的死水上面雾团似的蚊群嗡嗡旋舞"。他无力救助贫病交加的佃农，痛楚地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然而，他不愿让对农民的同情停留在文学作品里。他开始思考如何帮助农民改变命运。之后，他人生旅程的的方向转变了，而这一信息最初正是从《孟加拉风光》透露出来的。

《教育》、《国际大学》、以及《合作社政策》、《乡村的特性》等散文集告诉我们，兴办教育和创建合作社是泰戈尔两大奋斗目标。泰戈尔在长期与农民交往的过程中，目睹了他们的极度贫困，受到的欺榨，以及世代因袭的自轻自贱和懦弱脾性。他寝食不安地探索使他们摆脱愚昧和苦难的枷锁的途径。泰戈尔认为在利欲横流的凡世，应该唤醒与人合群，在群体中活跃的人的本性。只要属于社会的人互相配合，社会中人人就能分享共同创造的丰硕成果。基于这种认识，并参照外国农业发展的经验，泰戈尔早于圣雄甘地20年提出了建立合作社的构想，在斯里尼克坦购置旧房，进行集体农业发展的最初试验。他鼓励助手们学习当地方言，与农民打成一片，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唤起他们加入合作社的热情。他请来国内外的专家，在农村开展灭蚊防病和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在国内外募捐，购买拖拉机。为了使这项事业后继有人，他把儿子送到美国学习农业技术。泰戈尔的宏伟计划是在斯里尼克坦为印度树立几座模范村，继而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制度，彻底消除贫穷。尽管历史无情地宣告，泰戈尔那种不触动土地私有制的改良主义实验，未能取得希冀的效果，合作社的种子未能在各地开花结果，但他一生忧国忧民的拳拳赤子之心，彰明昭著，他期望国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至今不乏现实意义。

泰戈尔认为愚昧无知是农民贫穷的根源，因此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普及新式教育的尝试。他自幼痛恨与印度的现实脱节、旨在培养洋奴才的殖民主义教育制度和应付考试的教育方法。他在《教育》、《国际大学》等著作中全面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历数把学生囚禁在教室里的种种弊端。他

主张建立净修林式的学校，学生和教师朝夕相处，亲如一家。他强调学生首先要学好民族语言，继承文化遗产；要让学生在自然宽广的怀抱里纵情歌舞，培养思维能力和想象力。

从 1901 年开始，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实施他的教育计划，奋力克服始料不及的困难。他发现现有教材不适宜孟加拉儿童，便亲自动手编写了几套由浅入深的教科书，这些书后来被其他一些学校所采用。由于资金不足，缺少教职人员，他不得不亲自为学生上课，甚至要为学生张罗餐具、卧具，安排他们的食宿。经过 20 余年的艰苦努力，泰戈尔把开初只有五六名学生的小学逐步扩建成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国际大学。他的诺贝尔文学奖金、孟加拉语著作的稿酬，圣蒂尼克坦的土地、房屋全部捐赠给学校。急需经费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卖掉作品的版权和妻子的首饰。泰戈尔创建学校，排除殖民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为印度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呕心沥血发展民族教育的执著精神令人敬佩。

泰戈尔任校长数十年。他经常就社会改革、宗教、哲学、文化艺术、文学创作、教育、人生等问题对学生发表讲话。这些讲话汇编为演讲集《圣蒂尼克坦》，共十七章，分别收入《泰戈尔全集》第十三卷至第十六卷。收入这部演讲集里的《梵我合一》、《永新》以及《生命——心灵》等篇什里，泰戈尔以奇特的想象力、幽远的意象，阐述了他的宗教、哲学观点。《梵我合一》中写道："梵天稳固地端坐在我们的内心宇宙和心空。"作者在《生命——心灵》中这样对榕树说："我是你的游伴。亿万年来，在泥土的游戏室里，我和你一样一口一口吮吸阳光，分享大地甘美的乳汁。"

泰戈尔信奉梵教，梵教的典籍是古代的《奥义书》，奉创造大神“梵天”为唯一真神。1828年，罗摩·摩罕·罗易创建梵社，倡导宗教改革。1911年前一段时间，泰戈尔任梵社秘书，他的宗教观点受罗摩·摩罕·罗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泰戈尔宗教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梵我合一”，或“神我合一”。泰戈尔认为，神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神融于我，与我不可分离；神不单与我合一，也化于万象，于是万象之中亦有我。神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无时不在，因而“我”也超越时空，生生不息，“我”来自亿万年前，延续到亿万年之后。泰戈尔宣扬的神，不光与“我”和自然合一，也在万民之中。对于民众来说，相信神即相信自己。欲挣脱厄运，不必脱离尘世，不必对偶像顶礼膜拜。泰戈尔散文中阐述的这种泛神论，无疑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泰戈尔强调人的作用，强调人即神，膜拜神不如唤醒自身中沉睡的力量，这与把人的命运完全托付给上帝的宿命论相比，仍具有进步意义。此外，泰戈尔关于有限与无限，有形与无形，生与死，瞬息与永恒的哲理思考和表述，也不乏辩证因素。它鼓励人们从狭小的世俗樊笼中解脱出来，开阔视野，豁达胸襟，淡泊名利，以脱俗的目光看待纷乱的世事，确能给人有益的启迪。

泰戈尔曾十二次远涉重洋，访问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出访期间他发表的讲话，以及大量书信、游记，记录了他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使他陶醉的异国风情和他对各国文化交流所起的推动作用。

泰戈尔在《日本散记》中择译了三首日本古诗，颇有见

地地称俳句为有画的诗。他应邀在纨扇和签名本上尝试着写这种短诗，此后不久，他那姹紫嫣红的诗苑里，便绽开了一朵引进的诗花——《火花集》，其中有不少俳句式的精致小诗。这是泰戈尔广收博采，重视学习借鉴外国文学艺术的又一佐证。

1927年泰戈尔访问爪哇，受到外国元首般的盛大欢迎。《爪哇通信》中，他描述了那里淳厚的世风民情，给他留下美妙回忆的“佳美兰”乐器演奏，典雅柔美的巴厘舞蹈，以及两大史诗对爪哇文化的深广影响。他访问爪哇的一大成果，是把爪哇的蜡染技艺带回印度，从此流传开来。

《俄国书简》是泰戈尔人生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1930年，他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前往俄国了解发生的一切。他在座谈会上，就土地所有制、人权、家庭、自由等问题，与苏俄有关人士进行深入探讨。虽然他不能接受苏联政府采取的某些强制性措施，但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巨变，使他深受鼓舞。他盛赞“普及教育的完美措施和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对印度群众来说是一个神话故事”。他看到了“从前躲藏在贫穷屏幕后面的工农群众，如今昂首阔步走在社会的最前列”，于是坚定地预言：俄国的革命是当代的革命。他庆幸他的俄国之行，使他今生的朝觐得以圆满。将俄国天翻地复的变化与苦难的阴影笼罩的印度作了比较，他看清了西方国家的文明对印度显示武力的本相。他对暴力革命的疑虑终于消散，呼吁印度人民起来与殖民当局作斗争的声音更加高亢：那警察的袭击算不了什么，告诉我们的后代，勇往直前吧！

泰戈尔的获奖诗集《吉檀迦利》译成英文，采用的是散

文体裁，失去了原作严谨的格律形式，但保留了幽美的意境，耐人寻味的哲理，流畅自然的内在节奏，外国读者读了仍如痴似醉，这给作者深刻的启发，成为他写散文诗的动力。泰戈尔认为：汲取无拘无束的散文风格，可以扩大韵文的表现力。他尝试着写了《脚下的路》、《云使》、《竹笛》等17篇。可能他觉得这些作品尚不够凝炼、简洁，尚未跳出散文的范畴，达到散文与诗的美学素质浑然交融的境地，出版时把它们编入了散文集《随想集》。也许，称它们为抒情散文更合适。

泰戈尔的散文形式多姿多彩。孟加拉语泰戈尔全集的编者，把诗歌、戏剧、小说之外所有的作品，全归入散文类。其中除了上述几部有代表性的散文集外，还有自传，如《人生回忆》、《童年》；记叙文，如《探望狱中的甘地》；随笔，如《美》、《社会中的解脱》、《忠诚》、《净修林》；杂文，如《钱币的屈辱》、《雷贝尔·格里芬爵士》；祷词，《在祭奠圣哲仪式上所作的祈祷》；回忆录，如《往事悠悠》；文学评论，如《韵律琐谈》、《对孟加拉文学的轻视》等等。泰戈尔散文洋洋数百万言，可谓一座有待挖掘的文学宝库。

诗的语言、诗的意象、诗的韵律，构成泰戈尔散文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泰戈尔擅长借助新奇的意象诠释事物的深奥涵义。如被编入大学教材的《图书馆》中，他以奇异的想象营构三个意象：锁住的茫茫大海千百年的惊涛骇浪；深不可测的岁月的海面上一座壮丽的桥梁；生者与死者，辩护与反驳，探索与发现，老寿星与短命人共居的殿堂，将图书馆里人类知识的无涯无穷和图书馆无可替代的功能，描绘得生动真切，可感可观。

泰戈尔的抒情散文里，娴熟地将主观情意注入客观物境中，浑融成契合印度传统审美原则的意境。如《竹笛》中泰戈尔笔下的新娘：戴着金项链，戴着金脚镯，立在泪海的一朵欢乐莲花上。作者也许看到某一位姑娘出嫁，不禁浮想联翩，眼前闪现空灵的境界：古今亿万新娘别离亲人洒落的泪水汇成浩瀚泪海，也培育了人生的欢乐莲花。亿万新娘的丽影与眼前的新娘叠合，凝成立在莲花上的艺术形象，渗透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感悟，具有恒久的美学价值。

泰戈尔的政论文也充溢诗情画意。他描写家喻户晓的两大史诗：印度的探索、追求和信念的历史，端坐在两座宏伟诗殿的永恒御座上（《罗摩衍那》），形象地展示两文史诗对印度历史进程的承托作用。他揭露堕落的西方文明：折磨人类的瘟疫在“西方文明”的骨髓里复活，凌辱着人类灵魂（《文明的危机》），对打着文明的旗号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者表示极大的愤慨。泰戈尔以寥寥几笔营透的意境，或阔大，或绮丽，或沉郁，把抽象的观点阐述得生动透彻，显示出深厚的艺术修养。

和谐的节奏感是泰戈尔散文的特点之一。泰戈尔对孟加拉语音有很深的造诣，曾创造、革新三种诗律。他写散文不经意便用上排比、递进等修辞手法。他善于将复合辅音和开音节字有机地搭配，形成汉语中平仄字相间具有的抑扬顿挫的节奏。他在《阴天》中写道：“谁的召唤下，我的心志高擎乐曲之灯，跨越事务的栅栏，与外面的世界相会？谁的眼神的暗示下，我散乱的愁楚一瞬间连成一串闪耀熠熠金辉的欢乐？”像这样诗意浓烈的文句，几乎在每篇散文中都可以读到，其内在的旋律，如行云流水，轻快飘逸，具有回肠荡

气的音乐效果。

在近代的世界文豪中，泰戈尔与中国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他对中国的真挚感情在他的散文中也有所反映。他20岁那年在《婆罗蒂》杂志上发表著名文章《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揭露英国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对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同情。泰戈尔是近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奠基人之一。1924年，他应邀访问中国，在北京、杭州等地发表讲话，回顾中印两国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表达疏通蔓生着忘却的荒草的友谊大道的热切愿望。回国后，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在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立了中国学院。首届开学典礼上，他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和印度》。泰戈尔为之倾注大量心血的这所学院，为印度培养了许多汉学专家，至今是汉语教学中心。抗日战争爆发后，泰戈尔两次致信日本诗人野口，严正驳斥他为侵华日军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所作的狡辩。他不仅撰写文章声援中国人民，而且抱病率领国际大学艺术团在加尔各答进行义演，呼吁印度人民向中国提供各种形式的物质援助。他预言：胜利的种子将在中国人民的心田发芽、开花；并且一再证明它是不朽的。泰戈尔虽未能亲眼看见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但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周恩来总理1957年参观国际大学时赞扬泰戈尔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除了《孟加拉风光》、《中国和印度》和《在中国的演讲》，本书其余篇目是从孟加拉语《泰戈尔全集》择译的，

涵盖了绝大部分散文集，但数量仅是篇帙浩繁的泰戈尔散文的很小一部分。《中国和印度》和《在中国的演讲》的原作、是印度《甘露市场报》编辑沙米尔·德斯古卜达先生和在国际大学进修的韩晓岚先生提供的。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季羡林先生百忙中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译者才学疏浅，完美地传达泰戈尔散文的风格，是译者的功力所不逮的。拙译若能对我国泰戈尔研究有所帮助，译者将感到莫大的欣慰。译者的孟加拉语、汉语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不当之处，欢迎外国文学研究者和读者不吝赐正

白开元

1999.9.1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世界文化名人文库　恒河畔的净修林：泰戈尔散文随笔集
作者=
页数=359
SS号=0
出版日期=